
《東方玉小說專輯7》
神劍金釵

神劍金釵 一册

東方玉 著

合成書局 總經銷

第一章　貴介公子

又是丹桂飄香的季節了，洞庭湖水，由於長江的倒灌，每年到了這個時候，總比平時要大得多，煙波浩瀚，橫無際涯！

湖邊上，高樓一角，朱欄臨水，那正是以三醉呂洞賓留傳仙跡而名聞全國的岳陽樓。

畫棟雕欄，簷牙高啄，確實夠得上金碧輝煌，氣象萬千！

如果約上兩三知已，品茗論詩，把盞臨風，俯瞰洞庭，極目瀟湘，大可使人心曠神怡，倦慮皆忘！

一陣的的馬蹄之聲，由遠而近。

岳陽樓前來了兩匹白馬，不但高低大小，完全一樣，而且霜蹄欺雪，渾身上下，找不出半根雜毛。昂首長嘶，顧盼神駿，的是罕見良駒！

馬上坐着的，是一對少年男女。

男的書生打扮，白衣飄飄，豐神俊美。

女的紅裳似錦，嬌豔勝花。

兩人手控繮繩，緩緩而行，神態極爲悠閑。

看他們年齡，最多不過十七八歲，敢情是一對兄妹，相貌簡直一模一樣。

錯非一男一女，若是兩兄弟或兩姊妹，管叫你分不清誰就是誰？

他們到了岳陽樓前，就跳下馬來，把繮繩交給了伙計，吩咐好好上料，轉身就向樓上走去。

身形一轉，才看清他們腰間原來還各自橫着一口長劍，一紅一白的劍穗子，隨身晃動。光看劍把上鏤金鑲玉，寶光閃閃，就非凡品！

咳！這年頭也真是一時的新鮮，公子哥兒們，不，連嬌滴滴的娘們在內，不管你是不是會家，誰都要橫上口劍兒，點綴點綴。

好像不是這樣，就不夠時髦！

岳陽樓上的茶客，上午是士著居多，有好些湖湘客人，借着喝茶，商談交易，市井俗人，酒肉喧囂。

但一過中午，就相繼散走，下午就逐漸清靜起來。

白衣書生和紅衣少女，等堂倌沏好了茶，兩人憑欄遠眺，細品香茗。

湖上波光瀲灩，長空一碧，片片風帆，如在天邊。君山，宛若一叢青螺，浮沉在碧波之中，烟樹溟濛，蔚然蒼秀！

紅衣少女心中一樂，露出雪白的貝齒，粲然笑道：「這裏景色，你看多美！難怪神仙都要來買醉呢！啊，敏姊，范文正的岳陽樓記，眞是千古傑作！」

唔！「銜遠山，呑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沚汀蘭，郁郁青青……」她被景色陶醉了，不自覺地曼聲低誦起岳陽樓記來。

白衣書生，被她叫了聲「敏姊」，不由玉臉一紅。

這時見她搖頭晃腦的樣子，眞是又好氣，又好笑，低聲叱道：「慧丫頭，妳口沒遮攔，怎麼老是改不過來？這副傻相，被人家瞧見了，不笑死人才怪哩！」

話才說完，就抬頭向四下裏一瞧。

原來左邊隔着一張桌子，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一面啜茶，一面眼望着湖心在出神。

瞧他兩鬢斑白，風塵滿臉，却掩不住烱烱眼神，和微微凸起的太陽穴，分明是有極好內功的人。

他身側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雖然布衣荊釵，却生得十分娟秀。

尤其是一雙大眼睛，黑白分明，覆著長長的睫毛，顯示出她的聰敏伶俐！

桌上還放着一個長形包裹，敢情是兵刃之類。

這一陣打量，人家可發覺啦！

小姑娘清澈如水的眼睛，驀的和白衣書生對個正着！

雲鬢底下，熱烘烘的飛起兩朵紅雲，連忙掉過頭去，她偷偷地瞧了外公一眼。

還好！沒有被他老人家發覺，否則，多難爲情？

紅衣少女，先前興緻勃勃，吃她敏姊輕叱了幾句，想是掃了她的清興，噘着小嘴，裝出生氣模樣。

樓梯口，登登登一陣響，跑上兩個濃眉粗眼的大漢來。

才一上樓，堂倌早就夾着屁股迎上去，口中一陣大爺長大爺短的叫個不停。

兩個大漢昂首濶步，理都不理，經過老頭那桌時，却狠狠的盯了兩眼，才朝臨湖的窗口坐下。

兩人有意無意的對看了一眼，就忙着要酒要菜。

堂倌對這兩個大漢，似乎是素識，特別的小心巴結，生怕得罪了他們。

不多一會，酒菜齊上，兩個大漢邊談邊喝。起先似乎聲音極細。

等到灌下了幾杯黃湯，酒精在肚內逐漸燃燒起來，嗓門也就響亮得多了。

面對着紅衣少女的那個，三杯下肚，大概有點燥熱。

兩隻袖管都高高挽起，胳膊上，露出刺着的青色花紋，虬筋纍肉，也纍纍墳起。

一雙滿包着紅絲的賊眼，骨碌碌地瞅個不停！

紅衣少女粉臉上已是微含怒意。

那知對面的大漢，忽然湊過頭去和同伴低低地說了幾句。

另一個大漢，本來背面而坐，這時倏的回轉頭來，也向紅衣少女直瞧，口中哈哈大笑道：「這妞兒果然不錯！可是你不瞧瞧，人家已經有戶頭啦！還落得到你癩皮狼口裏？哈……」

破竹似的聲音，話才出口，「哈」的一聲，就變了「啊」！緊接着哇哇怪叫起來！

對面的癩皮狼一聽同伴聲音有異，忙問道：「盛老二，你怎麼啦？」

他看到盛老二臉色鐵青，嘴角裏淌出血來。

兩個手指在口中掏挖了半天，拿出一根小小的茶梗，和一顆帶血的門牙。

這可把盛老二氣昏了頭，他不想想人家只是一根茶葉梗子，就打落了他一顆門牙，這人沒有絕頂內功，那裏辦得到？

他抹了抹嘴角上的血跡，呼的站起身來，面對着紅衣少女，正待發作。

紅衣少女却冷冷地哼了一聲，面罩寒霜，微露不屑。

盛老二那裏還忍得住？一聲暴喝：「臭丫頭，妳敢太歲頭上動土？」

身形驟起，猛向紅衣少女撲去！

「眞是找死！」

白衣書生還沒等他撲近，口中輕描淡寫的喝了一句，右手袍袖，跟着一揮。

盛老二一個龐大的身軀，就憑空摔出二三丈遠！

砰然一聲，結結實實的摜在樓板之上，連他自己都莫明其妙，不知道如何被丟出來的？

急忙忍着痛，一個虎跳，站起來，刷的從腰間掣出單刀。

癩皮狼看同伴吃了大虧，也抽出刀來。

兩人幾乎是同一動作，惡狠狠的跳將過去，舉刀就砍！

左邊桌上的小姑娘柳眉兒一挑，霍的站起身來，似乎也躍躍欲試。

她外公微微搖頭，以目示意阻了她，小姑娘才倖倖地坐下。

盛老二和癩皮狼兩柄單刀，一奔白衣書生，一奔紅衣少女。

好像兇神惡煞，來勢洶洶，看着也夠怕人！

「瞎眼狗！」

香風拂面，紅影一晃，紅衣少女旋了一旋，又回到座上去了。

兩個大漢手持着單刀，惡狠狠的站在那裏，竟然沒有劈下去！

奇怪，他們眼球亂霎，身體像定住了一樣，紋風不動。

臉上，從獰惡變成了痛苦，黃豆般汗水，一齊綻了出來，滿含紅絲的眼珠，露出乞憐之色。

敢情是被人家點了重穴，可眞受不了

白衣書生笑道：「慧妹，妳何必和這種膿包生氣，沒的掃了我們遊興，放他們去罷！」

紅衣少女纖纖玉手，捧着茗碗，輕輕呷了一口，向兩人冷笑道：「你們兩隻瞎眼狗，平日裏不知如何的橫行不法呢，宰了你們，姑娘還嫌手髒，快替我滾！」

她玉手輕揮，盛老二和癩皮狼一個踉蹌，穴道頓解。

兩人情知今天碰上了高手，那裏還敢停留，一轉身，拔腳就跑。

「不給你們留點記號，就想走了，那有這樣便宜？」

脆生生的嬌語，本來夠好聽的，可是這時的兩個大漢，却聽得心膽俱碎。

不好！一縷勁風從後面擦過，耳朵上微微一麻，連忙伸手去摸，又膩又滑，這是血！

兩個人兩隻左耳，同時不翼而飛！這才沒命的向樓下奔去。

白衣書生笑道：「慧妹，這兩人大概是三義會的匪徒，妳看他們手膀上不是還刺着三個連環嗎？」

紅衣少女撇着嘴道：「管他呢，什麼三義會，四義會，反正都是些地痞流氓罷了！誰還怕他們不成？」

登登登，樓梯又響了。

上來的却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青巾包頭，一身雨過天青素緞勁裝，腰中掛着一柄短劍，右手上却挽着一隻象牙鏤花的考籃。

這就有點不倫不類，只有考相公，才手挽考籃，他一身武士打扮，要提着考籃幹嗎？

堂倌被方才兩位兇神，拔出刀來要尋仇的神氣，嚇得躲到樓下去，這時才溜上來，一眼看到勁裝少年，連忙陪笑說道：「相公請坐，你還是喝茶？還是飲酒？」

那勁裝少年向樓上略一打量，指着方才盛老二、癩皮狼坐過的桌子一指，笑道：「這張桌子正好面對湖景，你快些收拾乾淨，我家公子，就要上來啦！你好好伺候，自有重賞。」

勁裝少年此言一出，不但堂倌吃了一驚。

就是連白衣書生、紅衣少女和旁邊一桌上的老少兩人，都面顯訝異。

光看這勁裝少年，已是不俗，他家公子，更不知是何等樣人？

堂倌諾諾連聲的把桌上收拾清楚，又抹了抹乾淨。

勁裝少年小心翼翼的把象牙考籃輕輕放在桌上。打開籃蓋，取出一雙火紅的珊瑚筷，和一整套羊脂白玉的小酒杯、碟兒、匙兒，茗碗等具，一件件安排整齊。

才回頭說道：「伙計，你可把好酒好菜，儘揀好的送來就是！」

堂倌看到這付排場，早就連聲應是，顛着屁股趕緊下樓吩咐去了。

勁裝少年看看都已準備妥當，也就返身下樓。

這一次，起步身法，却極爲快速，微一閃身就打樓梯下去，根本沒見他如何走的。

白衣書生不由「噫」了一聲，紅衣少女却忍不住輕聲說道：「敏姐！妳看這人身法，可並不含糊哩！」

白衣書生白了她一眼，輕聲笑道：「爺爺常說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妳那能小覷人家？不過這人身法甚爲奇突，看來武功不弱，怎麼還是個低三下四的僮僕，他主人又是誰？」

兩人話才說完，只聽樓梯下又是一陣脚步聲響。

紅衣少女忙道：「來了！來了！」兩人同時回過頭去，驀覺眼前一亮，心頭小鹿，不由卜卜地撞個不停！

原來樓梯上來的是個身材頎長，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貴介公子。

看年齡，不過二十來歲，却生得面若冠玉，脣若塗朱，兩道劍眉，斜飛入鬢，一雙星目，顧盼之間，隱隱射出異樣光彩！

一身品藍色八團花蟠龍貢緞的夾袍，上面還罩着紫紅庫緞一字坎肩，胸前斜繡着一枝玉梅。

足登粉底快靴，手中輕搖着杭羅翠骨紈扇，緩步徐行。

眞如臨風玉樹，清雅高華，瀟洒出群！

少年公子後面，緊隨着兩個勁裝書僮，眉目清秀。

一個手中捧着一柄形式奇古，而又通體晶瑩的長劍。

另一個正是方才冋下去的勁裝少年，這時手中抱着一張古琴。

從琴衣中露出來的顏色，却是碧綠如玉，敢情不是凡品！

堂倌看着這個貴介公子，諒來定是個公侯世家，來頭不小！

那敢怠慢，一時送酒送菜，忙個不停。

少年公子才一坐定，抱琴的書僮連忙把琴囊向桌上一擱，替他斟上了酒。

他手托玉盞，面朝湖心，似在欣賞山水！

另外一邊的一老一少，和白衣書生、紅衣少女，四個人八道眼光，却不約而同的一齊注視着他，打量不停。

好像要從他們身上，找出什麼秘密來似的。

少年公子這時一杯復一杯，把盞臨風，悠然自得！

兩個勁裝書僮侍立身後，悄然無聲。

一時岳陽樓上，寧靜得一點聲息也沒有了。

「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聲音不大，却清越越的入耳不絕！

「琴兒，你把筆硯詩箋拿出來。」

少年公子低吟着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的詩句，似乎觸發了他的吟興。

抱琴的書僮，敢情就叫琴兒，他應了聲「是」！忙從象牙考籃中取出文房四寶，低聲笑道：「公子你又要做詩啦？」

少年公子敞聲笑道：「勝日登臨，豈可無詩？你快替我磨起墨來！」

琴兒又應了聲「是」！

紅衣少女「嗤」的笑一聲了，細聲兒向白衣書生道：「敏姐，妳看他架子可眞不小！」

說着，又抬起眼皮，悄悄地向他望去。

白衣書生連忙以目示意，叫她不要作聲。

那知她這一抬眼，驀地和少年公子的目光碰個正着！

他好像無意，又好像有意的對着她微微一笑。

紅衣少女陡覺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一顆心險些要從口腔裏直跳出來。

粉臉連上脖子，都堆起了紅霞！

奇怪！自己方才說的話，敢情被他聽到了，否則怎會衝着自己笑呢？

不！隔了五六張桌子自己又說得那麼輕，他決不可能聽到的。

她又偷偷地向他望去，他正執着那把翠骨宮扇，輕輕地敲着欄干，原來在搜索詩腸，低聲微吟。

這人想也奇怪，說他不會武罷？兩道眼神，電也似的放着異彩，分明內功已經有了極深的火候！

說他會武呢？又文縐縐的搖頭晃腦，像個書獃子！

啐！管他呢，我們賞我們的風景，老想他幹麼？

紅衣少女的粉臉又不自然的紅了起來。

「慧丫頭，妳瞧，他詩已經做好啦，這時正在寫呢！」

這會是白衣書生開了口，她回頭偸瞧着少年公子，細聲兒告訴妹妹。

紅衣少女依聲看去，果然那公子正在揮毫疾書。

啊！他落筆如神，做得好快！

哼！有許多狗屁不通的人，不也常常喜歡當衆揮毫，大做屁詩嗎？

不！像他這樣人品，該做得出好詩來！

她心中思潮起伏，轉個不停。

少年公子擲筆微笑，好像十分得意，那首新詩，也朗朗的吟了出來：「洞庭秋水晚生涼，半角高樓挂夕陽，天擁山光連楚蜀，波涵雲氣接瀟湘，清風皓月飛仙醉，岸沚汀蘭濁酒香，我自長吟君未識，飄然琴劍一梅郎。」

韻調悠揚，宛如龍珠走盤！

詩境雄敞，也夠得上他的瀟洒風度！

「飄然劍琴一梅郎，」哦！原來他姓梅，紅衣少女情不自禁的又瞟過眼去！

咦！琴兒那裏去了？怎不見他下樓？好快的身法！

樓梯又登登的響起脚步聲來，這聲音好沉重，決非輕功極佳的琴兒。

果然上來的是個全身緊扎的粗漢，他眼光一轉，就落到一老一少的桌上，走近兩步，抱拳說道：「武老爺子請了，敝會卓會首，聽說老英雄駕臨敝地，特着在下前來邀請，今晚初更，在城陵磯龍王廟恭候大駕，這裏有名帖一份，請武老爺子過目。」

說畢從身上掏出一張大紅名帖，雙手遞上。

老者聽他衝着自己而來，不由微微一怔，趕緊抱拳答禮。

把名帖接過，略一過目，呵呵笑道：「洞庭三義，既然瞧得起我武公望，老朽那得不受抬舉，就煩老哥復上卓會首，武某準時赴約就是！」

白衣書生和紅衣少女聽老者自報姓名，原來是江湖上稱他鐵臂蒼虬的武公望，不由多看了一眼。

瞥見那大漢向武公望略一拱手之後，就向自己這邊走來。

抱拳說道：「兩位尊客，適才敝會兄弟，多有冒犯，敝會卓會首吩咐在下，向兩位致意，如果尊客也是道上朋友，那麼今晚也請駕臨城陵磯一敍，不知可肯賞臉？」

紅衣少女不等白衣書生答腔，猛的將手上茗碗，向桌子上一頓。

細磁碗兒，硬生生的入木三分，嵌入了桌面。

冷笑一聲說道：「什麼會首會脚？憑三義會這些不成氣候的東西，也端起臭架子來了，要找死，就叫他等着好啦！」

大漢被她說得怒容滿臉，但人家露了這一手，自己可頂不下來。

他強裝笑容，嘿嘿連聲的道：「如此說來，兩位尊客，也準時赴會的了，在下暫且告辭。」

手也不拱，回頭就走。

小姑娘望着她外公鐵背蒼虬武公望笑道：「外公，這倒好，今晚我們可有伴啦！」

她蘋果似的臉上，露出了兩個小小酒渦。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對着紅衣少女淺淺一笑，笑得很甜。

紅衣少女和這位小姑娘好似十分投緣，也嬌笑着道：「誰說不是？今晚咱們成了一夥啦！小妹子，妳貴姓？」

鐵背蒼虬武公望咳嗽了一聲，笑着對小姑娘道：「燕兒，人家姑娘和妳說話，還不過去見禮。」

小姑娘嗯了一聲，站起來向紅衣少女笑道：「我叫上官燕，這是我外公。唔！姐姐妳貴姓？」

紅衣少女一把拉著她纖手，低聲的道：「我叫崔慧，他……」

她用手指了指白衣書生，附在上官燕耳旁，低低的道：「她是我姐姐崔敏。」

崔敏臉色微紅，笑道：「慧丫頭，妳在編排我什麼？」

一邊說，一邊就微笑着和上官燕點頭。

上官燕儘管已經知道白衣書生，也是女的，但她總還是男人裝束呀，這一向自已點頭微笑，依然鬧了個滿臉通紅，不好意思看她。

崔慧可不理這些，和她咭咭格格，有說有笑的攀談起來。

這時那書僮琴兒，又回上樓來了。

他走到少年公子跟前，躬身說道：「小的已把船預備好了，請公子下樓。」

少年公子略一點頭，當下由琴兒會過酒賬，另外又賞了堂倌一大錠銀子。堂倌呵着腰，笑逐顏開的千恩萬謝。

少年公子這才徐徐的站起身來，口中還在吟着：「我自長吟君未識，飄然琴劍一梅郎。」那兩句詩。

崔慧和上官燕越談越投機，正在唧唧噥噥的說個沒完。

瞥見少年公子站起身來，就要走啦！

她，心中突然感覺到好像就要失去什麼似的，眼波兒，不自主的又向他望去。

巧啦，他也正在望她。

她慌得趕緊低下頭去，掩飾着和上官燕說話，總算沒被人發覺。

等她再抬起頭來，人家早已下樓去了。

天色逐漸地黑了下來，鐵背蒼虬叫堂倌會了賬，上官燕還依依不捨的瞧着崔氏姊妹。

崔慧笑道：「燕妹妹，我們晚上再見罷！」

上官燕霎着大眼睛，十分期望的道：「妳們一定要來！」

說完就跟着武公望下去。

岳陽樓上，食客又漸漸多起來了。

崔敏、崔慧隨便點了幾個菜，匆匆吃畢，會過酒賬，就回轉客店。

休息了一陣，看看時間已是將近初更，兩人紮束俐落，佩好長劍，吹滅油燈，就悄悄的跳出窗外。

崔敏隨手把窗戶掩上。

崔慧早已等得不耐煩了，急急的嚷着要走！

正在此時，猛聽身後不遠，「篤」！一聲極爲沉重的聲音，好像是鐵器碰到屋面似的。

兩人趕緊回過頭去，黑沉沉地那有什麼人影？

崔敏「咦」字還沒出口。

「篤」！又是一聲，那沉重的聲音，相隔至少已在十丈開外，「篤」，第三聲入耳，聲音去得很遠！

「這是什麼聲音？有恁地快法！如果是人，那麼此人的功夫，簡直已是到了化境！」

就在她略一沉思之際，崔慧早已雙脚一頓，人像箭離弓弦，颼的激射而出。

朝着發音的方向，急追下去！

「這丫頭不知天高地厚，又要惹事了！」

崔敏知道妹妹的脾氣，只好跟着縱起，也尾隨下去。

第二章　劈空劍訣

崔慧自幼得她爺爺寵愛，悉心教導，內外輕功，均已不弱。

但今晚她急起直追這「篤」「篤」之聲，可就差得遠了。

人家「篤」的一聲，少說也有一二十丈，直如御風飛行。

自己竭盡所能，一個起落，才只五六丈。

功力懸殊，如何追得上？

就因爲追不上，姑娘可發了小性兒：「哼！趕不上你，我偏要追！」

崔慧盡力的施展輕功，兀自越落越遠。

幸虧這時夜闌人靜，四野空曠。

「篤」「篤」之聲，雖然相際甚遠，但還是聽得十分清楚，尚可循聲尋找！

這樣瞎追了一陣，根本連人家影子都沒有看到。

照說那「篤篤」的聲音，早該去遠了，但還是不即不離，永遠保持在三十丈遠近。

你停他也停，你追他就跑，好像是故意逗著自己。

崔慧好幾次想放棄追蹤，終因發了小性，心有未甘。

是以抹着珠汗，兀自不肯放鬆，大家蹩到底。

約摸追了頓飯光景，崔敏已經從後面逐漸趕了上來，輕聲叫道：「慧丫頭，不要追啦！我們不是要

到城陵磯去？」

崔慧氣吁吁的又急又恨，頓足道：「你瞧！這人多可惡，他明明在故意捉弄我們……」

她話未說完，驀聽身後響起一聲哈哈，聲若洪鐘。

「崔老頭調教出來的兩個娃兒，脚力眞不含糊！」

「篤」！說到末一個字，聲音搖曳，人已去得老遠！

崔敏崔慧，急忙縱目四顧，夜風蕭蕭，那有半點人影？

崔慧纖腰一擰，還想追去。

却被崔敏一把拉住，嗔道：「慧妹，這不知是那一位老前輩，遊戲風塵，有意試試我們的，妳那能追得上？我們既然答應了三義會，還是準時赴約才是，去遲了，人家還當我們怕事呢！」

崔慧被她姐姐一把拉住，不由噘着小嘴，心中不知有多少彆扭，及聽到最後一句，不由跳了起來，搶着道：「誰怕事？看今晚不痛痛快快的教訓他們一頓才怪！」

姐妹兩人，這就施展輕功，向城陵磯奔去！

城陵磯是山脚下一片荒涼的曠野，幾叢樹林之中，隱隱露出一角黃牆，敢情就是龍王廟了？

兩人身形快得有如兩縷輕煙，鳧鳧的穿入林內。

哈！三義會的爪牙們，可全出動啦！

不是嗎？林內明樁暗卡，影綽綽的埋伏了好些人，一個個玄色勁裝，單刀鐵尺，煞有介事！

崔敏、崔慧，那會把這群人放在眼內，就是從他們頭上飛過，也只當是一陣輕風罷了！

龍王廟可並不大，單單只有三丈見方的一個正殿。

廟前却有酬神演戲用的一大片空地。

這時空地上擺了一張桌子，上面放着幾付茶具，桌子兩旁，還放着幾條板凳。

鐵背蒼虬武公望祖孫兩人，大概也剛到不久。

一個四十來歲紫膛臉的漢子，敢情就是什麼三義會的會首卓大奎了。

這時正忙着替雙方介紹，上首兩人，一個中年文士模樣的，是天理教玄武壇壇主奪魂扇李秋山，瘦小個子是玄武壇香主撲天鵰邵一飛。

下首站着的兩人，那就是洞庭三義的老二龔長勝，老三秦智。

鐵背蒼虬武公望，等卓大剛介紹完畢，呵呵大笑，連稱「幸會」。

接着又抱拳說道：「老朽路經貴地，蒙卓會首寵邀，不知有何見教？」

卓大剛連連擺手讓坐，一面笑道：「武老英雄快請坐下好說。」

大家坐定之後，卓大剛滿面春風的道：「在下兄弟，久仰老英雄大名，無緣得見，恰好李壇主邵香主兩位，駕臨敝會，說起老英雄已到了岳陽，因有要事面商，囑在下敦請俠駕，藉作良晤，老英雄當不見怪！」

鐵背蒼虬武公望微微一笑，雙目陡露精光，望着奪魂扇李秋山、撲天鵰邵一飛冷冷的道：「兩位暗掇老朽，好久了罷！眞人面前，不必說假，兩位有何指教，何妨明說！」

奪魂扇李秋山輕搖着白金摺扇，一片文縐縐的像個落第秀才，這時陰笑了聲說道：「武老英雄快人快話，英雄本色，兄弟無任欽遲，不過兄弟斗膽，想請教老英雄一聲，令婿上官香主，老教主剛一仙逝，就失了蹤跡，不知老英雄能否把行蹤見告嗎？」

鐵背蒼虬武公望聞言臉色微變，但瞬卽平復，朗聲笑道：「小婿乃貴教老教主知機子嫡傳高足，身任總壇值壇香主，雖是老朽半子之誼，但平日裡忙於教務，極少往返，自從五年前小女亡故之後，遺下

一女，寄養老朽身邊，就從未回家探視過一次。

此次小婿失蹤，老朽還是聽貴教中人傳告，方始知道。他的行蹤，老朽無可奉告！

李秋山察貌辨色，不由敞聲大笑道：「武老英雄此話，只能騙騙三歲小孩，上官香主才一失蹤，武老英雄也就連夜南來，試想天下事那有如此巧合？」

武公望哼了一聲道：「這樣說起來，李壇主倒干涉起老朽的行動來了！」

奪魂扇李秋山面不改色，依然皮笑肉不笑的說道：「不敢！武老英雄能夠說出上官香主行蹤，自是兩便！」

鐵背蒼虯微現怒容，反問道：「要是不說呢？」

撲天鵰邵一飛坐在一旁，早已忍耐不住，大聲說道：「武老英雄不肯說出上官香主行蹤，那也無妨，只要把這位姑娘留下就是！」

鐵背蒼虯武公望白眉一軒，右掌猛的向桌上一拍。

「拍達」！一張實木桌子，桌角如同利斧劊過一般，硬生生切下一角。

他忽的站起身來，大聲喝道：「邵一飛！老朽面前，你還不配賣狂，兩位只要勝得過老朽手中虯龍鞭，莫說小孩兒家，老朽也悉憑尊裁！」

奪魂扇李秋山向邵一飛使了個眼色，一面滿堆笑容的道：「武老英雄請歇雷霆，上官香主乃老教主唯一傳人，目前徐教主把朱雀壇壇主一席，虛位以待，是以亟盼他回轉總堂，老英雄不可誤會。」

鐵背蒼虯冷冷的道：「李壇主，此乃貴教教內之事，老朽不便預聞，小婿行蹤，實在無可奉告。兩位來意，適才邵香主業已說得十分清楚，咱們不必多言，反正江湖道上，能者爲强，只要兩位勝得老朽，就悉聽尊便好了。」

奪魂扇微一沉吟，陰惻惻的笑道：「既然武老英雄欲賜教，兄弟恭敬不如從命。不過咱們事先得有個約定。如果武老英雄勝了，兄弟立即回轉總堂，不再過問上官香主之事，如若兄弟僥倖獲勝，也只要老英雄屈駕敝教總壇一行，老英雄意下如何？」

武公望呵呵笑道：「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李秋山慢吞吞的站起身來，長衫飄飄，手中白金摺扇一揮，說道：「那末武老英雄就請賜招罷！」

這時，三義會會首卓大奎連忙起身說道：「李壇主且慢！武老英雄還有兩位貴友，尚未到場呢。」

李秋山望着武公望冷冷笑道：「原來武老英雄原約了兩位助拳的，這敢情好！」

鐵背蒼虯武公望聞言嘿嘿笑了兩聲：「那兩位朋友，並非替老朽助拳而來，那是卓會首邀人家來的。」

奪魂扇李秋山用懷疑的目光，瞧了卓大奎一眼。

顯然，他臉上露出不豫之色，沉聲問道：「卓老哥還邀誰來？」

莫看卓大奎是三義會的頭領，他給李秋山這麼一問，不由嚅嚅的道：「那是兩個鼠輩，今天在岳陽樓上，傷了敝會兩個弟兄，後來聽說是和武老英雄一路的，這才順便約他們到這裏來，見見場面。」

奪魂扇李秋山鼻孔中重重的哼了一聲。

就在此時，陡聽半空中傳來一聲嬌叱：「三義會的鼠輩，眞是有眼無珠，我們不是已來多時了嗎？」

衆人抬頭急看，只見對面廣場前一株大樹細枝之上，並肩站着一對少年男女。

男的白衣飄飄，女的紅裳如錦！

啊！那細枝能有多大力量？上面站得住兩個人？

看他們隨風搖曳，穩如泰山，光憑這份輕功，在當今江湖上，眞還找不出幾個來！

奪魂扇李秋山微微一驚，又瞪了卓大奎一眼。

卓大奎却早已臉如土色，心中忐忑不安起來。

微風颯然，崔敏、崔慧輕飄飄的落到衆人面前，身法美妙，簡直到了極點！

兩人才一站停，崔慧就衝着卓大奎說道：「姓卓的，你在人背後出口傷人，現在我們來了，你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卓大奎也算得一會之首，幾曾受過人家這樣當臉叱罵？早就氣得滿臉通紅，怒聲喝道：「鼠……」

他「輩」字還沒出口，「拍」！左頰上早已脆生生的着了一掌！

「姓卓的，你再敢出言無狀，看姑娘先宰了你！」

崔慧一掌出手，叉着腰，還在兇霸霸的嬌聲呼叱。

「慧妹，他手下的人，果然橫行不法，且聽他說說，約我們前來，如何交待？」

崔敏叫住了妹妹，溫和的說。

三義會的老二龔長勝，老三秦智，一看大哥受辱，霍地拔出三義刀，正待衝上前去！

崔慧橫了他們一眼，冷笑道：「你們敢情想找死！」

奪魂扇李秋山，因武公望祖孫兩人，乃是教主赦令，必須追緝回去之人，關係重大。

眼看後來的這對少年男女，身懷絕技，許是各大門派的後起之秀。

只要不是武公望一路，自然不願多生枝節。

當下跨出一步，攔在洞庭三義前面，向崔敏、崔慧抱拳說道：「兩位和卓老哥也許是個誤會，三義

會手下的人，如有開罪之處，卓老哥自會向兩位陪罪，且請寬坐。今晚兄弟和武老英雄有約在先，讓我們先作個了斷如何？」

說完，不等兩人回答，倏然回頭，向卓大奎冷冷的道：「卓老哥容兄弟擅作主張，你們和這兩位朋友，不過是個小誤會罷了，暫且稍停，讓我先向武老英雄討教幾招再說。」

要知奪魂扇李秋山在天理教中，地位極高，三義會新近投靠了天理教，充其量不過是天理教的一個外圍組織罷了。

李秋山這一說，卓大奎白挨了一記耳光，怎敢說半個不字，忙道：「是！是！李壇主說得不錯，在下和兩位朋友，原是個小誤會，嘿嘿！小誤會，那算不了一回事。」

說着連連後退。

撲天鵰邵一飛這時却搶上前去，躬身說道：「壇主且讓邵一飛先會會名聞江湖的鐵背蒼虬武公望！」

他一面說話，一面從背後撤下卍字奪，向武公望拱手道：「邵一飛江湖末流，先向武老英雄討教幾招，再談旁的。」

鐵背蒼虬微微一笑，從身邊起下一條黑黝黝的虬龍鞭，微微一抖，彈得筆直。

他長衣未卸，點點頭道：「你請進招吧！」

撲天鵰邵一飛，眼看對方連門戶都未拉開，顯然並沒把自己放在眼裏。

忍不住氣往上沖，暴喝一聲：「邵一飛放肆了！」

招隨聲出，足踩子午，身形微彎，卍字奪一招「南箕北斗」，騰身直叩武公望前胸！

鐵背蒼虬武公望，靜以制動，待撲天鵰未到臨近，身形一挫，右手虬龍鞭，往胸前一推，「鐵鎖橫江」，硬接卍字奪。

這下兩人兵刃相接，拍的一聲，撲天鵰只覺全身一震。

他心頭清楚，人家鐵背蒼虬，確實名不虛傳！

急忙向後斜退一步，卍字奪「迎風破浪」，跟着遞出。

武公望虬龍鞭向前一抖，耀起斗大一圈精光，「乍展春雲」，又把來勢架開，鞭頭却順勢點向撲天鵰左肩。

撲天鵰一連兩招，全失機先，急急之下，翻腕廻奪，蕩開鞭頭，猛的怒吼一聲，身形驟起，凌空撲去，喇喇喇，攻出三奪。

這三招氣勢猛狠，勁風呼呼，不愧撲天鵰之名。

以武公望數十年功力，也被迫的退後了三步，連架帶閃，才把三招讓開。

長臂一震，虬龍鞭霍地展開，不待對方第四招出手，縱擊橫掃，立還顏色。

霎那之間，重重鞭頭，疾向撲天鵰當頭罩去！

「來得好！」

撲天鵰怪叫一聲，卍字奪也源源出手，滾滾搶攻。

攻拒之間，一個鞭若神龍戲水，一個奪似猛虎出山，轉眼已對折了四五十招。

上官燕自從她外公出場之後，人雖坐在凳上，一雙眼珠，却霎也不霎的注視着場中，雙方越打得激烈，她一顆心越是怦怦不停。

崔敏、崔慧因李秋山話已說明，只好慢慢的向桌邊走來，靠着上官燕身邊坐下。

崔敏男人裝束，上官燕女孩子家雖然明知她和自己一樣，總還有點忸怩。

但看到崔慧，却好像遇到了親人似的，十分高興。

崔慧握住她一隻纖手，只覺柔軟如棉的掌心，似在沁着汗水。

這位小妹妹敢情太過緊張了些，不由低聲笑道：「燕妹妹，你瞧，武老英雄快要勝啦！」

上官燕依言望去，果然自己外公一支虬龍鞭愈打愈快，直舞得呼呼有聲，撲天鵰沒法佔得半點上風，而且漸漸無力還攻。

又鬥了一二十合，猛聽外公的聲音，喝了聲「撒手」！

「呼」！卍字奪眞從斜刺裏直飛出去三四丈外，砰然墮地。

原來撲天鵰和武公望拚鬥了五六十招之後，自己已逐漸屈居下風，對方虬龍鞭直若猛風驟雨，疾捲而來。

他心中一慌，原想衝開對方攻勢，以攻還攻的一招「石破天驚」，招式突然用老。

反被武公望虬龍鞭在卍字奪上一壓，借這一壓之勢，驟貫內家眞力，輕輕一抖，口中喝了聲「撒手」！

撲天鵰邵一飛只覺右腕一震，卍字奪已脫手飛出，自己門戶大開。

「此時對方如果乘機出手，自己豈能倖免」？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急一點足，倒飛出去一丈多遠，才站住身形，定睛一瞧，只見武公望早已收起虬龍鞭，悠閑地站在當地，瞧着自己微笑。

顯然是對方手下留情，不爲已甚。

邵一飛既驚且羞，一張臉上，青筋暴起，色如豬肝，楞楞的站着說不出話來。

「邵香主且請後退！」

奪魂扇李秋山輕搖着白金摺扇，緩步過來。

「且慢！第一場讓給你們啦！這會該讓姑娘問問三義會了。」

紅影一閃，香風輕揚，崔慧俏生生的站在場中，瞥了奪魂扇一眼，就向卓大剛道：「姓卓的，你約我們來，到底要如何了斷？」

奪魂扇李秋山陰惻惻的笑了笑，退到一邊。

卓大剛臉色尷尬的笑道：「我們之間，本無樑子可言，方才李壇主也說過，這是個誤會，敝會手下，如有冒犯，請兩位看個薄面，容在下回去嚴予懲罰就是！」

崔慧櫻唇微撇，冷笑着道：「這倒說得輕鬆，你約我們前來，就是爲了交待這幾句話？姓卓的！你得打聽打聽，姑娘豈是隨便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人？」

卓大剛忍着氣道：「那麼姑娘妳待如何？」

崔慧纖手輕舉，伸出兩個指頭，緩緩的道：「姑娘有兩條路給你走，你可隨便選擇一條。」

卓大剛道：「妳且說出來聽聽！」

崔慧笑了笑道：「第一條路，你三義會手下人，平日裏爲非作歹，欺壓善良，你身爲會首，自然難辭其咎。這樣罷！你只要磕上一百個響頭，立誓改過，解散三義會，姑娘也就不爲己甚。至於第二條路，如果不服氣，江湖上能者爲强，不妨手底下見見眞章，你們儘可三人齊上，不過輸了就得磕上三百個響頭。」

卓大剛氣得臉色鐵青，一聲狂笑，喝道：「姓卓的活到四十幾歲，還沒有見過這樣狂妄的人，姑娘既然劃下道來，我兄弟三人自當奉陪！」

龔長勝和秦智兩人，手掌中緊握着三義刀，這時早已按耐不住，霍地跳將出來，也不顧什麼叫做場面過節，掄刀便砍！

他們是給姑娘氣瘋了心，恨不得一刀就把她劈做兩爿。

卓大剛不愧爲一會之首，他瞧到兩位義弟一聲不吭的舉刀便剁，不由臉上一紅，忙道：「姑娘快亮出兵器來！」

「哼！別假充字號，你有本領儘管使出來就是，姑娘還用不着兵器。」

崔慧紅影輕閃，惡狠狠砍來的兩柄單刀，全部落空。

卓大剛恨聲答了個「好」。

右手拔出三義刀，刀花一翻，「怪蟒吐信」，欺身疾進，刀向心窩扎去。

崔慧那會把他們三人放在心上？她兩隻纖纖玉手，中食兩指平伸，大拇指扣着無名指和小指，原來揑着兩個劍訣。

身形未動，左手劍訣，却往卓大剛身上劈下！

卓大剛暗罵一聲：「不知死活的丫頭！」

他右腕疾翻，刀鋒一轉，利無比的刀尖，迎着崔慧右掌劃去。

崔慧可沒去理會他上挑的刀尖，左手劍訣，依然下擊如故。

卓大剛眞沒想到對面的小妞，會有如此托大。

刀尖快劃上纖指了，陡覺她青葱般嫩指中，含有一種無形潛力，向下壓來。

刀身猛力一震，右腕立時感到發麻，三義刀直往下沉！

這不過一瞬之事，卓大剛心頭大駭，旋身急退！

恰好龔長勝和秦智兩柄單刀，也早已一上一下，同時劈來。

一個是「秋月寒心」，砍向崔慧背心。

一個是「撥草尋蛇」，下削崔慧雙足。

崔慧身法，可眞說得上輕靈已極，那麼輕描淡寫的滑足旋身，紅影微閃。

秦智刀掠風聲，削了個空，她右手劍訣，也早在旋身時對準龔長勝刀身削出！

卓大剛退出一步，這時重又欺近身來，一見她劍訣向龔長勝刀上劈去，趕緊刀尖一轉，出刀接應。

秦智一招落空，正好也揮刀攻上。

三個人，三柄刀，連環進擊，互相策應，居然也使得刀光霍霍，風雨不透！

洞庭三義，確實手底下還不含糊。

崔慧纖纖玉指，捏着兩個劍訣，嬌軀閃動，只見紅影在三條匹練般的刀光中，穿來穿去，毫不在意！

她是存心要衡量衡量三義會的頭領們，到底有多少道行？

十招過去，姑娘可有點不耐煩了，突然一聲淸叱，緊接着「嗆啷」一聲！

秦智手上一柄鋼刀和崔慧纖纖玉指相接，竟被削作兩截！

她右足微抬，一個高大人影，砰的踢出去七八尺遠。

鏘！卓大剛一柄單刀，也被震飛！

「住手」！

一條人影，比電還快，隨聲飛入戰場：「蓬」！一聲悶震，人影倏分。

卓大剛空着雙手，龔長勝緊握單刀，楞在一邊。

兩人面前，多了個奪魂扇李秋山，他硬接崔慧一招，震得上身直晃！場中立時靜了下來。

「嗆啷」！嬝嬝餘音，有若龍吟，寒光一閃，崔慧長劍出匣。

她被李秋山一拂之勢，震退兩步，不由粉臉氣得通紅，嬌聲喝道：「你也要來試試！」

奪魂扇李秋山，活像個落第秀才，聞言毫不動火，摺扇輕搖，陰惻惻的笑道：「兄弟李秋山，江湖上人稱奪魂扇的便是，姑娘適才所使『劈空劍訣』，果然高明，不知嶽麓老人和姑娘如何稱呼？」

崔慧不屑的道：「這個你還不配問！既然敢替三義會擋橫，姑娘就領教你的什麼奪魂扇絕藝罷！」

第三章　一哭一笑

奪魂扇李秋山，在天理教中，地位極高，平日目空一切，江湖上有誰敢向他頂撞？只因此次奉教主之命，追蹤鐵背蒼虬，關係重大，不願多生枝節。

後來瞧出崔慧所使「劈空劍訣」，乃是嶽麓老人當年馳名絕技之一，更是心懷疑懼。是以先拿話表明，只要對方說出來歷，自己就好乘機下台。

那知崔慧因他一出手，就把自己逼退，姑娘家誰不好勝？心中早生了氣。

另一方面，她和上官燕一見投緣，此次應約前來，多半就想幫他們祖孫一個忙。

但自己兩人才一露面，就被李秋山拿話擠住，說自己是專門爲三義會的樑子而來，不是武公望祖孫一路，自己一時之間，正苦於無法藉口。

這會李秋山一伸手，那肯錯過機會，她是存心激怒他，才能把兩檔事併案辦理！

果然，奪魂扇李秋山被她氣得臉色發青，白金摺扇，戟指着崔慧，陰惻惻的獰笑道：「姑娘，這是妳自己找死，可莫怨我奪魂扇心狠手辣！」

崔慧已是不耐，嬌喝一聲：「不必多言，看招！」

寒光閃動，一招「長虹吐燄」，疾向李秋山刺出！

李秋山不慌不忙，白金摺扇刷的打開，轉身旋步，讓過來招，立還顏色，點、削、划、拍，源源出手。

扇招就像雨點般，圍着崔慧週身要穴，疾攻猛點，恍如幾百點寒星，飄洒而至，端的神速已極。

崔慧和奪魂扇一交上手，她原先認爲自己爺爺所賜一柄削鐵如泥的寒英劍，在十招八招之內，就可把對方摺扇削斷。

那知對拆了二三十招，但覺李秋山內力渾厚，出招迅速，不但削不到人家兵器，反而點點扇影，却向自己包圍過來。

姑娘好勝心切，早急得銀牙暗咬，長劍一緊，劍法倏變。

刷刷刷！連環攻出，左手劍訣，也配合劍勢，不停的劈空削出！

奪魂扇李秋山是何許人？他經驗老到，功力精深，這時面對着崔慧姑娘的「大羅劍法」、「劈空劍訣」，兩種絕技，同時施展，也暗自心驚。

立即收起輕敵之念，沉着應付，攻守相間。

這樣又打了三四十招，崔慧越鬥越沉不住氣，心中暗暗焦急：「今晚如贏不了你，豈不是連爺爺的威名都砸了？」

她想到這裏，猛地吸了口眞氣，貫住劍尖要和李秋山硬拼！

突然！從遠處隱隱傳來一聲幽森低沉的哭聲，這哭聲好奇怪，宛若一縷游絲，隨風飄忽，一入耳鼓，就有說不出的難受，使人從心底冒出寒氣，心神感傷，毛髮直豎，身不由己的連打寒噤！

「慧妹快退！」

一條白影，比電射還快，投入戰場。

雙袖揮處，一股無聲無形的勁風，驟然向奪魂扇當面拂到。

奪魂扇李秋山猝不及防，趕緊向後躍退！

崔敏早已一把拉住崔慧手腕，向後急退。

崔慧這一陣沒有勝過奪魂扇，心中不知有多少氣忿，站着樁，那裏肯退？她惡狠狠的瞪着奪魂扇，身子還在打着寒噤。

崔敏焦急萬分，低聲叱道：「慧丫頭，妳別使小性了，我們快和武老英雄祖孫會合在一起，强敵快要到啦！」

幽遠的哭聲，有若孤魂夜泣，悽悽惻惻，斷斷續續，不停的向耳中直鑽！

鐵背蒼虬武公望，一手緊携着上官燕，一手握着虬龍鞭，神情凝重，隱現憂色。

崔敏、崔慧就分站在武公望左右，蓄勢戒備。

哭聲，一陣比一陣慘厲了，若隱若現，似泣似訴！

一會幽幽咽咽，肝腸寸斷，一會慘慘切切，凄厲刺耳。

聲音連續不斷，時高時低，好像從不換氣，聽來似哭非哭，似號非號。

不但難聽已極，而且還含有一種懾人的力量。

哭聲入耳，使你會渾忘一切，心神無主，隨着他悽切之聲，從心底直冒寒氣，渾身顫抖！

這似乎是傳說中的邪門功夫，「九幽陰泣」？

月光漸漸的黯淡下來，四面灰沉沉地，越顯得陰氣森森，籠罩着說不出的恐怖。

哭聲忽遠忽近，隨風飄蕩！

上官燕功力較差，早已臉色蒼白，渾身顫抖，忽冷忽熱，好像患了瘧疾。

武公望和崔敏崔慧，雖然內功較强，也逐漸感覺到心神無法收攝，正在緊咬牙關，拼命的納氣凝神，運功抵禦，但也身不由己的打着寒噤。顯然消耗內力，還是無法抗衡，眼看再過一時三刻，大家都要束手成擒了！

哈哈！哈哈哈哈！

樹林外突如其來的打起一陣哈哈大笑，恍如裂帛穿雲，越笑越響亮！蓋過了幽咽的哭聲。

哭聲好似遇上了勁敵，從幽咽轉爲悽厲長嘯，尖銳刺耳，一聲聲居然像利刃似的穿過笑聲！

哭聲穿過笑聲，笑聲又蓋過哭聲。

一哭一笑，鬧得風雲失色，星辰無光！

過了一盞熱茶的時間，哭聲逐漸低沉下去。

笑聲像焦雷似的，還在一個接一個打出！

一天陰霾，霎時之間煙消雲散，大家只覺精神一振，寒邪盡去！

樹林外邊，突然響起像梟鳥般的聲音，低沉沉的說道：「拐子，又是你來多管閑事！」

語音越去越遠，最後一個字，好似已在一二里外傳來！

「哈哈！又奇了，你哭得，我笑不得？」

一個蒼老的聲音，話才說完，「篤」！一聲沉重的鐵器着地之聲，起自林外。

「篤」！「篤」！一連幾聲，逐漸遠去！

崔慧長劍一領，嗖的又竄出身去，戟指着奪魂扇李秋山喝道：「喂！姓李的，方才咱們沒有分出勝負來，你再試試姑娘劍招！」

奪魂扇李秋山氣得忍無可忍，狂笑一聲，白金摺扇霍地展開，正待點出！

龍王廟殿頂上，厲嘯陡起，半空中黑影一晃，鷹隼般落下一個偉岸老頭。

身形才一落地，就沉聲喝道：「李壇主、邵香主，適才副教主有令，這四個點子，一個都不能漏網

。」

這突然而來的，正是天理教四壇之首，青龍壇壇主翻天印黨皓。

他目光如電，話聲才落，雙掌一挫，已向鐵背蒼虬武公望推出，口中說道：「武老哥，咱們親近親近！」

鐵背蒼虬武公望，嘴上嘿地一聲冷笑，兩眼炯炯望着翻天印黨皓，等他雙掌推到，身形一側，讓開來勢，右腕猛然一抖，虬龍鞭呼的擊出！

他心中明白，翻天印在天理教中，高踞四壇主之首，武功自然有獨到的造詣，那敢絲毫大意。是以避開對方雙掌一擊之後，立卽揮鞭搶攻，施展出他數十年浸淫的虬龍鞭法，刹那間鞭影滾滾，排山般湧出！

翻天印黨皓，雙掌打遍南北，罕逢敵手。一見對方鞭影如山，滾滾攻來，不禁精神大振，雙臂一掄，招招運足內力擊出。一時鞭影之中，掌風呼呼，好不凌厲！

另一邊奪魂扇李秋山和崔慧也已動上了手，這會兩人都用上全力，相互搶攻，點點扇影，森森劍氣，已分不清人影。

撲天鵰邵一飛，眼看武公望已被黨壇主纏住，機不可失，他一聲暗號，人就向上官燕撲去！

上官燕手中緊握長劍，目光一霎不霎的注視場中，驀見邵一飛向自己撲來，不由暗哼了一聲：「你是我外公的手下敗將！」

正待迎去，忽見身前白影一晃，崔敏早已攔了上去。

撲天鵰邵一飛，那知厲害，暴喝一聲：「小子，這是你自己找死！」

卍字奪當頭便砸！崔敏連劍都沒撤，右手長袖，陡的拂出！

這是她爺爺親授的「拂雲袖」威力豈同尋常！

嶽麓老人當年威震武林的兩門絕技神功，「拂雲袖」和「劈空劍訣」，江湖上誰個不知？晚年息影山林，不問塵事，就把這兩門功夫，分授了兩個孫女，這就是崔敏、崔慧！

撲天鵰在江湖上，固然也算得上一號人物，但那能和崔敏相對提並論？

兩人才一交上手，只不過十招八招光景，撲天鵰已是被她拂雲袖迫得來封擋困難，卍字奪全然施展不開來。

崔敏不屑似的櫻唇一披，潛運內力，右袖一拂，一下子蕩開了對方的卍字奪。左袖趁虛而入，向邵一飛迎面擊去！勁風四溢，銳不可當！

撲天鵰只覺右臂一震，卍字奪差點脫手飛出，心中一驚，陡覺面前白影晃動，風聲銳厲的直拂過來。

急忙後躍了四五步，才堪堪躲過。

崔敏逼退了撲天鵰邵一飛，回頭一望，只見武公望已被翻天印黨皓逼得步步後退，封擋艱難。而且小妹妹上官燕，這時也和洞庭三義動上了手，她那是人家三個大人的對手，無非仗着小巧身法，在游鬥罷了！

崔敏心念一轉，縱身就向武公望這邊飛撲過去　口中叫道：「武老英雄，你快去照顧燕妹妹，這裏讓晚輩來對付好了。」

語聲未畢，凌空飛袖，砰然拂出。

翻天印黨皓，在天理教四壇壇主中，位居首席，除了正副掌教之外，算得是第一把好手。

鐵背蒼虬武公望以一支虬龍鞭，和他雙掌相對，先前還仗着兵器上的優點，湊個平手。二三十招過去，對方雙掌，越來越凌厲，越戰越奇詭，這就迫得武公望沒法放手進鞭，逐漸有點縛手縛脚起來。

翻天印黨皓嘿嘿兩聲冷笑，雙掌驟然一緊，使出看家本領「翻天印」來。

要知黨皓少時曾投在一位喇嘛門下，學會了「大手印」功夫。

後來他在江湖上闖了多年，本身武功，漸臻爐火純青之境，就潛心精研，把西藏絕學的「大手印」，和劈空掌揉合起來，獨創了一套掌法，叫做「翻天印」，不但招式詭異，不入常規，而且力道奇猛，當者披靡。

「翻天印」這三個字，也就在江湖上紅了二三十年。

這時翻天印黨皓使出成名絕技，確實非同小可！

瞬間，但見掌勢洶湧，宛若驚濤駭浪般擊到。

立時把武公望迫得連連後退，封擋無策！

翻天印正在咄咄逼人，沾沾自喜之際，忽見一條白影，奇快無比的橫空飛來，帶起一團勢道勁遒的凌厲風聲，向自己拂到。

「這是那一位高人？」心念一動，向後疾退了兩步，定睛一瞧。

哈！原來竟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白衣少年，站在自己面前，含笑而立。

「嘿嘿！年輕人膽子可眞不小，你且接老夫一掌試試！」

右掌輕揮，對着崔敏當胸印去，聲到人到，端的快速已極。

崔敏臉上一紅，身軀向斜滑出，雙袖一封一展，忽的向翻天印肩上拂出！

翻天印黨皓，成名多年，適才崔敏凌空一擊，去勢迅疾，只覺勁風拂面，根本沒看清來人使的是什麼手法。

這時看清對方雙袖輕展，宛如兩朵出岫飛雲，這是嶽麓老人的「拂雲袖」，他如何不識？

不由心頭一楞，突然喝道：「住手！嶽麓老人，是你何人？快與老夫說來，老夫不難爲你就是！」

要知翻天印武學絕倫，平日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但嶽麓老人，他可也惹不起。

是以在翻天印而言，倒確是一番好意，只是在言語上有點倚老賣老，狂了一些！

崔敏如何會理會他，早已冷笑了聲，說道：「別冒大氣，你有多少本領，不妨使出來給我瞧瞧！」

這下可把黨皓激怒了，獰笑着說：「不識好歹的小子，你不肯說出來歷，送了命，可怨不得老夫！」

高大身軀，向前一僂，忽的踏步搶攻！

右掌「石破天驚」，左手「橫闢洪濛」，一攻之中，兩招齊出。

直擊橫打，用出兩種不同的力道。

崔敏看到掌法如此詭異，心頭也十分震驚，這老賊當眞不易對付，蓄勢待敵，自然不敢絲毫大意。

左袖一展，封住黨皓直擊掌勢，身軀斜躍，讓開橫裏一擊，同時右袖驟然上揚，反擊對方頭顱！

黨皓眞想不到這白衣少年，竟有如此功力，怒吼一聲，振臂而起，雙掌連翻劈出。

崔敏也把拂雲袖絕學，拂、揚、掃、捲、封、閉、兜、撞，源源施出！

兩人掌勁袖風，越鬥越强，激蕩得兩三丈方圓，勁風呼呼，力打硬拼，使在場之人，爲之目眩神迷。

鐵背蒼虬武公望，經崔敏把他替下之後，喘息未定，回頭一瞧，自己的小孫女，正被卓大剛等三人

逼得手忙脚亂。

不由心中大怒，一縱身連鞭帶人，向洞庭三義撲去。

撲天鵰邵一飛，被崔敏逼退之後，忽見武公望捨了黨皓，撲向洞庭三義，也連忙雙足一點，跟着他身後撲了過去。

洞庭三義卓大剛、龔長勝、秦智三人，先前認爲對付一個小女孩，還不手到擒來？

那知上官燕年紀雖小，劍法輕功，可也早得他外公傳授，雖然敵不住三口單刀的同時猛攻。

但東跳來，西跳去，盡量使用小巧功夫、輕身提縱，和他們游鬥纏打，三義一時也沒法奈何得她。

何況洞庭三義新近投靠天理教，寸功未立，這次眼看武公望祖孫兩人，乃是教主傳諭追緝之人，關係重大，不然那會叫青龍壇玄武壇兩位壇主同時趕來之理？

而且聽口氣可能連副教主也親自來了。如果自已弟兄三人，能夠把這小女孩擒下，豈非是一件大功？

是以三人各竭全力，要想把上官燕活捉，惟恐傷了她，反而弄巧成拙。

這樣一來，三人不敢對她硬攻，倒反而便宜了上官燕。

但他終竟年齡尚小，時間一久，再也支持不住。

正當此時，武公望早已一聲暴喝，虬龍鞭凌空橫捲，向卓大剛龔長勝兜頭掃落。

同時右掌宛若開山巨斧，帶着强猛勁道，劈向秦智後心。

鐵背蒼虬武公望，這是含憤出手，威勢自非小可！

卓大剛警覺得早，一見鞭勢凌厲，自已一柄單刀，不敢硬架，立時一矮身，向側避開。

龔長勝前面才封架了上官燕劍招，因發覺稍遲，虬龍鞭夾着呼嘯，越過卓大剛頭頂，已向自已掃到，只好拚上全力，用三義刀向上砸去！

「拍」！鞭勢雖然遏住，但鞭頭突然廻圈，像電掣般擊向左肩，再想閃避，那還來得及，血雨激射，直痛得他一聲淒厲慘叫，一個身體，也摔跌在地。

忍痛咬牙，向右側翻滾出去一丈多遠，恰好撲天鵰邵一飛跟縱躍來，卍字奪擋了一下，才算把他一條命保住！

武公望身才落地，左掌業已向秦智劈到，他雖然鞭掌同施，但虬龍鞭到底先出手了一步。

等他掌風掃到，秦智已有了準備，忙藉前衝之勢，一頓雙足，往斜刺裏閃出。

邵一飛卍字奪接住虬龍鞭，纏、打、點、磕，立即展開攻勢。

卓大剛秦智也因老二受創，急怒攻心，狠狠的圍攻上來。

上官燕一看外公趕到，膽氣陡壯，長劍使了個風雨不透，向秦智衝殺過去。

撲天鵰邵一飛，原非武公望敵手，這時加了個卓大剛，才堪打成平手。

龔長勝早有三義會的人，把他扶起，敷了傷藥。

刀光、劍影、鞭嘯、掌風，草坪上打得異常激烈，雙方恰好勢均力敵，難分難解！

林邊圍着不少三義會的徒衆，這些人，平日裏仗着三義會的聲勢，魚肉鄉民，碰到這種場面，一個個嚇得目瞪口呆，誰敢上去送死？

何況會首並沒叫大家上去，是以手上儘管握着單刀鐵尺，人却都呆楞的站在林邊觀戰！

驀見對面小山脚上，這時轉出幾盞紅燈來，一盞接着一盞，爲數不少！

遠望過去，好像一條長龍，高低起伏，延着山徑浮動，直若御風而行！

三更半夜，四外黑越越的，出現了這一列紅燈，自然分外引人注意！

紅燈的行列，步履如飛，看方向也是向龍王廟這邊來的！

走得好快，從對面山脚，跑到龍王廟林邊，少說也有三五里路。

怎麼？一陣工夫，已經到了林外！

第四章　紅燈香舞

前面八對紅燈，原來竟是十六個面目姣好的少女，身穿玄色緊窄衣袴，紅絹包頭，秀髮披肩，每人右手提着一盞六角紅紗宮燈，緩緩前導。

宮燈後面，却是四個奇醜無比的黑衣婦人，肩抬着一乘繡金軟轎，像行雲流水般往林中行來。

守在林外的三義會徒衆，一見來了這麼一隊嬌滴滴的小娘們，早就眼角發直，正想攔住去路，問問清楚。

那知爲首的一對少女，似笑非笑的瞪了他們一眼，玉手輕揮，幾個三義會徒衆，只覺眼前紅燈一晃，人就踉蹌後退。

一對對紅燈，就像一陣風似的飛進林去！

這隊小娘們，蓮步細碎，走得並不算快，可是香風輕盪，眨眼之間，早已衝入草坪中間。

瞧他們貼地游走，直若游龍分水，快得出奇！

紅燈倏然分開，一行向左，一行向右，把場中刀光劍影，金鐵交鳴的激烈拼鬪，硬生生分做兩起。

大家只覺得眼前紅燈閃爍，人影乍飛，劈出去的刀劍，全落了空。

雙方同時心頭一震，都認爲對方來了幫手，莫名奇妙停下手來。

崔敏、崔慧和武公望、上官燕，立時站到一起，靜以觀變。

戰場上靜悄悄的鴉鵲無聲，繡金軟轎，停下來了，四個奇醜無比的黑衣婦人，分站在軟轎四角，十

六名手執紅燈少女，也俏生生地雁翅般排開，分列兩行。

軟轎中不知是誰？這氣派可眞不小！

翻天印黨皓、奪魂扇李秋山，一眼瞧見紅燈，心頭踏實，趕緊率了撲天鵰邵一飛，拍拍身上灰塵，恭恭敬敬走向軟轎前面，躬身說道：「天理教靑龍壇壇主黨皓，玄武壇壇主李秋山率香主邵一飛，參見夫人！」

軟轎中繡簾輕啟，露出一個三十左右艷粧少婦的臉來。

只見她蛾眉淡掃，鳳目微抬，口中輕輕「嗯」了一聲，說道：「黨壇主、李壇主，快別多禮，你們是和誰在動手過招？」

聲音嬌得發膩，好聽已極！

她一邊說話，兩道盈盈秋水，却向場中武公望等人瞥了過去！

一雙黑白分明的俏眼，神光湛湛，直若兩柄利劍，好精深的內功！

看得崔敏、崔慧禁不住心頭一凜，武公望數十年老江湖，竟也摸不透這轎中少婦，究竟是何來歷？但光看黨皓李秋山兩人，都對他如此恭敬，諒來非同小可，四個人對看了一眼，暗暗戒備。

翻天印黨皓，這時却湊近轎前，聽不清他說些什麼？

却聽轎中少婦自言自語道：「史道長也來啦！怎地說走就走，怎麼？他和拐子的賬，還沒了結？」平日眼高於頂的翻天印黨皓，這時站在轎前，可不敢亂搭腔。

少婦頓了頓，輕笑着道：「唔！黨壇主，你們三位，且請稍息，這檔事，我吩咐侍女替你們料理就是！」

黨皓一連應了兩聲「是」！就同李秋山邵一飛兩人，退到一邊。

艷粧少婦，依然端坐在轎中，纖指輕彈。

「叮」「叮」！兩聲淸脆的玉器聲音，從轎中發出。

站在兩旁的十六名少女「喲」了一聲，手提紅燈，蓮步輕移，向少婦打了個躬，又分成兩行，一對對魚貫而出。

慢慢的向武公望等四人，圈了過來！

十六名少女，居然按八卦方位，分成八組。

兩個人並肩站在一起，一個面向東，一個面向西，右手紅燈高挑，左手同時從懷中抽出一方尺許長的粉紅手帕，翹起春蔥般纖指，拈着一角，微微下垂！

崔敏思索了半天，突然想起爺爺曾經說過的一個女魔頭來，不禁臉色微變，連忙輕輕拉了一下崔慧衣袖，低聲說道：「慧妹，這轎中是紅燈夫人……」

崔慧也吃了一驚，訝異的問道：「是紅燈夫人？」

崔敏可並沒回答她妹妹的追問，急着道：「這十六名少女，所佈的大概就是『紅燈香粉舞』了，我們要在她沒有佈成以前，趕快衝出去！」

崔慧被姐姐一說，也不由心中緊張起來，原因是這女魔頭，早聽爺爺說過，在三十年前，她已是名動江湖，罕有敵手，大家只是叫她紅燈夫人，沒一個人知道她出身來歷！

「哼！我才不相信呢！紅燈夫人，少說也在七十以上的人啦！轎中少婦，明明只有三十來歲！」

儘管崔慧心中懷疑，但瞧到姐姐面色凝重，却也不敢怠慢，心中暗暗打定主意。

「不管她是眞是假，等妳們衝出陣去，我就獨個兒鬪鬪紅燈夫人，看她有多厲害？」

當下就和武公望祖孫兩人，打了個手式。

只不過一瞬間之事，崔敏早已長劍在手，一聲嬌叱，身形驟起。
崔慧、武公望、上官燕也同時跟縱躍起！
可是妳快，人家比妳更快，崔敏身才一動，眼前紅燈便倏然流動，陣法立時起了變化。
但見無數紅燈，紛紛向自己包圍上來。
崔敏嬌叱聲中，白衣飄忽，手中長劍，「狂風掃葉」，劍氣暴漲，猛向面前紅燈劈去！
那知人家紅燈虛晃，人早已向旁側避開。
崔敏雖然一劍落空，但眼前空隙，豈肯放過，正待欺身過去，突然人影閃動，一盞紅燈，早又閃近身前，擋住去路。
崔敏冷哼一聲，右手長劍，猛刺出去，左手一揮，「拂雲袖」也相繼劈出。
但饒妳出手多快，眼前紅燈，又已閃開，另一盞紅燈，立時補上。
左右穿插，前後閃動，身法簡直快到極點！竟然沒有一招，能夠打上。
這時右手仗劍，左袖拂雲，連番施展，依然傷不得人家分毫，心中已是暗生驚駭。
崔敏是個內向型的人，外貌溫和，內性高傲，她自幼即得爺爺嶽麓老人親授武功，豈是等閑。
憑自己的身手，即使江湖上一流高手，也難以圍得住，這十六名少女，竟有如此厲害！
當下回頭一望，更是大吃一驚，原來崔慧和武公望祖孫，竟然一個不見，身前身後，盡是無數紅燈，滾滾流動，想來自己四人，已被人家分別隔開了。
紅燈舞果然名不虛傳，一盞盞紅燈，快若流星，流轉無窮，如果稍為大意，立時眼花撩亂，頭暈目眩。
「自己不如先和大家會合了再作道理。」主意打定，長劍立時展開家傳絕學。

刷刷刷，銀芒四閃，寒光如雪，向身前强攻硬襲，左手「拂雲袖」，配合行動，左右齊揮，勁風四吐，這股聲勢，何等凌厲！
一盞盞紅燈，雖被這陣强猛攻勢衝開，但倏開倏合，似乎隨時變換陣式，挪移無定。
妳想乘隙衝出，他就乘機包抄，先後天奇正生尅，相互為用。
任妳跑到那裏，紅燈始終翻翻滾滾的一層層圍來！
十六盞紅燈，霎時之間，似乎變成了千百盞紅燈。
崔敏在紅燈群中猛衝了一陣，那裏還辨得清方向？
只覺燈影幢幢，人影如潮，漫無止境，看來這紅燈舞雖然只是游走閃動，並沒出手襲擊。
但焉知不是她們的狡計，把你困累了，猝下毒手。
崔敏把一支長劍，舞得風雨不透，心頭更是暗暗焦急：「如此躭下去，非使人目眩頭暈，精疲力盡不可！」
就在她略一沉思之際，忽覺紅燈突然加速，燈影中隱約飛起一條粉紅帕影。
一陣非蘭非麝，沁人幽香，隨着帕影飛散而出！
目光所及，千百盞流星般紅燈之下，起了一層淡紅色的濛濛香霧。
似煙似霰，裊裊霏霏！香氣逐漸由淡轉濃，芬芳馥郁，中人欲醉！
奇怪的是這香氣，聞到一點，使你捨不得不聞，好香！好甜！
崔敏是女孩兒家，那有不愛香的？
但這股香氣，聞到鼻孔，鑽進心窩，散入四肢，立時使人懶洋洋的無端春慵起來，既舒適，又嬌懶。

她內功精深，怎會有如此散懶現象？

心中猛然驚覺，這香氣太以古怪，莫要着了人家暗算！趕緊閉住呼吸，籌思脫身之策！

「紅燈香粉舞，困得我左右前後，難道還阻得住我凌空飛越？」

想到這裏，精神陡然一振，足尖輕點。

嗖！一條人影，早已凌空飛起！

要知紅燈夫人的「紅燈香舞」，不但兼具八卦奇正，而且還融會六合精微。

崔敏身形驟起，猛見頭頂上，香霧空濛，紅燈如織，縱橫穿飛，宛若天羅，連半點空隙也沒有。

一見自己凌空飛起，就纖手齊揚，打出無數股急勁帕風，向四面襲來。

自己閉着呼吸，時間一久，那能一直不換氣？櫻唇微微一啟，猛覺一縷濃馥馥的甜香，直吸入腹。

心神一陣迷糊，嬌軀由半空中往下直墮！

滿天紅燈，倏然收住，十六名手提紅燈的玄衣少女，依然各自站着八卦方位，絲毫不亂。

中間倒臥着四個昏迷不醒的人，那正是崔敏崔慧和武公望祖孫。

紅燈一對對整隊而出，回到了軟轎前面。

翻天印黨皓、奪魂扇李秋山，一見大功告成，自然喜出望外，連忙向紅燈夫人再三道謝，率着撲天鵰邵一飛，和洞庭三義，正待動手縛人！

忽見草坪中間，離武公望等四人身側不遠，不知何時多出一個人來。

那人看上去不過十五六歲，青巾包頭，一身青色素緞勁裝，腰插短劍，左手抱着一張古琴，叉手而立。

一眼望到翻天印等六人，傲然問道：「啊！你們就是三義會的强盜，半夜三更，在這裏害人！告訴你們，我家公子，快要來啦，你們趕快給我走！」

他面露不屑，連連揮手。

這是人家書僮！好大口氣？

瞧他一點江湖門檻都不懂，簡直是個雛兒！

翻天印黨皓、奪魂扇李秋山，在江湖上是有地位的人，豈屑和人家書僮搭話，自墮身份？

撲天鵰邵一飛却忍不住喝道：「小子，你眞是不長眼睛，太爺們在這裏有事，你亂叫亂嚷，敢情嫌命長？」

抱琴少年突然臉色一沉，怒道：「狗强盜，誰是小子？你開口罵人，小爺先教訓教訓你！」

「你」字才出口，陡然欺身過去，揚手一擊。劈面就打。

「拍」「拍」！兩聲脆響，邵一飛左右兩頰，各着了一記耳光，臉上登時紅腫起來！

這書僮出手奇快，不要說邵一飛，就連翻天印黨皓、奪魂扇李秋山兩個高手，站在面前，也沒看清楚人家是怎樣出的手。

邵一飛在江湖上也算得起一號人物，竟被人家一個書僮，打上兩記耳光，傳入江湖，那還有臉見人？

他怒火勃發，掄起卍字奪，兜頭砸去，口中喝道：「小子，你拿命……啊喲！」

他「拿命來」，「來」字還沒出口，眼前一花，「劈拍」又是兩記耳光。

這兩下，打得似極沉重！

邵一飛卍字奪「噹」的墮地，身子也搖搖晃晃的站立不穩！

這時站在邵一飛身旁的洞庭三義，眼看邵一飛連吃大虧，不約而同的掣出單刀，躍上前去。

「哈哈！狗强盗，你們早該一起上了。」

抱琴少年口口聲聲的「狗强盗」，誰受得了？

卓大剛哼了聲「好」！三義刀一揮，龔長勝、秦智同時擁身齊上。

抱琴少年左手小心翼翼的抱着古琴，只見他身子微微一蹲，三口單刀，同時落空。

「刷」！一條人影，突然已欺到卓大剛身邊，笑道：「你也嚐一個耳光，試試！」

卓大剛那裏見過這快的身法，手上三義刀向斜劃出，護住身體，往後疾退！

「你還想逃！」

人影倏地乘隙而入，砰然一掌，打個正着！

卓大剛悶哼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和兩粒門牙。他略定了定神，縱身躍起，挺刀再上。

撲天鵰邵一飛，試一運氣，覺得並未受傷，也拾起卍字奪，重新上場。

恰好龔長勝，被人家一脚踢翻，滾在地上，爬不起來，抱琴少年正向秦智追去！

邵一飛、卓大剛氣得眼中快要噴出火來，一聲暴喝，同時飛撲過去，這會他們是拚上了命！

嗖！微風過處，突然從林梢上，又飛下一個人來！

這人和那抱琴少年，打扮得一模一樣，所不同的，只是一個左手抱着的是一張古琴，這個左手捧的却是一柄形式奇古，而又通體晶瑩的長劍。

他身才落地，目光向四面一轉，高聲問道：「琴兒，你在和什麼人打架？」

琴兒正在和四個人大打出手，他雖然左手抱着一張琴，只有一手應敵。

但仗着其快無比身法，在四件兵器中，兀自進退裕如。

東擊一掌，西踢一脚，乘隙而入，叫人眼睜睜的看着，無法防備。

他聽到抱劍少年這一叫，不由喜道：「劍兒！你來得正好，這批狗强盗，正在害人哩！你瞧，地上躺着的，不是白天岳陽樓上，那四個人？」

「哼！你想趁我說話之時，偷襲？」

琴兒一邊說話，一邊回過身去，揚手「拍」的一掌，打在秦智臉上。

劍兒聽琴兒說完，回頭一瞧，果然地上躺着的四人，正是岳陽樓上見過的。

這批狗强盗，當眞不是好人，他心念一動，人就向四人身邊奔去！

翻天印黨皓、奪魂扇李秋山瞧了半天，只覺抱琴少年身法快得出奇之外，實在瞧不出到底是何來歷？

一個抱琴的，已使撲天鵰等四人，十分狼狽，這時又來了一個抱劍的！看他向武公望等四人奔來，李秋山右手白金摺扇一攤，身形倏然閃出，想攔住劍兒，不讓他近前。

那知你快，人家比你更快，李秋山橫身一攔之際，只覺眼前黑影像一陣風似的從自己身邊掠過。

定睛一瞧，那抱劍少年，早已蹲下身子，右手在拍着武公望身上幾處大穴。

要知鐵背蒼虬武公望等四人，並不是被人點了什麼穴道，他們是中了「紅燈香粉舞」玄衣少女們手上「攝魂帕」的迷香所致。

沒有紅燈夫人特製解藥，如何解得開來？

劍兒一連拍了武公望幾下，見他兀自昏迷不醒，心中正感奇怪。

「我們公子的特殊解穴手法，怎會失效？敢情他們中了邪！」

奪魂扇李秋山一攔落空，他冷漠的臉上，也禁不住一紅，喝道：「小子，你找死！」

人隨聲出，手起扇落，白金摺扇化作幾點寒星，疾點過去！

「狗强盜，你要和我動手？」

劍兒直起腰來，身形未動，霍地從橫裏閃出，口中語氣，微帶不屑。

李秋山這一撲，又落了空，對方小小年紀，口氣如此輕蔑，叫奪魂扇如何受得了？

「嘿」！他怒從心起，白金摺扇「天風盪雲」，「飛短流長」，疾揮而出！

奪魂扇本以奇疾狠辣著稱，這時怒氣塡膺，對方抱劍少年，又是身法極其敏捷，他以快制快，是以出手更爲迅疾。

只見白金摺扇帶點起點銀星，絲絲勁風，像驟雨般洒向劍兒周身大穴。

好劍兒！左手依然捧着古劍，一集右手，上下翻騰，迅速無比，在李秋山點點扇影之中，封、撩、切、削，居然也攻多守少！

李秋山乃是性情高傲之人，他看出對方少年出手之快，變化之奇，心中雖也暗生驚駭。

但以自己的身望，竟叫一個乳臭未乾的書僮，單掌迎敵，打出十招以外，那得不氣憤欲絕？

突然運足功力，摺扇一圈，身前倏忽劃起一道銀光，向外猛捲，勁風四溢！

不待對方單掌再有變化，足尖一點，身形凌空躍起，右手揮動之間，一片扇影，挾着嘯聲，快如掣電，疾向劍兒當頭罩下！

劍兒單掌應敵，全仗身法敏捷，這時目睹李秋山凌空下擊之勢，威猛至極，那敢硬接？連忙矮身向左跨出。

奪魂扇早知對方功力，遠遜自己，當然不敢硬架。

如果要想躲閃，他左手捧着長劍，只有右掌應戰，人勢必向左邊閃出。

李秋山經驗老到，身起半空，一招「漫天風雨」之中，早已暗藏殺着。

這時劍兒果然身向左閃，只聽「嘿」的一聲，李秋山一片扇影的「漫天風雨」，倏然斂去，只見一點銀星，却跟着劍兒頭頂，橫空瀉落！

這不過一瞬間的事，等劍兒發覺嘯聲扇影，同時斂去的時候，一點寒星，業已當頭襲到！」

「啊」！劍兒驚叫聲中，低頭平竄，身如箭射，飛出一丈多遠。

「嘶」！頭上青巾，却被李秋山白金摺扇挑破。

劍兒從小跟隨公子，那曾吃過這等虧來？

右手向頭上一摸，氣得一張清秀臉孔，滿泛怒容。

回頭一瞧，琴兒還在耍着四隻大狗熊，這裏打一拳，那裏拍一掌，逗得邵一飛等四人兇性突發，怒吼連聲。

刀光霍霍，奪影呼呼，琴兒兀自在那裏鑽進鑽出，興高采烈！

不由心中更氣，雙足一頓，大聲叫道：「琴兒，別逗他們啦，快來幫我殺死這個狗强盜。」

說着「嗆」的一聲，寒光吞吐，從腰間抽出短劍。

琴兒被劍兒這一叫，突然捨了四人，閃出身來，睜着兩隻眼睛，訝異的道：「噫！劍兒，你吃了虧？是他？」

「嗆」！他瞧到劍兒短劍出手，也連忙拔出劍來，劍尖指着李秋山，心中還有點懷疑。

憑這個破落戶的酸丁，劍兒居然吃了虧？

「來！劍兒，我幫你先宰了他！」

口中還在說話，身形疾進，一道銀虹，已斜向李秋山刺去！

劍兒一看琴兒搶先出手，也連忙滑步欺身，同時進招。

奪魂扇李秋山，可眞也不敢小覷他們，方才劍兒單掌徒手，還接了自己十招以上。

這回不但亮出兵刃來，而且還多了個琴兒。

他白金摺扇才霍地打開，兩柄短劍，早已寒光四射，劃空而至，一刺咽喉，一取心腹，快速到了極點！

李秋山心頭一震，暗用內勁，摺扇一抖，倏地劃起數十條精光，硬向兩人劍尖上砸去！

無如琴兒劍兒兩柄短劍，配合得宜，身隨劍走，異常滑溜，你進我退，輕靈無比。

他們不和你硬碰硬砸，劍尖老是貼着你左右直刺。

任你奪魂扇功力精深，也時常慌得半路撤招。

二三十招過去，但見人影亂竄，劍光飛舞，根本分不清那虛那實。

奪魂扇暴怒之下，手上白金摺扇，夾着絲絲風聲，看到劍影便砸，但沒有一招，能夠給你碰砸得上。

奪魂扇幾曾受過如此戲侮，怒嘯聲中，只好先把自己門戶，嚴密封閉，扇影如山，在身前身後，漫天洒開。

可是兩柄短劍，說也奇怪，只要你稍一疏忽，他們的劍鋒，就會乘隙而入，眼睜睜的瞧他刺來，防不勝防。

不是刺穿你袖口，就是劃破你衣角。

等你用扇點去，他短劍早已撤回，又向另外攻到，動作快速，眞是見所未見。

把一個縱橫江湖的李秋山鬧得手忙脚亂，步步後退。

身上一襲落第秀才的褪色長袍，也被劍鋒劃得七洞八穿，支離破碎！

琴兒劍兒，可並不是要他的命，因爲他挑破了劍兒頭上青巾，志在報復，是以兩人的短劍，只是東一劃，西一挑，拿李秋山的衣服出氣。

這可比要了奪魂扇的命，還要難堪。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以他在天理教中的地位，江湖上響噹噹的萬兒，竟然被人家兩個書僮，逼得封架無功，豈非陰溝裏翻船？今後還能在江湖上立足？

奪魂扇空有一身武功，居然沒處可使，光瞧他連聲厲嘯，憤怒簡直到了極點！

撲天鵰邵一飛，和洞庭三義，適才被琴兒盡情耍逗，打得四人臉上鼻青眼腫。

後來琴兒捨了他們，撲向奪魂扇，和劍兒聯手進攻，四人雖然咬牙切齒，怒火難遏。

但他們知道奪魂扇的脾氣，沒有他吩咐，怎敢一哄而上？

這時眼前李壇主竟也吃了大虧，自然更不敢貿然出手。

在一旁觀戰的翻天印黨皓，起先認爲這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僮，李壇主一出手，還不手到擒來？

那知看了一會，只覺對方兩人，如論功力，自然和奪魂扇差得老遠。

但身法之快，出手之速，竟然非常奇特。

這是什麼家數，憑自己數十年江湖，却從未見過？不由心頭暗暗驚異！

再看奪魂扇，却被兩柄短劍，逼得險象環生，狼狽不堪，自己不能再不出手了！

雙肩一晃，人已閃電般躍出，口中喝道：「小娃兒，接老夫一掌！」

雙掌揮動，防着琴兒劈去！

「你也要自討沒趣？」

琴兒廻身一旋，居然從翻天印雙掌之中，脫出身來，右手短劍「飛瀑流泉」，隨着刺出。

翻天印黨皓，想不到對方避招進招，會有如此神速，不由「嘿」的冷哼一聲，長臂揮動，展開那套成名絕學「翻天印」掌法。

一刹那掌勢如山，掌風如濤，滾滾向琴兒猛擊！

奪魂扇李秋山減少了一個琴兒，壓力大減，對付一個人，他是綽有餘裕。

右腕一振，白金摺扇，刷刷刷！立時迎攻上去，精光陡漲，勁風似嘯！

只不過片刻工夫，四人兩對，交相進擊，彼此撲襲，就已拚鬪了一二十個回合。

琴兒劍兒，在功力來說，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强煞，也總只有這點年紀，那能和翻天印奪魂扇兩人相提並論？

他們不過依仗着特殊快速的身法罷了，尤其兩人聯手進攻，因爲出手同樣快速，出人不備。

使人顧此失彼，永遠忙於應付，雖有絕世武功，也無暇施展，這就是方才奪魂扇致敗之由。

這時可不同啦！兩人被分做兩起，不但失去相互策應，而且對方又是兩個頂尖高手，事先對他們特殊快速的身手，大致也已摸熟。

翻天印一對雙掌，本以剛猛見長，掌勢雄渾。

奪魂扇更是狠辣著稱，此時恨不得把敵人立斃扇下，方雪胸頭之憤，是以琴兒一去，他就放手搶攻。

兩人經驗老到，心思相同，要以已之長，攻彼之短，一上場就全力施爲。

一招一式，莫不貫注眞力，凌厲無匹，不讓對方特殊快速的身法，有出手機會。

這種打法，果然收效，琴兒劍兒，時間一久，就被人家用剛猛攻勢，佔去先機。

自己兩人的快速手法，如果用以攻敵，固可使對方防不勝防，但一旦被人搶攻，那麼這快速身法，只不過變成了小巧的游鬪罷了。

看看不過五十合左右，兩小已被人家雄渾內力迫得來封擋困難，全成了自守之勢。

所依仗的特殊快速身法，這時也成了强弩之末，運用遲鈍，全然施展不開來。

點點扇影，呼呼掌風之中，各圍着兩條人影，看情形，翻天印黨皓、奪魂扇李秋山，已佔盡上風。

林邊觀戰的撲天鵰邵一飛和洞庭三義等人，這時也目注場中，面露微笑。

「這兩個小子，準沒命啦！」

第五章　轎前四煞

星月朦朧，正有一個人，從樹林中緩步徐行，踱了出來。

但這時大家都全神貫注在戰場上，誰也沒人去注意到他。

這人，豐神俊逸，手中輕搖着翠骨紈扇，口中還在低吟：「我自長吟君未識，飄然琴劍一梅郎！」

他，正是琴兒劍兒的主人，岳陽樓頭把盞賦詩的貴介公子。

他步出林中，態度安詳的走近一塊大石邊上，負手而立，好像在閑眺景物！

當然！琴兒劍兒被人家逼得手忙脚亂的情形，他早已瞧到了，兩道像電光似的眼神，向場中一轉，俊臉上微微露出一絲笑容來，心中好像在說：「琴兒劍兒，平日裏眼高於頂，什麼人都不服氣，今晚，正好讓這兩個强盜殺殺他們驕氣。」

琴兒劍兒，已是險象環生了，照兩人身法，如果要全身而退，還是沒有問題的。

但年輕人誰都愛面子，寧願拚死，那肯丟臉？

貴介公子等到琴兒劍兒眞的要吃人家虧了，心中又有點怒意。

「哼！我的書僮，誰敢欺侮？這兩個狗强盜，也應略予薄懲！」

心念轉處，劍眉一軒，對着琴兒劍兒兩人，嘴皮微微的動了一動。

奪魂扇李秋山一柄摺扇，幻出無數扇影，漫天飛洒，狠辣招術，此時已發揮無餘，着着進逼，把劍兒圈入在一片絲絲風聲之中。

「嘿！今天不斃了你這小子，那知奪魂扇厲害？」

李秋山獰笑未歛，忽聽在自己扇影下還手乏力的劍兒，突然一聲歡呼，短劍刷的從重重扇影中，直穿進來，閃電般向自己左肩「肩井」穴點到！

他在沾沾自喜之餘，心頭驀地一驚。

什麼？這一招突如其來，好不凌厲！

奪魂扇不愧老手，恍悟適才自己出手應招，果然有一絲空隙，想被對方看出，趁隙而入。

念頭火速的一轉，白金摺扇可並沒停，依然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前擊出！

刷！刷！又是兩劍，從扇隙中直刺進來。

銀蛇亂閃，寒鋒如電，竟然全是自己之所必救！

李秋山心中一震，這小子方才已是力竭技窮，怎麼倏忽之間，竟會覷破自己扇招路數？

這兩劍奇妙已極，連撤招封架都來不及，只得向斜刺裏飄出兩步！

劍兒正在封架困難之時，聽到公子用「傳音入密」，指點劍招，乘虛蹈隙，接連攻出三劍，果然把奪魂扇凌厲攻勢遏住。

不由膽氣一壯，得理不讓人，刷刷刷！短劍如輪，綿綿出手！

他一著搶先，特殊快速的身法，又用上了。

何況後面還有人指點，一霎時劍出如風，寒光亂閃。

這會比方才兩人聯手之時，還要凌厲！

奪魂扇做夢也想不到面前小僮，居然一時之間，前後判若兩人，不由驚駭疑懼，步步後退！

百忙中回頭一瞧，翻天印黨壇主原來也和自己一樣，被琴兒一柄短劍，繞體環刺之下，雙掌亂舞，

堪堪自保。

憑自己兩人，竟會栽在兩個功力遠不如自己的小僮手裏，說來實在難以置信！

「嗤」李秋山一個不留神，但見銀光一閃，劍過血流，自己右臂，已被劍兒森森劍鋒，劃破了一條寸餘長的血縫。

「叮」！軟轎中傳出一聲清脆的玉器之聲！

四條人影，立時閃了出來，爲首一個聲若夜梟，高叫着道：「夫人有命，請兩位壇主暫且休息！」

四個奇醜無比的黑衣婦人，身法快速，人隨聲到！

「琴兒劍兒，你們回來！」

少年公子聲音並不太高，但清越鏗鏘，字字含勁。

琴兒劍兒聞言，立卽捨了翻天印、奪魂扇兩人，向後疾退！

翻天印黨皓，和奪魂扇李秋山，經人家一叫，停下手來，才看清來人原來是紅燈夫人手下的轎前四煞。

提起轎前四煞，當眞非同小可，早在二三十年以前，這四個攣生姐妹，早已行走江湖。

只因人生得奇醜無比，心理上就產生了一種自卑感，自卑感如果生在一個普通人心上，倒也罷了，又偏偏是四個武功高强的醜女，這就出了毛病。

她們由自卑逐漸形成了偏激的怪僻脾氣，憎惡任何一個人，不管黑白兩道，只要她們一個看不順眼，就殺戮無遺，而且出手又十分惡辣。

久而久之，江湖上人，一瞧到她們四條醜影，就視同鬼魅，遠避大吉。

背後就把她們比作江湖上的河東獅，大家把「河東獅吼」叫作了「河東四醜」。

這倒十分妥切，河東四醜之名，也就不逕而走。

據說河東四醜，幼得異人傳授，武功詭異，自成家數，但誰也不知道她們來歷，恐怕連她們自己，也弄不清楚。

河東四醜在無意中殺了四大劍派峨嵋派的一個門人，被峨嵋派追得無處立足，才托庇到紅燈教下。

那時紅燈夫人正在大張旗鼓，四醜望門投止，立時成爲紅燈夫人最得力的助手，四醜也仗着紅燈教爲護符，更是變本加厲，碰上的人，從無倖免，於是大家又叫她們做「轎前四煞」！

後來各派長老聯手，大破紅燈教，紅燈夫人銷聲匿跡，四醜也不再在江湖上出現。

這次紅燈夫人擔任了玄女教副教主，轎前四煞，也跟着出世。

翻天印黨皓、奪魂扇李秋山自然知道得極爲詳細，這時一見四煞出手，自己兩人只好含愧打個招呼，赧然後退。

却說琴兒聽到公子呼喚，立卽向後疾退，那知身形才起，猛覺眼前黑影一閃，耳中聽到一個梟鳥般的聲音喝道：「要走，那有這麼容易？」

一股潛力，已向身上撞來。

兩個人身不由主，登登的向後震退了兩步，才站住身子，向前一瞧。

只見自己兩人前後左右，四面分站着四個奇醜無比的黑衣婦人，面帶獰笑，望着自己！

琴兒首先怒道：「妳們四個醜八怪，要待怎的？」

他那知這句「醜八怪」，正犯了轎前四煞的忌諱。

只聽前面一個醜婦人嘿嘿怪笑，陰沉地說道：「小輩，你大概還沒聽人說起過四位姥姥，是什麼人？」

劍兒不屑地揷口道：「小爺爺管你是什麼人？想動手，妳們四個人一起上好了！」
前面的醜婦人厲聲喝道：「小輩，你頂撞姥姥，還不快給我跪下，聽候發落！」
劍兒冷哼一聲：「不信妳試……」
他一邊說話，一邊正要回手去抽腰間短劍！
「小輩，眞要找死！你只要亮出兵器，就沒命啦！」
話音才落，劍兒猛覺一股勁風，隨着她一揮之勢，向自己拂來！
心中一驚，趕緊一閃身，打横裏躍起。
說時遲，那時快，身才躍起，勁風業已掃到，自己一個身子，晃悠悠地被捲了起來，向後直飛！
劍兒對輕功提縱功夫，正是他的拿手絕作，此時身被摔出，他不慌不忙，順着去勢飛出。
待到勁風力道較弱，才提一口氣，在半空中雙臂一划，腰眼一挺，翻了個斛斗，卸去推着自己的勁力，雙脚方要落地！
驀聽耳邊又有一個夜梟似的聲音，冷冰冰的說道：「小輩，果然還會翻幾個斛斗雲。」
聲才入耳，只覺右膀上突然被人抓緊，骨痛欲裂，不由哼了一聲，咬着牙反手一掙！「想掙扎，你是找死！回去！」
右膀上一鬆，身子又被人家像抛皮球般丟起，骨碌碌在半空中翻滾出去！
琴兒瞧到劍兒被面前一個醜婦人扔了出去，心中大怒，喝一聲：「醜八怪……」
正待出手搶救，冷不防自己右側，突然人影一閃，自己也身不由己的被人家直摔出去。
任你琴兒劍兒，平日裏身法快速，輕功極佳，但這時兩團人影，被分站在四方的轎前四煞，像皮球般抛來抛去。
翻翻滾滾，人影亂飛！
直丟得兩人頭昏目眩，欲罷不能，他們緊抱着公子的一琴一劍，不敢絲毫大意，生怕萬一摔壞。
「住手！」
一聲大喝，宛若春雷，就是轎前四煞，也覺得耳鼓被震，嗡嗡直響！
來人這聲「獅子吼」，顯見內功精湛，連忙停下手來。
琴兒劍兒，正被摔得昏頭六冲，七葷八素，人家手一停，就趕緊打着千斤墮，落下身來。
睜眼一瞧，只見自己公子，正臉含慍色，軒然立在場中，兩道比電光還亮的眼神，掃了四個醜婦人一眼，徐徐說道：「誰敢阻攔我的僮兒？」
他話雖說得輕描淡寫，但另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懾人氣慨！
轎前四煞，是何許人？她們江湖上成名人物，可見得多啦！那會把這個少年公子放在眼裏？
不過人家方才是如何來的？憑自己四個人，都沒瞧清楚。
而且那一聲「獅子吼」，也足見這少年人功力相當精深，敢情是那一門派的後起之秀。
只見爲首一個醜婦人「嘿嘿」冷笑了兩聲，雞皮臉上微露不屑，三角眼閃着精光，沉聲問道：「年輕人，你是何人門下？膽敢對轎前四姥如此跋扈！」
少年公子劍眉一軒，朗聲笑道：「這個，妳還不配問，既然敢欺侮我僮兒，諒來總還有點來歷，好罷！我也不和妳們一般見識，就叫妳們主人出來好啦！」
他氣定神閑，說完話，手中輕搖着翠骨團扇，根本沒再瞧她們一眼。
轎前四煞，縱横江湖，誰不躬身叫上聲「老前輩」？
這時雖然瞧出這少年公子身懷絕技，但强煞，也不過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吃了豹子膽，敢對自己

四人，如此張狂，那得不氣往上沖？

「小輩你找死！」

爲首的黑衣醜婦，一聲厲喝，雙爪如箕，倏然向少年公子抓出。

其他三個醜婦，也同時圍將過去！

「砰」一條人影，突然飛起，摔出去三丈開外，那正是爲首的黑衣醜婦。

其他三個，並沒見少年公子如何動手？

這下可把她們震住了，微一停頓，右邊厲嘯猝起，三條黑影，同時猛撲！

「哈哈，裝模作樣，原來也不過如此！」

少年公子左掌當胸直豎，翠骨紈扇向四外一圈，勁風颯然，繞體而生！

三條撲來的黑影，勢道勁急，她們因爲首的醜婦，恍眼之間，被對方震出，顯見七八成力道，妄想一擊奏功。

那知身才撲到，陡然之間，好像撞上了一堵銅牆，心知遇上能手，要想後退，已是不及。

砰砰砰！三條黑影，同時被疾彈出去，去勢之速，比撲來之時，還要加倍迅速！

轎前四煞，雖被震出，但到底功力深厚，才被彈出又很快的飛了回來。

爲首一個身子落地，一陣淒厲狂笑，目露兇光，本來已經夠醜的臉上，這時更罩上了一層猙獰之色。

四個人依然各佔方位，正待再決出手！

「叮」！繡金軟轎之中，又傳出一聲玉器敲擊之聲。

轎前四煞臉色微微一楞，只見繡帘啟處，探出紅燈夫人宮髻堆鴉，嬌艷勝花的臉來。

她薄怒淺嗔，鶯聲嚦嚦的道：「虧妳們也在江湖闖了這麼多年，連人家公子使的是佛門『般若神功』，都沒瞧出來，不是這位公子手下留情，妳們早被自己發出的內力震彈傷啦！快給我回來，才是正經。」

轎前四煞雖然不信任那年輕的紈袴公子，居然練的是江湖上只有傳聞的「般若神功」。

但紅燈夫人既然這麼說了，四個人八隻怪眼，惡狠狠的盯了少年公子幾眼，便倏地飛了回去。

紅燈夫人並不理會她們，她黑白分明的盈盈秋水，只是緊盯着少年公子直瞧。

瓠犀微露，輕聲兒笑着問道：「這位公子爺，好俊的功夫，今天眞叫我開了眼啦！不知高姓大名，如何稱呼？」

她敢情要攀攀親戚？一顰一笑，風情萬千，那是什麼女魔頭？

琴兒劍兒，這會可神氣啦，腰眼一挺，搶着說道：「我家公子，就叫梅三公子的便是。」

紅燈夫人盯了兩個書僮一眼，他們搶着答話，也不以爲侮，微笑頷首，輕輕的道：「嗯！梅三公子，眞是名如其人，玉樹瑤花，人間仙品！」

她由衷地讚美着面前這位翩翩公子。

微微一頓之後，接着又道：「我說呀！黨壇主、李壇主，今天這檔事，既然衝着梅三公子，算啦！以後你們再碰上，再說罷！」

翻天印黨皓、奪魂扇李秋山目覩梅三公子舉手之間就把轎前四煞，一齊震飛，這份功力，自己兩人，如何能敵？

連昔年大名鼎鼎的紅燈教主，現任玄女教副教主的紅燈夫人，都打了退堂鼓，自己還有什麼話說？

趕緊躬身答道：「夫人吩咐，敢不遵命？」

紅燈夫人珠喉中輕「嗯」了聲，俏眼向站在轎前的紅燈少女道：「妳們還不快把解藥遞給這兩位小哥兒。我們走！」

爲首的紅燈少女從腰間一個佩囊之中，掏出一包解藥，俏生生，羞答答，把紙包向琴兒遞去，口中說道：「拿去，這是鼻子聞的解藥。」

琴兒沒想到事情會這麼急轉直下，楞楞的接過解藥。

那少女纖手一縮，很快的退回身去。

軟轎前面的繡帘，慢慢地放下，轎前四煞立時抬起轎子，搭上肩頭。

一對對紅燈，像一陣風似的，穿林而去，片刻之間，走得無影無蹤。

回頭一瞧，翻天印黨皓、奪魂扇李秋山，和撲天鵰邵一飛、洞庭三義等人也走得一個不賸！

草坪上，只有梅三公子主僕，和昏迷不醒的武公望等四人。

劍兒十分得意，向琴兒笑道：「嘿！我們公子爺一出手，就把人家給嚇跑啦！她們給你的解藥，不知是眞是假？」

琴兒忙道：「什麼？你說她們不懷好意，給了我們毒藥？嗨！說不定眞是什麼毒藥，她估量着打不過我們公子，才使這毒計！瞧她們扭扭揑揑的，決不是好人！」

梅三公子從沒在江湖上走動過，這次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那知什麼紅燈夫人？黑燈夫人？

但他身懷絕技，自然看得出紅燈夫人目光如電，分明是內家高手，並非易與，這時笑着說道：「江湖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們那得小覷人家？今天如眞的動起手來，不要說轎中那個夫人，就是四個醜婦人，功夫就不弱哩！」

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又道：「唔！琴兒，人家既然留下解藥來，想來不會有假，你就給他們試試罷！」

琴兒依言蹲下身去，把藥末抹上四人鼻孔。

說也奇怪，解藥一抹上去，四個人同時打着噴嚏，立即甦醒過來。

琴兒喜道：「好啦！好啦！這藥果然靈效！」

鐵背蒼虯武公望四外一瞧，除了岳陽樓上見過的貴介公子主僕三人之外，其餘的人，一個不見，心知是少年公子相救，連忙抱拳說道：「老朽等幸蒙公子相救，免落匪徒之手，深恩大德，老朽在這裏多謝了，不知高姓大名，仙鄉何處？」

崔慧拉着上官燕的纖手，一雙鳳目，却深情脈脈地凝望着梅三公子，心中不知是喜？是羞？似乎有股說不出的興奮，心中小鹿兒在砰砰跳動！

崔敏呢？站在武公望身邊，她平日裏打扮着男人裝束，落落大方慣了，今日不知怎的，也老是覺得有些靦顏！

梅三公子聽武公望一說，趕緊回禮道：「老英雄言重了，些許微勞，何足掛齒，小生梅君璧，祖籍浙江天台，此次原爲訪親而來。」

說着就問起武公望等姓氏。

武公望一面說了自己姓名，並替崔氏姐妹介紹，一面又叫上官燕叩見公子。

大家互展邦族之後，梅三公子笑道：「武老英雄和崔兄如不嫌棄，小舟就停在石磯邊上，還請到船上一敍。」

武公望對這位武功精深，氣宇高華的貴介公子，心存結識，聞言笑道：「時間業已不早，怎好如此驚擾？」

這當然是同意的話。

崔敏，她自然更希望知道一點關於梅三公子的出身來歷，只是微微一笑，也表示了贊成。

大家穿出樹林，順着小徑，走近磯邊，果然泊着一隻十分雅緻的游艇，梅三公子讓大家上船之後，就吩咐啟椗。

琴兒劍兒，放好琴劍，替每人斟上香茗，就立到公子身後。

梅三公子等大家坐停，就問起武公望和三義會結怨經過。

只見武公望歎了口氣，說道：「這事得從小婿說起，他叫上官義，原是天理教老教主知機子的唯一傳人，一個月前，知機子突然逝世，同時教中也透出小婿失蹤的傳言，老朽細思其中許是另有原因。

雖然小婿自五年前小女亡故之後，就很少回家探視，但這孩子終究是他的骨肉，如有意外，難保不存斬草除根之念。

是以老朽就漏夜南來，不料天理教新任教主徐白石，果然並不放鬆，派人一路跟蹤下來。三義會不過聽人主使，做個幌子罷了！」

接着又把今晚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梅三公子聽得連連點頭，也把適才情形，大致說了一說。

大家經過一陣閑談，彼此熟悉起來，漸漸談得十分投契。

尤其是崔敏，羞態一去，也就落落大方，談笑自若。

年輕人自然容易和年輕人接近，梅三公子不知崔敏乃是易釵而弁的大小姐，口口聲聲的崔兄長，崔兄短，叫得崔敏雖然不好意思。

但誰叫自己打扮成男人？人家和自己說話，那好不理？而且她心中，何嘗不想和他多談談呢！

崔慧坐在一邊，瞧到眼裏，心中不免暗竊笑！

船到岳陽，已將近四鼓，各人因時間不早，均須回到客店休息。

大家一問，梅三公子是住在大街上的通商客棧，武公望祖孫，和崔氏姐妹，却住在一條橫街上，雖然客店不是一家，但距離極近。

捨舟登陸，訂了明日之會，就各自拱手作別。

第六章　一顆人頭

第二天早晨，梅三公子因夜晚睡眠較遲，到了日上三竿，才堪堪起身。

盥洗甫畢，却見店伙引着一個人，在房外探頭探腦，想是在找琴兒劍兒，也未在意。店伙身後那人，一眼瞥見梅三公子，早已急不及待，一閃身，越過店伙，竄入房中，撲的向梅三公子跟前，跪了下去，連連叩頭，口中嗚嗚咽咽的道：「公子爺，你救救我外公！」

梅三公子冷不及防，一時弄得手足無措，定睛一瞧，這跪在自己面前的，正是鐵背蒼虬武公望的外孫女上官燕。

她這時滿臉淚痕，一雙清澈如水的大眼睛，也紅腫得像葡萄似的，香肩不停的抽動，哭得十分傷心。

這小女孩，眞是楚楚可憐！

不由俊臉一紅，忙道：「小妹子，快請起來，難道武老英雄有什麼意外不成？」

上官燕進來的時候，一時情急，跪了下去，這時被梅三公子一問，小姑娘點着頭，却驀地不好意思起來。

螓首低垂，粉臉脹得通紅，還在低聲啜泣！

梅三公子瞧她儘管哭着不肯起來，眞是十分尷尬，連忙暗運內勁，袍袖向外輕輕一揮，把上官燕嬌軀，托了起來，一面低聲說道：「小妹子，妳別哭啦，有話坐着好說。」

說着回過頭去，喊道：「劍兒，你替上官姑娘擰把熱面巾來！」

劍兒答應一聲，回身送上把熱騰騰，香噴噴的面巾。

上官燕只好接過手中，半含嬌羞的抹了一抹，就放到几上。

這時琴兒却托着一個盤兒進來，把四式細點和一碗燕窩粥，端端正正放到桌上。

梅三公子站身來，笑道：「小妹子，妳大概沒有進食吧！來，先吃點東西再說。」

琴兒聽公子一說，就替她添了一付筷子，又盛了一碗粥來。

上官燕紅着客氣，一面輕輕的搖了搖頭。

梅三公子不再客氣，一面啜粥，一面問道：「小妹子，武老英雄到底出了什麼事來？」

上官燕聞言，禁不住又流下淚來，她用小手絹擦着眼睛，說道：「昨晚回到客店，時間不早，我和外公就各自回房安歇，今天早晨，我起身也已不早啦，但外公的房門，關得緊緊的，還沒起來，平日，他老人家只要天一亮，就起了身，當時我並不起疑，只當昨晚和賊人們動手過招，太以疲乏了些，要多休息一會。那知過了一陣，依然沒有動靜，我就犯了疑，這種情形，他老人家從未有過，就舉手敲了幾下房門，裏面還是一點聲音也沒有，外公的耳朶，最靈不過，一點細微的聲音，都瞞不過他，像這樣敲門，那會聽不到？莫非老人家出了事？我心中一急，就用力推開房門，入內一瞧，房間裏空蕩蕩地，那有外公的影子？屋中也找不到打鬪痕跡，前窗也關得好好的，只有後窗，有半扇虛掩着……」

梅三公子不等她說下去，揷口問道：「小妹子，妳可曾瞧到床上是否有人睡過？」

上官燕道：「看樣子，我外公是從睡夢中起來的，棉被還掀在一邊。」

梅三公子又道：「那麼武老英雄的夜行衣和兵器，可曾拿走？」

上官燕道：「他老人家的虬龍鞭，平日裏都圍在腰間，從沒取下來過，夜行衣，却好好的放在包裏

裏，不過他老人家平常也很少穿他。」

她頓了頓又道：「後來我又在四面找了一陣，也沒有一毫蹤跡，只好趕到崔姐姐的客棧裏去！」

梅三公子昨宵船上，和崔敏一見投緣，惺惺相惜，聞言笑着問道：「妳見了崔家兄妹，不知崔兄的意見如何？」

上官燕微微一怔，心中恍然大悟，原來他把崔家大姐當作了男人㖿！

人家既不說明，自己也不好說穿。

當下不由輾然一笑，露出兩排編貝皓齒，繼續說道：「據崔姐姐她們猜想，外公可能仍是被紅燈夫人擄去的成份較多？」

梅三公子訝道：「紅燈夫人！誰是紅燈夫人？」

上官燕道：「紅燈夫人，就是昨晚坐在轎中的那個呀！據崔姐姐說，她是江湖上極爲厲害的女魔頭哩！」

梅三公子「喔」了一聲，躊躇着道：「不知這紅燈夫人住在那裏？」

上官燕道：「崔姐姐她們說，救人如救火，紅燈夫人的巢穴，可能就在湘西，詳細地址，她們也不知道，不過，她們方才已經追了下去，叫我……趕到這裏來，求求公子爺，仗義援手……」

她話才說完，梅三公子朗聲笑道：「小妹子妳別儘說客氣話，既然武老英雄被賊人擄了去，這檔事，我梅君璧自然義不容辭，豈能袖手？這樣罷！小妹子，既然崔家兄妹，已先走了，妳就和我們做一路吧，免得萬一再有失閃。」

他不等上官燕回答，就吩咐琴兒，結算房飯錢，備馬侍候！

琴兒答應一聲，退出身去，劍兒就忙着收拾行囊。

等梅三公子帶着上官燕走出店門，琴兒劍兒早已一個捧琴，一個抱劍，手中牽着一匹通體金黃，色澤光鮮的琥珀駒，和兩匹矯健短小的川馬，侍立門外。

梅三公子叫上官燕騎了一匹川馬，自己跨上琥珀駒，琴兒劍兒兩人合乘一騎。

三匹馬出了城門，立即放轡疾馳，中午時分，在湘陰打了個尖，又上馬趕路，日落之前，即已趕到寧鄉。

梅三公子一路上既沒有發現顯眼人物，也沒趕上崔氏兄妹，心中未免有點嘀咕。

自己幾人，不要走岔了路？

三匹馬進了寧鄉一條大街，就在一家大客棧門首，停了下來。

梅三公子下馬之後，店小二早已搶步迎出，一眼看到這位服飾高華，氣宇不凡的貴介公子，那敢怠慢，立時牽過馬匹，引着四人，直入後進一所院落之中。

別看這家客棧，客來客往，人聲喧嘩。

這後進却着實清靜，小小一個天井中，放着幾排花架，花卉盆景，清香撲鼻，佈置得十分幽雅，中間一排五間，東西兩廂，還有曲欄遊廊。

琴兒就吩咐店小二把這後進房屋，全包下來。

店小二碰上這種濶公子，油水十足，奉承巴結，惟恐不勤，一會送水，一會送茶，忙個不停！

梅三公子也因奔了一天的路，幾乎渾身都是灰土，梳洗完畢，覺得精神爲之一爽。

琴兒早已沏好了一壺杭州龍井，等公子一坐定，就斟了一杯，端將上來。

梅三公子接過茶盞，正待呷去！

忽聽院門口店小二的聲音，遠遠叫道：「喂！相公，別往裏走，後進雅房，早有公子爺包啦！」

那人好像並不聞聲止步，口中說道：「啊！這裏居然小有花木之勝，當眞幽雅已極！人家公子爺，諒來也是讀書種子，斯文一脈，學生以文會友，倒要請見請見！」

「咦！你這人，給你說公子爺已經包啦！你還亂跑，萬一公子爺責怪下來，小的可擔當不起，再說，人家公子爺和你又非素識。」

店小二聲音有點發急。

「哈哈！人生何處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識？咳！給你說，你也不懂。」

聽聲音，那人倒還眞有些跌宕風流的口吻！

劍兒聽到有人在亂闖，那還在屋裏呆得住？早已一擰身，閃出房去，迎着那人問道：「你找誰？」

他身法快速，把那人驚得「啊」了一聲，向後倒退兩步，說道：「小哥兒，你跑得恁地快法，差點和學生撞個滿懷！」

他咳嗽一聲，整整喉嚨，又笑道：「學生適才聽說貴上人文旌在此，慕名拜訪，敬煩小哥兒通報！」

梅三公子放下茶盞，往外一瞧。

只見院門口站着一個二十有餘的青年相公，容貌清俊，衣飾麗都。

手中輕搖着一柄摺扇，眞如玉樹臨風，瀟洒已極！

只是眉兒彎了一點，一雙點漆似的眸子，也嫌着些兒俏！

梅三公子只覺這相公甚是可親，心中早生了好感，實因梅三公子是個瀟洒不群的英俊少年，正合了古語所說的惺惺相惜！

梅三公子出身富貴人家，初入江湖，那有什麼經驗？一時間竟毫不覺他來得太以兀突。

反倒覺得此人洵洵儒雅之中，還有一股英爽之氣，不像一般時下文人搖頭幌腦的酸溜溜味兒。

心中一喜，連忙從房中踱了出去，拱手說道：「兄台枉顧，不知有何見教？」

那相公一眼瞧見梅三公子，一張玉臉上，猶若春花乍展，笑上眉梢，看直了眼！

隨見他行雲流水般上前了兩步，道：「我說啊！幸會，今天果然得會雅人！兄台請了，學生這廂有禮！」

梅三公子忙道：「兄台過獎，小弟怎當得雅人？萍水相逢，得挹芝宇，幸何如之！」

兩人這一搭上話，劍兒和店小二早已悄然退下。

梅三公子就肅客進入客廳。那相公卻邊走邊道：「今日一見，豈是無緣，兄台若不嫌棄，我們正好剪燭西窗，促膝談心呢？」

他說到這裏，回頭高聲叫道：「喂！店家，我要和這位公子談詩論文，好好的盤桓盤桓，你把我馬匹照料好了，自有重賞！」

店小二見他果然和公子爺好像老友重逢，自然唯唯答應。

只奇怪這位相公，衣着華麗，舉止濶綽，顯然也是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怎會除了一匹健馬之外，僅僅是單身人，連僮僕行李都沒有？

不表店小二心中嘀咕，却說兩人進了客廳，各展邦族，那相公自稱周天賢，游學來此。

兩人從經史百家，談到琴棋書畫，上下古今，滔滔不絕。

梅三公子不但欽佩他學問淵博，心下實在也喜愛他這種脫俗不群，風流俊逸的儀表。

越談越投緣，眞是相見恨晚！

正當談得起勁，周天賢忽然望着梅三公子，臉色一正說道：「你我一見如故，小兄比你癡長幾歲，

恕我冒昧，叫你一聲賢弟！斯文重道義，何況聖人也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賢弟！我們兄弟相稱，正是最好不過！」

梅三公子見他萍水相逢，首次相見，便小兄賢弟的叫了起來，心中暗暗好笑。

但繼而一想，是啊！他這人乃是個恃才傲物，脫落形骸的狂狷之士，自己行道江湖，一直以俠義自居，怎的還遠不及他豪爽。

當下便道：「大哥吩咐，小弟敢不如命！」

周天賢「格」地一聲輕笑，喜道：「這樣才是好賢弟！啊！賢弟，時已不早，這裏有一家玉樓春酒家，乃是道地的南方味兒，小兄弟意欲作個小東，你同行還有誰來？」

梅三公子笑道：「還有一位小妹子。」

「琴兒，你請上官姑娘出來！」

琴兒答應一聲，回身進去。

不一會，上官燕梳洗完畢，裊裊婷婷的走了出來。

梅三公子笑着說道：「小妹子，這是我新交的周大哥，妳也叫他一聲大哥吧！」

上官燕鵝蛋臉上，早已飛起兩朵紅雲，低低的叫了聲：「大哥」。

却聽周天賢輕笑着道：「喲！這小妹子可眞標緻，賢弟！這是你的令妹嗎？」

梅三公子不好解釋，只得含糊應了。

玉樓春酒家，是開設在大街盡頭，一排七間，規模宏大，樓上雅座，更是畫棟雕欄，富麗堂皇！

周天賢、梅三公子、上官燕，和後面緊跟着捧琴抱劍的書僮，才到酒樓門前，早有三、四個酒保躬身迎接，口中叫着：「公子爺來了？」

周天賢直若不見，理也沒理，携着梅三公子的手，直往樓上走去！

梅三公子被他緊握着自己的手，只覺得軟綿綿的十分舒服。

男人家的手，怎會有如此柔軟？可比姑娘的纖纖柔荑，還要細膩！

樓上，紅燭高燒，四面掛着流蘇宮燈，照耀得有如白晝，四面座位上，空蕩蕩的全沒一個客人。

只有靠窗擺着一席酒筵，席上放着三付杯筷，好像專爲着自己三人而設？

奇怪！周大哥不是和自己一起才上來的嗎？他幾時關照酒家，定了菜來？而且樓上沒有閒人，像是全包啦！

周天賢却毫不在意的說道：「賢弟、小妹子！請！」

入座之後，琴兒替三人換了自備的珊瑚筷，和羊脂白玉的杯碟。

周天賢望了劍兒手上抱着的晶劍一眼，朗聲笑道：「賢弟，你還眞是講究！」

周天賢不拘俗禮，談笑風生，豪邁的頻頻舉杯。

梅三公子也酒逢知己，逸興遄飛，兩人談談說說，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上官燕小姑娘家，酒，只是微一沾唇，根本沒喝，菜也吃得很少。

她懷着滿腹心事，一直記掛外公的安危，佳餚美饌，如何嚥得下？

樓梯上響起一陣沉重的「篤」「篤」之聲，有人走將上來。

接着又響起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有人大聲叱道：「喂！樓上有兩位公子爺包啦！你別亂闖！」

這敢情是酒保的聲音。

「公子爺請還請我不到哩！」

一個蒼老的聲音，語聲未歇，「篤」「篤」，人已走了上來！

梅三公子舉目一望，只見上來的原來是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叫化，一頭塵垢凝結鳥窠般的亂髮，和滿腮連鬢鬍子。

瘦着腰，一條右腿，缺了半截，手上柱着一枝黑黝黝的鐵杖，走起路來，一拐一拐，鐵杖柱地，發出沉重的「篤」「篤」之聲。

右肩上蹲着一只金絲小獮猴，金睛火眼，骨碌碌的四面亂瞧！

老叫化身後，上來兩個酒保，似乎攔止不住，面有慍色。

老叫化上樓之後，一雙大環眼向席上一掃，呵呵笑道：「我老要飯的時運不錯，碰上兩位公子爺，總算酒飯有了着落啦！」

他聲若洪鐘，一拐一拐的走近前來。

梅三公子見他兩道眼神，開闔之間，精光熠熠，宛若兩道冷電，不由心頭一凜，此人好精深的內功！

老叫化身後兩個酒保，却齊聲怒道：「別嚕囌，兩位公子爺在上，豈是你亂闖得的？快快下去！」

「嘿！你瞧，公子爺不是要請我老要飯的入席了嗎？你們眞是狗眼看人低！」

周天賢酒喝得多了，玉臉微酡，雙頰殷紅得有點醉人。

他驀地瞧到這老叫化在樓梯口現身，臉色倏然一變，閃過了一絲異樣的表情，嘴角上還微噙冷笑，但飛快的恢復了正常。

却果然站起身來，哈哈笑道：「老丈眞是趣人，人生何處不相逢，老丈如不嫌棄，來來來！學生倒要和你浮三大白！」

老叫化大環眼瞪了兩個酒保一眼，意思是說：「如何？人家公子不是請我了嗎？」

口中却嘻着嘴，含含糊糊的道：「到底還是公子爺獨具慧眼！」

說着大模大樣的坐了下來。

兩個酒保一看公子爺果然請老叫化入了席，心中正是覺得奇怪，只好添了一付杯筷。

老叫化可用不着招呼，取過酒壺，自斟自酌，杯到酒乾，運筷如飛，一聲不響的大吃大喝起來？

梅三公子心中暗自打量，這老叫化分明是個遊戲風塵的異人，一面也更欽佩周大哥雖是一個狂士，居然也有此雅度，實爲難得？

想到這裏，眼光就向老叫化望去，在他心中原想和老叫化攀談幾句，探探口氣。

那知人家却只管狼吞虎嚥，理也不理，一股饞相，委實好笑！

不一會，大概是酒醉飯飽了罷！老叫化捧腹而起，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老要飯的驚擾兩位公子！」

他一邊說話，一邊有意無意的望了上官燕一眼，微微點頭，柱起拐杖，「篤」「篤」的逕自往樓下走去！

梅三公子望着老叫化背影，微微出神。

周天賢却似知道他的心意，輕聲笑道：「賢弟！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這類怪人，還是少交的好！」

梅三公子道：「大哥所說，自是良言，不過據小弟看來，這老叫化分明是個遊戲風塵的奇人，而且還有一身武藝呢！」

周天賢俏眼珠一轉，故作驚訝之色道：「啊！賢弟，你說他還有一身武功？」

接着又放低聲音說：「那不要是什麼獨往獨來的江洋大盜？小兄一身之外，並無長物，倒是賢弟你

，可得小心！」

梅三公子只是淡淡的笑了笑，並不作答。

少時，酒保撤去杯盤，替三人沏上香茗，琴兒劍兒也進了餐。

大家才下樓而去，剛跨出大門，忽見有一個人影，站在隱僻之處，正在探頭探腦，行動十分鬼祟，一眼看到梅三公子等人，從門口出來，立時躲躲閃閃的藏了起來！

這情形，如何瞞得過梅三公子的神目，早已看清楚那人是缺了一隻左耳的大漢。

周天賢想是也瞧到了，秀眉微微的豎了豎！

走出一段路，梅三公子回過頭去，果然那缺了左耳的大漢，還遠遠的跟了下來。

回到客棧，周天賢似乎不勝酒力，滿面通紅，步履踉蹌。

梅三公子吩咐琴兒扶他到東首廂房休息，自己也就回轉房去。

却說琴兒扶着周天賢，進入廂房之後，便輕手輕脚的退了出來，順手替他掩上房門，才轉過身，忽見對面牆頭，似有黑影一閃！

天上一輪明月，恰似冰盤高懸，清光如洗，四面靜悄悄的，並無半點異狀。

不由暗笑自己眼花，此時才交初更，夜人行誰敢這般沒有顧忌？

何況「偷風不偷月，偷雨不偷雪」，今夜月色如同白晝，正是江湖上人的大忌，想到這裏也就不去理會。

那知才走出兩步，驀地裏耳邊風生，似有暗器襲來。

琴兒耳目，何等靈敏？心中一驚，趕緊微一挫身，左手一掏，早將打來的暗器接住。

入手不沉，原來只是一塊小小石子！

「果然有賊！」他心念一動，早已一掠數丈，輕登巧蹤，嗖的向牆頭上撲去！

躍上牆頭，四面一瞧，那有半點人影？

方在微微發楞，刷！斜刺裏猛的飛起一條嬌小黑影，疾若流星，竄上了鄰近街房。

琴兒心中有氣，錯身疾撲，急起直追！

那黑影敢情發覺有人追蹤，慌得頭也不回，嗖嗖嗖，飛縱跳躍，向前疾奔。

眨眼工夫，已出了鎮甸，前面疎落落的有着一叢樹木，黑影只一閃，便奔入林去！

琴兒那裏肯捨？身若游龍，也嗖的竄進樹林。

驀聽身後響起一脆生生的輕笑：「我當你身法多快，原來也不過如此！」

笑聲入耳，琴兒心頭一驚，趕緊立掌當胸，暗暗戒備，一面向四外打量。

這裏只有疏落落的幾顆大樹，外面月光如水，照得十分清楚，那裏隱得住身形？但說話的人，分明近在咫尺，怎會闃然無人，連一絲影子也沒有？

正在遲疑之間，忽見前面一顆大樹的橫枝上，似乎有白色東西，輕輕晃動。

「這會看你往那裏逃？」

心念一轉，身形更快，雙脚輕點，就往前面縱出，一閃就到了白影晃動之處。

脚還未停，陡覺有一點涼冰冰的東西，滴到頸上，伸手一抹，什麼？又膩又黏，是血？

抬頭一瞧，不由連退兩步，嚇得他目瞪口呆！

原來橫枝上，端端正正挂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頸下一點一點鮮血，還在往下直滴！樹幹上，縛着條二尺來長的白布條，像是從衣服上撕下來的，自己方才所見晃動的白影，敢情就是此物。

趁着月色，再一細看，布條上還有字跡，這是蘸着血水寫的！

觸犯仙駕，梟首示衆！」

第七章　古刹魅影

不由看得琴兒毛骨悚然，心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觸犯仙駕」？他不知「觸犯」了什麼「仙駕」？有這般嚴厲處分？

月光所及，大樹底下的草地上還有一大灘黃水，腥穢刺鼻，唔！化骨丹，這人連屍體也不剩了。

經過這一陣就擱，那裏還想找得到人？

琴兒受了人家戲弄，還看到這觸目驚心的事兒，心中十分嘀咕，雙脚一頓，趕着往回奔去。

回到客棧，公子的房中，還有燈光射出，想來公子爺還沒有睡。

剛一舉步，只聽得梅三公子在裏面叫道：「琴兒！進來！」

琴兒答應一聲，走進房去，只見公子手中放下書本，望着自己問道：「你方才去了那裏？」

琴兒不敢隱瞞，就把適才如何發現人影，如何追蹤，及林中挂着一顆人頭，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梅三公子等他說完，沉吟了一會，突然問道：「那人頭可有什麼記號？」

琴兒聽得一愣，想了一想，才道：「那人頭上，好像缺了一個左耳！」

梅三公子微微點頭，頓了一頓，又道：「你去瞧瞧周公子酒醒了沒有？」

琴兒領命，就向東首廂房走來，房門，還是方才自己給掩上的，絲毫未動。

他輕輕的推開房門，只覺滿屋子酒氣撲鼻，周公子正和衣臥倒在床上，鼻息沉重，睡得甚香。

琴兒心中甚覺好笑，你不會喝酒，何必灌這多黃湯？

他不敢驚動，悄悄的退了出來，回報公子。

梅三公子微笑着道：「時候不早，明日還要趕路，你也該休息了，今晚之事，可不准對人亂說。」

琴兒唯唯應是，退出身子，逕自回房去了。

翌日清晨，梅三公子剛一起床，却見琴兒匆匆進來，說道：「公子爺，東廂房的周公子，一早已經走啦！並且連我們的房錢，也全付了，他因公子還沒醒來，就不准小的驚動。」

梅三公子問道：「他可曾留下什麼話來？」

琴兒又道：「他說：他因有事，須先走一步，不克和公子辭行，前途當再相見！」

梅三公子心中不由起了一絲惆悵，周大哥飄然而來，飄然而去，神龍見首不見尾，倒眞不脫名士風趣！

盥洗之後，用過早點，四人又相繼上路。

這一天，從寧鄉西行，一路已逐漸荒僻，村落稀少。

過了安化，已進入雪峯山脈，到處山崗起伏，崇嶺遙接！

走到申牌時候，入山漸深，那裏還辨得清方向？

梅三公子等一行四人，誰都沒有出過遠門，看看天色已近傍晚，這裏前不靠村，後不靠店，不由心中有些焦急起來，大家依着山徑，一陣急馳。

天色越來越昏黃黑了，烏雲四合，雷聲隱隱，遠近山峯，都遮上了一層濃霧！

山風刮得樹葉子蕭蕭亂飛，眼看馬上就有傾盆大雨下來！

梅三公子這可急啦，停馬四矚，心想找個地方，權避風雨。

但這荒僻所在，連獵戶人家都沒有，那有避雨之處？

正在遲疑之際，却聽上官燕歡呼着道：「那山坳裏，不是有人家嗎？」

「啊！那是個廟宇！」

劍兒也嚷了起來。

梅三公子回過頭去，果然山坳盡頭，樹林葱鬱之中，隱隱露出一角圍牆。

不由精神一振，忙道：「我們快走！」

話聲未落，潑剌剌一馬當先，馳了出去！

天色黑得快要坍下來了，電光橫閃，雷聲隆隆，像金錢般大的雨點，已經疏疏朗朗地向馬前直落！

四人三騎，奔到山坳盡頭，穿林而入，前面果然矗立着一座廟宇。

只是斷垣殘壁，十分破殘，顯然已經荒廢了多年。

大家這時也無暇多看，翻身下馬，進了山門，大天井中間，一片荒草，高可及膝。

兩邊廡廊，也全都倒坍，目光所及，無限荒涼！

大殿上危樑猶在，屋瓦無存，大小佛像斷頭缺臂，集在一起，歪歪倒倒，不但無復寶相莊嚴，簡直傷殘得有些可憐！

雨點越來越密，梅三公子縱目一瞧，只有大殿左角上，還有幾椽殘瓦，可以聊避風雨。

雖然磚石零亂，灰塵厚積，這時可也顧不得了，立卽相率奔了過去。

琴兒就近移了一張較爲完好的拜台，略爲拭拂，讓公子和上官燕坐下。

晃眼之間，天地昏黑，雷電交織，大雨已是傾盆下注，呼嘯而至！

因爲這殿上牆壁，差不多倒坍了一大半，三面通風，這狂風驟雨，就好像專門和人作對似的，向存身之處掃來！

乾燥的地方，已經越來越小了，四個人擠在一處，尤其是琴兒劍兒，站在公子面前，首擋其衝，衣服也打濕了半截。

天色黑了，風勢漸停，雨也慢慢的小了下來。

大殿上黑沉沉的伸手不見五指。

琴兒晃亮火摺子，點上蠟燭，然後取出乾糧，大家吃了。

劍兒却去找了不少乾燥木材，升火烹茶，替公子烹了一壺香茗。

雨齊之後，月光從斷椽上透了進來，殘垣敗壁，支離佛像，反顯得鬼氣沉沉！

琴兒劍兒兩人，因到處都是濕漉漉的，沒有地方可以休息，便向裏進走去。

這廟，一共只有兩進，前面大殿上，還有息足之處，後面這一進，却全倒啦，一片瓦鑠之中，只豎着幾堵殘垣！

兩人踏着碎瓦，繞過前殿，却見山門邊，一座鼓樓，還沒全坍。

劍兒心中一喜，忙道：「琴兒，這會可找到睡覺之處了，快來！」

邊說邊走，已經跑了過去。

琴兒走近一瞧，果然這座鼓樓，雖然坍了一部份，四邊牆壁，也東倒西歪，但樓一角落上，還算乾淨，足可供兩人屈身而臥，不由心中大樂，笑道：「還有這樣一塊好地方，留給我們，眞是不錯！」

劍兒向四面一瞧，這鼓樓樓梯雖斷，樓上似乎還沒十分破損，就道：「琴兒，樓上恐怕比這裏還好呢，我們上樓去瞧瞧！」

琴兒早已在地上拂拭了一陣，堪堪收拾清楚，聞言笑道：「算啦！算啦！這樓上破破爛爛的，睡到半夜裏，不坍下來才怪！」

說着早就靠牆坐了下來。

劍兒給他一攔，一個人也懶得上去，就挨着琴兒坐下。

他們跟着公子，行走江湖，在這種荒山破廟中過夜，倒還是第一次，透着些兒新鮮刺激！

月光如洗，夜涼如水！遙望大殿角落上，燭焰如豆，上官姑娘蜷伏在供桌邊上，公子却端坐似的在閉目調神。

時間已交初更，兩人跑了一天路，也着實疲倦，微有睡意。

朧朦之中，恍恍惚惚聽到了樓板上響起輕微的聲音。

劍兒首先驚醒，側耳一聽，却又聽不到什麼？

也許是風吹落葉！他並不在意，方閉上眼睛。

「索落」！又是一聲，這會好像是什麼東西，碰在樓板上，聲音雖輕，在荒山深夜，却聽得十分清楚。

接着㗭㗭嗦嗦，好像是有細碎的步履聲，在樓板上走動。

這不是人的聲音！劍兒禁不住毛骨悚然，連忙用肘撞了琴兒一下。

琴兒「啊」了一聲，問道：「你幹什麼？」

劍兒湊過頭去輕聲的道：「琴兒，樓上有聲音呢！」

琴兒恨聲的道：「你別活見鬼！」

他闔着眼，理也不理。

樓上㗭嗦之聲，經琴兒這一嚷，果然就沒有了。

劍兒疑心生暗鬼，越是膽怯，越是睡不着，月光之下，斷垣殘壁，都變成了幢幢鬼影，陰沉可怖！

樓板上細碎的聲音，因爲好久沒有人聲，又響了起來，從嗦嗦嗦嗦，變成輕微的篤篤之聲，繞樓疾走。

不對！他好像要從樓梯口走下來了！

劍兒心中一陣緊張，屏着呼吸，越不想看，却偏是偷偷的瞧去！

樓梯缺口上，慢慢的露出一點小黑影來，逐漸下垂，還沒有看清，忽然又收了上去。

這會垂下來的是兩點小黑影，還在不停的伸伸縮縮！

到底是什麼？趁着月光，定睛細瞧。

嘩！這一看清楚，劍兒驚怖得說不出話來，趕緊用力向琴兒撞了兩下。

琴兒再次被他吵醒，氣惱得方要開口，却被劍兒冷冰冰的手，掩住了嘴，附着耳朵顫聲說道：「琴兒，有鬼，你瞧！」

琴兒眞是又好氣，又好笑，順着他手指瞧去。

那知不瞧倒還罷了，這一瞧，不由得把琴兒也嚇得睡意全消！

原來樓梯缺口之處，垂下來的，赫然是一雙女人的纖纖小足！

紅緞子綉花鞋，裹着三寸金蓮，又尖又翹，却在一前一後，輕輕擺動。

好像江南採蓮船上的野丫頭，赤着雙脚，在船頭上戲水！

當眞遇上了鬼魅！琴兒從心底冒着涼氣，渾身寒凜凜的直打嗦。

「哼！自己有兩個人，今天不管妳是妖是鬼？可也得鬪妳一鬪。」

心念轉動，膽子也壯了些，用勁咬着發顫的牙床，一手緊握住劍柄，目不轉睛地望着這一雙女鬼的玲瓏蓮瓣。

過了一會，纖影慢慢的下移，露出來一點裙角。

琴兒劍兒兩顆忐忑的心，也跟着愈來愈緊張，窒息得快要跳出來了。

握劍的手掌，直倘着冷汗！

百摺湘裙，猶若五彩侠蝶，蕩鞦韆般搖曳不停，飄飄忽忽，輕盈多姿！

婀娜苗條的女鬼嬌軀，輕扭緩擺，忽升忽降，還在緩緩的繼續下來。

身臨斯境，有誰不毛髮直豎，驚怖欲絕！

琴兒輕輕的拉了拉劍兒衣袖，打個暗號，猛然吐氣開聲，一聲吆喝。

「嗆」「嗆」！兩柄短劍，寒光乍飛，迎着搖曳舞姿，一左一右，攔腰砍去！

「蓬」！短劍明明砍上了彩裙，却如中敗絮！

裙底下，驀然爆出一蓬五彩煙硝，縷絡繽紛，一絲絲飛濺開來！

飄渺香霧，如煙如霧，立時迷漫全室。

琴兒劍兒，被這一震，脚方落地，鼻孔中倏然聞到一股異香。

連轉過念頭的時光，都來不及，只覺一陣天昏地暗。

短劍「嗆啷」墮地，人也同時昏了過去。

大殿上的梅三公子，內功精深，耳目何等靈敏，他聽到琴兒劍兒的同聲大喝，和兵器墮地之聲，不由心中一動，難道兩小遇上了敵人？

再一細聽，却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以他們兩人的身手，來人武功最高，要想一下就制住他們，也非易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琴兒！」

「劍兒！」

他叫了兩聲，竟然沒人回答！

不好！他們果然遇上了敵人。

心念一動，倏地站起身來，回頭瞧去，上官燕蜷伏着身軀，睡意甚濃，當下也並不在意，就飛身往兩小出聲之處縱去。

剛到鼓樓門口，瞥見琴劍兩人，一齊倒臥地上，動也不動。

兩柄短劍，也一歪一直的抛在身邊不遠。

這下可把梅三公子激得怒惱起來。

「哼！果然有不開眼的賊子，敢向自己門前挑釁？」

飄然落到兩人身側，舉起翠骨團扇，輕輕拍了兩下！

兩小依然紋風不動，狀似熟睡，這是被人閉了什麼穴道？

他俯下身去，方要詳細察看，猛然鼻孔中聞到一縷異香，從兩人衣服上飄散出來。

香氣才一聞到，立時感覺頭腦有些昏脹，不由大吃一驚。

自己自從修習大乘般若寶笈以還，那會有這種現象？

這可能是一種極爲厲害的迷香！連忙閉住呼吸，向後疾退。

一面潛運內功，把吸入的香氣，吐了出來。

匆匆回轉大殿，却不見了上官燕！

她睡得好好的，一會工夫，去了那裏？

唔！女孩子家，可能內急，找個隱僻所在，方便去了。

自己還是救人要緊，想到這裏，拿起一壺冷茶，趕到兩小身邊，用手向他們頭上潑去，過了一會，還是不見他們醒轉。

看來這迷香，不是用冷水所能解得，敢情要經過一兩個時辰，方能醒轉。

心中一轉，伸手拾起兩柄短劍，插入鞘中，一手一個，提着回到大殿，把他們放在地上。

怎麼小妹子還不回來？啊喲！不好！自己不要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

小妹子如有差池，自己這個跟斗，可栽大了！

想到這裏立卽回頭四顧，猛見拜台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張白紙。

爲了怕被風吹走，紙上面還壓着一塊小磚頭！

怎的自己方才並沒注意？難道小姑娘心急她外公安危，留書出走，一個人不辭而去？

自己原是爲她外公來的，這又何苦……

拿起紙條，就燭光中一瞧，只見紙上歪歪倒倒用木炭寫着一行大字：

此女資質頗堪造就，已由本莊徵用。

歌樂山莊啟

梅三公子拿着這張字條，怔怔出神，口中低誦着：「歌樂山莊」！

這歌樂山莊又是什麼所在？他們看上了上官燕資質不錯，要徵用她？

明明是把她擄去！却說是「徵用」？

不好！這歌樂山莊，定和武老英雄失蹤有關！

自己正苦於無處追蹤，你們倒送上門來。

他猛的一長身，快如閃電，躍上大殿屋脊，兩道劍鋒似的目光，向四外掃射！

山坳四面，都是密壓壓的參天古木，松風如濤，那有人影？卽使眞藏着人，也瞧不清楚。

梅三公子劍眉直豎，想是氣極了，陡然引吭長嘯，清越越的宛若龍吟，震動的四面山谷，迴響不絕！

他身形隨着嘯聲，飛掠而起，在樹梢上很快的巡廻了一圈，夜梟宿鳥，都驚得撲撲亂飛！

嘯聲甫歇，人也飄然重新回到大殿之上。

這時梅三公子的心情，顯得十分沉重，他想起師父靈芝上人臨行時的吩咐，要自己代他老人家行道十年，積修外功。

並說自己所習的乃是佛門降魔法藏，具有降龍伏虎，無上威力，雖然江湖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一般魔頭，也足可應付。

那知出門未久，就丟了這大的人，武公望失蹤，還可說自己並不在場。

但這上官小妹子，却是和自己在一起的，連人家影子，都沒瞧到，就被擄走。

而且連自己兩個書僮，也全被迷翻，不僅如此，還居然留下字條。

看來這江湖上，當眞是譎風詭波，寸步難行！

哼！梅君璧若不踏平你歌樂山莊，也枉在天台絕峯，十年苦練，今後還談什麼行道江湖？

他越想越氣，一張俊臉，氣得通紅，怔怔的站在殿上，一言不發！

眼前的兩小，躺在地上，沉沉熟睡，還沒醒轉。

梅三公子拿起茶盞輕輕的呷了一口，心想既然賊人留下歌樂山莊的名稱，至少總比亂尋亂闖好得多，反正急也沒有用，不如等兩小醒轉，再作道理。

他廢然的回到拜台上坐下，略爲閉目養神。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驀聽到劍兒夢囈似的大叫：「有鬼」！

梅三公子倏地睜開眼來，看到劍兒已坐了起來，正在揉着眼睛。

琴兒的身體，也微微的動了一動。不由叫道：「劍兒，你醒過來了？」

琴兒迷迷糊糊的聽到公子說話，也趕緊骨碌碌翻身坐起。

等到兩人看清身在大殿之上，不由同時「噫」了一聲！

琴兒還覺得腦袋脹脹的十分沉重，但記憶猶新，自己和劍兒睡在鼓樓下面，半夜裏劍兒叫醒自己，那樓梯缺口上，垂下來三寸金蓮，百摺湘裙，自己和劍兒一劍砍了上去……這是怎麼一回事。

回頭向劍兒一瞧，他睡眼惺鬆，還略帶餘悸的正在向公子述說當時情形：「公子，我們眞的遇上了鬼……」

梅三公子聽完之後，一聲不響的沉吟了一會，然後道：「我們都着了人家道兒，那人故意裝着鬼魅，使你們集中注意的時候，就暗放迷香，把你們迷昏過去。說實在，他倒並不是要迷倒你們，主要是要使我聞聲趕來，忙着解救你們的時候，才能向上官姑娘下手。」

「什麼？上官姑娘出了事啦？」

琴兒劍兒聽公子一說，不由睜大着眼睛，同聲急問。

四面一瞧，果然！上官姑娘不見了蹤影！

梅三公子點了點頭，就把方才所遇，也說了一遍。

琴兒偏着頭，想了想說道：「只要有了着落，那怕會找不到？這歌樂山莊，想來不會離這裏太遠的。」

梅三公子也認爲琴兒說得有理，便道：「天快亮啦！你們中了迷香醒來，體力一定消耗極多，快去休息一陣，天明之後，我們還得在附近先找上一找。」

兩小也確實覺得頭腦昏沉沉的，十分乏力，當下就依言在地上坐定，各自運起功來。

東方逐漸透出曙光，樹林中百鳥爭喧，聲若笙簧。

梅三公子主僕三人盥洗之後，吃了些乾糧，就翻身上馬，順着山徑，向附近山頭，逐一搜尋。

但見崇山峻嶺，疊巒層峯，人跡罕到，那裏去找歌樂山莊？

三匹馬翻山越嶺，奔了半天，連半絲徵兆也沒有。

跑到中午時分，到了一處山麓，總算靠山脚下，有了十來戶人家。

依山而居，自成村落，看上去敢情是獵戶！

梅三公子策馬徐行，在路旁一家泥垣茅屋人家門口，下了馬。

琴兒走上前去，舉手輕輕叩了幾下柴扉。

木門「呀」的打開，走出一個五十來歲雙鬢花白的老者，他看到三人，好像甚是驚異，問道：「客官敢情是迷失了路？」

梅三公子忙拱手笑道：「驚擾老丈，小生並非迷路，只因山行了半天，想借府上權爲息足。」

花白老頭連說「請進」，就把三人讓進客堂，一面吩咐媳婦，到厨下替三人燒了一壺開水。

梅三公子連連稱謝，也就向老頭打聽起附近山中，可有一個叫歌樂山莊的所在？

那老頭想了一陣，搖着頭道：「老朽世居此山，從沒聽說過歌樂山莊這個名稱，公子不妨往南走上三五十里，有個大鎭，叫做五峯寨，那裏往來的人較多，也許會有人知道。」

梅三公子聽他如此說法，只得罷了，三人胡亂吃了些乾糧，略事休息。

琴兒取了一大錠銀子，送給老頭，作爲茶資，老頭却堅不肯收。

梅三公子只好道謝一番，告辭而別。

上馬之後，照着老頭所說路徑，曲曲折折的繞山而行，走了不過一個時辰，就趕到五峯寨。

第八章　墜道列屍

五峯寨，是個百來戶人家的山地小鎮，一條山街，百貨雜陳，也頗爲熱鬧。

梅三公子主僕三匹俊馬，一進入這個小鎮之後，立時引起鄉人們的注目。

這僻壤窮鄉，那來富貴人家的濶公子，大家都透着十分驚奇的眼光，瞧着他們。

梅三公子在路口一家茶棚，坐了下來，琴兒吩咐店伙只要送上開水就行，他一面取出茶具茶葉，替公子沏了壺香茗。

一面就向店伙打聽附近可有一個叫歌樂山莊的，如何走法？

店伙雖然想竭力巴結，但東扯西拉的說不出什麼頭緒來，梅三公子坐了一陣，就起身走出茶棚，一連又問了幾處，也都茫然不知。

最後問到街底一家雜糧店，却見一個伙計笑着說道：「有！有！歌樂山莊離這裏不遠！」

梅三公子一聽歌樂山莊，有了着落，心頭一喜，連忙拱手問道：「老哥既然知道歌樂山莊，不知如何走法？」

那伙計一看貴介公子向自己抱拳問話，只慌得一連作了幾個大揖，陪笑說道：「公子爺大概和莊上是親戚罷？聽說那老莊主從前還做過大官呢！後來告老還鄉，愛這山裏風景好，就造了一所別墅以享天年。

他家大小姐是北方長大的，喜歡吃麵食。這都是莊上的大爺們講出來的，因爲從山裏出來，小店最爲近便，是以每隔三兩個月，就得到小店來採購糧食。小的時間一久，和他們渾熟了，才問他們住在哪兒，他們就說是歌樂山莊。」

他嘮叨了半天，依然沒說出地方來。

劍兒在旁插口問道：「喂！老哥，你說歌樂山莊，究竟在哪兒呀？」

伙計口中一連應了兩聲「是！」用手背抹了抹嘴角，說道：「他們莊上，小的可沒去過，不過，聽幾個爺們的口氣，好像就在西南的山裏面。」

劍兒還想再問，梅三公子知他知道的已全部說啦，再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既然歌樂山莊就在西南山中，憑自己三人，還怕找不到？

當下就謝過店伙，帶着兩小，出了五峯寨，直向西南山中馳去。

跑了一陣，只覺這一帶，層巒疊翠，群峯起伏，雖然還有山路可循，但幽林豐草，已是十分荒僻，杳無人跡。

梅三公子騎的琥珀駒，乃是一匹千里良駒，即兩小所騎，也是千中選一的短小健馬，翻山越嶺，涉水渡澗，自然並無困難。

這樣又走了差不多一個時辰，入山更深，山勢險惡，山道已盡，那裏找得到歌樂山莊影子。

梅三公子一路上細心察看，在這荒無人煙的所在，發現一人長的茂草，有好些似乎歪歪倒倒的，露出被人踐踏過的痕迹。

不由心中一動，尋思這敢情是歌樂山莊手下的人，搬運貨物時所留下的痕跡，自己何不跟蹤前往？

」

想到這裏，便依着偃草痕跡，策馬前行。

轉過山頭，前面兩峯相夾，中間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山溝，若不細細打量，眞還看不出來。

梅三公子主僕三人，捨馬步行，循着山溝走去，只覺這山溝極爲乾燥，原是兩座山峯中間的一個裂口。

地勢越行越高，約摸走了里把光景，前面山溝盡頭，却是一個三丈來高的天然大隧道。

兩邊高峯如削，從中間透進些微天光，洞中依稀可辨！

這隧道宛如山壁中的走廊，望進去陰森森的，透體生寒。

兩峯中間，是一道百十丈深的絕澗，巨瀑奔瀉之聲，恍若千軍萬馬，奔騰嘶嘯。

益使人有身臨絕地，油然生怖之感。

梅三公子藝高膽大，手執翠骨紈扇，飄然走了進去。

琴兒劍兒緊跟着公子身後，亦步亦趨。

三人走不多遠，就轉了兩個彎，前面是一條寬濶的甬道，因陽光受了阻擋，較爲黑暗。

正走之間，脚下忽然「咣嚓」「咣嚓」發出一種脆弱東西的折斷之聲！

梅三公子低頭一瞧，不禁也驚呼了出來。

原來這隧道之中，一路上雪白嶙峋，散舖着大大小小無數枯骨，自己行過之處，枯骨折斷，發出咣嚓之聲！

「這隧道之中，怎會有這許多骷髏！莫非潛伏着什麼食人的猛獸不成？」

梅三公子想到這裏，回頭向四面略一打量。

只見隧道左右兩邊，靠近石壁，雁翅般站着兩排人影，手上各執兵刃，挺身而立，甚是整齊！

自己忒也大意，只顧望着隧道前行，沒去注意兩邊。

其實靠近石壁，極是幽暗，不留神，原也看不出來。

唔！他們敢情就是歌樂山莊的手下爪牙，這般列隊相迎，顯然早已知道了自己行跡。

這般裝模作樣的，可能另有詭計，自己倒不可不防！

想到這裏，手中輕搖着翠骨紈扇，態度從容，但心中早已暗作戒備，以防人家驟起發難，自己固然不怕，但兩個書僮，終究武功還差！

這兩排人，每隔兩三步一個，秩序井然，瞧到自己三人，竟然視若無覩，一動也不動！

梅三公子心中一陣懷疑，兩道冷電似的眼光，凝神掃去！

噫！這批人緊靠石壁，木然而立，一點聲息都沒有，直像泥塑木雕，生氣毫無？

心念一動，俯身從地上檢起一小塊白骨，隨指彈出！

梅三公子雖然漫不經意的輕輕一彈，但他的指勁，何等功夫，這塊小小白骨，何異銳利的鋼鏢？

白骨夾着一縷勁風，「撲」的一聲，打中左邊一人肩頭，應聲沒入肩中。

那人却若無其事，連身形也不晃一晃，依然木立不動。

果然不是生人！梅三公子心頭一楞，回頭低聲說道：「琴兒，你把火摺子晃亮瞧瞧！」

琴兒答應一聲，從身邊掏出火摺子，隨手晃亮。

梅三公子踱近幾步，仔細一瞧，不由毛骨悚然，倒抽一口冷氣。

這靠壁站着的兩排人影，原來是一具具僵直的屍體，膚色略呈紫醬。

雖然身上依舊穿着勁裝，却早已枯乾多時，在黯淡的火光之下，更顯得陰森可怖！

這批屍體，似乎都經過一種特製的藥物，塗抹在身上，是以屍體得以經久不腐，保持着原來的形狀？

只是每個人臉上，不是帶着滿面憤怒，便是緊咬牙床，略現痙攣，想見他們在死前一刹那，都是目眥欲裂，或是忍受着痛苦。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這條隧道，是以前帝王的陵寢？這批人都是殉葬的衞士？

但看他們服式，又分明不像。

他沉思之際，驀見每具屍體身側，還釘着一塊小小木牌。

再一細看，上面不但寫着每具屍體的姓名籍貫，而且還有像雙刀將，神彈子一類江湖外號，及生前使用什麼兵刃暗器，都註得十分詳盡。

最後一行，都是某年某月某日擅入本山禁地等字樣。

梅三公子一連看了幾名，發現所註時間，原來先後不同，有遠在十年以前的，也有近在一兩年之內的。

自己初走江湖，當然不知道這批人的底蘊，但照所註說明看來，這批人生前，大概都是江湖上具有聲名的高手，他們怎會先後死在這隧道中呢？

「擅入本山禁地」？難道他們是有意或無意的闖入此山，就遇了害？

把這些人拿來當標本似的排列在隧道兩側，似乎是含有嚇阻作用，讓後來的人，不敢冒險深入。

如果這批都是江湖上的有名人物，那麼殺害這批人的人，當然是極爲厲害，而生性又十分兇殘的魔頭了。

梅三公子望着地上散亂的燐燐白骨，這該都是被隱慝在這洞中的魔頭，歷年所殘殺的人了。

瞧他們暴骨隧道，並沒有拿來製成標本，大概是些無名小卒，或者是誤入此洞的無辜良民。

這種殘忍手段，令人髮指！

「哼，今天既然給我梅君璧碰上，正好替江湖上除一大害。」

他想到這裏，猛聽琴兒一聲驚叫，手上火摺子，倏然而滅！

梅三公子回頭過去，方想喝問，琴兒已把火摺子從新晃亮。

驚悸的照着石壁，嚅嚅說道：「公子爺，方才小的照着火摺子，忽然看到這裏一個，他眼睛骨碌碌的轉動起來，鼓着嘴，向小的手上吹來，一股陰冰冰的冷風，把火摺子吹熄了。」

梅三公子向四面一瞧，絲毫沒有異樣，他知道琴兒所說，決非眼花。

反正這洞中定有蹊蹺，當下冷哼一聲，從劍兒手中，接過昆吾劍，朗聲說道：「你們隨我來，今天要瞧瞧這洞中到底藏着什麼古怪？」

一邊說，一邊早已大踏步的向前走去！

琴兒劍兒，一看公子接過長劍，知道事態嚴重，也忙從腰間掣出短劍，握在手中，緊跟著公子身後，亦步亦趨。

空氣顯得有點緊張刺激，凝神戒備的走了一陣，隧道前面，逐漸有了陽光透入。

細察洞中，空蕩蕩的並無可疑之處。

光線愈來愈亮了，前面已是隧道盡頭，走出洞外，眼前豁然開朗，奇峯層列，山林如畫，十分韶秀！

梅三公子心中大爲驚訝，照方才隧道中情形看來，分明有極厲害的魔頭，盤踞此山，不讓任何人深入一步。

如果所料不錯，那麼這夥人，該就是自己要找的歌樂山莊了。

據方才自己的猜想，這隧道中既發現了許多武林人物的僵屍，和地上纍纍白骨，還當這隧道中另外

關有石室，就叫歌樂山莊。

但一路行來，證明這想法不對。

後來又發現隧道不過是條通路罷了，前面就是出口，也許出了隧道，像桃花源一樣，在四面山峯圍繞之中，有一方平地，當中建了一所高大莊院，裏面住着一位武功高強的神秘人物。

他手下還有數以百計的爪牙，自己一出隧道，他們就握着單刀鐵尺，紛紛的包圍上來！

可是這種猜想又不對了，自己站在隧道洞口，踞高四矚，平地上不但沒有高大莊院，竟然連一絲人跡都沒有。

這眞是令人莫測高深！這山中有人，已是不容置疑，但人在那裏呢？

順着坡勢，走下山脚，一路細心察看，仍然毫無朕兆。

「琴兒，劍兒，你們沿着這條山脚，先盤過去，我要在這一帶再察看一會！」

說着，猛的一聲長嘯，身形平空飛起七八丈高，在空中略一舒展，活像一隻灰色隼鷹，迅速無比的撲落在一株高大樹巔上，輕輕一掠，平飛而出。

又是一聲清越越的龍吟，劃破山谷！

梅三公子用極頂輕功，身如電掠，帶着一聲聲長嘯，滿山亂飛，只震得四面廻響，此起彼落。

他懷疑歌樂山莊，可能就在幽谷深林，危岩削壁的隱蔽所在，是以專揀那些深暗之處，挨次找尋！

半個時辰下去，不知踩了多少峯秘幽谷，那有歌樂山莊的影子？

金烏逐漸西墮，天半流霞，幻出了絢爛無比的彩雲。

山谷中千百種啁啾啼鳥，嚶鳴不絕，空山薄暮，居然景物萬千！

琴兒劍兒照着公子吩咐，沿山脚走去，盤過一重山頭，前面却是一塊小小平地，四週層巒如屏，中間却是一個圓形深潭，約有畝許來大。

波光雲影，水碧如油！

潭邊上疏疏朗朗的生着幾株參天古松，風聲細細，宛若龍吟，松樹下面，還橫着幾塊大石，平整光滑，似經常有人在這裏坐臥游息，怡情山水！

劍兒看了一會，就對琴兒笑道：「琴兒，這裏風景多好，公子不是喜歡幽靜？我們就在這裏等他罷！」

琴兒點頭道：「這地方當眞好，那你就得升火燒水啦！等一會天就黑了！」

劍兒輕鬆的答應了一聲：「這個自然。」

便自去攀折松枝，架好石塊，在大石旁烹起茶來。

夕陽流霞，逐漸被茫茫夜色所吞沒，四下裏慢慢的昏暗下來！

琴兒剛把松林下面幾塊大石拂拭乾淨。

嗖！一條人影，飄然落下，輕得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公子爺，你回來了？」

琴兒跳着迎了過去。

梅三公子微微點頭，一張俊臉上，一點笑容都沒有，慢慢的踱到大石邊上，坐了下來，望着潭心怔怔出神。

敢情他白跑了一陣，找不出歌樂山莊來？

琴兒不敢多說，悄然退下，取出乾糧，和一盤鹿脯臘肉，劍兒砌了壺茶，一起放到大石上面。

三個人吃好這一頓野餐，已是酉戌之交，大半輪殘月，悄沒聲的挂上樹梢。

素月流輝，清光如水，依然十分明亮，掩映着蒼松奇石，潭水天光，益覺古樸可愛，夜景是如何的幽靜！

梅三公子瞧了一會，微笑着道：「琴兒，這地方十分幽靜，是你選的罷！」

琴兒見公子稱贊自己，心頭一喜，連忙說道：「方才我們兩個人一起選的，這裏風景幽雅，公子爺一定喜歡。」

梅三公子笑了笑道：「你把碧琅玕拿來！」

碧琅玕，是梅家祖傳的一張古琴，通體是用碧綠的琅玕做成。

梅三公子不但有一身震驚江湖的絕技，而且琴棋書畫，也無一不精。

尤其對這張碧琅玕古琴，更愛如拱璧，是以雖出遠門，還是由琴兒帶在身邊，寸步不離。

這時琴兒聽公子一說，連忙退去琴衣，把碧琅玕放到公子面前的大石上面，一面從象牙考籃中，取出一隻古銅小香爐，燒好了香。

琤！琤！梅三公子先試撥了幾根琴弦，就凝神端坐，鼓起琴來。

琴弦琤琮，漸漸輕快，宛若高山流水，白雲舒卷，使人塵襟如滌，俗慮盡捐！

一曲方終，餘音繞亮，只聽四面山上，傳出廻音，悠揚琴韶，還是琤琤琮琮的歷久不絕！

梅三公子因找不到歌樂山莊，憤怒得使他鬱鬱不樂，是以想用鼓琴來調劑自己的精神。

一曲甫畢，心中稍覺輕鬆了些，略爲休息，呷了一口茶，方要撚指輕攏。

只聽劍兒輕聲說道：「啊！公子的琴聲，眞好聽，這會從山上飛到水裏去了！」

琴兒似乎也聽到了，樂得直笑出來，說道：「當眞！這琴聲從水裏飛上來，更好聽了，啊！妙極啦！」

梅三公子聽他們說得好笑，不由停下手來。

琴聲那會飛到山上，再飛到水面？他眼光不期而然的向潭心望去。

只見潭水照着月光，皎潔得猶如一面明鏡，纖塵不染！

突然！一縷極爲輕微的琤琮之聲，從水面上，像輕煙般飄散開來，似有若無，恍惚入耳。

當眞從水面上傳來！這會梅三公子自己也聽到了，眞是奇事，他不禁回頭向四面打量。

唔！這潭水四面，都是壁立高峯，如果發出去的聲響，碰上高山，不能散開，就變成了廻音。

如果這廻音受了風的壓縮，飄落水面，經過水面的反射作用，不就是聲音從水面上發出了嗎？

他一陣沉思，若有所悟。

驀聽有一縷輕盈的樂聲，隱約的傳來，比方才還要清晰。

確確實實是從水面上發出，而且還夾雜着「咚咚」的鼓鼙之聲！

什麼？這不是自己的琴聲？難道水中間眞還有人奏樂不成？

第九章　歌樂山莊

梅三公子倏的站起身來，踱近潭邊，側耳諦聽，果然有一陣妙曼樂音，雜着急驟的「咚咚」之聲，正是來自皎潔的潭心水面。

樂音漸漸高揚，鼓鼙之聲，也愈打愈急，三人眼睜睜的瞧着潭心，目不稍瞬。

正當聽得漸漸出神之時，眼前奇景忽生。

那畝許來大的潭水中央，忽然現出一寸來長的幢幢人影，在水面上參差浮動。

這眞是怪事，難道當眞遇上了妖異不成？

月光皎潔，波平如鏡，水面上蠕蠕而動的人影，雖然鏡花水月，具體而微，但梅三公子目光如電，還是看得十分清晰。

人數眞可不少，男女混雜，一共是四行，三十六個，那兩行男的，臉上畫成鬼魅似的臉譜，神情可怖，渾身赤裸，只有下面圍了一圈獸皮。

手中捧着奇形樂器，邊吹邊打，漸漸的向四面散開，搖頭晃腦，雙脚隨着樂聲，左右跳動，看上去蠢得可笑。

兩行女的，也赤裸着白玉般胴體，乳峯高聳，圓臀凝脂，豐腴的大腿，修長合度，只有臍下，圍着一圈花環，遮住私處。

皓腕和足踝上，套着一串串金鈴，在樂聲中像穿花蝴蝶般，雙手上叉，纖腰項擺，各自繞着一個男

的，婆娑起舞。

「咚咚」的鼓鼙聲越敲越響，越響越急，男的一齊俯伏地上，女的却雙手前撲，不時的跪下身去，作出膜拜之狀。

梅三公子瞧了一會，漸漸看出這些人似正在練習一種儀式。

瞧他們裝神作鬼的怪模怪樣，準不是好路數，敢情這山中秘密隱藏的是什麼邪教？

啊喲！上官燕小妹子，不是歌樂山莊說她資質頗堪造就，而予以「徵用」的嗎？莫非這就是歌樂山莊？

他心念一動，急忙凝目向十八個少女面上瞧去，打量了一陣，這群少女之中，並沒有上官燕在內？她剛被擄來，那會就令她出場？可能被囚在什麼密室裏磨折她呢！不如先找到歌樂山莊，再相機動手。

他想這裏，目光猛的又向水面上投去，心中籌思，這潭心人影，分明是被月光從什麼地方反射而來！

若不及時找出幻影來處，少時月光再一移動，水面上的人影，可能便會消失，那時再要找尋，可就難了。

梅三公子心念一轉，抬頭就向月光望去，銀河如洗，繁星滿天，那大半輪皓月，正高懸在東南山峯之上，清光四射。

要和月光發生反射作用，準是相反的方向，他立即囘身向西北方望去，只見層巒峻嶺，隱約重疊，那裏瞧得出什麼端倪？

眞是奇事，潭中人影，分明是月光反映所成。有什麼東西，可使月光反映呢？

他慢慢的背着月光，繞潭細察，不時的蹲下身去，配合着潭水的角度，抬頭凝目，仔細搜索！

琴兒劍兒，目力較差，雖然瞧到水面上一寸來長的幢幢人影，但瞧得並不十分清楚。

不過耳中聽到樂聲，目中看到人影，正覺得十分新奇有趣。

兩人蹲在潭邊，伸長着脖子，連公子的一舉一動，都沒有理會。

梅三公子蹲着身子，搜索了一會，還是一無所得，正想站起身來，再換一個方向。

那知就在身子微微一動之際，驀見一道匹練似的銀光，在眼前一閃。

連忙定睛瞧去，那道銀光，却是從一座插天高峯的山腰上發射下來，敢情是一條洪大瀑布？

這時映着月光，匹練如銀，灔灔生輝，細察這條大瀑布，正好和月光遙遙相對，難道水面上的人影，就是由大瀑布前面，反射過來的？

梅三公子倏的站起身來，喊道：「琴兒、劍兒，快跟我走！」

兩小目對潭心，正瞧得怔怔出神，給公子一叫，沒聽到說些什麼，慌忙站了起來。

梅三公子瞧着他們的神情，知道沒聽清楚自己說些什麼，又道：「你們把雜用東西，都留在這裏，琴兒把碧琅玕背起來，我們上歌樂山莊去！」

琴兒聽說要上歌樂山莊去，心中十分驚奇，忍不住問道：「公子，你知道了歌樂山莊的地方？」

梅三公子微微點頭，從劍兒手中，接過昆吾劍，佩到腰間，手上仍然輕搖着翠骨紈扇。

等琴兒把行囊雜物，一齊擱到松樹橫枝之上，把碧琅玕縛在背上，一切停當，便領先縱出，逕向插天高峯奔去。

高峯愈走愈近，但仔細一瞧，這高峯前面，還橫着一道峻嶺。

山雖不算太高，亂石嵯峨，到處都是危崖巉岩，十分峻險。

梅三公子主僕三人，一路躍登，恍如三縷輕煙，不到一盞熱茶的時間，早已翻上山頭。

細察地形，那座插天高峯，正在隔澗巍峙，峯腰上一條寬濶的大瀑布，由半空往下直瀉，十分洪壯！

如果那水面上的人影，是由月光和瀑布反射出去的，那麼歌舞之地，就該在此山中了。

但放眼四顧，除了崢嶸怪石，竟然闃然無聲，那有半點人影？

後山一帶，面臨絕壑，差不多全是千丈懸崖，削壁上滿生苔蘚，看上去十分滑溜，更無住人的可能！

他獨立蒼茫，沉吟不語，驀覺有一股陰寒之氣，突然向自己身後襲來。

同時也響起了一陣陰森的桀桀怪笑之聲，聽得使人毛骨悚然！

這一偷襲，不但快速絕倫，變生倉猝，而且那股陰寒之氣，已接近右背「鳳尾」穴上。

梅三公子武功最高，也不得不先護要穴，只好微一旋身，避開來勢，右手翠骨紈扇，橫向來人手腕上敲去。

來人武功，確也不弱，他右腕疾縮，讓開梅三公子橫敲一扇，倏的欺身而上，帶着桀桀笑聲，掌拍「肩井」，爪拂「脈腕」，兩招齊出，出手迅捷，陰寒砭骨。

梅三公子旋身之際，才看清來人面貌，原來是個眇了一目的駝背老頭，左邊臉頰上，疤痕纍纍，睜着一隻兇光四射的右眼，生相極爲獰惡。

尤其是襲來的一掌一爪，色呈靑黑，分明練有一種極其歹毒的陰功！

來人武功雖高，梅三公子可也不把他放在眼裏，趁着旋身之勢，右手翠骨紈扇招式未撤，倏然向上一兜，迎着對方擊來的一掌一爪，疾拍而出。

變招之速，出手之奇，不但把眇目老頭的一掌一爪，摒諸門外，而且勁氣猝吐，十分凌厲。

眇目老頭似乎暗吃一驚，他想不到對方一個年輕娃兒，竟然身具這等上乘武功，駭異的向後疾退了兩步。

梅三公子逼退眇目老頭，並沒乘機追出，依然淵停嶽峙的站在當地，手上翠骨紈扇向着眇目老頭一指，沉聲喝道：「瞧你滿臉戾氣，決非善類，可是歌樂山莊中人？」

他是因對方出手偷襲，手段卑鄙，心中有氣，出言不遜。

眇目老頭却睜着一隻精光熠熠的獨眼，向梅三公子一陣打量，嘿嘿怪笑着道：「小子，你知道就好，歌樂山莊周圍十里，入山者死。你身入禁地，難道老夫還算是偷襲你的？」

梅三公子聽他果然是歌樂山莊中人，不由得精神一振，敞聲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小生就是爲了歌樂山莊而來，這倒當眞巧極！」

眇目老頭偏着臉，不屑的道：「你要找歌樂山莊？眞是找死！嘿嘿！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梅三公子還沒回答，劍兒搶着喝道：「我們公子的名字，憑你也配問？梅三公子，江湖上誰不知道？」

眇目老頭突然一陣嘿嘿怪笑道：「江湖上誰不知道！祇可惜老夫還是第一次聽到。唔！你們到這塊死地來，所爲何事？」

梅三公子陡的劍眉一揚，喝道：「你們虜我小妹子，留下歌樂山莊字條，分明向我梅君璧挑釁，我初意只要你們放出人來，也就算了，可是現在我知道了你們這裏是個魔鬼巢穴，梅君璧就得踏平歌樂山莊，爲民除害！」

眇目老頭不由仰天大笑，說道：「小子，你口氣倒眞不小！來！來！老夫成全你的壯志。」

他話音才落，忽的踏步搶攻，右掌「力劈五嶽」，左手「金龍探爪」，一攻之中，兩招齊發。

直劈的勁風逼人，威勢强大，橫抓的却是一股陰柔暗勁，寒風凜然！

他居然同時使出兩種不同的力道。

梅三公子要試試歌樂山莊中人，到底如何厲害，是以只用右腕揮洒，仍舊以一柄翠骨紈扇，單手迎敵。

一揮一拂之間，把陽剛陰柔兩股勁力，悉數消解，身形倏進，紈扇劃出凌厲風聲，反擊過去。

眇目老頭微微一怔，不敢硬接，猛的雙足一頓，人已橫閃出去一丈來遠，避開梅三公子攻勢。突然發出一陣嘿嘿怪笑，笑聲未歇，人已其疾如風的欺上三步，揚起一雙青黑色的手掌，遙空連環劈出。

掌勢出手，風起八步，立時有一股陰柔暗勁，夾着濃厚的腥味，綿綿不絕，直撞過來。

梅三公子知道此人練有一種陰毒功夫，劍眉一軒，就存了斃敵之心，等到掌風近身，左掌當胸豎立，右手翠骨紈扇，向外一圈，反手擊出，般若神功，隨着他一揮之際，陡然暴漲！

眇目老頭的駝背身軀，宛若斷線風箏，呼的飛出去七八丈外，砰然墮地，立時昏死過去。

在這同時，驀聽一聲凄厲長嘯，劃空而來，聲方入耳，一條人影，已疾落在三丈之外。

梅三公子心頭一楞，暗想此人內功，分明遠在眇目老頭之上，倒是個勁敵！

縱目望去，三丈之外，站着一個身軀修偉，顎下留着一部花白山羊鬍子的老頭，身穿一件青色長衫，左袖虛飄飄的好似缺了一條臂膀，面色冷漠，一無表情。

當山羊鬍子老頭的嘯聲甫歇，突聞四下嘯聲大起，似在遙遙相應，連續傳來。

聽聲音，人數似乎不少！

撲！撲！撲撲！十來條人影，飛躍而來，在山羊鬍子老頭身側，垂手侍立，似乎對這個老頭極爲恭敬。

山羊鬍子老頭，右手向眇目老頭臥倒之處一指，沉聲說道：「把二莊主抬回去，瞧瞧有沒有治了。」

當下有兩個大漢，答應一聲，奔過去抬起眇目老頭，如飛而去。

梅三公子聽山羊鬍子老頭稱眇目老頭爲二莊主，那麼此人敢情就是大莊主了，想到這裏，不由又向山羊鬍子老頭望去。

那知對方也正在打量自己，四道電炬般的眼神相對，兩人都感到心頭一震。

只聽山羊鬍子老頭冷冷的道：「歌樂山莊，果然有高人蒞至，金老二不自量力，辱由自取，尊駕夤夜闖山，出手傷人，當係有爲而來，歌樂山莊在江湖上也略具薄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尊駕來意，何妨向老夫明說？」

梅三公子聞言敞聲大笑道：「歌樂山莊，好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難道隧道上陳屍的江湖俠義，都是侵犯了你們歌樂山莊？纍纍白骨，都是觸犯了滔天大罪？你們擄掠婦女，殘殺無辜，眞是天理難容，神人共憤！再說我梅君璧此來，原是你們歌樂山莊在古刹之中，迷翻兩個書僮，刧持上官小妹，留柬挑釁在先，豈能說我夤夜闖山？眇目老頭暗施偷襲，出手歹毒，此種武林敗類，早該誅殺，怎能怪我出手傷人？你既是歌樂山莊的主人，那不妨明言相告，我當初來意，原只要你們交出上官小妹，也就算了，現在，我既然知道這歌樂山莊，乃是一群邪魔外道的嘯聚之地，那就得犂庭掃穴，爲世人除害。」

他說得慷慨激昂，聲色俱厲，那山羊鬍子老頭却毫不動容，臉上依然冷漠得一無表情，等梅三公子說完之後，他陰森森的笑了一聲，說道：「尊駕年事甚輕，口氣也未免太狂了些，古人說得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尊駕如果沒有幾手絕藝，也斷不敢到歌樂山莊來輕捋虎鬚，老夫如果接待不了江湖高手的枉顧，也不敢來主持這歌樂山莊。尊駕話已說明，咱們也不必多說，江湖道上，能者爲强，只要尊駕能勝得老夫，歌樂山莊悉聽尊裁，此後自然有人找你算賬，如果老夫僥倖獲勝，那麼只好屈留尊駕在歌樂山莊了。」

他說到這裏，回頭低聲喝道：「來，把老夫手杖取來！」

他身後的黑衣大漢，應了一聲，雙手捧上一根色如翡翠，彎彎曲曲的蛇形杖來。

梅三公子聽他口氣，似乎這歌樂山莊幕後還有厲害人物，眼前的山羊鬍子老頭，生得陰沉，看來也不是好惹人物，自己還得用劍對付他才是，想到這裏，且不去管他，正想把翠骨納扇收起。

驀聽三四丈外一顆大樹上，突然打起一聲焦雷似的「哈哈」！聲震山谷。

一條人影，疾如飛鳥，「篤」的一聲，往場中墮下！

梅三公子心頭一震，光聽這聲大笑，此人內功，似乎比山羊鬍子老頭，又要勝上一籌，看來這歌樂山莊，倒確實難惹。

如果只是一個山羊鬍子老頭，自己要想勝他，尚非難事，再加上一個，自己可就沒有制勝把握了。想到這裏，正感爲難，驀聽一個蒼老的口音，已經發話了：「老毒物，咱們十年不見，你這付尊容，還是冷冰冰的，絲毫沒有改變。」

梅三公子聞言一聽，這聲音好熟！再一打量，只見距山羊鬍子老頭不遠，站着一個腰身拘瘻，滿頭亂髮，花子模樣的老頭，右腿空蕩蕩的，肩下柱着一枝鐵拐，左肩上還蹲着一集金絲小獼猴，骨碌碌的小眼睛，在黑夜中閃閃發光。

這不是在寧鄉酒樓上鬧席的那個老叫化嗎？

原來他和山羊鬍子老頭，還是十年舊交，當眞不是好人！

他心頭立時浮起萍水相逢的周大哥周天賢的話來。

「賢弟，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像這類怪人，還是少交爲是！」

「倒是賢弟，你可得小心！」

梅三公子一陣沉思，却聽山羊鬍子老頭依然冷冷的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老而不死的拐子，你巴巴的趕來歌樂山莊，又想來橫擋？」

梅三公子可聽不懂什麼叫做「橫擋」？唔！「橫擋」敢情「想分贓的意思？

却聽老叫化又是一陣哈哈大笑：「老毒物所說，正合我老要飯的心意！不是嗎？你老毒物仗着一根青竹蛇杖，要和人家公子哥兒動手，人家公子哥兒，可不屑和你動手呢！他會嫌你老毒物殘廢了一條膀子，勝之不武。我老叫飯的却缺了一條腿，也是個殘廢，一個缺手，一個缺脚，咱們兩人，倒正好扯直，這才巴巴的趕來，湊個熱鬧。還有，你是要蛇的，我是捉蛇的，咱們不是怨家不聚頭。」

梅三公子這才聽清那老叫化原來也衝着歌樂山莊而來，聽他出口滑稽，不禁微微一笑。

那知老叫化突然回過頭來，一雙精光熠熠的大環眼，向自己一瞪，嘴皮微動，只聽耳旁有個細微的聲音說道：「要救人，還不快進去？這裡老毒物，老要飯會對付他的。」

這是「傳音入密」的功夫，老叫化分明對自己而說！

進去？救人？可是自己連歌樂山莊在那裏都不知道。

却聽山羊鬍子老頭冷哼一聲道：「拐子，你別在老夫面前鬼鬼祟祟的，我正奇怪這年青人吃了豹子膽，敢來歌樂山莊賣狂，原來有你拐子撐着腰，這就難怪？哼！你別以爲你拐子普天之下，少有敵手，今天就先要你嘗嘗老夫青竹蛇杖的厲害，回頭再找那小子算賬！」

「好說，好說！我老要飯的幾時自吹過來？不過，老毒物，你別在我老要飯跟前冒大氣，前幾天，你們教主爺，還恭恭敬敬的請我老要飯大吃大喝了一頓哩！如果不是你們大小姐跟前的丫頭引路，我眞還找不到這山眼裏來呢！」

山羊鬍子老頭意似不耐，冷冷的道：「拐子那來這許多廢話？既然來了，還不動手？」

老叫化大笑道：「得，得，老毒物，今天咱們不分出生死來，可就不許罷手！」

山羊鬍子老頭接口道：「這個自然，拐子，你遠來是客，老夫就讓你先動手罷！」

「哈哈！我老要飯的又佔了先籌，接招！」

老叫化說打就打，「篤」的一聲，單腿一躍，身形如風，掄起鐵拐，一招「挾山超海」，直劈過去！

山羊鬍子老頭右臂一抖，口中哼了聲：「來得好！」

青竹蛇杖一伸，突然加力，迎着鐵拐擊出。

這一硬拼，只聽「噹」的一聲大震，兩人各退出一步。

「瞧不出你老毒物還有點臂力，再接我這招試試！」

老叫化話聲未落，手中鐵拐，「直叩天門」，「橫掃千軍」，兩招同發！霎時間拐影點點，急如驟雨！

山羊鬍子老頭，乃是久經大敵之人，微退半步，青竹蛇杖一緊，立還顏色，青光杖影，疾如奔雷，跟着出手！

高手過招，講究「靜如處女，動如脫兎」，兩人這一交上手，倏忽之間，相互搶攻了四五招。

但見拐影杖風，漫天流動，那裏還分得出敵我人影？

梅三公子見他們功力似在伯仲之間，一時極難分出勝負，自己不如依着老叫化所說，先去救人要緊。

想到這裏，方要轉身，突然聽到一陣細微的聲音，又在耳朵邊說道：「怎麼？我的公子爺，你還不走？唔！你是不得其門而入，我叫小六子陪你去就是！」

聲方入耳，忽覺有人在暗中扯着自己衣角。

這是誰？回頭一瞧，一個人影也沒有。

這會衣角被扯着不放了，再低頭看去，只見原來蹲在老叫化肩頭的那隻金絲小獼猴，不知何時，已跑近自己身邊，伸着一隻毛茸茸小手，緊扯自己衣角，另一隻小毛手，却向前不停的指點比劃，閃閃發光的火眼金睛，骨碌碌的瞧着自己，意思好像要自己跟着牠去！

這小畜生，敢情就叫「小六子」？瞧牠機警的樣子，着實夠精靈！不由輕輕的點了點頭。

金絲獼猴小六子，善解人意，雙脚一頓，連蹦帶跳的躍了出去。

梅三公子忙和琴兒劍兒打了個暗號，就跟着小獼猴縱起！

驀聽幾聲怒喝，和一陣兵刃出鞘之聲，十來個黑衣大漢，早已蠢湧過來，攔住去路。

十餘柄明晃晃的單刀，同時攻到！

梅三公子一聲輕笑，手中翠骨紈扇，輕輕一拂，立時隨扇捲出一股潛力，把刺來的兵刃，一齊逼住。

接着手指輕彈，快如飄風，瞬息之間，十來多大漢，全被點了穴道。

小獼猴蹲在一邊，瞪着兩隻小眼睛，牠瞧到梅三公子把衆人制住，早已高興得亂蹦亂跳起來。口中「吱」的一聲歡呼，身若箭射，直向一處山岩中落去！

梅三公子帶着兩小，一連幾個起落，晃眼工夫，到了谷底。

這不過是條乾壑，到處亂石兀突，高低不平，三人落身之處，正是乾壑盡頭，前面似乎無路可通，四面一瞧，那隻金絲小獼猴，却早已沒了蹤影。

正在打量，只聽離身前不遠之處，「吱」的一聲輕叫，梅三公子依聲望去，只見離石壁三丈來高的一塊巨石之下，古樹盤根，藤蔓如簾，覆蓋着一個數尺來高的山洞。

如不細看，藤蔓遮擋住了，決瞧不出來，那金絲小獼猴一個毛茸茸的猢猻頭，正嘻着嘴，伸出藤蔓之外，在扮着鬼臉，裝出十分淘氣的樣子。

歌樂山莊，當眞隱秘已極，如果不是這小畜生帶路，誰也想不到蔓草亂石之中，會是魔窟的大門？

梅三公子因不知洞中虛實，帶着兩小進去，反會礙事，當下就囑咐琴劍兩人，守在洞口，不可離開，自己就略一提氣，穿洞而入。

金絲小獼猴等梅三公子入洞之後，轉身往前就奔，一人一獸，隨着曲折通幽的洞徑，走了一會。

只聽得「咚咚」的鼓鼙之聲，夾雜着絲竹絃管的樂音，從遠處清晰傳來。

這正是方才在潭邊上聽到的樂音，一點沒錯！

樂聲隨着自己的前進，越來越近，這就證明魔窟已在眼前！

梅三公子雖然藝高膽大，但心中却也感覺有些緊張起來，不知這歌樂山莊究有多大？上官小妹被關在那裏？如果還有許多被擄來的婦女，又如何辦呢？

唔！可能這裏面還有機關埋伏，自己雖然不怕，可也得小心！

他一路思潮起浮，想着許多問題，急驟的鼓聲，悠揚的樂音，把他從沉思中驚覺。

突覺眼前一亮，豁然開朗，自己已到了一個圓形的月洞門口，洞外白雲如絮，山風徐來，不由精神

一振。

原來這個洞外是一處三面削壁，右臨絕澗，上仄下寬的一個天然幽谷。

捨了這個山洞出口之外，即使有人從削壁上望下來，也只當是百丈深淵，極難發現！眞說得上古洞藏幽，別有洞天！

幽谷是一塊狹長的平地，正中矗立着一座大理石的牌坊，正好把這塊狹長地形，分爲兩半。

牌坊正面，鐫着什麼，因自己立身的洞口，是在牌坊側面，自然瞧不清楚，但推想可能是「歌樂山莊」四字。

牌坊前面是一塊二十來丈見方的空地，正好面對着隔澗高峯山腰上奔騰直瀉的一座大瀑布！

空地上全是用白玉似的大理石所砌成，平整光滑，光可鑑人。

這時正有三十六名赤裸男女，隨着急驟鼓聲，和奇形樂器，邊吹邊打的聲音，婆娑起舞，作出起伏摹拜之狀，看來煞是認眞。

那正是和自己在山前潭水中所看到的一般無二。在這群人的前面，還站着一個身背長劍的勁裝少女，正在指手劃脚的指揮着他們行動。

梅三公子略一打量，再往右邊瞧去，白石牌坊裏面，是一座八角形的花圃，繁花如錦，觸目芳非！中間放着一座青銅大香爐，香煙繚繞，裊裊不絕！

正面石壁之下，鑿着一排十來間石室，兩邊石壁下也依山勢開鑿了無數石室，看來這歌樂山莊，果然是一個邪教的秘密巢穴！

他心念方動，却見金絲小獼猴，輕輕拉了一下自己衣角，躡手躡脚的向洞右奔去！

梅三公子知道機不可失，也趕緊一擰腰，凌空飛起，像一縷淡煙般疾隨下去！

金絲小獼猴放着好好的路徑不走，却遮遮掩掩，沿着山脚，繞出八角花圃，向右邊一排石室奔去！

石室中燈光通明，一陣妙曼輕音，隱約傳來！

這眞是名符其實的「歌樂山莊」，到處都在輕歌曼舞！

一人一獸，一前一後，剛走近第一間石室，那金絲小獼猴，突然止步，毛茸茸的小身軀，一下蹲了下去。

梅三公子心頭一楞，他知道這金絲小獼猴十分靈巧，敢情前面發現敵人？怎麼連自己都沒有發覺呢？

不由提高警覺，全神戒備！

一陣美妙輕盈的靡靡之音，不停的從石室中傳出，使人在心靈上有無限溫馨之感，漸漸的引人入勝！

過了一會，看看四外並無人跡，不由再向小獼猴瞧去，牠，縮着脖子，兩隻小毛手，緊緊的掩住眼睛，一動不動！

梅三公子一陣疑慮，莫非小獼猴中了人家暗算？連忙上前一步，用手輕輕的在牠頭上拍了一下。

小獼猴略一回頭，一雙骨碌碌的小眼睛，眨了幾眨，毛臉上似乎略帶忸怩，用手遙指着石室，趕緊又把雙手蒙住眼睛。

這怪模樣，引得梅三公子十分納罕，難道這石室中有什麼厲害人物？使小獼猴這般害怕。

心念一動，便閃身貼近石室，向內瞧去！

這一瞧不打緊，直把個風流瀟洒的梅三公子，也看得面紅耳赤！

第十章　木偶艷陣

原來這間石室，裏面極爲寬大，這時燈光通明，正有十六個面目姣好的妙齡少女，手捧樂器，翩翩起舞。

好像十六尊羊脂白玉琢成的胴體，竟然寸縷不掛，光緻緻，滑膩膩，隨着旋旋樂音，款擺纖腰，微扭臀波，一雙雙雪藕似的皓腕，青葱微翹，香肩不停地搖動，顫巍巍的玉球，跟着亂晃！

艷舞正在如火如荼的演出，媚態橫生，活色生香！

梅三公子幾曾見過這種陣仗？只覺目迷神馳，心旌搖晃，不由心中陡然一驚，暗叫一聲：「厲害！」

這分明是在練習一種蝕骨銷魂的陣法？瞧她們步履手法，無不在勾魂攝魄之中，暗含高深武學。

一念及此，不由恍然大悟，他們歌樂山莊所以要選擄資質較佳的少女，其目的就是爲了訓練這種陣法，準備將來擴展勢力，獨霸江湖。

照如此看來，這個秘密邪教，確實十分厲害，如果讓他們訓練成功，倒眞是不可收拾呢！

唔！上官小妹被他們擄來，準是强迫着她學習這種陣法，自己還是先救人要緊！

這就逐一瞧去，覺得這第一間石室十六名少女，對這種陣法，已是相當純熟，上官小妹乍到初來，決不會在這裏。

他順着走廊，一連找了七八間石室，全是淫樂艷舞，依然沒有上官燕下落。

這排石室，已到了盡頭，前面還迂廻着一條人工鑿成的尺許寬山道，曲折而下，通往崖下！

梅三公子雙脚一點，便往崖下窄小得幾乎成縫的山洞中竄了進去，身方入內，只聽一陣機輪轉動的轆轤之聲，軋軋不絕！

這又是什麼花樣？他循着聲音，向洞裏找去，入洞漸深，轆轤之聲，却漸走漸小。

再走了一段，却被一陣起自洞底的悠揚音樂，掩蓋過去。

轆轤之聲也好，悠揚音樂也好，反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了百十來級石，地勢逐漸平坦，前面是一條甬道，甬道盡頭，緊閉着兩扇黑漆大門。

那靡靡樂音，正是從門內傳出！

這會看來非得硬闖不可了，心念一動，方待揚手劈出，那知脚下才一舉步，猛聽一陣清脆的鈴聲，啷啷連響，起自身後。

接着又是一聲「砰」然巨震，洞中塵灰，被震得紛紛下落！

梅三公子心中一驚，回頭瞧去，只見身後甬道，已被一塊大鐵板，閘斷去路！

這洞中原來還設着埋伏，但區區鐵板，焉能困得住我梅君璧？

他傲然冷哼一聲，噫！悠揚樂音，似乎比方才響亮得多了，他再次回頭，不由又驚異得目瞪口呆！

原來方才緊閉着的兩扇黑漆大門，這時竟徐徐的自行向兩邊石壁中縮去，眼前陡然一亮。

大門之內，是一間廣達十丈，通體渾成，無門無戶的大石室，燈燭輝煌，照耀着石壁上裸體美女的五彩壁畫，舞姿美妙，栩栩如生！

室中正有二十幾個一絲不掛的少女，赤裸着全身，也隨着音樂，像穿花蝴蝶般進退盤旋，婆娑起舞！

梅三公子已經看了不少，這時已是司空見慣，毫不稀奇。

倒是那室中少女，一眼瞧到門外卓然而立的梅三公子，不由都脹紅着臉，羞赧難當。

但她們却依然舉手投足，並不因爲有外人闖入而停止舞步。

遠望過去，她們的身軀，似乎特別臃腫，一舉一動，都顯得十分生硬，極爲勉强，而有不得不舞的痛苦，但行動却又整齊規律，不像初學。

噫！她們哭啦！不是嗎？有人臉上，一行行的珠淚，從粉頰上直淌下來，但沒人用手去擦一擦，還是隨着韻律，款擺輕扭！

那不是崔姑娘嗎？她怎麼也在這裏？

噫！她痛苦的望了自己一眼，依然旋過身去？

他們追蹤武老英雄，不是比自己先動身嗎？敢情是追上歌樂山莊來，被擒住的，那麼崔兄呢？難道已遭了毒手？

梅三公子心中一陣憤慨，連忙一個箭步，竄進大廳，口中喊道：「崔姑娘！」

「崔姑娘！」

可是崔慧並沒理他，早已雜在衆香之中，旋轉過去。

在這同時，自己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身不由己，不由大吃一驚，趕緊向地上瞧去，原來這間石室的地板，整塊在不停的旋轉。

正當微一低頭之際，驀覺自己身子，忽然旋入了衆香國裏，左右前後，呈在眼前的，竟是一條條美麗的胴體，把自己圍了起來！

不只如此，她們儘管淚痕點點，還隨着蝕骨柔音，手撩足撥，乳峯輕顫，腰肢款擺的迎着自己而來。

「小妹子！」

他瞥見上官燕也在其中，又叫了一聲。

只是二十幾個人，妳去我來，人影迷離，樂聲高揚，難道她們兩人都沒有聽到？

方要縱身過去，突覺靡靡樂音，越來越快，地板的轉動，也隨着加速。

少女們的身法舞步，突然改變，一雙雙白玉似的皓腕輕舒，翹着尖尖纖指，上下亂舞，像穿花蝴蝶般向自己拂來，姿勢柔軟，手法輕盈！

什麼？在這銷魂艷舞中所使手法，竟然全是蘭花拂穴手？不是嗎？她們纖指、皓腕、手肘、香肩，一摩一拂，一伸一縮，所取部位，分明全是周身大穴？取穴之準，手法之妙，滲雜得天衣無縫，好像純出自然，如非拂穴老手，曷克臻此？

但點拂到自己身上，却一點勁也沒有。

梅三公子定眼細細一瞧，原來這二十幾個少女，手足腰肢，都被緊縛在一個半邊人形的木偶之上，是以遠望過來，身軀就特別顯得臃腫。

木偶裏面，敢情裝着消息，只要一經開動，地板旋轉，木偶的頭手腰脚，就會帶着人自動伸屈起舞。

果然是被强迫着學舞，難怪舉止行動，十分生硬！

自己該先把崔姑娘和上官小妹放下來再說，心念一動，趕緊向人叢中找去。

正好崔慧又輕挪款擺，裊裊而來，梅三公子連忙閃近她身邊，還沒開口，崔慧的嬌軀，又向左邊旋去。

這會梅三公子跟着旋進，使出輕功，如影隨形，緊貼在木偶邊上，在她耳邊，輕聲說道：「崔姑娘，妳且忍耐一下，此時救人要緊，只好從權了。」

崔慧自從發現梅三公子在門外現身，她是又羞又急，又驚又喜！

羞急的是自己這樣出乖露醜，今後如何做人？

驚喜的是自己被擒之後，知道這魔窟中人，武功精深，非像梅三公子這等武功的人，才能把自己救出，是以一直就盼望着他，現在終於來了。

她漲紅着粉臉，緊閉着眼睛，一直不敢再張，這時聽梅三公子在自己耳邊低低的說話，心頭小鹿，一陣亂撞。

立時從長長的睫毛中，滾出一顆晶瑩淚珠，沿着粉頰，直流下來。

梅三公子爲了爭取時間，無暇多說，就低頭向她身上瞧去。

他原意是想找出縛住她的繩索，那知這近身一瞧，只覺一個晶瑩如玉，豐盈勝雪的胴體，凹凸峯巒，悉呈眼底。

只看得他周身血脈沸騰，心頭小鹿，怦然狂跳，一張俊臉，也驟然熱烘烘的紅上了脖子。

任你武功多高，定力多强，但這是天性，一個年近弱冠，情竇已開的少年，那能受得住這上帝傑作的誘惑？

梅三公子驀覺心中一蕩，趕緊收懾心神，强自鎭定，仔細一瞧，原來崔慧的嬌軀，有一半合在半邊人形的木偶之上，手足腰肢，每一環節之間，都緊縛着一道牛筋軟索，深陷肉內。

看來既不能用劍去割，只好以內功把所有軟索一道道掐斷，才能把人放下。

但是困難的是她人還是隨着音樂，搖擺游移，並沒靜止，要一下掐斷軟索，可也煞非易事！

他功運右腕，勁集指頭，戰戰兢兢，從她圓潤膩得像雪藕似的皓腕開始，一節節往上移去，把環束着的三道軟索，一齊掐斷。

光是左右兩條玉臂，已使梅三公子汗流夾背。

他輕輕的吁了口氣，再往她身上一瞧，這會可有點作難，三道牛筋軟索，第一道是橫縛在高聳的雙峯之上，胳肢之下。

第二道是在乳下胸口，第三道却緊扣纖纖腰肢，時間一久，軟索慢慢的陷入了豐腴肉體！

「這……這……」他心中正在遲疑，忽聽崔慧口中，輕「唔」了一聲。

聲音是那麼不自然！敢情她口中還被塞着東西？這批賊人，眞是無惡不作，他心中一動，就低聲問道：「崔姑娘，妳口中被他們塞着東西？」

崔慧微微的點了點頭，梅三公子連忙一手輕輕托起她的香頰，用手指從櫻唇中掏出一大團棉花來。

她吸了口氣，嬌喘着幽幽的道：「梅……梅公子，你不用顧慮，快替我扭斷了罷，我，我……」

她滿臉淚痕，再說不出話來，涼冰冰的淚珠，像斷線似的，滴到梅三公子手背之上。

「崔姑娘……」

梅三公子敢情是被她淚珠滴亂了心，只叫了聲「崔姑娘」，他要想安慰她幾句，一時間却找不出適當的話來。

心中一急，趕緊別過頭去，壯着膽子，伸手就掐。

眼睛雖然不敢瞧她，但雙手摸索着的，却是光滑如玉，柔膩如脂的豐滿胸脯。

直羞得崔慧螓首低垂，心房亂撞，只覺他微微帶着顫抖的手指，探進自己深凹的乳溝。

全身不由自主，一陣機伶伶的顫抖，呼吸緊促得快要窒息了！

「繃」！胸前一鬆，牛筋軟索隨手而斷。

梅三公子强懾着心神，雙手立即下移，第二道軟索，還沒摸到，手指却無意碰上了渾圓酥膩富有彈性的玉球上那顆堅挺的蓓蕾上面。

崔姑娘身如觸電，嬌軀猛的一震。

這一震，可把梅三公子震得更是慌張，一顆心，要從咽喉中直竄出來。

强自收懾的心神，隨着心弦的跳動，更加飄蕩，血脈簡直快要爆炸了！

偏偏崔姑娘披散的秀髮，一絲絲在耳邊輕拂，鼻孔中也似乎聞到一縷縷淡淡的幽香。

這是少女身上特有的醉人氣息，任誰聞了，都會沉醉，顛倒！

突然，似乎有人用拂穴手法，襲向自己「鳳眼」「精促」「笑腰」三處大穴，心頭一驚，猛的睜開眼來，那還不是被縛在木偶上盤旋舞蹈的幾名少女，偶然碰上。

方才這種情形，遇到了很多，自己並不在意，這回敢情自己「心神入邪」，才會感到突如其來！

不由暗暗叫了聲「慚愧」！趕緊運指如飛，「繃」！「繃」！一連又扣斷了兩道牛筋。

偷偷向她瞧去，她緊闔着又長又黑的睫毛，玉頰脹得比胭脂還要紅，嬌息微喘，嬌艷欲滴。

眞是我見猶憐，禁不住心中又是一陣蕩漾！

這會只勝了腿上幾道軟索，該是輕而易舉，他定了定神，俯下身去！

映入眼簾的是緊緊地小腹，和修長的大腿，隱約桃源，纖毫畢露！

那道牛筋軟索，正好緊縛在大腿和小腹間的三角地帶！

糟糕！這神聖不可侵犯之處，自己豈能用手掐得？這可比方才還要尷尬，那敢貿然動手？

崔慧被牛筋軟索縛得太久了，氣血受阻，渾身麻木，這時上半個身子軟索一去，那裏還支持得住，嬌軀綿軟無力，猛的向前傾撲出來！

梅三公子覩狀大驚，連忙左手一伸，把她攬住，軟玉溫香抱滿懷，反倒使他增强勇氣。

這時再也顧不得什麼？右手往下疾探，迅速地掐斷了環在腿膝脚踝的幾道軟索，把她整個嬌軀，輕輕抱起。

崔慧人雖痠麻得嬌慵乏力，但心頭可清楚得很，這時被他緊緊摟住，一顆頭埋在他的胸前，聽到他心臟强有力的跳動，似乎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這種感覺，又產生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慰藉，從心底深處，透上一絲甜意！

「梅……梅哥哥，你替我推宮過穴，活活血好不？還有上官妹子，你也得快去救她呀！」

她在他的胸前，微微抬起頭來，細聲兒說着。

聲音雖細，鑽進梅三公子的耳朵，可夠有力量，尤其這聲「梅哥哥」，聽得最是清晰。

他心中一蕩，不知是興奮？還是喜悅？環抱着她的臂膀，突然一緊。

閃出人群，在大石室的角落上，放下嬌軀，立時運起般若神功，把一口眞氣，貫注雙掌，一連拍了她幾處大穴，然後再循周身經絡，一陣按摩，掌心所及，熱流滾滾！

崔慧只覺全身血脈，加速循環，片刻之間，精神陡增，心中一喜，猛的坐了起來，口中笑道：「好啦！梅哥哥，眞謝謝你咯！」

她話才出口，鳳目一睜，哎喲！自己還光着身體，不由又是一陣臉上噴血，慌忙不迭的側轉身子，羞急的道：「梅哥哥，你快去把上官妹子放下來啊！我……我去穿衣服呢！」

她急急忙忙翻身而起，如飛的往左邊牆角上奔去，原來那邊地上，果然放着一大堆衣裙。

梅三公子也並不停留，再次閃入人群，把上官燕週身軟索，一齊掐斷，抱了出來！

崔慧早已把衣裙穿好，俏生生，羞答答的走了過來，一面說道：「梅哥哥，這裏還有二十幾個人呢，都是被魔窟擄來的良家婦女，你也得救救他們呀！」

梅三公子一手替上官燕推宮過穴，面上不禁微露難色，心想這許多人，如果一個個都像方才那樣，自己可實在吃不消呢！

崔慧站在一邊，見他沉吟不語，不由嗤的笑道：「誰要你一個個去解？這間鬼屋的機扭，就在洞口那根絞索上，聽說那絞索一直通到大瀑布下面，利用水力，推動絞盤，使絞索轉動，地板才會旋轉，木偶就舞起來，我們只要把絞索切斷，木偶一停下來，縛着的軟索就會自動鬆開。」

梅三公子笑道：「難怪我一進洞門，就聽到轆轆之聲，原來就是絞索在轉動。」

上官燕，小姑娘家自然特別怕羞，自己身體光緻緻的被一個男人家救了下來，還在全身上下不停的推摩，她又羞又怕，動都不敢稍動。

這時聽到崔姐姐的聲音，在身邊說話，她猛的一個虎跳，就向崔慧懷中撲去，口中却嗚咽得說不出話來！

崔慧一把把她抱住，笑道：「燕妹妹，快別哭啦，妳趕緊去穿好衣服，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呢！」說着就拉着上官燕纖手，匆匆走去。

不一會，上官燕低着頭，跟崔慧走了過來，小姑娘紅馥馥的蛋臉，那敢向梅三公子望上一眼。

却聽崔慧笑道：「梅哥哥，我們快去切斷絞索，才能把這批人救出去呢！快！」

她一手拉着上官燕，方要轉身出去，那兩扇大門，不知何時，早已悄沒聲的關了起來！

「兩位妹子，妳們且讓開！」

梅三公子話聲才落，右手業已揮出。

但聽一聲蓬然大震，接着嘩啦啦匍匐連響，兩扇鐵門連同一座人工開鑿的洞壁，那裏經得起他「般若神功」的無比潛力，早已全部震坍。

崔慧眼看心上人輕輕一揮，竟有這般威勢，心中一喜，就拉着上官燕首先向門外縱去！

「咦！這怎麼辦？石洞通路，給堵死啦！」

上官燕一眼瞧到甬道被一塊大鐵板閘斷去路，早就驚叫起來。

崔慧還沒開口，却聽身後梅三公子接着笑道：「小妹子，這區區鐵閘，那能困得住我們？」

他一邊說話，一邊右手嗆的掣出長劍，但見眼前精光一閃，晶瑩透明的昆吾劍，隨着梅三公子一揮之勢，「嗤」的沒入鐵板之中，好像毫不費力，劃了四尺來長一個大洞。

梅三公子左手掌心，輕貼鐵板，喝了聲「起」！那四尺來長一塊鐵板。緊黏着掌心，輕輕放到邊上，大鐵板立時開了一道小門。

上官燕早就喜得跳了起來，說道：「梅……梅大哥，你這寶劍真好！」

她似乎十分羡慕地瞧着他手上亮晶晶的長劍。

梅三公子還劍入鞘，笑道：「這叫昆吾劍，十洲記上有一段記載：『流洲在西海中，多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爲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所指大概就是此劍了。」

上官燕聽得十分神往，輕輕的道：「唉！我們幾時也去煉他一把才好！」

崔慧噗哧笑了一聲道：「流洲在那裏呢？這不知是幾千年以前的事啦！現在還找得到？」

「唔！小妹子，我們快走！」

她語聲未落，纖手一拉，就從鐵板洞中竄了出去！

上官燕也跟着跳出，身子還沒站停，陡聽崔慧一聲清叱，右手中食兩指平伸，揑着一個劍訣，業已

向前劈出！

「呼」的一聲，劈空劍訣的尖銳勁風，掃中石壁，直打得石屑紛飛。

只見一條小黑影，比箭還快，閃向自己身後，「吱吱」的響起一連串急叫。

上官燕急忙一個旋身，崔慧也早已身若飄風，追了過來，左手劍訣，方要再次劈出！

「崔家妹子，快請停手！」

梅三公子身形一晃，攔到前面，繼續說道：「這是一位老前輩豢養着的小靈猴，今晚全虧牠引路進來，不然眞還找不到歌樂山莊呢！」

崔慧、上官燕經梅三公子一說，趁着從鐵板洞中照過來的燭火，仔細一瞧。

果然梅三公子身後，躲着一隻一尺來高的金絲小獼猴，歪着頭，正往自己兩人直瞧。

牠，好像知道梅三公子在給自己介紹似的，那顆毛茸茸的猴頭，不住的亂點，微露得意之色！

崔慧急急的問道：「梅哥哥，你說這金絲小獼猴，是一位老前輩豢養着的，他是不是鐵拐仙？」

梅三公子初次行走江湖，可不認識什麼銅拐仙，鐵拐仙，但這個名字，倒是和那老叫化的樣子極爲接近，就笑着答道：「那位老前輩，大概就是鐵拐仙罷！但我不認識他。唔！缺了一條右腿，柱着一枝黑黝黝的鐵拐，肩頭上還蹲着牠——小六子。」

崔慧喜道：「一點不錯！就是他，就是他老人家，我時常聽爺爺提起他呢！」

梅三公子正想把自己兩次遇見鐵拐仙的情形說出，猛覺金絲小獼猴不住的緊拉自己衣角。

這小畜生怎麼啦？低頭一瞧，只見小獼猴毛手拉着衣角，毛臉上似乎十分惶急的樣子，見到自己低頭瞧牠，就放下衣角，兩手亂舞亂揮，接着又拉了拉衣角，向洞外直比！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笑着問道：「小六子，祢是不是說洞外打起來了？」

金絲小獼猴點點頭，又搖搖頭，牠屈着右足，一拐一拐地走了幾步，學着牠主人的樣子，雙手亂舞，接着又跳到對面，雙手亂揮的換了四五個方向，然後又拉着衣角，向前直指，口中「吱吱」的叫了兩聲。

這會梅三公子可看懂了，忙着問道：「祢說外面來了四五個强敵？正在和祢主人動手，祢要我快去，是不是？」

金絲小獼猴毛頭亂點，「吱」的一聲，往外直竄出去！

梅三公子知道這小獼猴十分靈性，如果單單只有一個山羊鬍子老頭，鐵拐仙一人已足可應付。

那麼，敢情洞外當眞來了不少高手？不然，這小畜生不會如此惶急。

心念一轉，當下就向崔慧上官燕兩人說道：「我們快走！外面也許眞的來了强敵。」

說着領先就向甬道中飛去！

轆轤之聲，已軋軋盈耳，梅三公子正待向狹縫中竄出，驀聽兩聲嬌叱，黑暗之中突然劃起兩道尖風，向自己身前急襲而來。

梅三公子這時心急前山强敵，那有時間和她們週旋，右手一揮，「般若神功」，陡然發出，但聽兩聲悶哼，接着長劍墮地，響起哴嗆之聲！

他身後的崔慧，連忙把長劍拾起，順手遞了一柄給上官燕，口中叫道：「梅哥哥，你快停一停，鐵紋索在這邊呢！」

說着就折向洞邊黑暗之處走去。

梅三公子給崔慧一叫，便停身跟了過去，目光所及，果然在洞口附近，有一支粗如兒臂的鐵索，橫貫洞口，正在不停的轉動，轆轤之聲，就從那上面發了出來。

難怪自己入洞之初，聽到軋軋之聲，越進去聲音越低，原來這條絞索，從山縫中穿入，到了洞裏，就穿向地底去了。

他無暇多看，隨手抽出昆吾劍，對準絞索揮去！

「繃！」一聲大震之後，接着又是嘩拉拉一陣巨響，震耳欲聾。

絞索才一斫斷。梅三公子的衣角，又被小獼猴急拉活扯，好似急不擇待，口中發出「吱吱」亂叫！

「好！兩位妹子，妳們小心一點，就留在洞中救人，我且到前山瞧瞧再來。」

身形如電，人已隨着話聲，向山縫中飛出！

第十一章　赤金鳳釵

崔慧見梅三公子飛出洞去，心中立時好像缺了什麼似的，匆匆若有所失，急忙回頭對着上官燕道：「燕妹妹，外面既然來了敵人，我們不如也先上去瞧瞧，反正絞索一斷，木偶陣也已經破啦，先去殺他一陣，回頭再救人不遲。」

上官燕聽她一說，正合心意，便道：「崔姐姐，妳說得對，我們先去殺他一陣，出出胸中之氣也好！」

縱上山縫，梅三公子早已走得沒了影子。

兩人雙脚剛剛着地，忽覺眼前人影一閃，耳聞金刃劈風之聲，迎面襲到！

崔慧心頭一驚，趕緊左手一探，抓住上官燕臂膀，向後輕輕一拉，同時右手長劍，暗運內勁，朝上撩起，橫架襲來之勢。

但聽叮叮叮，金鐵交鳴，三聲連響，三個手執長劍的少女，立被震退了數步。

上官燕一看崔姐姐出了手，不由長劍一領，正要縱出身去！瞥見一條紅影，凌空飛墮，倏的落到自己兩人面前。

快速輕穩，簡直到了極點，來人武功之高，已可想見。

崔慧因敵我未明，急忙拉着上官燕，向後疾退了一步，定睛瞧去，原來却是一個二十三四歲，身穿紅色勁裝的女郎。

只見她身材窈窕，面目姣好，這時却臉罩寒霜，不屑似的望着自己兩人，櫻唇微撇，冷哼了聲，說道：「何方賤婢，敢來歌樂山莊滋事？還不給姑娘放下兵器，聽候發落！」

這女郎好大的口氣！原來她正是歌樂山莊的大小姐紅衣羅刹賀龍珠，眞正主持歌樂山莊的人。

崔慧那會把她放在眼內，聞言怒道：「哦！妳原來是歌樂山莊的人，好！吃姑娘一劍！」

她是氣極了歌樂山莊的人，聲到人到，劍花一挽，「指天劃地」，快若流星，疾向紅衣羅刹點去！

「賤婢！妳有多少能耐？」

紅衣羅刹賀龍珠嬌軀輕挪，讓開崔慧劍勢，反手一招「寸心千里」，隨着刺出！

崔姑娘心頭一凜，此人身法劍法，均是不弱，看來倒是個勁敵，心念一動，手中劍刷刷刷連環劈出，寒芒掣電，劍氣迸發，出手煞是凌厲。

賀龍珠冷笑一聲，劍起青虹，也舞成一片光幕，迎着上去！

兩人這一動上手，四面立時閃出十來個勁裝少女，也紛紛的向上官燕圍攻起來。

上官燕自幼得她外公鐵背蒼虬武公望薰陶，武功自然也弱不到那裏去，她看到賀龍珠現身之時，早已躍躍欲試，這時一見十來個人，紛向自己包圍過來，便嬌喝了聲：「來得好！」

雙肩一晃，搶過身去，長劍如輪，狠狠的劈出！

十幾個少女，見上官燕來勢兇狠，當前幾個微微一退，緊接着又圍了上來，十餘支劍尖，寒光吞吐，覷準她全身要害，一齊出手。

一時之間，鶯嗟燕叱，劍光鬢影，打成一片。

十來個照面之後，上官燕到底雙拳不敵四手，何況圍攻她的人，竟有十來個之多，漸漸感到劍法遲鈍，不但阻擋不了人家四面攻來的劍勢，而且心躁氣浮，自亂章法，心中更是慌張起來。

幸虧圍攻她的十來個人，人多手雜，大家亂烘烘的搶攻，有時倒反而相互制肘，予上官燕以可乘之隙，才能在險象環生之中，勉强的支持着。

崔慧和紅衣羅刹賀龍珠交上手後，兩個人都是個性好强，一上場就各傾全力，採取强攻路子，硬搶先機，打得非常激烈，玉手揮處，銀星萬點，白虹千道，鏘鏘叮叮之聲，盈耳不絕！

二三十招過去，還是分不出誰勝誰負來，崔慧是個性急的人，一時勝不了對方，直氣得粉臉通紅，殺手絕招，源源施出，但依然打成了平手。

就在旋身之際，瞥見上官小妹子正被十幾個少女，逼得步步後退，情勢危急！

這如何是好？她微一分神，驀覺賀龍珠一支長劍，居然乘隙而入，斜削自己右腕。

心頭更是一驚，連忙氣沉丹田，左手揑着的劍訣，猛向刺來劍身，劈空削去。

右腕一沉，劍尖斜斜向上，一招「置腹推心」，逕取對方胸腹！

紅衣羅刹賀龍珠難得對方露出一絲疏忽，自己搶了機先，長劍正好對準崔慧右腕削去，却見對方身形不避不讓，左手纖纖玉指，揑着一個劍訣，竟然對準自己劍尖，迎着劈下。

這是什麼怪招？即使兩個手指是鐵鑄的，也經不起自己這一劍啊！

劍指相距，越來越近，一個長劍斜削加速，一個劍訣下擊如故，這是電光火石其快無比的事，賀龍珠劍尖快要削上崔慧指頭。

陡覺對方劍訣，突然一吐，青葱般嫩指中間，突有一股無形潛力，勢勁力沉，向下驟壓，劍身猛力一震，自己握劍右手，微感酸痲，長劍疾往下沉！

紅衣羅刹這一驚，非同小可，就在此時，崔慧右手長劍，又已迅速進招，向她胸腹之間挑來。

這兩招雖然出手略有先後，但也差不了多少，「劈空劍訣」和「置腹推心」，兩招迸發，勢若雷奔

，直把紅衣羅刹賀龍珠迫得來足步蹌踉，封擋無策，足足退出去一丈之遙，才避過崔慧的奇詭攻勢。

崔慧一招得手，瑤鼻輕輕的「哼」了一聲，縱身就向上官燕這邊飛撲過來。

紅衣羅刹覩狀不由又氣又怒，雙足點處，也跟着崔慧身後，撲了過來。

她使的是一招「宿鳥投林」劍先人後，伸臂向前點出！

但她劍還沒刺到，崔慧凌空的身軀，早已長劍和「劈空劍訣」同時並出，劍如匹練下捲，人若殞星飛墮，左手劍訣，也對着人群，疾劈而出！

但聽悶哼慘呼，接連而起，上官燕壓力一鬆，精神大振，喜得高叫了一聲：「崔姐姐！」劍出如風，也砍倒了身前一個敵人。

直把紅衣羅刹氣得大喝一聲，玉臂一抖，長劍如輪，又向崔慧遞出。

同時和上官燕對敵的少女，其中一個，從懷中取出竹哨，吹起尖銳的長嘯之聲，劃破長空，只聽四面回音繚繞不絕！

這敢情是她們傳警之法？果然不到片刻，從四面石室中，湧出不少勁裝男女，手執刀劍，紛紛趕來，看人數怕不有百十來名？

崔慧、上官燕兩人，落入了重重包圍之中，他們的武功，幾乎沒有一個是弱手。

崔慧既要對付紅衣羅刹，又要顧到四面襲來的兵刃，上官燕又被隔了開去。

時間一久，那能支持？尤其是「劈空劍訣」每一出手，全憑着一口眞氣，把內力凝聚到中食兩指之上，劈空削去，擊中人身，宛若利劍，威力雖大，但內力耗損，自然甚多。崔慧連番施爲，鬢角上早已珠汗涔涔，後力漸感不繼，所好紅衣羅刹賀龍珠，對劈空劍訣，心懷戒懼，不敢過份逼近。

兩人功力最高，也經不住這許多人的聯手猛攻，不用說上官燕已是精疲力竭，手足痠軟，就是崔慧也已汗流夾背，劍法遲鈍，情勢顯然十分危急。

歌樂山莊入口之處，陡然發出一聲銀鈴般的輕笑，一條人影，帶着笑聲，劃空疾下。

來勢奇快，直如隕星飛瀉，眨眼工夫，已落到離衆人交手不遠的一處空地之上。

人影乍停，原來是一個嬌艷如花，婀娜多姿的紫衣少女！

崔慧禁不住心頭一凜，一個紅衣羅刹，已使自己難於應付，再加上一個，這可怎麼辦。

目光斜瞥，只見那紫衣少女，眼横秋水，眉凝春山，秀目盈盈，掃射了全場一眼，櫻唇輕啟，嬌聲喝道：「住手！妳們誰是歌樂山莊的主人？快給姑娘出來！」

口氣好不托大！當她語聲未落，只聽幾聲吆喝，早已有三個勁裝大漢，揮刀撲去。

「哼！」

紫衣少女鼻孔中輕輕一哼，身軀微閃，已迎到幾個大漢面前，冷笑着道：「看來今天姑娘得開開殺戒！」

鶯聲嚦嚦的嬌語方起，玉腕一揚，一道青光，從她手中射出，快如掣電，幾個大漢手中兵刃，才一舉起，早已血如噴泉，頭顱滾落！

出手之快，令人咋舌！

歌樂山莊的人，一見同伴被殺，他們那識厲害，圍着上官燕的人，竟有一半紛紛向她包圍上去。

「眞是找死！」

紫衣少女柳眉一挑，殺氣陡現，手上吞吐青虹，猛的隨身一圈，寒森森的劍氣横撩。嗆哴哴兵刃斷折之聲，和咕咚咕咚的栽倒之聲。

連續不斷，響成一片。

須臾之間，死在劍下的，怕不有二十來個？

紅衣羅利看得心頭猛震，暗想紫衣少女身法手法，迅捷無匹，看來又是一個强敵。

怎麼李大叔金二叔，聞警之後，還不趕來？

她那知歌樂山莊名義上的老莊主獨臂天王李殘，這時在前山遇上了比紫衣少女更强的敵人，二莊主五陰手金老二，也早已重傷在梅三公子手下了。

她急怒之下，俏臉帶煞，回頭喝道：「你們把這兩個點子看住，我去會會那賤婢！」

說着連忙捨了崔慧，雙足一點，掠過身去。

崔慧可並沒跟蹤追出，她勁敵一去，振起精神，縱身就向人群中撲去，長劍翻飛，殺入重圍。

她拚着耗損眞氣，左手劈空劍訣，又連續劈出！

歌樂山莊的男女，雖然武功不弱，但那裏擋得住這位女殺星，劍訣齊施，霎那之間，當者披靡。

上官燕心頭大喜，連臉上的汗珠也不抹一抹，長劍四剁，把一干男女，殺得四散奔逃。

紅衣羅利賀龍珠，躍近紫衣少女身前，長劍戟指，喝道：「賤婢，妳到歌樂山莊來逞兇，也可算得一號人物，且把來意說給姑娘聽聽！」

紫衣少女青虹一斂，劍交左手，冷哼一聲，說道：「這是他們自己逞兇，可怨不得姑娘！」

說着右手從懷中掏出一面三寸來長黑色小旗，玉手一揚，問道：「姑娘問妳，這旗可是你們歌樂山莊的信物？」

紅衣羅利乍覩之下，臉色微微一變，反問道：「此旗妳從那裏得來？」

紫衣少女不耐道：「姑娘只問妳此旗可是歌樂山莊信物？妳別管我那裏得來！」

紅衣羅利嘿嘿陰笑道：「這旗雖非歌樂山莊信物，但我還略知出處，祇要你能勝得我手上長劍，自然奉告！」

紫衣少女大眼眨了眨道：「妳只要說出此旗來歷，姑娘立刻就走！」

紅衣羅利臉色陡然一寒，沉聲說道：「歌樂山莊難道任妳說來就來，說去就去，妳想活着出去，就得露幾手瞧瞧。」

紫衣少女柳眉一揚，怒聲道：「那麼妳就留神罷！」

青虹一閃，便已欺近身來。

紅衣羅利賀龍珠在和她說話之際，早已全神戒備，此時見她劍招一發動，也早已振臂發招，迎着過去。

兩個人都用上了最快最迅猛的劍招，不到片刻工夫，已互相搶攻了二三十招，只見青白劍影，往來交織，一時那還看得清人影。

激戰之中，紅衣羅利猛聽莊上男女，不時的發出慘叫之聲，此起彼落！

動手過招，講究心神專一，乘隙蹈暇，她這略一怔神，手上自然稍微滯慢。

突然一陣金鐵交鳴，自己一柄百煉精鋼的長劍，立被紫衣少女青虹削斷，心頭猛吃一驚，趕緊向後躍出。

紫衣少女可並沒乘機追殺，劍勢一收，停住身形，嬌聲喝道：「這回妳可把黑旗來歷見告了罷？」

紅衣羅利幾曾被人如此逼過，只氣得臉色慘白，冷笑着道：「仗着寶劍利器取勝，算得什麼？妳自信眞能勝我，咱們不妨從拳脚上再決個勝負。」

紫衣少女沒等她說完，右手把青虹劍還入鞘中，攔着叱道：「拳脚上，誰還怕妳不成？」

紅衣羅利那裏忍得住氣，只喝了個「好」字，隨手扔去斷劍，雙掌一翻，已然發招搶攻！

紫衣少女沒等她雙掌近身，微一挫身，借勢還擊。

快如雷奔，雙掌連揮，伸縮之間，就攻出三掌，踢出三腳。

這正是九華絕學的「三才身法」，身手合一，十分厲害。

紅衣羅刹被她掌劈腿掃，身不由己的逼退了一步，怒火更熾，人影倏分即合，掌勢如閃電擊出！

兩人這一交上手，就各拚全力，互展絕學，只見兩團一紫一紅的飄忽人影，鶻翻燕掠，此進彼退。

利那間，掌影縱橫，風生四週。

崔慧上官燕兩柄長劍，左右捲掃，早把歌樂山莊的一干男女，殺傷得四散奔逃，不遺一人。

崔慧回頭一瞧，却見上官燕青絲散亂，身上衣服，也在混戰之時被劃破了幾處，血跡斑斑。

不由拉着她纖手，低聲笑道：「燕妹妹，賊人都逃跑啦，我們且息一息再說！」

邊說邊替她輕攏秀髮。

上官燕一雙大眼睛，却緊盯着戰場上，悄聲問道：「崔姐姐，妳看那紫衣姐姐能不能勝得過紅衣妖女？」

崔慧搖搖頭道：「很難說呢！她們兩人，功力相差有限，勝敗之分，現在還難看得出來。啊！她出手三三相連，我曾聽爺爺說過，那是九華山无礙大師的『三才身法』！」

上官燕又道：「崔姐姐，她如果敗了，我們要不要去幫她？」

崔慧笑道：「妳別性急，好戲還在後面呢，我們且看情形再說。」

這時紫衣少女和紅衣羅刹雙方已互攻了將近百招，彼此心裏都暗暗焦急，各想以奇招求勝，花樣百出。

一攻之中，必暗藏着幾個變化，一招攻出，就殺手連綿，看得人眼花繚亂！

這樣又相持了一陣，仍是分不出勝敗來，直打得紅衣羅刹賀龍珠，急怒交加，猛的一聲冷笑，雙掌驟然加急。

側身欺進，在無數掌影之中，右手兜胸劈出一掌，左手却倏駢中食兩指，迅速如電的向紫衣少女眉心點去！

紫衣少女跟着輕哼了聲，左掌上撩，右手平胸推出，硬接紅衣羅刹擊來掌勢。

那知紅衣羅刹左手兩指，原虛招是一發即收，她正要紫衣少女硬接自己右掌。

兩掌相對，拍的一聲脆響，紫衣少女斜退了一步，紅衣羅刹却乘掌力相接之勢，順勢後退了一丈來遠。

上官燕看得嗤的笑道：「這妖女可眞沒用。」

那知她話聲未落，忽聽紅衣羅刹一聲厲喝，左手揚起，三點銀芒，品字形的向紫衣少女當胸襲來。

原來她借後退之勢，是掏暗器！

紫衣少女身軀倏轉，快得幾乎看不清，三枚暗器，立時落空，她嬌叱一聲，一陣風似的疾撲而去。

紅衣羅刹見她撲來，再次疾退，就在疾退之中，左手又連續揚起，五點寒芒，脫手飛出！

兩個人一退一追，勢子都快，距離既近，發射又急，看來這下可不易閃躲。

上官燕不由看得驚叫出來！

那知紫衣少女凌空的身子，突然往下疾沉，五點寒芒，正好從她身上平擦而過，她身子雖然下沉了幾寸，但勢子還是像弩箭般激射過去。

這一下「紫燕掠波」的身法，眞使得美妙已極！

紅衣羅刹趁對方身形略緩之際，她也緩開了手脚，只聽她又是一聲冷笑，兩手連揚。

天狼釘漫天花雨，交相飛出，寒芒劃空，銀光亂閃，嗤嗤尖風，盈耳不絕！

崔慧，上官燕都驚得「呀」了一聲！

再看紫衣少女，「咭」的一聲輕笑，身形驟起，宛如一隻紫色蝴蝶，迎着無數暗器，在空中盤旋飛舞，玉手輕拈，像網兜般把天狼釘一隻隻收入纖掌之中。

直看的上官燕情不自禁，拍手叫好。

崔慧更是十分驚異，暗想：這紫衣少女到底是何來歷？看她方才所使「三才身法」，分明是九華无礙大師的傳人。

但這回收天狼釘的手法，使的却又是海心山千手觀音的「千手千眼躡空舞」來，看她輕輕年紀，怎會身兼正邪兩家之長呢？

紫衣少女，倏然墮身，對着上官燕輕輕點頭，粲然一笑，因爲上官燕方才替她鼓掌叫好，這算是回禮。

接着柳眉一挑，向紅衣羅刹嬌聲說道：「憑妳這點破銅爛鐵，也來現眼，眞是使人笑掉了大門牙，得！這會妳可瞧瞧我的啦！」

她把方才收來的天狼釘，輕輕往地上一擲，左手平伸，纖纖玉掌之中，金光燦爛，平放着一隻赤金鳳釵。

掌心微震，赤金鳳釵緩緩的向紅衣羅刹飛去！

紅衣羅刹賀龍珠乍覩之下，臉色倏變，她身子不避不讓，微微躬身，左手前伸，小心翼翼的接了過去。

仔細一瞧，然後把金釵飛還紫衣少女手上，憤憤的道：「妳既有金釵符令，可自上六紹山去，自然有人還妳公道。」

說畢，一個轉身，人已急飛而去！

紫衣少女剛收回赤金鳳釵，見她轉身就走，不由氣往上冲，大聲喝道：「六紹山又不是龍潭虎穴，難道我不敢去嗎？」

她話才說完，恨恨的蓮足一頓，人就躡空飛起，斜刺裏往來路激射過去！

「紫衣姐姐，妳請留步！」

上官燕對紫衣少女，心中有着好感，這時見她凌空飛起，趕緊叫了一聲。

但人家已經疾若流矢，劃空而逝！

崔慧因紫衣少女適才飛出的赤金鳳釵，正是當年領袖群魔的海心山千手觀音威懾江湖的「金釵令」，她身有此物，自然和千手觀音淵源深極，此種人，到底還是少交爲是。

崔慧不好明說，只得笑了笑道：「燕妹妹，這會歌樂山莊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一個都不賸了，我們還是救人要緊，梅哥哥恐怕已經在洞外等候久了呢！」

上官燕四外一瞧，果然偌大一個山谷，這時已闃無一人，當下忙道：「崔姐姐，那麼我們快走！」

却說梅三公子和金絲小獼猴一人一獸，出了歌樂山莊洞口，只見琴兒劍兒兩人，倒臥洞口，似乎被人點了穴道，連忙一揮手把他們穴道解開。

兩小倏然坐起，一見是公子回來，方想開口。

梅三公子攔着說道：「這時無暇多說，快跟我走！」

說着就飛身往峯上縱起。

山頂上燈火通明，人影幢幢，果然來了不少敵人！

唔！那邊停放着一乘繡金軟轎，原來紅燈夫人也趕來了。

轎前兩邊，雁翅般排着十六名玄衣少女，宮燈高挑，照得山上如同白晝。

和鐵拐仙動手的已經不是山羊鬍子老頭獨臂天王李殘了。

只見圍着他的是四條人影，急攻猛撲，進退如風，那是轎前四煞！

瞧他們五個人，都是剛猛路子，倒眞是棋逢敵手，打得兩丈方圓，勁風呼呼，砂石風揚，好不淩厲！

獨臂天王李殘，却盤膝趺坐地上，緊閉雙目，似在運氣調息，敢情受了內傷，他身後也一排侍立着十來個黑衣大漢。

離獨臂天王不遠，還有一個背揷長劍的青年道人，負手而立，神定氣閑，身邊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道童，這時正目注戰場，連眼霎都不霎。

鐵拐仙一支鐵拐，威力非凡，但見光影翻滾，直似無際大海中汹湧而起的萬丈波濤，聲勢嚇人。

轎前四煞雖然分佔四象方位，合力圍攻，不但毫無寸進，有時還被逼得手忙脚亂，後退不迭！

雖然如此，但轎前四煞功夫深厚，力道威猛，却也不可輕視。

梅三公子瞧了良久，暗暗點頭，尋思那天自己如果不是一上場就用上「般若神功」先聲奪人。

若眞眞講到用一招一式和她們對敵，自己雖不致落敗，但要勝過他們，却也沒有那樣容易。

正當他沉思之際，猛見獨臂天王李殘，忽的自地上振臂躍起，大喝一聲：「拐子，你拿命來！」

青竹蛇杖一揮，身形如風，猛向場中撲來！

「哈哈！你們想以多取勝？」

一條人影，嗖的從斜刺裏縱出，迎着獨臂天王攔去！

獨臂天王李殘，使的是一招「挾山超海」，青竹蛇杖揮出漫天青影，隨身而起，勁風四裹，該是氣勢萬鈞！

才到半途，瞥見居然有人迎着縱來？這眞是送死，自己杖先人後，全力以赴，來人只要碰上竹杖，怕不立被擊成粉碎？

兩下裏勢子何等迅速，獨臂天王李殘的青竹蛇杖，才一碰上人影，陡覺有如擊在一堵無形的氣體之上，空洞洞地無處着力。

不對！他突然有了感應，覺得還有一股綿軟的反震之力，向身上推來！

獨臂天王心頭一震，這是一種最高深的內家罡氣功夫！要想躲閃，已是不及，一個身體，早被震出一丈來遠。

落地一瞧，正是方才掌傷金老二的那個少年公子，這時面含微笑，卓然而立。

不由怒火如熾，冷哼一聲，一頓手中青竹蛇杖，方要邁步逼上前去！

第十二章　聞香教主

「李老哥且請息怒，這位公子，由小弟來領教罷！」

獨臂天王李殘聞聲回頭，那閃身出來的，乃是近幾年才露面的神秘人物，自稱聞香教主的溫如風。

此人江湖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一身武功，莫測高深，據說他幼年在析城山一處崖洞中得了一部奇書，不但載有奇奧武學，而且還長於採補之術。

溫如風眞實的年齡多少，也沒人知道，不過望上去永遠是二十幾歲模樣。

他是什麼時候來的？獨臂天王剛看清是誰，還沒答話，聞香教主溫如風早已一搖三擺的踱了出去，兩拳一抱，朗聲說道：「兄弟聞香教主溫如風，兄台高姓大名，如何稱呼？」

「我家公子，就是名聞江湖的梅三公子！」

琴兒瞧着這青年道人，模樣兒好不順眼，語氣不屑的從旁答話。

「呵呵！梅兄大名，兄弟仰慕久矣，今日相逢，足慰渴念，還望不吝賜教爲幸！」

梅三公子先前看到閃出身來的青年道人，臉色油滑，眼神不正，心存鄙視，這時見人家語氣溫文有禮，自已不好過份不理。

也就拱了拱手，含笑說道：「溫兄何必太謙，既欲賜教，小生恭敬不如遵命，就請亮兵刃罷！」

聞香教主溫如風詔笑了笑，道：「梅兄眞是快人，如此，兄弟有僭！」

說着右腕一翻，從肩上撤下青鋼劍來，一眼瞧到梅三公子依然動也沒動，不由訝道：「難道梅兄不

屑賜教嗎？怎的還不亮出寶刃來？」

梅三公子聞言，傲然一笑，右手翠骨紈扇一舉，朗聲說道：「小生就用這柄紈扇，向溫兄討教幾招便了。」

聞香教主見對方如此托大，也不禁臉色微微一變，但瞬即平復，依舊堆着詔笑道：「那麼梅兄請發招罷！」

梅三公子紈扇輕輕一擺道：「還請溫兄請先！」

聞香教主溫如風輕笑了聲，長劍一舉，「笑指天南」一點寒星，斜斜飛出。

梅三公子退步側身，讓過一劍，那知聞香教主一劍出手，那還容你還手？第二招「千林落葉」，又緊接着向斜削出。

一支長劍，立時幻化成一片劍幕，迎面洒來！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暗想這聞香教主別看他年輕，武功內力，居然也不在獨臂天王之下，右手紈扇輕擧，便向來劍封出。

梅三公子以一柄紈扇，輕描淡寫，擊潰名懾江湖的轎前四煞，這檔事，雖沒有幾天，却早已轟傳整個武林。

聞香教主溫如風素常眼界極高，聽到梅三公子其人其事，不禁同時起了兩種心念，一種是强烈的好勝之心，決定想找個機會，鬪他一鬪。

另一種是自已側身在玄女教和天理教之間，只是一個光棍教主，論武功勢力，自已都比不上人家，如果能把梅三公子拉攏，豈非是個好幫手？

他存了這兩種心理，到處找尋梅三公子，無巧不巧，就在這裏碰上了面，而且光瞧人家一下就把獨

臂天王震飛出去，心中自然又驚又喜。

以獨臂天王的功力，除了正副教主之外，已是第一把高手，看來梅三公子確非易與！

溫如風是個城府極深的人，他拉攏梅三公子之心，也就愈加迫切，是以一眼瞧到獨臂天王青竹蛇杖一頓，正待出手之時，就連忙閃了出來。

一面固然想和梅三公子套套交情，另一面也想再試試梅三公子，是否眞有驚人絕藝？

他這出手兩劍，原是劍術的普通招式，目的就在誘敵，一見梅三公子果然舉扇封來，立時右腕一挫，把攻出長劍撤回，口中喊了聲：「梅兄留意！」

語聲未畢，倏忽之間，一連攻出七劍！

這七劍，正是他「七絕劍法」的奇奧之學，只見劍氣縱橫，寒芒驟發，威勢着實驚人！

梅三公子雖然身懷絕學，但目覩這漫天閃動的劍影，也不由心頭一楞，暗想：這是什麼劍招，竟有這等奇幻！

身形退出半步，右手翠骨紈扇，向身前一圈，微風颯然，對準劍尖上揮出！

溫如風可着實狡獪，他不待扇風揮到，一招「七絕歸一」，漫天劍影，倏然合而爲一，一點青影，疾若流星，奇速無比的向梅三公子前胸點去！

梅三公子不防溫如風變招如此迅速，揮出的紈扇，還沒收回，對方長劍，業已刺到，連閃避都來不及。

其實他也不屑閃避，嘴角上微帶笑意，左手緩緩的伸出中食兩指，逕向劍尖上夾去！

說他出手緩慢，不過是態度上的從容不迫罷了！眞正說起來，何異電光火石？

聞香教主這一招「七絕歸一」，實爲「七絕劍法」中最厲害的一招，迅速奇奧，普天之下，恐怕也沒有人能夠破解。

他使出這一招來，倒並非眞的想把梅三公子置之死地，實在只是存心試他一試，同時自己也露上一手，給你瞧瞧而已。

如果梅三公子眞的無法化解，他也會點到卽止，因爲他的心中還另有計較。

却說聞香教主溫如風劍如電掣，剛要點上對方衣襟，却見梅三公子依然含笑而立，不閃不避，不由心中一驚，暗罵了聲：「你這是找死！」連忙右手一縮，向後撤招。

那知說時遲，那時快，陡覺手上長劍，好像被什麼東西夾住，猶如生鐵鑄成一般，休想抽動分毫！

心中猛吃一驚，趕緊往前瞧去，原來自己一支長劍的劍尖上，正被梅三公子左手兩個指頭，輕輕夾住！

不由臉上驟然一紅，功運右臂，猛力向後抽出，可是任你運足勁道，依然一動也不動！

正當此時，忽然手上一鬆，自己一個身軀，差點向後仰跌出去！

同時「噹」的一聲，金鐵墮地，山石上火花四濺！

聞香教主溫如風向後退出兩步，往手上一瞧，不由臉色驟變，驚出一身冷汗！

原來他一柄百煉精鋼的青鋼劍，此時竟被梅三公子兩個指頭，硬生生夾斷了三寸來長一截劍尖。

心頭一動，立時扔了斷劍，哈哈大笑道：「梅兄神技，眞使兄弟開了眼界，輸得心服口服，兄弟這且暫時告退，前途當再相見。」

說畢微一拱手，帶着小道僮飄然而去！

梅三公子暗運金剛指，夾斷溫如風長劍，却見對方不但毫不動怒，而且還有和自己訂交之意，不由深悔孟浪，不該使人家如此難堪。

正在怔怔出神之際，猛聽一聲厲喝，一陣強猛無比的勁風，突然向自己背心擊到。

「老匹夫，你敢偷襲我家公子？」

「嗆」「嗆」兩聲，琴兒劍兒早已掣出短劍，一左一右，迎着獨臂天王反刺過去！

「嘿嘿！你們要搶先找死，這可怪不得老夫！」

獨臂天王李殘冷酷的語氣未歇，青竹蛇杖已如狂風般掄打而出。

琴兒劍兒兩人，論功力，那裏是獨臂天王的對手。

他們不過仗着特殊快速的身法，和特殊快速的劍法，身隨劍走，滑溜異常。

兩柄短劍，竄東竄西，窺隙進招，一發卽退，永遠不和你硬碰硬砸！

三個人，也差不多打了十四五招左右，獨臂天王「嘿」的一聲冷笑，手中杖法一變，倏忽間杖影滾滾，漫天洒開，把琴兒劍兒兩人，一齊捲入一團青影之中。

四面嘯聲如潮，有若怒濤洶湧，凌厲絕倫！

琴兒劍兒被他這一急遽轉變，逼得手足忙亂，要想急退，已是不及，但見四外盡是滾滾杖影，那有退路？

兩人追隨公子，平日裏幾曾把人家放在眼內？這時被圈入杖中，如何忍得住氣，只聽琴兒喝道：「劍兒，我們和這老殘廢拼啦！」

語聲未畢，突然乘隙而入，一柄短劍，猛向獨臂天王左脅刺去！

獨臂天王李殘，把兩人圈入青竹蛇杖，正擬痛下殺手，驟見琴兒居然蹈暇急進，也禁不住心頭一凜，暗叫了聲「好快的身法。」

趕緊潛運功力，左肩一晃，一隻虛飄飄的左手衣袖，快速無比的向上捲起，纏住琴兒刺來的短劍，陡然大喝一聲，向外震出！

「錚！」琴兒只覺這一下勁道奇大，直震得自己右臂，一陣酸麻，短劍脫手飛出。

獨臂天王那隻衣袖，却趁着一震之勢，又驟然下落，向琴兒劈面拂到，銳利如劍！

同時右臂一抖，青竹蛇杖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向劍兒挑出！

這兩手，又快又狠，眼看兩人不死也得負傷！

驀聽一聲清嘯，宛若龍吟，梅三公子身如電射，穿入一片杖影之中。

右手紈扇，迅捷交到左手，向上一撩，硬接獨臂天王凌厲杖勢，右手變掌，把琴兒平空推出，這眞是電光火石，間不容髮！

只聽「拍」的一聲，四條人影，分左右前後，各自飛出。

那向左右兩邊飛出的，當然是琴劍兩人，倖免於難。

獨臂天王被這突如其來的一架之勢，震得向後直退了兩步。

但聽陰惻惻的一聲冷笑，雙肩晃處，一下子就向梅三公子身前趨近，青竹蛇杖，攔腰便擊。

梅三公子吃虧在凌空接招，一面又要分手救人，竟被震出了四五步，方始站住。

手中一柄心愛的翡翠骨子杭羅紈扇，也被獨臂天王的沉重杖勢，震斷數截。

這下可把梅三公子激怒了，只見他玉臉通紅，劍眉陡豎，右手一翻，「錚！」的一聲，從腰間抽出一柄晶瑩透明的長劍。

正好獨臂天王李殘青竹蛇杖，對他橫掃過來，那還不激的他火上加油，身子一轉，昆吾劍振臂疾吐。

但見晶瑩瑩一片冰影，寒砭肌膚，捷逾掣電的向獨臂天王胸前洒去！

獨臂天王一見梅三公子身法奇快，劍勢鋒銳，心頭一震，那敢絲毫大意，身形疾閃，向右避讓過這凌厲一擊，青竹蛇杖捲起一股強烈勁風，又向梅三公子疾攻過來。

梅三公子一聲敞笑，笑聲中右腕一振，劍搖千點晶光，影化一片冰山，挾着銳利寒風，迎攻而上。一刹那，但覺杖影翻飛，瑩光閃爍，委實奇幻已極！

不大工夫，兩個人就鬪了十來個回合，獨臂天王李殘，只覺這對面的少年公子，實是自己數十年來僅見的年輕高手，眼看天際是眩眼精光，迷漫劍氣，此種奇奧凌厲的劍勢，簡直無法封解。

心中一急，不由猛的運集合身功力，大喝一聲，刷刷刷！一連擊出三杖。

青影陡然轉盛，把梅三公子昆吾劍的一片光芒阻了一阻，立即向後疾退三步。

陰惻惻的一笑，青竹蛇杖杖頭，復又對準梅三公子點出。

同時右手拇指，却向杖身機括上按下！

第十三章　初試昆吾

要知獨臂天王李殘，這枝青竹蛇杖，中間原是空的，他豢養着一條其毒無比的「青鱗帶」。

說起「青鱗帶」，乃是雲貴深山中的一種稀有毒蛇，最大的也只是拇指般粗，形狀略帶扁形，極像一條細帶，色作淡青，渾身生有細鱗，土人叫把牠叫作「青鱗帶」。

不但渾身蘊有奇毒，而且還能盤空飛躍，普通刀劍，斬上牠的細鱗，一滑而過，休想傷牠分毫。

江湖上用毒的人，對「青鱗帶」視若珍品，但尋覓不易，捕捉尤難，稍微不留神，手指碰上一下，就會中毒身死。

除非尋覓到「青鱗帶」的蛇卵，自己把牠孵化出來，從小豢養。

獨臂天王對豢養毒物，術有專精，但他一條左臂，還是因爲中了無藥可解的劇毒，自己用刀砍下來的。

他青竹蛇杖中這條「青鱗帶」，已是餵養訓練了近三十年，指揮如意，善解人意。

只要一按機扭，牠就會從杖頭上激射而出來，凌空撲噬，無一能免。

只因他平日自視甚高，極少使用蛇杖，「青鱗帶」，更不輕易施放。

今日因眼看梅三公子武功劍法，奇奧莫測，憑自己的武功，居然還接不下人家一二十招，自然只有驟下毒手，才能致勝。

梅三公子雖在古劍上佔了上風，但要想贏他，但也非十招八招，立刻辦到。

眼看對方怒吼聲中一連攻出三杖，方把自己劍勢阻了一阻。

怎不乘機搶攻，反而突然撤身後退？

他雖然初次行走江湖，但這幾天來，使他增加了不少經驗。

再一聯想起鐵拐仙不是叫他老毒物嗎？難道他乘機後退，要施放什麼毒器不成？

心念一動，那容他緩手施展。

一聲怒叱，身隨劍走，晶瑩瑩長劍，早已閃電般劃出。

獨臂天王青竹蛇杖的機扭，「卡達」一聲，剛剛響起，「青鱗帶」還沒竄出。

銀虹乍閃，精光繞杖，叮叮叮！一陣金鐵交鳴。

獨臂天王頓覺手上一輕，自己一支百煉精鋼，腕口粗細的青竹蛇杖，竟被對方一口水晶劍削得只賸下幾尺來長一根斷柄。

連煞費心思豢養了近三十年，自己平日視爲性命的「青鱗帶」，也出師未捷身先死，被斬得一段段的跌落地上，腥血四濺！

他縱橫江湖數十年，那曾有過如此慘敗？

驀的一聲怪笑，一抬手，把幾尺長的一截斷杖，當作暗器，向梅三公子兜胸打去。

緊接着右手倏地收回，五指箕張，慢慢平胸推出！

梅三公子舉劍一撩，擊落半截斷杖，陡覺一陣陰柔的勁風，夾雜着一股強烈腥臭味兒，直向自己迫來。

不由心頭一凜，這分明是百毒掌一類歹毒陰功，自己可得小心。

當下功運左掌，力凝掌心，忽的迎着來勢，向外疾吐。

他施展的正是「大乘伏魔法藏」中所載的佛門絕學「小雷音掌」！

「轟」！輕雷震過，同時聽到「格」的一聲脆響，隨着獨臂天王悶哼了一聲，立被震出兩丈來遠。

一條右臂，竟然齊肩折斷。

獨臂天王，一下變成無臂天王！

但他畢竟功夫深厚，此時右臂雖折，依然神色不變。

猛的吸了口眞氣，閉穴止血，接着雙足一點，人已就地拔起四丈多高。

半空中一長身形，斜射到四五丈外，足尖再點，頭也不回的逕向峯下飛躍而去。

眨眼工夫，就消失不見。

梅三公子自出門以來，「小雷音掌」還是初使施展，想不到威力竟有如此大法。

他瞧着獨臂天王李殘消失的身形，微微發怔！

峯下突然飛起兩條纖小黑影，剛一躍登峯頂，只聽一聲清叱：「原來又是妳們這批妖人！」

嬌音未落，兩道閃閃銀光，已直向綉金軟轎邊站着的紅燈少女，撲刺過去！

琴兒劍兒眼看獨臂天王被公子震斷右臂，逃下山去，心頭正在痛快，瞥見兩條人影，疾奔而來，向紅燈夫人轎前撲去。

劍兒眼快，連忙拉了琴兒一把，低聲叫道：「琴兒，那是上官姑娘，我們快去！」

兩人短劍一掄，也緊跟在兩條黑影之後，蹤了出去。

來的正是崔慧和上官燕兩人，她們回到石室，把二十幾個少女，搭救出來。

四外一找，歌樂山莊的人早已走得一個不賸，只好領着衆人，離開魔窟。

那知剛一走出洞口，猛聽山頂上金鐵交鳴，人影幢幢。

崔慧趕緊叫大家先在山下等候，自己拉着上官燕，急匆匆的趕了上來！

紅燈夫人轎前一排十六盞紅燈，在黑夜之中，特別顯得明亮。

崔慧上官燕兩人，吃過紅燈香舞的虧，仇人相見，豈肯輕易放過，早就一掠身，掄起長劍，飛撲過去！

紅燈少女，用不着夫人吩咐，一看有人襲來，早就分出八個人來，迎面攔住，口中喝道：「妳們敢闖近夫人轎前，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崔慧那裏還願意和他們多說廢話，嬌喝一聲：「看劍！」

寒光如輪，業已分刺而出！

上官燕更不怠慢，纖腕一翻，劍花急刺！

「眞是不知死活！」

八個紅燈少女的一個，冷哼了聲。

八個人紅燈乍展，就圍了上來。

却好琴兒劍兒，也適時趕到，兩柄爛銀似的短劍，寒光流動，刷刷攻出！

四個人，和八個人立時打了起來。

紅燈少女們，可並沒施展出紅燈舞來。

原因是沒有奉到夫人之命，只以本身武功單獨應戰。

這可吃上了虧，崔慧的武功劍法，自幼卽得家傳，豈是等閒，再加上琴兒劍兒身法、劍法，都是奇快絕倫。

三支劍潑風般使出，何等凌厲！

其中上官燕雖然稍弱，但有三人相互呼應，也怯意全消，精神抖擻。

直把八個紅燈少女，逼得險象環生，步步後退！

正當此時，驀聽一聲斷喝，接着蓬然巨震，和厲號之聲，同時響起。

「哈哈，河東四醜，原來也不過爾爾！」

鐵拐仙的笑聲未畢。

「老賊！今日和你拼了！」

夜梟般的聲音，急嘯而起，分明憤怒到了極點！

「叮」「叮」！震人心弦的玉器之聲，連續從綉金軟轎中發出。

在場之人，只覺那樂聲輕響，居然會使人心頭震蕩，不期而然的都停下手來。

「都給我住手！」

一條紅線，倏然從轎中飛出，一點聲息也沒有的落到場中。

衣香鬢影，恍若天女下凡，一個身穿紅色宮裝，眉目如畫的少婦，俏生生站在晚風中，弱不勝衣。

那正是鼎鼎大名的女魔頭紅燈夫人。

她目光如電，環掃了全場一眼，轎前四煞，一死一傷。

膝下兩個却滿臉獰惡，狀若鬼魅，突然向紅燈夫人打了一躬，齊聲說道：「婢女等自從蒙教主收留身邊，恩同再造，婢子姊妹，但願終身追隨，不料今日二妹四妹，一死一傷，婢子和老賊勢不兩立，誓報此仇，目前只好暫且告辭，還望夫人恕罪！」

紅燈夫人微頷螓首，說道：「好！妳們要走，我也不便强留，但早些回來才好！」

轎前四煞的老大老三，肅身回道：「婢子此去，快則一年，遲者三載，自當再來侍候夫人！」

說着返身負起一死一傷的人，突然厲聲喝道：「拐脚老賊聽着，轎前四煞，遲早總得取你狗命！」

鐵拐仙打了個哈哈，接口說道：「我老要飯的，仇家滿天下，妳們要我老命，還得早點才行，遲了可來不及啊！」

轎前四煞冷哼了一聲，立卽如飛而去。

紅燈夫人望着追隨自己多年的轎前四煞，逐漸消失，她春花似的臉上，突然飛起一絲煞氣，嬌笑了聲道：「拐子，二十年不見，你這愛管閑事的德性，眞還依然如故！講起今天這檔事，可是你的不對啦！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你卻巴巴的跑到湘西來，闖上歌樂山莊，不但傷了李殘，還當着我向轎前四煞，連下殺手。這明明是衝我來着！要是我今天再不出手，人家還當我怕了你，拐子，你說咱們該怎麽辦？」

鐵拐仙呵呵笑道：「我的副教主，妳可眞是笑面羅刹，明明向我老要飯的叫陣，卻問我該怎麽辦？我老要飯的是個老粗，喜歡乾脆，一條老命，也最是不知死活，咱們就各憑功夫，分個强弱。我老要飯的如果送了命，那末多管閑事，死有應得，要是我老要飯的命長，僥倖勝了呢？那末我要奉勸妳夫人一句。憑妳的內功修爲，隱跡深山，善葆眞吾，成仙成佛，雖然是一句空話，但返老還童，靑春永駐，自然不難辦到。」

紅燈夫人又是一聲脆笑，說道：「喲！瞧不出你拐子，眞還有一番大道理呢！你是勸我退出玄女教，絕跡紅塵？好！只要你勝得我手中長劍，我依你就是！」

她說到這裏，纖手微微一抬，早有一個玄衣少女，捧着一柄形式精緻的長劍，躬身送上。

「篤」！鐵拐仙鐵拐柱地，又打了聲哈哈，道：「副教主快人快語，咱們這場賭賽，眞夠意思。」

「來！公子老弟，你替咱們作個見證！」

「老前輩且慢！這位夫人，先由小生討敎幾招。」

梅三公子如玉樹臨風，瀟瀟落落的緩步走來。

鐵拐仙聽得微微一怔，這位公子哥兒，可眞不知天高地厚。

紅燈夫人，在武林之中，已是數一數二的頂尖人物，武功之高，江湖上能敵得過她的，已是寥若晨星。

自己能否贏她，尙無把握。你這小伙子，高煞，也只有這點點年紀，那裏是這女魔頭的對手？這可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心中一陣猶慮，答不上話來。

紅燈夫人看到梅三公子，桃花臉上，不由春雲乍展，眉眼盈盈，未語先笑，俏聲兒道：「唷！梅公子，眞是巧極啦！人生何處不相逢，岳陽一別，正切神馳，不想在這兒又碰上了。」

嬌語如珠，聲若笙簧，又甜又軟，好聽已極！

梅三公子被她一雙媚眼，緊瞧得有點不好意思起來，趕緊拱手作揖，朗聲說道：「夫人請了，方才兩位相約比鬪，小生不揣拙劣，意欲向夫人討敎幾招。」

紅燈夫人潔白的貝齒，微微啃着下唇，粲然輕笑道：「我的公子爺，你身懷佛門絕學，身手非凡，我這老大姐無任欽佩，不知可否先把師門宗派見告嗎？」

梅三公子答道：「夫人過獎，小生乃是天台門下。」

紅燈夫人聽得心中一楞，接着不由格格的笑了起來，花枝亂顫的道：「我說公子爺，你眞人不肯露相，不願說，也就是了。天台派，我做老大姐的，在江湖上闖了這麽多年，可從沒聽人說起過天台派呀！」

梅三公子初涉江湖，那知江湖上的所謂九大門派，三大教宗？

他跟隨恩師，在天台絕頂，潛心習藝，師父靈芝上人，只是一個世外高僧，從沒涉足江湖，自然也

從沒和他講過江湖上的情形。

是以問他師承宗派，他就隨口說出天台山來。

這時給紅燈夫人一笑，不禁玉臉通紅，微含怒意的道：「小生天台門下，難道還是假的不成？不信，妳就試試我手中長劍。」

紅燈夫人白了他一眼，嗤的笑道：「哎喲！瞧你生這麼大氣幹嗎？天台派，就算天台派好啦！」

梅三公子既以天台派自居，見她語氣輕蔑，不由劍眉陡豎，不耐的道：「夫人就請賜招罷！」

話才說完，右手一按，「錚」！晶瑩長劍，倏然出匣。

他捧劍而立，靜待對方發招。

紅燈夫人和他對面而立，相距不及一丈，但覺這位年輕公子，從俊美之中，另有一種令人傾慕的風雅高華之氣。

不由面帶嬌笑的道：「既然你堅要比劃，我這老大姐自然只好奉陪，不過，這眞刀眞槍可不是玩的！」

梅三公子朗聲一笑，道：「但請發招就是，小生自問還能接得下來，只是……」

紅燈夫人一雙黑白分明的俏眼，睜得大大的，望着梅公子問道：「我的公子爺，你還有什麼話，呑呑吐吐的不說出來？」

梅三公子略一沉吟道：「小生如能僥倖獲勝的話，再向夫人請教罷！」

紅燈夫人點頭道：「也好，其實隨便你說什麼，只要我老大姐能夠做到的，不論勝負，無不從命。」

梅三公子好像並不承情似的哼了一聲，道：「夫人這就請罷！」

紅燈夫人黛眉微挑，慢慢的抽出長劍。

一泓秋水，嗆然龍吟，她左手纖指，輕撫劍脊，細聲的道：「嗯！我有二十年沒用劍啦！梅公子，還是你先請吧！」

「梅哥哥，先發劍！這種妖婦，理她作甚？」

這是崔慧的口音，敢情她站在身後，瞧着兩人光說不動手，心中未免有點酸溜溜起來，這才嬌喊了一聲。

其實梅三公子也早已不耐，說道：「如此，小生便要發招了。」

「請」！

紅燈夫人請字才出口，只見梅三公子右腕一振，劍身上突然發出龍吟虎嘯之聲。

一柄晶瑩得猶如水精的長劍，登時化爲四五支，劍尖飛起一串寒星，疾灑而至。

紅燈夫人見對方起手第一劍，就招式奇幻，居然摸不準這四五支劍影之中，那一支才是眞正攻到的劍尖。

不由心頭微愣，嬌喝了聲：「好劍法」！

人隨聲轉，同時腳下換了一個方位，避開對方劍鋒，右手銀劍，也刷地劃出。

一道虹光，猝然飛起，星馳雷射般攻出數劍。

名家出手，果然不凡，只見銀虹流動，寒光匝地，直向梅三公子疾捲過去，聲勢好不凌厲！

上官燕驚得「啊」了一聲，緊握着崔慧玉臂，神色有點緊張。

崔慧也張着一雙妙目，連霎都不霎的盯着她梅哥哥。

一片銀虹，堪堪逼近梅三公子身前，只聽「叮叮」「鏘鏘」幾聲，他早已掉劍還擊。

晃眼工夫，不但封開了紅燈夫人數劍，而且振腕揮洒，神速絕倫的攻出了七八劍之多！

一霎時雙劍並舉，四週風生，耀目精練，瀰天劍氣。

激得兩丈以外的地面上，砂飛石走，寒鋒逼人！

兩人這一動上手，快打急攻，輕靈已極，彼此交攻了三十來招，竟然半斤八兩，攻守各半，誰也佔不到半點便宜，誰也沒法子搶得機先。

鐵拐仙大環眼圓睜，驚異的道：「老要飯眞走了眼，這哥兒還是佛門弟子！他這手奇幻莫測的劍法，着實博大精深，只是臨敵經驗不足一點罷了，那會輸給這女魔頭？呵呵！我老要飯眞是多管閑事來了。」

紅燈夫人自然更是驚詫，暗忖：憑自己的功力，放眼目前武林，即是所謂四大劍派的峨嵋、崑崙、武當、青城，幾個老不死的除非聯手合攻，若論單打獨鬪，要想在自己手下，走出百招的，已是寥寥無幾。

對方這位年輕公子，前幾天和轎前四煞動手，自己已經看出他身懷佛門絕學「般若神功」。

普天之下，會「般若神功」的，只有東海神僧天蒙禪師一人，自己實在惹不起他，這才匆匆退走。

不想這青年公子，除了「般若神功」之外，在劍術上居然也有如此高的造詣。

若在十年之前，自己恐怕早已抵擋不住他這一輪功力十足的奇快攻勢了。

自己二十年潛修苦練，這次出山，原想一雪當年各正派長老圍攻之辱，那料人還沒有走出湘西，就兩次碰上這個初出道的青年高手。

不要說栽在人家手上，自己數十年盛名，毀於一旦，就是打個平手，也夠自己難堪的了。

還想什麼爭雄武林，重創紅燈教？

想到這裏，不由把方才對梅三公子一絲憐惜之情，霎時收起。

凝神澄志，劍發如風，把生平絕學，源源施出！

其實，經過這一陣攻打，各人心裏，都有了數，這一比鬪，決非百招以內，可以分得出勝敗來。

梅三公子雖然近來連遇強敵，但他從下山以來，使用長劍和人動手，今天還是第一次。

他在天台絕頂，只是獨個兒練劍，沒人給他喂招，是以劍法雖然總得十分純熟，但一到眞正和人動手，缺少臨敵經驗，自然還會感到生疏，一面對敵，一面還要用心索求下一招的變化。

所幸方才和獨臂天王李殘打了一陣，劍法運用上，業已逐漸領悟。

這時和紅燈夫人比鬪了一陣，佛門絕學的「準提劍法」，威力却不斷的在增强之中。

兩人的劍法，瞬息萬變，打到後來，只見寒光飛繞，劍氣冲霄，那裏還分得出敵我人影。

百招之後，梅三公子一支長劍，越來越純熟，越打越得心應手，把「準提劍法」的精緻玄奧之處，發揮得淋漓盡緻。

這場比劍，在紅燈夫人而言，却可算得平生第一次逢到勁敵，越打越覺寒心。

偸眼向梅三公子瞧去，只見他氣定神閑，一張俊臉上，英氣勃發，左手手掌，直豎在胸前。

原來他把「般若神功」，合使到劍招上來了，難怪一劍一招，壓力沉重，絲絲有聲！

就在她微一分神之際，陡見梅三公子仰天一聲長嘯，劍氣如輪，精光四射。

一支晶劍，寒芒迸發，宛如濺玉飛珠，爆出銀花火樹，把自己劍勢震開，一點寒星，乘隙而入，迎面飛來。

劍還沒到，劍尖上一絲銳利的劍氣，業已當先襲到！

不由心頭大駭，一時之間，但覺架也不是，不架又不是。

在這千鈞一髮，趕緊吸了口氣，身如輕絮，飄然後退了一步。

同時翹劍一指，一招「仙人指路」，劍尖迎着對方劍尖點去！

第十四章　香爐石室

紅燈夫人一身武功，差不多已入化境，就在這一點之勢，劍尖相接之際，陡然運集全身功力，透劍而出！

「叮」！一聲清脆的金石交鳴。

劍光突歛，銀虹頓杳，兩條人影，倏然分開！

雙方觀戰的人，都不禁吓了一跳，定睛望去。

只見長衫飄逸的梅三公子，和宮裝明艷的紅燈夫人，脚踏丁字步，相向而立，兩支劍尖，却如膠似漆地黏在一起，動也不動，相持不下。

別小覷了這兩支劍尖，相互抵拒！

要知這是一種眞氣的比拚，劍尖上凝聚着內功眞力，絲毫也取巧不得！

山頂上夜風瀟瀟，沉靜得一點聲息也沒有，大家都似乎感到空氣窒息，緊張到直扣心弦。

兩人對持了一陣，只聽紅燈夫人吐氣開聲，左掌迅如閃電，對準梅三公子遙空劈出！

梅三公子直竪胸前的左掌，也輕輕的向前迎去。

掌風相接，「蓬」的一聲，兩條人影，兩支劍尖，同時霍地後退！

紅燈夫人退出兩步，鐵青的臉色，倏然又如春花般綻出嬌笑，輕聲兒道：「小兄弟，你的劍法眞行，我做老大姐的這會可眞服你啦！」

媚態盈盈，嬌音未落，「嗒」！收劍入鞘，嬌軀疾轉，說了聲：「我們走！」

十六名手提紅燈的玄衣少女，一齊躬身。

梅三公子心中一急，舌綻春雷，喝了聲：「且慢！」

紅燈夫人才轉過身去，聞聲一怔，止步回頭，瞧着梅三公子問道：「喔！小兄弟，你敢情認爲勝負未分，還要和老大姐打一場，是不？唉！我不是說，已經服你了嗎？」

梅三公子知道紅燈夫人錯會了自己意思，「鏘」！也連忙還劍入鞘。

臉色一正，朗聲說道：「小生只想請教夫人，那鐵背蒼虬武公望武老英雄，現在何處？」

上官燕一聽梅三公子提到她外公，不由兩隻大眼睛，睜得圓圓的，臉上一片焦急，望着紅燈夫人。

紅燈夫人聞言，不由「噫」了一聲，道：「你說武老英雄！那天我不過徇天理教瘟凰道人史長風之托，順便伸手，後來不是都放了嗎？誰還老管他們的閑事兒？」

「哼！梅哥哥，別聽她花言巧語。那天，武老英雄失踪之後，我和敏姐姐分道追踪，不是她派那鬼丫頭故意引上歌樂山莊，還用埋伏迷香把我擒住，後來燕妹妹也被擄了來。這裏不是她的窠穴，她會這樣湊巧趕來？想抵賴，哼！今天可別放過她！」

崔慧越說越氣，她知道有梅哥哥在場，吃不了虧，長劍戟指，躍躍欲試！

紅燈夫人這位女魔頭，換在平時，誰敢如此出言頂撞，她只要眉毛一挑，殺人不眨眼。

今日衝着梅三公子，只不過淡淡一笑，嬌聲說道：「歌樂山莊，主持另有其人，我身爲玄女教副教主，此來不過只是例行的巡視罷了，武老英雄這檔事，確非我玄女教手下幹的。」

崔慧還待再說，梅三公子凝眸尋思了一會，突然說道：「這話如果別人說來，小生還不十分相信，但既然出之於玄女教副教主之口，份量自然大不相同。不過，小生還想請問一句，你們玄女教總壇所在，能否見告？」

崔慧見梅三公子居然相信這女魔頭的話，心中不期而然起了一陣酸溜溜的味兒，櫻唇輕撇，一賭氣，索性側轉身去！

紅燈夫人心中却是甚覺受用，但聽到後來，臉色不禁微微一變，旋即毅然答道：「你既然見問，我也不必藏頭露尾，玄女教總壇，就設在六詔山中。不過，武老英雄失踪，決非六詔山所爲，小兄弟，你雖懷絕學，初步江湖，玄女教和你素無怨嫌，何必多找麻煩？」

梅三公子大聲笑道：「江湖道上，首重義氣，武老英雄這檔事，小生是管定了，如果確如夫人所言，自然最好。否則六詔山卽是龍潭虎穴，小生也得闖他一闖！」

紅燈夫人瞧他神色凜然，不由微微搖頭，道：「小兄弟，信不信由你，老大姐良言盡此！」

她蓮步輕移，慢慢的回入轎中。

轎前四煞一去，這頂綉金軟轎，就由四名玄衣少女抬起，十二盞宮燈，前擁後簇，如飛的向山下而去！

崔慧瞧着一列紅燈的後影，冷笑着道：「這妖婦排場倒眞不小，總有一天，我要鬪妳一鬪！」

山頂上缺少了十六盞宮燈，立時顯得黑沉沉起來。

夜風習習，星月無光，激烈的戰鬪，全部結束，敵人早已一個不臘。

連那鐵拐仙，也不知何時，走得沒了蹤影！

「梅大哥，我和崔姐姐，已經把人都救出來啦！現在全在山下呢，我們快去！」

上官燕望着梅三公子叫了一聲，方要拉了崔慧往峯下跑去！

驀聽梅三公子沉聲喝道：「是誰？躲躲藏藏的還不給我出來？」

崔慧上官燕給梅三公子這一聲大喝，才回過頭去，却見琴兒劍兒兩人，早已蹤身躍起，快如閃電，向五六丈外，一塊大石後面飛撲過去！

「哼！賊子，你眞不開眼，躲在這裏？」

琴兒語聲未落，緊接着一聲悶哼。

兩小已拖着一個黑衣大漢出來，走到梅三公子跟前，琴兒替他解開穴道。

黑衣大漢一眼瞧到梅三公子，早已嚇得面無人色，撲通跪下去，連連叩頭，道：「小的原是山中獵戶，被歌樂山莊的人，强迫爲奴，因眼看莊中所爲，都是傷天害理之事，久想逃走，苦無機會，方才大莊主一走，小的趁別人不注意，就躲在大石後面，想逃下山去，不想瞞不過公子神目，只求公子爺饒命！」

崔慧搶着閃出身去，喝道：「姑娘有話問你，只要老老實實的說了出來，自然饒你一命。」

黑衣大漢連忙叩頭說道：「姑娘只管吩咐，小的知無不言！」

崔慧冷哼了一聲問道：「你在歌樂山莊，可知有一位老英雄被困在裏面？」

黑衣大漢略一沉思，忙道：「有！有！姑娘說的，可是一位五十多歲，兩鬢斑白的老英雄？小的還替他老人家送過一天飯呢！」

上官燕聽得直跳起來，喊道：「那正是我外公！」

崔慧瞟了梅三公子一眼，冷笑着道：「如何？那紅燈妖婦，方才還斬釘截鐵的否認呢？這會你總該相信，妖婦的話，靠不住罷！」

她說到這裏，又倏然回過頭去，向黑衣大漢問道：「那老英雄被關在那裏？」

黑衣大漢道：「那位老英雄就被關在八角花圃下面的石室之中。」

崔慧又道：「石室如何走法？」

這可把黑衣大漢問住了，只見他結結巴巴的道：「小……小的實在不知如何走法，因爲進出門戶，全由大小姐（指紅衣羅刹賀龍珠）的貼身侍女管理，聽說裏面還存着許多金銀財寶，所以被劃爲禁地，平常……」

崔慧不耐的道：「我問你如何走法？你扯到那裏去了？」

黑衣大漢心中一驚，忙道：「是是！我說我說……那石室入口，是在八角花圃正中，那座大香爐底下，只要按動機扭，大香爐就會自動移開，露出洞來，小的實在不知啓閉之法。」

崔慧道：「好！那你就在前面帶路，我們走！」

黑衣大漢無可奈何的站起身來，大家下了山峯，梅三公子吩咐琴劍兩人，留在當地，照顧二十幾個救出來的少女，以免再落惡人之手。

自己就和崔慧上官燕兩人，帶着黑衣大漢，再次往歌樂山莊的石洞中走去！

何消片刻，便到了月洞門口。

縱目下望，歌樂山莊，這塊別有洞天的幽谷之中，十分靜闃，白石牌坊，依然矗立如故。

八角花圃中的古銅大香爐，還是白煙裊裊，隨風飄渺！

只是不見半個人影，死寂得有點可怕！

梅三公子說了聲：「我們快下去！」

身形驟起，業已凌空輕飄飄的往下直落，崔慧上官燕和黑衣大漢，却循着石級，飛奔而下！

梅三公子等三人趕到，正要舉步向八花角花圃中走去，却被崔慧一把拉住衣袖，嗔道：「你急什麼？這花圃有着蹊蹺呢！我們瞧清楚了再走不遲！」

梅三公子給她一拉，果然含笑停下步來。

可是崔慧方才因心中一急，出手便拉，這時却驀覺羞澀起來。

自己一個女孩兒家，那好拉拉扯扯的？

她粉臉上一陣熱烘烘地，紅透雙頰，不由輕聲說道：「那天，我追一個丫頭，追到這裏，一入八角花圃，便越走越不對，錯綜迷離，好像還按着什麼八卦奇門一類東西，走來走去，就是走不出來。我眞後悔沒跟爺爺學一學，否則那會吃了這鬼把戲的虧？後來，那大香爐，也噴出一縷縷的黃煙來，敢情還是迷香，聞得頭腦昏昏的，什麼都不知道了。」

梅三公子一聽這八角花圃，原來還有這些門道，回想自己跟金絲小獮猴進來的時候，難怪牠遠遠的繞道而行，那小畜牲倒眞精靈！

再一細瞧，這片八角花圃中，一排矮樹，一叢花木，全按着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生尅之理，演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

看來雖然平淡無奇，但只要一入其中，當覺天地變色，路徑迷離。

梅三公子博覽群書，對八卦九宮奇門之學，也涉獵不少，這時一瞧佈置情形，覺得也並無新奇之處，當下回頭說道：「這不過按着八卦生尅而設，並不新奇，妳們只管隨我進去就是！」

說着大踏步向八角花圃中走去！

崔慧上官燕和黑衣大漢緊跟在他身後，左轉右轉，穿花而行，果然毫無阻礙。

到了花圃中央，這塊空地上全舖着白色花崗石，光滑可鑑。

正中端放着一座五尺多高的古銅大香爐，香爐下面，是一塊八角形顏色和地上相同的花崗石座墊，約有一尺來厚。

石室入口，既在大香爐下面，如果不明開啓之法，這座大香爐，少說也有幾千斤重，誰有恁大的神力能夠把它搬移開去？

梅三公子心中嘀咕，尋思開啓石室的機扭，可能就會在香爐的雕刻花紋之上。

正想用心查看，站在他身邊的崔慧，和他心思相同，這時早已跨前一步，蹲下身去。

纖纖玉手，堪堪伸出，還沒碰上香爐，却見大香爐肚上雕刻着的九個奇形獸頭口中，突然同時噴出縷縷黃煙！

一陣濃烈無比的異香，刹那之間瀰漫全空。

崔慧吃過這黃煙的虧，急忙一個倒蹤，退出去一丈來遠，口中叫道：「梅哥哥快退！這是迷香。」

其實梅三公子也早已瞧到，身形略退，攔在大家面前，雙袖連揮。

立時拂出一陣陣强猛勁風，把裊裊飛來的黃色迷香，全部括散。

但任你雙袖不停的揮動，九個獸口中的黃煙，還是不停的噴出！

幸好過了一盞熱茶時間，黃煙逐漸的自動停止。

梅三公子輕輕吁了口氣，連喊「厲害」！

上官燕因自己外公，就被關在這大香爐下面的石室之中，心中更是憂急。

眼看黃煙停止，她就奮不顧身的向前撲出，雙掌猛然一挫，朝大香爐推去！

她是蜻蜓撼石柱，大香爐那會動得分毫，自己却因用力過猛，反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崔慧見狀，忙道：「燕妹妹，不可妄動，這香爐中恐怕還有什麼機關，我們瞧淸楚了再說。」

說着走上前去，從身邊取出火摺子，面對大香爐，邊照邊摸，過了好一會，那裏想找得到開啓石室的機扭？

上官燕忍不住焦灼的道：「崔姐姐，找不到機扭，這可怎麼辦？我們索性把香爐移開去好不好？」

崔慧笑了笑道：「燕妹妹，妳倒說得容易，這香爐怕不有數千斤重，誰有這大的氣力，能夠把它移得開來？」

她話聲未落，却聽梅三公子接口說道：「妳們且請後退，讓我來試試看！」

崔慧雖然不信梅哥哥以一人之力，能夠把數千斤重的古銅大香爐移開。

但除了讓他試一試之外，實在並無別法，只好拉了上官燕向後退下兩步，口中說道：「梅哥哥，你可得小心。」

她對他，似乎特別關切！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左足前跨，站了個丁字步。

左掌當胸直豎，右臂平圈，掌心向外，氣沉丹田，功運右臂，掌心慢慢的向香爐大肚上貼去，他使的正是佛門絕學「般若神功」！

崔慧、上官燕，和黑衣大漢，六隻眼睛，屏息凝神的瞧着梅三公子，連霎都不霎，好像他們也在幫着他出力似的。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古銅大香爐，依然屹立着紋風未動。

梅三公子的長袍，却無風波動起來，顯然他的內勁，已使到頂點！

驀見梅三公子右腕微震，口中一聲斷喝，「砰」然巨響，一個龐大物體，隨手揮出。

緊急着只聽「轟隆隆」連聲大震，直若天崩地裂，山谷響應，四面隆隆之聲，歷久不斷！

五尺多高的一座古銅大香爐，居然被梅三公子揮出去兩丈開外。

倒在花圃的一叢花木之中，差不多有一半深陷土內。

梅三公子用「般若神功」把大香爐震出，他可並沒閑着，右脚飛起，對準那塊一尺來高的花崗石座墊踢出。

又是「砰」的一聲，石座被踢飛起，地面上立時露出一個黑黝黝的地洞。

上官燕被方才這一聲巨響，耳鼓被震得嗡嗡直響，但她看到香爐飛起，地面上露出一個石洞，早就驚喜得跳了起來。

搖着崔慧玉臂，說道：「啊！崔姐姐，梅大哥果然把香爐推倒啦！我外公就關在裏面呢！快幫我把他老人家救出來。」

崔慧雖然也是個性急的人，但自幼隨着她爺爺嶽麓老人長大，對江湖上的各種情形，自然聽得不少。

這時一見上官燕急着便要下去，心中一動，隨手把火摺子遞到黑衣大漢手上，說道：「你既然給武老英雄送過一天飯，路徑較熟，你就在前面帶路罷！」

黑衣大漢連忙接過火摺子，應了聲「是」，轉身就向石洞口跑去。

剛俯身跨下，驀聽黑沉沉的石洞入口，突然「拍」的一聲，隨見數十縷寒光，帶着「嗤」「嗤」之聲，由下向上，從洞口激射出來！

黑衣大漢猝不及防，那裏來得及躲閃？

一聲慘叫，扔下火摺子，人就往後倒去！

梅三公子從地上拾起火摺子，緩緩的向黑衣大漢臉上一照，他胸前中了十幾支毒弩，早已氣絕多時。

不由微怒的道：「這石室機關，佈置得眞夠歹毒！」

接着又道：「崔家妹子，妳們隨我來！」

方要舉步，崔慧急道：「梅哥哥，你……且慢！」

梅三公子斂笑着道：「區區機關，何足道哉？」

說着身形微晃，人已飄然向洞口飛入。

黑黝黝的洞底，立時透上火光。

崔慧不待梅三公子招呼，早已一拉上官燕手臂，說道：「我們也快下去！」

跨入洞口，便是鋪得十分整齊的石級，拾級而下，走了約有五六十級，前面便是一條青石砌成的甬道。

梅三公子等兩人走下石級，就領先向甬道中走去。

走沒多遠，眼前橫着一條走廊，甬道十字形的穿過走廊，還是向裏直通。

走廊左邊，是一間大石室，右邊却一排兩間，石室較爲狹小。

梅三公子略一打量，舉着火摺子就向左邊一間石室走去。

崔慧、上官燕緊跟在身後，却早已手握長劍，嚴神戒備！

石室的鐵門，只是虛掩着，並沒有鎖。

梅三公子推開鐵門，脚才跨入，陡然觸鼻聞到一陣强烈的藥水味道，和一種屍腐霉氣，幾乎中人欲嘔！

縱目一瞧，這間石室，極爲寬大，略帶長形。

中間一張長桌上面，放着不少刀圭之類的東西，右邊是一座壁架，放着大大小小不同的磁瓶。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看情形，前山隧道中陳列的屍體，敢情就在這裏製作。

想到這裏，不由義憤填膺，無名火起，正待一掌劈去！

驀聽上官燕一聲驚呼，抱着崔慧身軀，向後連退，地上還骨碌碌的直響！

這是什麼？梅三公子趕緊把火摺子往地上一照，原來小妹妹剛才脚下踩了一顆白骨嶙嶙的骷髏，這時已滾了開去！

「梅大哥，我們快找外公去。」

上官燕還有點膽怯，說着和崔慧兩人，就退將出去！

「這些殘酷害人的東西，豈能留着？」

梅三公子心念一動，掃了壁架上許多磁瓶一眼，左掌同時跟着拍出。

嘩啦啦一陣連響，掌風所及，把壁架都砸成稀爛！

走廊右邊，一共是兩間石壁，也都裝着堅固鐵門，平是顯係四人之用。

但兩扇鐵門，却只是虛掩着，並沒鎖上，第一間裏面，空蕩蕩的一點東西也沒有，好像久無人住。

第二間石室，靠近裏首石壁，鋪有草褥，門口還放着吃賸的菜飯。

梅三公子用火摺子一照，那吃賸的菜飯，分明才吃過不久，不由心中一動：

唔！那黑衣大漢不是說替武老英雄送過一天飯嗎？那麼囚在這石室裏的，準是武老英雄無疑。

噫！他到那裏去了呢？難道已經被人救走了？

哎喲，歌樂山莊的人，一個不見，分明業已率衆遁走，他們難道另有出路，臨走還把武老英雄一起帶走了？

梅三公子想到這裏，忙向崔慧上官燕兩人，用手一指，說道：「兩位妹子，武老英雄，確被他們擄來，關在這裏呢！我們遲來了一步，又讓歌樂山莊的賊人臨走時刼持去了，這時諒來走得不會太遠，我

們快追！」

上官燕聽說外公又被賊人擄了同走，禁不住淚流滿臉，一個旋身，急要向來路奔去！

崔慧連忙一把拉住，笑道：「燕妹妹，妳別性急，我們來路上一個賊人也不見，他們定是另有一條秘密隧道，通往外面，我們且順着這裏進去瞧瞧，也許會發現端倪！」

三人退出走廊，就向十字形的甬道中走去。

第十五章　鑽天飛鼠

青石甬道，極爲深長，走出了一大段，前面向左灣去，再走了一會，又向右轉灣。四面雖然黑沉沉的，但並不潮濕陰霉。

梅三公子手中拿着火摺子，走在前面，崔慧上官燕兩人，卻緊握長劍，跟在他身後。心情顯得有些緊張，握緊的纖纖玉掌，也微微的滲出汗來！

這一路上，甬道灣曲雖多，並沒再發生什麼機關埋伏。而且甬道也只有一條，走來自然不易迷失方向。

又一連轉了幾個灣，甬道突然開濶起來，前面盡頭之處，卻擋着一座大石壁。

甬道至此爲止，石壁上有兩扇高大的黑漆鐵門，緊緊關閉，上面還釘着一塊木牌，依稀有字。

梅三公子舉火一照，木牌上白底黑字，寫着：「敎下弟子，不准擅入！」

梅三公子把火摺遞給了身後的崔慧，雙手向大鐵門上推了一推，居然紋風不動！

崔慧女孩子家心思較細，她看到地上橫着大鐵門，和一把大鐵鎖，心中一動，忙道：「梅哥哥，這兩扇鐵門，是往外開的呀！你瞧！本來鐵門外面，還有一道橫閂和一把鐵鎖，顯然平日就在外面加鎖。這時橫閂和鐵鎖都棄置地上，敢情是他們匆匆忙忙的打開鐵門，由這裏進去，人到了裏面，又鎖起來，你用寶劍試試看！」

梅三公子仔細一瞧，果然不錯，這大鐵門顯然在裏面下了鎖，不由笑道：「慧妹說得不錯！」

崔慧給他一聲「慧妹」，叫得臉上一熱，從心頭泛起一絲甜意，微笑着低下頭去！

梅三公子却並沒有理會，忙從腰間抽出昆吾劍，勁運右腕，用劍尖對準兩扇大鐵門中間的門縫慢慢刺入，逐漸往下劃去。

昆吾劍削鐵如泥，大鐵門雖然沉厚，也經不起那神物利器一劃。

裏面鐵門墮地，兩扇大門豁然而啓！

三人只覺眼前一亮，門內是一間約有四五丈開濶的圓形石室。

四壁光滑如鏡，室頂掛着四盞氣死風燈，照得滿室光亮。

但這間石室，除了中間靠壁之處，放着一張白石香案之外，空蕩蕩的就別無一物。

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小圓洞門，似乎裏面還另有石室。

只是圓洞門上，也各有一道石門！緊緊閉着，不知裏面是些什麼？

梅三公子略一打量，便率先往左邊圓洞門奔去！

他這時無暇思索，右手揮處，呼的一掌，直向石門上撞去，他的般若神功，何等威力。

只聽「砰」的一聲，接着「嘩啦啦」一陣巨響，石門立被震開！

這一間石室之中，但覺銀光耀眼，滿室盡是白鏹！

梅三公子看得心中一呆，原來這是歌樂山莊聚藏金銀之所，難怪劃爲禁地！

方要轉身却步，却被崔慧輕輕的推了一把，說道：「梅哥哥，裏面還有一間呢，我們既然來了，也得去瞧瞧呀！」

梅三公子縱目一望，果然這間石室盡頭，還有一個圓形洞門，當下就依言走去，穿過圓洞門。

裏面一間，形式狹長，却略帶弧形，微向右轉。

靠右邊牆下，一排端放着十來隻黑漆大木箱。

上官燕心中好奇，伸手一揭，木箱蓋子才一開啓，只聽「嗤」「嗤」連響，一大蓬銀針，由木箱中向向四面激射而出！

梅三公子驀的大吃一驚，連忙把上官燕嬌軀，向後一拉，自己一側身擋在前面。

左手連揮，勁風激蕩，把銀針捲飛出去。

上官燕驚魂甫定，梅三公子早已遙空一掌，對着木箱劈出！

「砰」！「嘩啦啦」！聲響未歇，三人陡覺金光流閃，纍纍赤金，滾了一地！

這就難怪木箱中要裝上飛針，原來他們也爲了防宵小覬覦財寶！

三個人急於尋找武老英雄下落，和歌樂山莊一條秘密通道，無暇多看，方待退出身去！

却見梅三公子「噫」了一聲，舉起火摺子，反向室內走去。

這一舉動，立使崔慧上官燕兩人，大感驚奇，難道梅哥哥發現了什麼？

連忙躡手躡脚的跟了過去，石室盡頭，乃是一堵光滑的石牆，並無可疑之處。

再看梅三公子却好像聚精會神，正在傾聽着什麼？

崔慧、上官燕可不敢打擾他，也依樣葫蘆的把耳朵湊近石壁，細聽諦聽。

石壁裏面，果然隱隱傳出細微的「呼……呼……」之聲，如果不用心細聽，眞還聽不出來！

梅哥哥身在五六丈外，居然能聽到石壁裏面的細微之聲，還聞聲尋來，他內功精湛自可想見！

崔慧眼望着英俊瀟洒的他，粉臉上不期而然的露出甜笑！

「呼……呼……」細微的聲音，隱隱傳來，好像還合着節拍，十分調勻。

這到底是什麼聲音？她心中奇怪，正想開口！

却見梅三公子直起腰來，望着兩人笑道：「這會大概妳們也聽到了？這聲音，好像是人的鼻息！」

不過這堵石壁，極爲堅厚，傳音不易，常人鼻息，那有如此響亮？

但我聽了半天，確確實實是人的聲音，敢情這石壁後面，還另有秘室，不是有人躲在裏面，就是囚着一個什麼人，臨走時來不及帶走……」

「是我外公，梅大哥，一定是我外公！他老人家平日裏鼾聲就像打雷一樣，梅大哥，你快設法救救他老人家！」

上官燕又喜又急的嚷了起來。

梅三公子點頭笑道：「小妹子，別急！只要是武老英雄，我們一定要設法把他救出，只是……」

他瞧着石壁，微微沉吟了下，續道：「只是這堵石壁，光滑滑的一點痕跡也沒有，恐怕還按着什麼機關，要找到樞扭，才能開啓！」

崔慧接口道：「梅哥哥，那我們快找！」

三個人分頭找尋開啓石壁的樞扭，這間石室，能有多大？一會工夫，已全找遍了。

除了放着的十來隻大木箱之外，四面上下，全是光滑石壁，那有什麼機扭的影子？

大家邊找邊敲，四面都是實篤篤的，依然找不出痕跡來！

崔慧是個性急的人，那還沉得住氣？不由氣憤的道：「梅哥哥，不要找啦！」

上官燕失望的抬起頭來，焦急地道：「那怎麼辦？」

崔慧「咭」的笑道：「妳梅大哥不是有一把寶劍嗎？我們只要在石壁上挖一個洞，不是就可過去了？」

接着又恨恨的道：「眞氣人，爺爺賜給我的那支寒英劍，失落在賊人手裏，不然，兩隻劍挖起來，不就更快了嗎？」

上官燕可沒聽她說完，早已跑到梅三公子身邊，說道：「梅大哥，崔姐姐說得對，我們就把石壁打通，好不？」

她一雙大眼睛，露出期望之色。

梅三公子笑道：「找不到消息，也祇好這麼辦了。」

上官燕心頭一高興，臉上立時露出兩個梨渦，甜笑着道：「梅哥哥，你眞好！」

梅三公子瞧着這位小妹子，天眞嬌憨，不由笑了笑抽出昆吾劍。

昆吾劍切玉如泥，要在石壁上掘一個洞，當然輕而易舉。

但這堵石壁，差不多有三尺來厚，梅三公子運劍如飛，崔慧、上官燕都幫着把石塊搬開。

三個人也忙了頓飯光景，才把石壁打通。

「呼……呼盧……呼盧……」

含有節拍的音聲，十分響亮，果然像人在打鼾！

梅三公子收劍入匣，和崔慧上官燕兩人，打了個招呼，便向石洞中躍去。

這是一間向右拐灣的弧形石室，三個人走出七八步，突然眼前一亮。

寶光燦爛，石室之中，竟然堆着一大堆珊瑚，瑪瑙、翡翠，寶石之類的東西。

晶瑩耀眼，琳瑯滿目，眞是美不勝收！

歌樂山莊的賊人，不知從那裏刼掠來這許多珠寶財物。

哼！由這一點，可知玄女教刼掠爲惡，形同寇盜。

梅三公子一陣沉思，却聽崔慧「噫」了一聲，纖手輕指，低低的道：「梅哥哥，你瞧！那是什麼？

」

梅三公子依着她手指瞧去，只見一大堆珠寶上面，伏着一團黑沉沉的東西。

「呼……呼盧……呼盧」鼾聲如雷，那分明是人，一個全身踡伏着的人！

唔！他敢情是歌樂山莊專司看守寶庫的人，瞧他這分睡相，蒙頭曲腿，背脊向外，睡得又沉又熟，派他來看守寶庫，卽使被人家把東西悉數搬光，也不會發覺，眞是個懶蟲！

崔慧不待梅三公子回答，右手緊握着長劍，突然跑前兩步，大聲叫道：「喂！你是什麼人？姑娘有話問你！」

「呼……呼……步盧……」那人依然鼾聲雷動，酣睡正濃，可並沒聽見。

按說歌樂山莊不會派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來看守寶庫。

但只要是練武的人，卽使在睡夢之中，也會特別警覺，方才掏挖石壁，聲音也不算小，並沒把他驚醒，還可說隔得稍遠。

這會姑娘大聲叫喊，還不醒來，除非他是個聾子！

崔慧叫了一聲，並沒把他叫醒，不禁心中有火。

俯身揀起一小塊寶石，扣上中指，對準那人肩頭彈去！

說時遲，那時快，一小塊寶石，剛剛出手，那人口中咿咿唔唔的說着囈語，身子動了一動，又呼呼睡去。

一小塊寶石，居然毫釐之差，「篤」的一聲，落入珠寶堆中。

以崔慧的指上功夫，卽使對面敵人，要想躲閃，也非易事，遑論是一個沉沉熟睡的人，距離又這末近。

但那無巧不巧的一動，竟會輕易避開，他背上長了眼睛？

崔慧實在看不出人家是有意，抑或無意，不但崔慧看不出來，就是站在她身邊的梅三公子，身懷絕技，也何嘗看得出來？

崔姑娘一彈落空，心中更是有氣，輕哼了一聲，俯身又檢了兩塊寶石，纖指輕彈，直向那人右腰「精促」，「笑腰」兩穴打去！

這會認穴準確，手法迅疾，那人却一動也不動。

「撲」「撲」兩聲，看來全打上了！

「啊唷！別開玩笑，嘻嘻！」

那人好像極爲怕癢，腰眼扭了幾扭，含含糊糊的說着，身子一縮，又復沉沉睡去。

「精促」，「笑腰」，一屬肝臟，一屬腎臟，乃人身三十六大穴之二，普通點打，均足致命。

崔慧內功，已有相當火候，這兩塊小小寶石，力足洞穿碑石，何況打在人身重穴之上？

如果沒有高深內功，那會行若無事？

行家眼裏，揉不進沙子，崔姑娘打鼻孔裏哼了一聲，嬌叱着道：「好賊子，別再在姑娘面前裝傻。」

突然抓起一大把珠寶，勁運左腕，隨着嬌叱之聲，揚手打出！

一大片珠寶，好像冰雹似的，向那人滿身洒落。

這會可把他驚醒過來，口中「嗬」「嗬」連聲，一團身子，「畢列撲落」，從珠寶堆上，直滾下來。

但身手着實俐落，才滾到地上，就一個翻身，半瘻着腰，站了起來，向後直退！

崔慧一瞧那人，原來是個五十出頭，六十不到的骯髒老頭。

生得短小枯乾，骨瘦如柴，臉上顴骨高聳，尖腮尖咀，幾莖蒼黃的鼠鬚，滿頭塵垢的亂髮，身上穿着一件邋遢得起了烏精油光的半截長袍，埋頭縮頸，形狀猥瑣已極！

瞧他彎腰瘦背，兩手似乎緊捧著一件東西，生怕被人家看到似的，一雙又小又亮的眼睛，骨碌碌亂轉，活像一頭老鼠！

他揉了揉眼睛，打量着三人，臉上十分狐疑的問道：「你們是什麼人？打擾鼠爺爺的瞌睡！」

崔慧可眞瞧不慣他這副賊頭賊腦的樣子，聞言氣道：「眞人面前，不必說假，你別裝蒜，先說說看，你是什麼人？」

猥瑣老頭聞言，老鼠眼睛，向四面瞧了瞧，一陣亂雲，好像恍然若有所悟。

半瘻着腰，跨近一步，諂笑道：「喔！喔！我可明白啦！說實在，鼠爺爺最喜歡結交朋友，從沒獨吞過。今天眞也趕巧，剛摸上這山裏來，就碰着他們撞魂似的爬出洞去，我生平最喜歡乘虛而入，不費手脚，這就順便溜了進來。那知外面傳聞失實，這末一堆破碎東西，鼠爺爺眞不希罕。我老人家一生氣，就想睚覺，這地方還算清靜，正好痛痛快快的睡他個十天八天。那知你們也跟着摸來，嘻嘻，眞湊巧……」

崔慧見他沒頭沒腦的說了一大堆，越聽越煩，攔着他的話頭，叱道：「你在說些什麼？姑娘問你，你是幹什麼來的？」

猥瑣老頭却並不生氣，依舊縮着頭笑道：「嘻嘻，小姑娘，妳眞夠意思，難得咱們這一行，選出個女的。嘻嘻！江湖上講究見者有份，我鼠爺爺這一份，就全讓給你們，三一三十一，不就得了嗎？」

什麼？他原來是個小偷！

呸！竟然把自己當作同行，眞是活見鬼。

崔姑娘聽得又好氣，又好笑，不禁怒道：「呸你發什麼瘋？滿口胡說八道，快給姑娘滾開！」

玉掌一伸，向前推出，一陣掌風，疾捲過去！

猥瑣老頭，怔得一怔，問道：「那你們是幹什麼的？」

他口中說着，掌風還沒及身，早已原形不動的向左一閃，避了開去。

他胸前好像捧着一件十分貴重的東西，摟腰曲背，不讓人家瞧到。

那知就在一晃之際，突然從他胸前，露出一段紅絲穗，隨風飄起。

他大概做賊心虛，慌忙用手一抓，向懷中亂塞，一面趕緊瘻着腰，別過背去。

什麼？那紅色絲穗，十分眼熟，不是自己寒英劍上的劍穗子？

心念一動，飄身疾進，纖手一指，喝着問道：「你這是什麼？」

猥瑣老頭身法十分輕靈，妳進得快，他退得更快。

依然保持着一丈來遠的距離，雙手抱得緊緊的，口中說道：「沒……沒什麼，沒什麼！」

崔慧如何肯聽，突然欺近身去，嬌聲喝道：「你分明偷我的寶劍，怎說沒什麼？」

猥瑣老頭身法簡直快到極點，不見他身子晃動，早又退了出去，一雙精光外露的老鼠眼睛，瞪得滾圓，大聲笑道：「哈哈！人心不足蛇吞象，女娃兒，妳也忒嫌精明啦！鼠爺爺是幹什麼的？已經把這裏所有珠寶，全讓給了妳們，還嫌不足？妳仗着人多，欺侮老頭？老實告訴妳，鼠爺爺生平從不白跑，這口劍，是我從一個丫頭身上，順手摸來的，否則歌樂山莊豈不白來了？妳要想在鼠爺爺手上，黑吃黑，我勸妳趁早歇了這條心！」

說着雙手一揚，鏤金鑲玉的劍匣，和鮮紅的劍穗子，全呈眼前。

那不是寒英劍，是什麼？

猥瑣老頭獻寶似的揚了一揚，雙手趕緊收回，緊緊的捧到懷中。

崔慧氣得粉臉通紅，怒道：「老賊，你今天不把劍還我，就要你嘗嘗姑娘厲害！」

說到這裏，猛的右腕一翻，長劍劃起斗大一個劍花，向猥瑣老頭當面遞到。

同時左手疾出，微一旋身，就去搶他懷中寶劍。

猥瑣老頭不慌不忙，身子一縮，就避開了崔慧的一劍一手，只見他大聲叫道：「哼！女娃兒，妳要動手，可差得老遠，不過我鼠爺爺從不跟小輩過招。」

崔慧一擊不中，又氣又急，玉腕頻翻，刷刷刷，一連刺出了七八劍！

猥瑣老頭只是抱着劍東閃西閃，崔慧刺出的劍尖，只是相差毫釐，沒一劍能刺到他身上。就是連衣服，也沒碰上半點。

梅三公子冷眼旁觀，早已看出這猥瑣老頭是個身懷絕技的風塵異人，尤其是賊頭賊腦的滑稽樣子，令人噴飯。

燕妹妹長劍出手，還就心她不是人家對手，看到對方並沒有傷人之意，自己自然不好出手。上官燕可不同啦！幾次想挺劍而出，都被梅三公子暗中止住。

「哈哈，女娃兒，我說如何？妳這套本領，只能對付對付旁人！喂，喂！妳別氣得臉紅脖子粗，這劍主人，妳知道是誰？還點來歷我聽聽！」

崔慧冷哼了一聲，恨恨的道：「這劍是我爺爺的，他老人家賜給了我，難道不是我的？」

猥瑣老頭，雙肩一聳，仰天大笑！

崔慧握着長劍，怒道：「你笑什麼？」

猥瑣老頭笑聲一停，搖着頭道：「妳這女娃兒，在我們這一行裏，眞算畢了業啦！偸而兼騙，還要胡賴，連我鼠爺爺偸兒的老祖宗，都趕不上妳！這劍明明是崔老頭的，妳却硬扯到妳頭上，往臉上貼金！」

崔慧聽他提到爺爺，不由急道：「他老人家，就是我爺爺！」

猥瑣老頭笑嘻嘻的道：「崔老頭是妳爺爺？好！他教妳什麼武功，拿出來讓我鼠爺爺瞧瞧！」

崔慧給他一語提醒，暗罵自己簡直氣昏了頭，長劍既然刺不到他，不會使「劈空劍訣」？心念一動，鼻中哼道：「好！你試試姑娘這個！」

左手倏出，中食兩指平伸，揑了個劍訣，遙空向猥瑣老頭迎面劈出！

猥瑣老頭突然一陣狂笑，身似飄風，輕輕一挪，「劈空劍訣」的尖銳勁風，當眞劈了空。

「女娃兒，再來一招！」

崔慧劍訣出手，可沒讓他轉身，右手長劍，使出「大羅劍法」中的一招「玉柱迴旋」，一圈銀光，猝然飛起。

左手「劈空劍訣」，也再次劈出！

兩招差不多同時發出，快速無比，眼看猥瑣老頭一個人形，已被自己劍光圈住。

「這會看你往那裏閃？」

「哈哈，果然不錯！崔老頭的一家一當，都搬出來啦！」

語聲未歇，人影頓渺。

不知他使了什麼身法，竟然笑嘻嘻的站在一丈開外，瞇着老鼠眼睛，說道：「女娃兒，妳是崔老頭的孫女兒？嘻嘻！方才妳們挖洞進來，我還當是同行後輩呢！唔！妳總該聽妳爺爺說起過，有個偸兒祖

宗老鼠爺爺，那就是我！」

他用手指了指自己鼻頭尖，接着又道：「還妳！以後可別再丟了，害得我鼠爺爺白摸一場，接住！」

說着，雙手一放，寒英劍脫手飛來！

第十六章　名門正派

這會，眞把崔慧弄得十分尷尬，對面這個瞧不起眼的猥瑣老頭，竟會是「南乞北偷」和鐵拐仙齊名的神偷鑽天飛鼠！

游戲風塵的兩大奇人，今天居然全上了歌樂山莊？

難怪他口口聲聲叫着「鼠爺爺」，這副怪模樣，自己方才怎會想不起來？

算起來還和自己爺爺是同輩好友，得罪了他，萬一給爺爺知道，可怎麼辦？

寒英劍業已向身前緩緩飛來，崔慧只好雙手接住，一時玉臉飛紅，怔怔的楞着，說不出話來。

只聽鑽天飛鼠嘻嘻一笑，接着又道：「女娃兒，別難過，憑妳這份身手，江湖上儘可去得，鬪不過鼠爺爺，那妳當然鬪不過，這算不了什麼。」

他看到崔慧接住寶劍，楞在那裏，可錯會了意，認爲女孩兒家。誰個不好强逞勝，鬪不過自己，才生氣哩！這就出言安慰。

接着兩個肩膀聳了一聳，又道：「說眞的，鼠爺爺並非爲這口劍而來，那不過我認識這是崔老頭的東西，怎會落到歌樂山莊丫頭手裏，這就順手摸來。其實我老人是受人之托，從北方巴巴的跑來，爲了兩件重要東西，可是結果白跑了一趟。

鑽天飛鼠好像說高了興，叨叨不休，一邊說，右手却向懷中一陣亂掏，摸出一件東西，伸開掌心，向崔慧面前晃了一晃。

金光燦爛，赫然是一支赤金鳳釵！

「那是紫衣姐姐的！」

上官燕瞧到赤金鳳釵，突然叫了起來。

鑽天飛鼠很快的縮回手去，好似深怕有人搶他似的，把赤金鳳釵，慌忙不迭的塞入懷中。老鼠眼睛，瞪了上官燕一眼，嘻的笑道：「妳也想騙我？這東西鼠爺爺還有用！」

話才說完，刷的一鑽，人已像老鼠般，向自己三人方才鑿開的壁洞中，竄了進去。

好快的身法，眞不愧爲飛天老鼠！

「歌樂山莊的人，早從隧道中走啦！出口就在外面供台之間，你們千萬動不得，也不用追啦！」

鑽天飛鼠突然又從壁洞中伸出頭來，說了幾句，倏的又縮了回去。

崔慧一見，急忙叫道：「老前輩，暫請留步！」

那裏還有人回答，鑽天飛鼠敢情早已去得老遠！

梅三公子不由笑道：「慧妹，他已去遠啦！這位老前輩倒眞是滑稽突梯，十分有趣呢！」

崔慧白了他一眼，嗔道：「還虧你說呢！明知我武功敵不過他，却偏作袖手旁觀，要眞是敵人呀，我早就吃了大虧。」

接着「嗤」的笑了一聲，又道：「其實他還和我爺爺同輩，南乞北偷，風塵雙奇的神偷鑽天飛鼠，他一直都在北方，這回趕到南邊來，敢情發生了什麼重大之事呢？」

梅三公子點頭道：「聽他方才口氣，好像確爲一件重大之事而來。前幾天，我在路上，也瞧到不少各門各派的人，議論紛紛：好似也爲了兩件什麼東西，我當時並沒留心，但推想起來可能是一件事？唉！江湖上爭名爭利，恩怨相報，慧妹，我們還是少管閑事的好！」

崔慧瑤鼻輕哼，說道：「誰說願意多管閑事？不過，事情如果落到你頭上，你想不管，也不行呢！」

「哦！梅哥哥，方才神偷老前輩說歌樂山莊的人，都從隧道中走啦！叫我們不用再追，你看該怎麼辦？」

上官燕心中正在焦急，給崔姐姐一說，忙道：「梅大哥，賊人們都跑了，那我外公呢？」

「小妹子妳別急！」

梅三公子安慰了上官燕一句，回頭對崔慧道：「慧妹，我想神偷老前輩所說，自然不會有假，供台中間那條隧道，可能直通山外，他說「動不得」，定是機關重重，埋伏極多，不然歌樂山莊是玄女教窖藏所在，那敢輕易放棄？我想他們因爲首幾人，連遭挫折，自然投奔六紹山總壇而去，這時走得不會太遠，我們追上去，能把武老英雄從半途中救下來，自是更好，否則說不得只好闖一闖玄女教總壇了。」

崔慧一聽梅哥哥要去闖六紹山，不由心頭一驚，遲疑的道：「六紹山玄女教！梅哥哥，我聽爺爺說那九天魔女，武功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如果武老英雄眞被送上了六紹山去，這事情可就難了！」

梅三公子雙目精光陡露，斂聲笑道：「伏魔衞道，本是我們份內之事，何況武老英雄這檔事，我們既已伸手，那得半途而廢，九天魔女如此厲害，我倒非鬪她一鬪不可！」

崔慧瞧着他豪氣干雲的神態，益顯得英俊挺拔，心中暗喜心上人果然是人間祥麟。

但臉上却故意裝作生氣模樣道：「誰道武老英雄這檔事，半途不管？因爲九天魔女，實在太以厲害，我們最好能想個萬全之策，才不致於僨事。唔！梅哥哥，我和敏姐姐約好在湘西的黔陽會面，不如先去找到她，大家也有個商量！」

梅三公子訝異的問道：「慧妹，你說的敏姐姐是誰？」

崔慧「咭」的笑道：「你到時候，自會知道，喲！我們快走，外面還有救出去的二十來個少女，都要打發呢！」

上官燕巴不得快走，大家匆匆的仍從石壁中退了出來。

崔慧指着方才被梅三公子一掌震散的滿地黃金，笑道：「梅哥哥，我們還得替她們準備盤費呢，這不是現成的嗎？」

梅三公子笑道：「這會可給神偷老前輩說中了，我們居然也順手牽羊起來！」

說着大家取了幾十錠黃金，仍循原路走出。

跳上石窟，天色已是大亮。

劍琴兩小，早已迎着上來。

當下由梅三公子領先，走出八角花圃，三人連袂蹤出，何消片刻，出了歌樂山莊。

梅三公子吩咐兩人，按照救出人數，把取來的黃金，分給衆人，然後一齊下山。

琴劍兩人，又回到澤邊，取了行囊，一同上路！

這會因救出來的二十來個少女，都不會武功，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更是寸步艱難，，差不多足足走了半天工夫，才出了陳列殭屍的隧道。

梅三公子因急於追趕歌樂山莊的人，不能再緩，就叫琴劍兩小護送她們出山，自己和崔慧上官燕先行上路，大家約定在黔陽會合。

計議定當，就囑咐了兩小幾句，自己騎上琥珀駒，讓崔慧上官燕各騎了兩小的馬匹，首先登程。

三匹馬依着山徑，向西急駛。

雪峯山脈重山叠嶺，幅員遼闊，奔到天色昏黑，依然山崗起伏，道路崎嶇！

秋風習習，細雨如毛，天公竟然不作美起來。

崔慧因自己三人，只在中午時分，大家分吃了些乾糧，直到這時還未進食，看來今晚可出不了山，這怎麼辦？」

心中一急，不由一揚繮繩，衝上兩步，口中叫道：「梅哥……」

她第二個「哥」字還沒出口，却見梅三公子突然回轉頭來，輕輕「噓」了一聲，止住自己開口，一面低聲說道：「慧妹，別出聲，前面大概有十來個人呢！瞧他們行色匆匆，敢情就是歌樂山莊的賊人！」

崔慧注目向前一望，灰沉沉的那裏瞧得到半點人影。

她知道梅哥哥神目如電，定有所見，當下也低聲問道：「我們要不要下馬？」

梅三公子點頭道：「我們尾隨下去，先得瞧個究竟，還是下馬的好。」

三人迅速下馬，把馬匹藏入附近林中，由梅三公子領先，悄悄的掩了下去。

約摸走有半里路光景，前面果然有一行人，正在向坡上疾走！

那是一座孤伶伶的破廟，黑暗之中，也看不眞切。

只見這一行人剛走近破廟，廟中突然走出一個人來，大家遞了過暗號，就把衆人全領了進去。

梅三公子說了聲「走」，人影一晃，好像一縷淡煙似的直向廟中飛入！

崔慧上官燕兩人，上坡之後，先把附近察看了一遍，破廟右側，靠近圍牆之處，生着一株大樹，枝葉極爲茂盛。

兩人不敢怠慢，一擰身，輕悄悄的躍上橫枝，把身形隱好。

往裏一瞧，廟中情形，正好是全呈眼底！

這敢情是一座山神廟，裏面土蔽塵封，好似久無人跡。

這時，一張破神案上，燃了兩支紅燭，風搖燈焰，有點陰森森的感覺。

神案後面，並無神像，却端端正正坐着兩人。

左首一個，是十七八歲頭挽雙髻的玄衣女郎，粉面朱唇，容光照人。

右首却是一個四十開外，一臉陰氣的中年文士。

神案兩邊，侍立着十幾個黑衣勁裝大漢，各人抱着一口明晃晃的鬼頭刀，肅立無聲！

瞧他們裝束，分明是玄女教的人！

神案前面地上，還放着兩團黑影，好像是兩個被綑綁着的人？

但一點掙扎也沒有，敢情還被點了昏穴！

上官燕瞧得心頭一陣猛跳，手足有點發冷，顫聲說道：「崔姐姐你瞧！那是不是外公？」

崔慧怕他忍不住氣，方要回答，驀聽中年文士陰陽怪氣的說了聲：「替他們鬆綁！」

下面的黑衣大漢答應一聲，立時替兩人把綁着的軟索解開。

中年文士慢呑呑的站起身來，向兩人身邊走去！

上官燕心中一急，正待衝下身去。

却被崔慧一把拉住，在她耳邊輕聲的道：「燕妹妹，不可妄動！」

這時中年文士已伸手在兩人後心拍了一掌，然後回到座上。

地上兩人，穴道一解，立時骨碌碌的站起身來。

這回看清楚了，原來也是一男一女，瞧他們身穿黑色勁裝，敢情也是玄女教下的人。

男的看背影，約摸三十來歲，女的身段苗條，最多也不過二十上下！

兩人才一起身，那女的向神案上抬頭一望，立即撲地跪了下去，口中哭喊着道：「三小姐，公孫先生在上，饒恕婢子一時糊塗，可憐可憐婢子罷！」

說着連連叩頭，一面却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被稱做公孫先生的中年文士，正眼都不瞧她一下，只陰沉沉的哼道：「你們知道叛教私奔，該受怎樣的處置嗎？自己所做的事，趕緊招出來，免得多受折磨。」

這時空山寂寂，細雨如絲，荒涼的古廟中，沒有半點聲息，裏面說話的聲音，全聽得老遠。

上官燕看到兩人並不是外公時，心中放下一塊沉鉛，輕輕吁了口氣！

跪在地上的那個女的，聽公孫先生一問，又叩了幾個頭直起腰來，側目斜睨了身邊男的一眼，焦急的道：「申福，你還不跪下來，求三小姐公孫先生開恩嗎？」

申福只哼了聲，依舊靜靜的站着，他好像在運氣調神。

女的瞧他不理不睬，凄涼望着上面的三小姐，道：「三小姐，妳菩薩心腸，慈悲爲懷，饒了我們罷！他……申福，是大小姐上個月賜給婢子的，他到歌樂山莊，三個多月，平日裏謹慎從事，並沒半點叛教行爲……。」

上面坐着的三小姐，瞧着她哭得傷心，春花般的臉上，意似不忍，螓首輕點，問道：「妳說，他是大姐賜給妳的，這話當眞？」

說到這裏，不禁臉露迷惘地接着又道：「把他賜給妳做什麼呢？」

她好像找不到答案，等着那婢子回話。

公孫先生眉頭略皺，陰陰的一笑道：「三小姐，妳且聽她說下去！」

三小姐嗯了一聲道：「妳就說下去罷！」

那女子連連應是，繼續說道：「昨晚，我們莊上來了强敵，二莊主身受重傷，後來大莊主也斷了右臂，不知去向……」

三小姐一雙秋水似的大眼睛，睜得滾圓，急急問道：「那是誰啊！連李叔叔金叔叔都不是對手？」

那女子聽三小姐一問，囘道：「打傷大莊主二莊主的，是一個什麼姓梅的公子，聽說副教主也栽在他手上。後來，大小姐就挑了幾個武功較强的，留守山中以外，其他的人，暫時囘六詔山去。

因爲人數太多，路上怕引起人家注意，才分了幾撥。

他……申福看到這次莊上弟兄死傷極多，心中害怕，就勸婢子和他一同潛逃，好安安穩穩的做個長久夫妻。」

「哈哈！賤婢憑妳也配做長久夫妻？大爺申福通，乃是華山派太白神翁門下，到歌樂山莊，明人不說暗話，老實告訴你們，就是爲了江湖爭傳的兩件異寶而來。可笑賀龍珠那賤婢，只被大爺用了三粒崆峒異寶「獨龍丸」，把她擺佈得欲仙欲死，盡吐眞言。才知你們這批賊人，强佔歌樂山莊，劃爲禁區，化了廿年苦心，殺了不少江湖同道，那兩件轟動武林的東西，依然沒得到手。大爺需要知道的，都知道了，這才沒興趣和她糾纏下去，今天既然被擒，殺剮就悉聽尊便！」

三小姐翠黛微蹙，輕聲兒道：「公孫叔叔，她在說些什麼呀？」

公孫先生並沒囘答，只是陰惻惻的笑了幾聲，道：「太白神翁，平日素以『名門正派』自居，原來竟是假裝僞善，覬覦異寶。

居然不擇手段，嗾使門人，做出下流淫惡，遠勝黑道的事來，着實可欽可佩！

不過姓申的，你得明白，咱們玄女教包羅江湖上各門各派的朋友，既入教門，不管你是眞心皈依，抑前來臥底，只要有叛教行爲，就得按教中家法處置。

你身犯教規，須五刀分屍，好教教中弟兄，做個榜樣！」

那女子聽申福通一說，早氣得渾身亂抖，這時猛的尖叫道：「申福！你……原來花言巧語，都是欺人之談，惡賊！今日我和你拚了！」

說着，一頭撞了過去。

公孫先生一陣嘿嘿冷笑，道：「姓申的自有教規處置，妳吃裏爬外，叛教私逃，死亦難免，我就賞妳個全屍罷！」

話才說完，伸手就是一掌，隔空拍出！

「公孫先生！且慢！」

三小姐瞧到公孫先生一掌出手，趕緊叫了一聲，要想阻攔，已是不及。

只聽「砰」的一聲，緊接着一聲慘叫，那女子一個身子，直摔出三丈來遠，腦漿迸出，倒在地上！

三小姐早已玉掌掩面，別過頭去！

在這同時，申福通早已氣蓄丹田，突然叫了聲：「申大爺少陪！」

雙脚一頓，人已憑空向廟外斜飛出去。

「嘿！你這舉動，早在我公孫先生算中，還不下去？」

申福通人剛蹤起，一條黑影，比雷還快，掠過他頭頂，一掌疾拍而下！

申福通驚覺有人凌空襲擊，趕緊就空中打了一個轉身，向斜側落去，雙掌一伸，由胸前平推而出。

這原是電光火石一般快法，他雙掌遞出，已是遲了一　只覺全身一震，如中巨石。

蹬蹬蹬，後退了七八步，血氣上翻，兩眼一黑，踉蹌摔倒地上。

那條人影在擊傷申福通之後，才一落地，足尖輕點，又倏然退了囘去，那正是坐在上首的公孫先生

。

他這一手直看得身在樹上的崔慧上官燕兩人，心頭一凛。

暗想此人身法之快，分明具有上乘武功，今晚可眞得小心！

公孫先生一回到座上，立時又陰陽怪氣的向兩旁黑衣大漢道：「好！你們就把他架起來，用家法伺候！」

黑衣大漢轟然答應，就有四五個人，向申福通奔去！

「嗤」「嗤」「嗤」！幾聲極其輕微的破空之聲，由廟外飛入。

只聽驚叫慘號，最先奔去的三個黑衣大漢，同時向後栽倒。

變起倉猝，使其餘的黑衣大漢，一時沒了主意，嚇得後退不迭！

第十七章　傳言之爭

「哈哈，陰世秀才，我們華山派弟子，可用不上你們的家法呀！」

人隨聲入，一條人影，疾飛而來，擋在申福通身前。

落地之後，才看清原來進來的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道人！

瞧他身材修長，面如滿月，背上斜負寶劍，卓然而立，眞是道貌儼然！

「嘿嘿！原來是追風劍客大駕光臨，兄弟有失遠迎！」

公孫先生慢吞吞的站起身來，踱了出去，他好像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似的，連連拱手。

一面臉帶陰笑，向牆外瞧了一眼，又道：「怎麼任兄不怕秋風秋雨，站在牆外作甚？快請進來！」

「陰世秀才當眞厲害，兄弟只放了二枚金錢鏢，就被你瞧出來啦！」

說着果然又從牆外跳進一個人來。

這人身材短小，聲音到甚是響亮！

公孫先生乾咳了一聲道：「好說，好說！任兄十二金錢，名震江湖，兄弟那得不識？」

三小姐眼看敵人接踪而來，也就蓮步姍姍的走到公孫先生身邊。

陰世秀才望着進來兩人，皮笑肉不笑的說道：「來來，兄弟給兩位介紹，這是敝教教主座下第三位高足，于文嫻三小姐。」

接着又向于文嫻道：「這位是華山派名宿追風劍客，這位是泰山磐石堡十二金錢任龍任大俠。」

于文嫻半含嬌羞的和兩人點頭爲禮。

追風劍客和十二金錢任龍，瞧到于文嫻，不禁都微微發楞。

江湖上轟傳的「六紹三嬌」，武功出自九天魔女親傳。

這三小姐，竟然還是嬌美如花，弱不勝衣的十七八歲少女！

陰世秀才公孫慶瞧了兩人一眼，陰陰的笑道：「兩位連袂光臨湘西，實是難得，可惜此處不是待客之所，尤感簡慢！」

十二金錢任龍，聞言呵呵笑道：「兄弟和追風道兄，說來湊巧，實是前山才碰上的，因兄弟在遠處瞧到有人向這坡上奔來，一時好奇，追踪到此。匆忙之間，還認爲有人在這荒僻破廟，幹那謀財害命的勾當，就打了三枚金錢，不料誤傷貴教弟兄，心中實感慚愧！」

他言中之意，顯然不願開罪玄女教。

陰世秀才公孫慶是什麼人？那會聽不出來。

今日這場面，追風劍客已是硬手，如再加上一個任龍，自己和三小姐兩人，雖然並不怕他。

但泰山磐石堡，豈是輕易惹得？能不破臉，自是最好。

當下也滿堆笑容道：「任兄俠名滿江湖，適才之事，全出誤會，怎能怪得兩位？」

他不但討好任龍，也帶上了追風劍客。

追風劍客聽十二金錢任龍所說，心中甚覺不齒其人。

泰山派在江湖上名列九大名派，怎的向玄女教討起好起來？

而且陰世秀才公孫慶，爲人陰狠毒辣，今晚死傷了三個教下弟子，居然還若無其事，莫非其中有詐？

何況師姪申福通，敗露形跡，如今落入人手，看來今日決難善了，想到這裏，不由心中一動，也含笑說道：「公孫兄如不見責，兄弟有個不情之請，貴教遠處雲貴，和咱們九大門派，素無過節。敝師姪申福通，少不更事，觸犯門規，早被華山派逐出門牆，不想他又托庇貴教門下，兄弟意欲把他帶回華山，明正家法，公孫兄當能俯允所請？」

陰世秀才公孫慶見他道出九大門派，自然意在示威。

不由陰笑了聲道：「令師姪申福通，易名申福，投奔敝教，當日如果早知是貴派被逐門徒，敝教決不敢收留下來。那知他在歌樂山莊耽了三個月，又誘拐侍女，叛教私逃，今日被兄弟發現，才追緝回來。既然追風道兄吩咐，兄弟自當遵命，不過……」

他沉吟了一下，又道：「不過兄弟實在抱歉，他方才再次蹤起，意圖逃走，被兄弟用五陰手擊中，此時恐已沒救了。」

追風劍客聽說師姪申福通，是被他用五陰手擊中，不禁心中大驚！

要知五陰手乃是一種邪門陰功，一經擊中人身，閉氣截脈，知覺頓失，不出一個時辰，肝腸寸斷，五臟齊裂，確實慘毒無比。

難怪陰世秀才適才笑臉相迎，若無其事，原來他怕申福通洩漏教中隱秘，才用五陰截脈手法，暗下毒手。

一面又怕自己把他搶救出去，臨時以內家真氣，護住心脈，讓他所知隱密，全部說出，這才故意拖延時間，等到申福通心脈一斷，人已完全死去，自己就無能爲力了。

想到這裏，回頭瞧去，申福通果然撲倒地上，一動不動。

趕緊一個箭步，俯下去，用手把他翻過身來，只見七竅一齊流出黑血，早已氣絕多時！

陰世秀才公孫慶却跟着過來，陰惻惻的笑道：「兄弟爲了懲戒叛徒，一時情急，才用上五陰手，還請追風道兄，多多原諒才好！」

「好毒辣的手段！」

追風劍客呼的直起腰來，一招「赤手搏龍」，當胸直劈過去。

陰世秀才身形輕巧的向右一閃，避開來勢，口中陰笑着道：「追風道兄，怎的和兄弟動起手來？」

「鬼酸丁，今日教你識得華山派厲害！」

追風劍客想是憤忍已極，大喝聲中，右掌才一收回，左掌又緊隨着擊出，橫裏一招「排風蕩雲」，疾劈陰世秀才左脇。

陰世秀才再次側身斜讓，冷笑道：「追風道兄，眞的要和兄弟動手嗎？」

追風劍客一連給他避開兩招，心頭更是憤忍，冷哼一聲，雙掌齊發，向前推出！

陰世秀才公孫慶這會並不閃避，雙手平推，硬封追風劍客擊來之力。

四掌甫接，追風劍客雙掌突然後撤，向左右一分，左足微頓，身形倏進，右脚「魁星踢斗」，迅如閃電，向陰世秀才下頦踢到。

這一招迅猛絕倫，快速無比。

陰世秀才心頭一凜，趕緊上身微仰，右掌對準追風劍客踢來右脚，向左拍出，身軀也同時向後疾退了三步。

追風劍客右脚落地，「嗆」的一聲，翻手從肩上迅出長劍，目注陰世秀才喝道：「鬼酸丁，快撤出兵刃來！」

陰世秀才一張沒有血色的臉上，露出一絲陰笑，冷冷的道：「既然追風道兄堅欲賜教，兄弟只好奉陪。」

說着慢吞吞的從身邊摸出一個扁形鐵球，只見他拇指輕按。

「嗆」！寒光突射，手上多了一柄三尺來長的狹長緬刀，掙得筆直。

凝神而立，靜待追風劍客發招。

追風劍客早已等得不耐，一見陰世秀才亮出兵刃，立即喝了聲：「鬼酸丁看劍！」

長劍一揮，銀虹盤空，一招「石破天驚」，迎面劈去！

陰世秀才久耳華山派追風劍客，素以出手奇疾著稱，江湖道上，鮮有能接得住他百招的人。

這時見他出手第一招，果然不凡，那裏還敢大意。

身形微撤，退後半步，方想迴腕還攻，不料追風劍客，果然不愧追風兩字。

第一招剛剛出手，第二第三，竟然連接而來。

刷、刷、刷！寒芒耀眼，銀虹漫天，簡直快到令人分不清招數！

陰世秀才既凜又駭，空有一身武學，緬刀疾掄，左右封架了七八個照面，才堪堪把劣勢挽轉。

他被這一輪急攻，直逼得怒火千丈，這時勢力稍均，那肯放過機會，以攻還攻。

口中哼出兩聲「嘿」「嘿」冷笑，手上緬刀，突然抖起無數條寒光，分朝追風劍客上中下三路攻出！

一霎時，但見刀光劍影，盤旋飛舞，眞若兩條翻江怒龍，翻翻滾滾，兇猛已極！

打倒三十招以後，只見一團交掣飛旋的白光，那裏還分辨得清人影。

兩丈之內，盡是冷森森的侵肌寒風！

樹上的崔慧上官燕兩人，正瞧得十分出神，驀聽牆外響起一聲宏亮的。

「阿彌阿佛」！

一條灰影，疾閃而入。

追風劍客和陰世秀才正打到激烈關頭，忽覺一陣勁風，向自己兩人中間，拂撞過來。

不由齊吃一驚，刀劍驟停，人影倏分，各自退後一步。

只見兩人中間，多了一個灰袍芒鞋，四十開外的肥胖和尚，滿頭大汗，急吼着道：「兩位快請住手，聽貧僧一言！」

這時袖手旁觀的泰山磐石堡十二金錢任龍，早已看清來人，原來是五台山清涼寺的燈心和尚。

不由心中一怔，暗想難道五台山的出家人，也覬覦寶物，來湊這場熱鬧？

人却搶前一步，迎了上去，笑着說道：「哈哈！大師傅你也趕到湘西來湊湊熱鬧！」

燈火和尚瞥了四人一眼，抹抹額上汗珠，道：「巧極！巧極！華山的追風道友，泰山的任施主，都在這裏，我這游脚和尚，總算沒有白跑，咱們九大門派，今日湊到了四個。唔！你們可知那兩件武林爭傳的異寶，都被人得去了嗎？」

「什麼？」

陰世秀才，追風劍客，和十二金錢任龍三個人六隻眼睛，立時瞪得滾圓，異口同聲問了出來！

于文嫺站在一邊，靜靜的聽他們說話，一雙妙目，也緊盯着面前這個肥胖和尚，心想：

燈心和尚，江湖上倒挺有點名氣，原來是這樣一個俗不可耐的人，瞧他肥頭胖腦的樣子，不是個酒肉和尚才怪！

燈心和尚搖了搖禿頭，突然向陰世秀才打個哈哈，道：「你們貴教教主，化了二十多年苦心，尋遍名山大川，才發現了歌樂山莊這一「洞中之洞」，但對藏寶的「天外浮雲」，却始終沒法詳參……唔！這且不說！公孫施主，你可知道那偷兒祖宗，也在你們湘西出現嗎？」

陰世秀才見他說了一半，却問起什麼偷兒祖宗來，心中一動，突然問道：「你說兩件異寶，是鑽天飛鼠那個老不死的挖了去？」

十二金錢任龍忍不住接口道：「不錯！那老偷兒生平從不白跑，準是他偷摸走了。」

燈心和尚笑了笑，搖頭道：「不是！這會他也白跑了，這不會錯！是他在今天上午親口告訴終南的金透銀彈范老三的，范老三又告訴了我……」

追風劍客插口問道：「大師！你說范老三，他也來了？」

燈心和尚歎了口氣，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爲了傳說中的兩件異寶，江湖上有多少人斷送了性命，多少門派，互相殘殺。貧僧出家之人，五蘊皆空，會向我佛如來，許下宏願，誓把那兩件東西尋到，由我出家人掌管，就可求救爭端了。」

追風劍客聽他滿口慈悲爲懷，原來也是爲了獨吞異寶，不由「嘿」的冷笑了一聲。

陰世秀才見他說到金透銀彈范老三，又扯了開去，忍不住開道：「大師方才說范老三告訴你的，到底告訴你什麼呀？」

燈心和尚「哦」了一聲道：「范老三告訴我，那兩件異寶，被什麼天台派一個姓梅的公子得了去，預料還沒離開湘西，貧僧這才和他相約……」

他說到這裏，突然哈哈大笑，雙目精光陡露，抬手向廟外大樹上一指，說道：「還有兩位朋友，也請下來一談如何？」

燈心和尚此話一出，在場的人，都不禁臉露驚訝。

自己這些人在江湖上也算得成名多年，竟然連樹上隱藏着人，都沒有察覺出來，說出去豈不丢人？

崔慧和上官燕，隱身樹上，瞧着這幾個亦正亦邪的人物，聽他們的口氣，好像全是爲了兩件什麼寶物而來！

什麼？他們說天台派姓梅的公子，那不是指梅哥哥？哼！眞是活見鬼！

江湖上代表正義的九大門派，看來當眞逐漸式微了，出道的人物，竟然同流合汚，明爭暗奪。

這和黑道上的人，又有什麼不同吧？難怪爺爺感歎：「道消魔長，浩刼將興！」

崔慧正在沉思之際，驀的被燈心和尚一叫，不由心中一驚，這賊秃的眼睛，還當眞厲害！

自己兩人行藏既被識破，不如大大方方的下去，想到這裏，用手拉着上官燕，低聲說了句：「我們下去！」

足尖一點，輕飄飄的向衆人面前落去！

香風颯然，大家只覺眼前一花，俏生生的多出兩個少女。

唔！光瞧這身輕功，已是不凡，想來還大有來頭！

三小姐于文嫻打兩人現身之後，一雙俏眼，却只管打量着她們，霎都不霎。

只有她，這目光還有些友善。

這時站在牆角上的十來個黑衣大漢中，有一個悄悄的蹩近陰世秀才身邊，低低說了幾句。

陰世秀才公孫慶臉色微微一變，但瞬即平復，慢吞吞的轉過身來，瞧了兩人一眼，陰惻惻地笑道：

「兩位女俠，敢情就是天台門下，兄弟眞是幸會！」

「天台派！」

燈心和尚一聽到天台派，不由驚異的叫了一聲，眼睛陡然發亮，滿臉春風，賊秃笑嘻嘻的問道：「哈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兩位女菩薩既是天台門下，可是和一位姓梅的公子一路的嗎？」

崔慧對這位「五台高僧」，可眞有點瞧不順眼，聞言冷冷的道：「我們不是天台門下，不知道！」

燈心和尚碰了一個軟釘子，却毫不動氣，依舊打了個哈哈，問道：「那麼兩位是何人門下？到這裏來，又爲了何事？」

崔慧不耐的道：「我們沒有師承宗派，無可奉告，這裏姑娘愛來就來，難道一定要有事嗎？」

她說到這裏，拉了上官燕一把，回頭說道：「燕妹妹，我們走！」

兩人說走就走，才一轉身，忽見眼前人影一晃。

陰世秀才公孫慶橫身攔在前面，臉上浮起一絲陰笑，說道：「妳們既然來了，要走，可沒那麼容易！」

崔慧怒道：「這又奇了，天下人走天下路，這雪峯山又不是你們私地，姑娘愛來則來，愛走就走，你也管得着？」

陰世秀才冷笑道：「眞人面前不必說假，妳們從歌樂山莊而來，不說說清楚，就想走嗎？」

上官燕忍不住插口道：「從歌樂山莊來，又待怎樣？」

「阿彌陀佛！兩位女菩薩果眞由歌樂山莊而來，也沒有別的，只要說出那天台派梅公子，現在何處，貧僧自然把妳們送出雪峯山去，保證陰世秀才決不敢傷妳們一根毫髮！」

陰世秀才一聽燈心和尚居然把自己劈開，不由「嘿嘿」地乾笑了兩聲。

他城府極深，知道這些人中，當推燈心和尚武功最高，如果翻臉成仇，自己這邊，只有三小姐和自己兩人，決難討好，是以暫時容忍。

只聽追風劍客接口說道：「兩位姑娘，雖然不肯把尊師名號見告，但妳們總也該聽尊師說起過九大

門派中人！這位是五台山的燈心大師，這位是泰山磐石堡十二金錢任龍任大俠，貧道是華山追風劍客，兩位這可總該相信了罷！」

崔慧不耐的道：「你們要找梅哥哥做什麼？我偏不說！」

接着掉頭說了聲。

「走」！

一手拉着上官燕，根本不理不睬的往殿外便走！

驀見人影一晃，陰世秀才公孫慶身如飄風，又攔住去路，獰笑着道：「妳們接我公孫先生一掌，再走不遲！」

忽的欺身而前，一招「大擒拿手」，探臂就向崔慧右肩抓來。

于文嫻一直站在一旁，沒有作聲，這時一見陰世秀才，閃身出手，急忙叫道：「公孫大叔，讓她們去罷！」

她「罷」字才出口，只聽「拍」的一聲清響，兩條人影，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原來崔慧口中雖然說着「走」字，其實四週敵人環伺，她那敢大意，早已功運右臂，暗中戒備。

這時瞧到陰世秀才欺近身來，正待把蓄勢已久的「劈空劍訣」，向前劈出！

忽然一條人影，穿身搶出，發掌一擋，雙方右掌接實，各自震退了一步。

第十八章　兩件奇珍

陰世秀才定睛一瞧，原來發掌的正是燈心大師，不由冷笑着道：「大師傅，人家方才可並沒有領你的情，再說這兩個妞兒，是從歌樂山莊逃出來的。兄弟勢非把她們擒回去不可，咱們玄女教和五台山，井水不犯河水，你們何必插手擋橫？」

燈心大師呵呵笑道：「公孫施主，這會你可錯了，兩位女菩薩，不管她們肯不肯說出梅三公子下落，貧僧尚有用處，決不能讓她們落入旁人手中。公孫施主既然知道咱們五台山出家人，和貴教向來河水不犯井水，那麼你就讓貧僧把人帶走罷！」

陰世秀才臉上笑意未泯，陰惻惻的道：「如此說來，大師傅是有意和兄弟為難了。說不得公孫慶只好先領教大師傅幾手高招！」

燈心和尚雙手合十，連連點頭道：「那也只手如此！」

陰世秀才打鼻孔裏哼了一聲，問道：「那麼大師傅想動兵刃，還是拳掌？」

燈心和尚雙手一攤，笑嘻嘻的答道：「出家人從來不帶兇器，先比拳掌也好，如果不分勝負，貧僧倒還有點小玩意呢！」

陰世秀才借着問話之時，早已蓄勢運勁，這時慢吞吞的應了個「好」！

餘音未絕，忽的身形如電，陡然一招「荆山禾玉」，五陰手向燈心和尚當胸印到。

這一招說打就打，出手奇快。

燈心和尚微微一哂，身形斜讓，橫臂出掌，使了一招「螳臂當車」，潛運功力，硬封公孫慶的掌勢。

「嘿」！「嘿」！陰世秀才又是幾聲冷哼，右掌直擊不變，左手駢指如戟，「寒鴉登枝」，打橫裏逕點燈心和尚右臂。

燈心和尚左手上撩，格開陰世秀才左臂，同時開氣吐聲，右腕突然加勁，向前推出！

但聽「砰」的一聲，四條臂膀，同時接實，兩人又各自向後退了三步。

崔慧瞧到燈心和尚搶先出手，不由拉着上官燕，倒反而停下身來，她知道這些人把自己當作天台派門下，他們爲了兩件什麼寶物，傳說被梅哥哥取走，想從自己兩人身上，追問下落，看來極難善了。

燈心和尚，追風劍客，十二金錢任龍，陰世秀才公孫慶，沒一個是好惹的人物。

一對一，還怕贏不了他們，如果聯手對付自己起來，可眞辣手，梅哥哥怎的不見影子？

難得他們雙方搶先動上了手，不管誰勝誰負，至少可以減少幾個强敵。

就在她微一沉思之際，燈心和尚和陰世秀才，又欺身疾進，拳打脚踢，各自攻出了三五招。

掌風足影，急如驟雨，兩人勢均力敵，一時之間難分上下。

三小姐于文嫻這時却嬝嬝婷婷的走到崔慧身前，未言先笑，叫了聲：「兩位姐姐……」

她黑白分明的俏眼珠，斜睨着追風劍客和十二金錢，悄聲兒道：「他們都不是好人，爲着奪兩件什麼寶物來的，妳們快走好啦！這裏我和公孫先生會對付的！」

崔慧笑道：「不要緊！我不怕他們。」

上官燕忙道：「崔姐姐，梅大哥不知那裏去了，我們還是找他去罷！」

崔慧點頭道：「那也好！」

說着含笑對于文嫻道：「姐姐，那我們走啦！」

于文嫻又道：「妳們貴姓？」

崔慧把自己和上官燕的姓名說了。

于文嫻揮手道：「崔姐姐，上官妹子，妳們就請罷。」

追風劍客，十二金錢任龍剛想追去，只見于文嫻嬌軀微晃，纖纖玉手，斜橫着長劍，攔在前面！

「哈哈，貧僧早已說過，兩位女菩薩只要說出梅三公子下落，貧僧就送妳們出雪峯山去！」

燈心和尚突捨了陰世秀才，身形蹤起，凌空追來！

「賊禿，你眞是找死！」

崔慧脚尖才點到牆頭，倏然回身，右手揚處，「劈空劍訣」的銳利內勁，猶若一道劍氣，對準燈心和尚當頭劈落！

燈心和尚不愧五台名手，身在半空，肥胖身軀，突然一個觔斗，打横翻身。

袍袖一展，人又倏然縱上牆頭，直楞楞的瞧着崔慧，心中一陣納罕，內家掌風中，帶有銳利的劍風，只有衡山嶽麓老人一門。

此老不收門徒，那末這女娃兒，敢情是他的孫女？

提起嶽麓老人，此老輩份甚高，武功自成一家，即使像華山太白神翁，也得讓他三分，自己那裏惹得起他？

當下滿臉堆笑，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女菩薩請恕貧僧眼拙，多多冒犯，九大門派，誼如一家，不知女菩薩是嶽麓老人何人？」

他此言一出，追風劍客和十二金錢也呆住了手，眼光齊向崔慧上官燕瞧去！

「哈哈，諸位不是要找小生嗎？怎地我來了半天，你們却不理不睬？」

聲音不算響亮，但清朗明徹，字字鏗鏘！

大家給突如其來的聲音，聽得一怔。

連忙回過頭去，只見神案前面，不知何時多出一個二十來歲英俊秀逸的少年公子，臉含微笑，負手而立，清雅高華得出塵拔俗，瀟灑已極！

眼前這一群人，在江湖上也算得響當當的高手，居然連人家如何來的，都沒瞧清楚。

「梅哥哥！」

崔慧看到梅三公子突然現身，高興得叫了一聲，又翩然躍下牆來，走近他身邊。

燈心和尚也連忙跟着回進大殿。

只聽十二金錢任龍，已搶先開口道：「閣下大概就是近日傳言中自稱天台派的梅三公子了？」

他聲音冷傲，顯然沒把面前這個少年，放在眼內。

泰山磐石堡出來的人，那會瞧得起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

梅三公子朗聲應道：「小生正是天台派梅君璧，閣下有何見教？」

「嘿嘿！兄弟自出道江湖以來，從沒聽說過江湖上還有什麼天台派？」

十二金錢任龍，語氣越來越不屑了，臉上一副自以爲名門正派的神氣！

梅三公子自從上次紅燈夫人問他門派的時候，他想到自己自幼在天台習藝，就說出天台派來，此後他就一直以天台派自居。

這時一聽十二金錢意存輕視，不由雙目精光陡射，微含怒意的道：「那末今天就讓你增點見聞！」

陰世秀才公孫慶最工心計，他眼看兩人言語越說越僵，不由心中暗喜。

聽說梅三公子武功高不可測，不僅獨臂天王李殘和金老二都栽在他手下，就是連副教主都不支而退。

今天正好讓你們九大門派的人，打個頭陣，想到這裏，便退後了兩步，冷眼旁觀，默不作聲！

燈心和尚却也存着同樣的心理，他近日聽到江湖上傳說，梅三公子曾在岳陽舉手之間，擊敗了江湖上視爲兇神惡煞的輪前四煞，大家把他捧上了天。

但今日一見，除他兩道電光似的眼神，稍異常人之外，根本瞧不出是身懷絕技的人，難道江湖上傳言失實？

哈哈，任龍十二金錢有點耐不住了，我出家人就讓你佔個先籌。

果然！十二金錢任龍聽梅三公子一說，勃然怒道：「你有多大年紀？也出口狂言，難道沒聽說過泰山磐石堡的威名。」

梅三公子敞聲笑道：「小生自出道江湖以來，從沒聽說過泰山還有什麼磐石堡？」

他不過借用十二金錢任龍方才的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但這話聽到任龍耳中，何異小覷了他泰山一派。

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喝一聲：「好狂的小子，你就見識見識泰山磐石堡的厲害！」

呼的一拳，直擊過來。

梅三公子好像並沒有注意，依然負手而立。

不！他連頭都別了過去，正眼也不瞧一下。

十二金錢任龍出手如風，還當對方來不及閃避，心頭暗喜。

「砰」！居然一擊就中對方左肩。

不好！他肩堅如鐵，自己腕骨，竟被震得隱隱作疼！

奇怪！這一拳，力道足以擊石成粉，難不成他的肩頭比石還硬？

唔！這小子練的是童子功，任龍一不作，二不休，猛然大喝一聲，勁貫右臂，又是一拳，閃電般對準梅三公子胸口擊去！

梅三公子好像毫不在意的接了他一拳，其實也被震得身子晃動，血氣微浮，心中暗暗一驚。

心想此人拳上功夫，倒實在夠沉，換了旁人，怕就接不下來呢！

想到這裏，突見十二金錢又是一拳當胸擊來，不由傲然一哂，暗把般若神功，凝集胸前，依然不避不閃，負手如故！

十二金錢任龍這一拳，可說用上了全身力道，拳抵前胸，突然手腕微旋，擊出勁力，再次加强。

那知一拳擊中對方胸膛，竟然好像擊在棉絮之上，柔軟得絲毫用不上力道。

他在江湖上也成名多年，自然見多識廣，對方分明身具上乘內功。

如果等他運勁反擊，自己非受重傷不可，驚駭之下，趕緊敗拳疾退！

泰山磐石堡素以「隔山打虎」的剛猛拳掌，見稱於世。

十二金錢這兩拳，梅三公子接得若無其事，不但任龍震駭莫名，即是在場高手，也全都凛然變色！

燈心和尚等任龍疾退之際，不慌不忙的大袖一揮，緩步而行，口中叫道：「任施主快請住手！」

一面單掌打訊，笑向梅三公子說道：「天台佛宗，雖不在九大門派之列，但紅蓮白藕，武林同源，小施主不可誤會。貧僧風聞歌樂山莊的兩件異寶，已為小施主所得，不知是否確有其事？」

梅三公子方才已聽得不少，這批人好像全為什麼寶物而來。

由此推想，昨晚在歌樂山莊石室中遇上的鑽天飛鼠，顯然也是為了兩件寶物，才由北方專程趕來，

但當時聽他口氣，似乎並沒得到。

那末為什麼無緣無故的說是被自己取走呢？

為了這兩件寶物，大家不惜爾虞我詐，明爭暗奪，到底這是什麼東西，值得如此重視？

對這些疑問，一時又無從解答，眼看燈心和尚一雙紅絲包睛的貪婪眼光，兀自骨碌碌的瞧着自己，不由心中一陣厭惡，暗想江湖上盛傳的九大門派，原來全是這些貪婪小人。

當下並不回答，只是冷冷的一笑，問道：「不知大師垂問，有何見教？」

燈心和尚見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分明那兩件異寶，果真被這個青年人得去，心中不禁又驚又喜，急道：「小施主既然能參透「天外浮雲」這句偈語，尋獲寶物，可知這兩件寶物來歷，和目前武林引起的爭端嗎？」

梅三公子見他信以為真，心中暗暗好笑，傲然說道：「願聞其詳！」

燈心和尚低喧了一聲佛號，說道：「提起這兩件寶物，原是一位得道高僧所發現的，他不願寶物長埋地下，湮沒無聞，又不願被歹人得去，為非作惡，這就留了四句偈語，以待有緣。這四句偈語，大概當時知道的人，也並不多，後來傳到武林前輩異人青蓮眞人耳中，他學究天人，胸羅萬有，這四句偈語，在他眼中，自然一目瞭然，但以他當時的身份，那屑一顧？於是就把這四句偈語，分記在他手着的『青蓮眞經』上下兩卷的最後一頁之中，而且在下卷末頁上，還信筆亂塗的畫了一張山水畫，也許就是寶藏之圖。過了百十年之後，江湖上只知有這兩件異寶，但四句偈語，已沒人能說得出來，自然也無法探求寶物。這時，那部『青蓮眞經』，却落在關外一位奇人手上。他收有兩個弟子，後來把眞經傳給大弟子，大弟子練了三年，學有大成，然後又把眞經借給他師弟閱讀！這時正當流寇倡亂之前，政綱不舉，盜賊蠭起，那師兄眼看國事蜩螗，民不聊生，就毅然從軍，以他所學，自然屢建奇功，數年之間，就擢

升到了參將。那『青蓮眞經』下卷，也就一直留在他師弟身邊，滿清入關之後，師兄屢抗清兵，終因大勢已去，改了道裝，四處奔走，意圖聯合志士，共謀再舉，這就在河北，山東一帶，創立了一個教宗。」

燈心和尚說到這裏，三小姐于文嫻突然揷口問道：「你說的是天理教老教主知機子？」

燈心和尚並沒理她，繼續說道：「那師弟當年練習『青蓮眞經』上卷之時，因年齡尚稚，根本不知最後那頁說寫的兩句偈語，在說什麼？是以並不在意。後來不知怎的，又當上了清朝的游擊，駐防岳州，並且又交了一批三教九流的人，聽人家講起這兩件寶物，漸漸又推測到『青蓮眞經』上的記載。但苦於上卷的兩句偈語，已經記憶不清，自己雖有眞經下卷，無異大海撈針，天下之大，名山大川，何可勝計，一時又到那裏去找呢？他風聞師兄在河北山東一帶，秘密創教，便隻身趕去，那知道一去，有如泥牛入海，沒了下落，有人推測，定是被他師兄害了，這是十幾年以前的往事。後來不知怎的江湖上突然傳出尋找寶物的兩句偈語，那就是『洞中之洞，天外浮雲』這兩句。武林中人，一聽寶物有了着落，就紛紛四處尋踩，但怪事也接着發生，江湖上不少成名人物，就相繼失蹤，各門派的門下弟子，也時常血濺荒原，其中有不少，當然起因於互相猜忌，造成仇殺，各門派之間，幾乎無日不在爲了尋寶尋仇而忙碌。但這兩件寶物到底落在何方呢，江湖上依然傳言不一，直至最近，才知『洞中之洞』，已被玄女教發現，那就是他們劃爲禁地的『歌樂山莊』。這消息雖然還只有少數人知道，但聞風趕來，却也大有人在。」

梅三公子聽他說了大半天，依然沒說出兩件寶物，到底是什麼來？但至少對這兩件寶物，總算弄清了一些來龍去脈。

心想難怪歌樂山莊隧道入口，白骨纍纍，原來都是覓寶之人，歌樂山莊因恐被人洩漏消息，才殺以滅口。

可見爲了一個貪字，害得多少人濺血送命，儘管死的人不在少數，但後繼者還是如此孜孜不倦，惟寶是問。

這又豈是留傳四句偈語的得道高僧，和手着「青蓮眞經」的青蓮眞人始料所及？

他沉思有頃，突然脫口問道：「如此說來，大師傅也是聞風趕來尋寶的了？」

燈心和尚雙手合十，又念了一句佛號，臉色一正，道：「貧僧出家之人，尤戒貪嗔，不過爲了這兩件寶物，使天下武林，掀起無窮殺機。貧僧曾在我佛如來面前，許下宏願，誓要尋歸佛門，才能永敉爭端，是以貧僧要向小施主化個善緣，功德無量。」

梅三公子見他一廂情願，心中頗覺好笑，本來自己既然沒有得到什麼寶物，何苦頂這個缸？

但天下之事，往往說不清楚，今日這種場合，他們有了先入之見，即使自己據實相告，又有誰會相信呢？

你越否認，他們越信其有，眞是說也說不清楚，看來鑽天飛鼠這個玩笑，可把自己開大了。

燈心和尚見他沉吟不語，呵呵笑道：「近日聞風趕來的武林群雄，也不在少數。」

小施主不聽貧僧良言，結個善緣，難道以你一人之力，能和武林群雄爲敵嗎？

梅三公子敞聲微笑道：「這個倒不勞大師傅躭心，如果無端找上小生，小生自會打發他們回去！」

「好狂的口氣！」

追風劍客突然冷叱了一句。

第十九章　亦友亦敵

「嘻嘻！那麼小施主就先打發我們回去罷！」

燈心和尚故意套上了追風劍客和十二金錢，還連帶把陰世秀才也拖到一條陣線之上。

梅三公子缺少江湖經驗，自然上了他的鬼當，果然目掃全場，朗聲說道：「這個自然！」

十二金錢任龍，平日狂妄成性，自詡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方才自己連擊兩拳，對方却似毫不經意，這個臉如何丟得起？

心中雖然憤怒，可是他畢竟是個老江湖，眼看大家都志在寶物，各懷異心，自己何苦先打頭陣，讓人家去坐享其成？

想到這裏，正好被燈心和尚一攔，就乘機後退。

這會大家話說絕了，已到非動手不可的階段，自己正好搶先發難，想到這裏，那裏還按得下心中怒火，陡地兇睛暴射，大吼一聲：「小狗，你納命來！」

兩掌一錯，猛的向外一推，一股狂猛無比的勁風，直向梅三公子捲到！

這兩掌合擊，正是泰山派一記煞招——磐石掌，出手勁急，威勢剛猛，直是聲到掌到，凌厲已極！

梅三公子目光如電，瞧他兇睛暴露，早已暗作準備，喝了一聲：「回去！」

呼的一掌，劈空打出。

任龍磐石掌出手，但覺有一股潛力，向自己掌風上撞來，竟然震得自己身軀搖顫衣衫波動。

不由臉上微微變色，但他畢竟還是硬接了下來。

梅三公子冷嗤一聲，左掌忽的當胸直豎，狀若打訊，那劈向任龍的潛力，忽然加强，綿綿不絕的直逼過去。

十二金錢只覺對方那股潛力，越來越强，內力滾滾，直若黃河之水天上來，壓力之沉，幾乎喘不過氣。

不禁心頭大駭，既不能移動分毫，又不能收拳後退，一時臉色慘白，汗如雨下！

十二金錢任龍，乃是久經大敵之人，他知道只要自己雙掌一收，勢必被那湧來的潛力，當場震死。

但如再苦撐下去呢？也非把內力耗盡，重傷身死不可。

燈心和尚看出自己如果再不出手，不但任龍得當場殞命，而且和泰山派也就會因此結下樑字。

此時那還顧得武林規矩，趕緊向追風劍客遞了個眼色，肥胖身軀從右竄出。

一言不發，揚手打出一股強猛掌風，斜刺裏直劈過去。

追風劍客却也同時拔出背上長劍，白虹如鍊，猛向梅三公子右腕削出。

兩人這一出手相救，動作快捷。

但聽梅三公子一聲敞笑，右掌突然一收一拍。

任龍只覺壓力一鬆之後，驟然變成一股震彈之力，向前推來。

自己一個身子，立被震得向後踉蹌疾退了七八步。

梅三公子身軀右旋，右臂一圈，袍袖猛向追風劍客劍尖上拂出。

同時當胸左掌，也順勢對準燈心和尚右掌迎擊出去！

追風劍客防不到對方竟會如此狂妄，敢用衣袖硬封自己劍勢，不由冷哼一聲，劍尖輕顫，突然加速

，向梅三公子右腕脈門挑去。

那知劍尖還沒碰上人家袖角，立時覺出不對，對方衣袖之中，忽然衝出一股勁氣，直奔劍身。

須知他乃是華山派太白神翁的師弟，雖然功力遠不及他師兄十分之一，但終究出身名門，見聞廣博，一見衝來勁氣，極似罡氣一類的上乘內功。

心頭一凜，不等勁氣拂到，早已抽劍旋身，疾退了三步。

就在追風劍客疾退的同時，只聽「拍」的一聲，梅三公子和燈心和尚兩掌相接。

梅三公子因右手拂出的力道落空，左掌却和人家接實，一輕一重，驟失平衡，身子不由向左斜傾，退出半步。

燈心和尚却實篤篤的向後震退了幾步。

這幾個動作，說來雖慢，其實全都快捷得有如電光石火，正在人影倏分之際。

崔慧寒英劍嗆然出匣，嬌軀一扭，人隨劍出，一招「指天劃地」，對準追風劍客刺去，口中叱道：「看你道貌岸然，原來也是個壞人！」

追風劍客身形剛退，寒芒乍閃。

他不愧是劍術老手，百忙中長劍一翻，架開來勢，一眼瞧到崔慧，心中不由一怔。

這紅衣姑娘，方才燈心和尚不是說她是衡山嶽麓老人的傳人？她和天台派姓梅的有甚瓜葛？

他架開崔慧長劍，退出一步，詫異的道：「姑娘是衡山嶽麓老人何人？貧道華山追風劍客，咱們同是九大門派中人，不可誤會。」

崔慧那管這些，聞言跨上一步，長劍平舉，冷冷的道：「姑娘可不知道什麼追風劍客不追風劍客，既然成了敵對，又攀什麼交情？」

追風劍客仗着他師兄太白神翁的威名，江湖上誰不畏憚三分？

此時聽他出言不遜，不禁大怒，厲聲喝道：「道爺念妳年幼無知，才問問妳來歷，既然妳自己找死，這可怪不得道爺。」

崔慧一擺手中長劍，嬌聲叱道：「你是追風劍客，我就怕了不成？有本領，儘管使出來就是！」

追風劍客忿怒已極，喝了聲：「丫頭，妳動手罷！」

「好！接招！」

崔慧其實焉有不知華山派追風劍客的大名？

她是氣他和燈心和尚一鼻孔出氣，偸襲梅哥哥，是以存心激怒對方。

這時那還客氣？右腕一振，寒英劍「玉龍出雲」，疾如奔雷，向追風劍客胸口當門穴點去。

好丫頭，果然是衡山一派的傳人，追風劍客見她出手一劍，便是嶽麓老人的「大羅劍法」，心中也微微發毛。

今日既然不能善了，只有裝作不知，把她斃了再說：

心念一動，陡然振臂迴劍，刷刷兩劍，直劈過去。

燈心和尚後退了幾步，臉色驟變，口中呵呵大笑，人却倏然跨進，振臂搶攻。

却好十二金錢任龍試一調息，覺得自己並未受傷。

這本來是梅三公子手下留情。

但他這時連番受挫，氣瘋了心，認爲梅三公子是有意折辱自己，狂吼一聲，掄臂再上。

燈心和尚的掌勢，如果是開山巨斧，那末十二金錢的掌風，就若石破天驚。

兩人這一剛猛急攻，勢勁力强，端的不可小覷。

梅三公子因對方乃是九大門派中人，在江湖上總算是名門正派，心中雖然不齒其人，也還不願過份開罪。

一方面也要瞧瞧名震江湖的九大門派，到底有些什麼驚人技藝，是以左掌當胸，只把般若神功護住全身，單用一隻右掌拒敵。

三人鬪了一陣，燈心和尙偸眼向梅三公子瞧去，只覺他氣定神閑，從容揮洒，心中也暗自駭異。

這少年最多只不過二十來歲，就算他一出娘胎，開始練習內功，也難有這等深厚功力，單用一隻右掌，就能和自己兩人硬拚力持？

心念一動，陡然一提眞氣，勁貫雙臂，呼的一掌，覷空向梅三公子左脅劈去。

十二金錢任龍，也把磐石掌全力施爲，掌掌都用十成力道。

梅三公子只覺對方兩人，居然越打越强，也暗自點頭，九大門派，當眞名不虛傳！

他心有所思，精神一分，忽覺任龍掌勢驟急，同時自己左首，燈心和尙也突然推出一股極猛潛力，直擊過來。

心頭微愣，當胸左手，立即打橫裏拍出！

燈心和尙雙掌方發，見梅三公子這一掌又和適才震退自己的手法，完全一樣。

那敢硬接，趕緊雙掌一收，飄然疾退。

瞥見上官燕站在一旁，似乎臉上微帶焦急。

心中暗想，看來這小女孩及使「劈空劍訣」的少女，和那姓梅的關係極深。

只要把她擒住，以生死作威脅，迫令姓梅的交出兩件寶物，豈非比捨命相拚，便宜得多？

心念一動，便乘勢向上官燕立身之處躍來。

陰世秀才公孫慶，冷眼旁觀。

他是心機深沉的人，眼看燈心和尙疾退之際，雙目只向上官燕一瞥，便趁勢躍去。

心中立卽明白對方意圖，冷哼一聲，也從側面緊隨着疾撲而出。

三小姐于文嫻一直手握長劍，俏立一旁。

她自己也不知怎的，對崔慧上官燕兩人，一見之後，就好像極爲投緣。

後來梅三公子一現身，那種瀟洒俊逸的氣度，更使她一顆少女寧靜的心，立時起了漣漪，是以眼怔怔的連長劍都沒還鞘。

這時瞧到燈心和尙和公孫先生同向上官小妹撲去。

她心頭突然一驚，也急忙蓮足輕頓，像飛燕般搶了出來。

這三個人，在江湖上也算得上一流高手，來勢快速無比，但見人影閃動之間，人已到了上官燕身側。

三人行動雖然一樣，但用心却是各不相同。

燈心和尙去勢雖然早了一步，但陰世秀才却因距離較近，兩人正好同一時間躍到上官燕身前。

陰世秀才公孫慶是有心搶先，是以雙脚落地之時，故意把身形往側面斜傾。

一個踉蹌，向燈心和尙撞了過去。

燈心和尙以爲上官燕一個小女孩，武功有限，憑自己還不手到擒來？

他那知半途裏殺出程咬金，陰世秀才會突起發難，猝不及防，一下就被公孫慶一股暗勁，撞得向後退出了一步。

陰世秀才動作何等靈快，趁燈心和尙一步後退之際，左手業已閃電而出，向上官燕右臂抓去！

「呵呵！原來是公孫施主，眞不愧陰世鬼。」

燈心和尚怒極而笑，右腕一翻，欺近身去，一招「五丁開山」，就向陰世秀才探出的左臂上劈去。

陰世秀才陰森森的笑了一聲，左臂一圈，讓過燈心和尚一擊之勢，右手「黑虎偷心」，疾向燈心和尚當胸迎擊。

兩人這一互攻，于文嫻已經仗劍趕到，口中叫了聲：「上官妹子，快退過來！」

上官燕手中緊握寶劍，她不懂燈心和尚爲什麼搶救自己？

但這兩個都是壞人，自己決打不過他們，給于文嫻這一叫，也就很快的往她身邊走去。

追風劍客和崔慧對上了手，先前在他心目之中，對方一個黃毛丫頭，卽使盡得嶽麓老人傳授，高煞也只有這點年紀。

他方才被崔慧激怒，存了斃敵之心，是以一開始，就運劍如飛，向崔慧狠狠的下手。

那知崔慧近日來屢經大敵，何況對面的人，是名震武林華山太白翁的師弟追風劍客，自然加倍小心，不敢絲毫大意。

一上場，就展開了爺爺親傳的「大羅劍法」，全力擊刺。

但見劍影亂飛，劍光綿密，居然使得凌厲已極，任你追風劍客，劍法如風，也莫要佔得她半點上風。

而且崔慧還不時的覷隙從劍光電影之中，劈出「劈空劍訣」，直把素以劍術自負的追風劍客，激得臉色鐵青，叱喝頻傳。

十二金錢任龍，有燈心和尚助拳，滿以爲足可對付面前這個少年高手，同時也正爲露一露泰山磐石堡絕招，提足眞氣，把磐石掌威力，悉數使出。

那知燈心和尚另起居心，突然撤手後退，向上官燕撲去，讓自己一人獨擋梅三公子，心中雖感憤怒，但勁敵當前，也只好捨命一拚，全力施爲。

正當此時，突然一陣破空銳嘯，一大串銀光燦爛的彈丸，疾若流星，猛向梅三公子激射而至。

梅三公子！身軀疾轉，隨手劃起一道晶瑩透明的劍光，繞身盤空，只聽一陣「叮」「叮」金玉相撞之聲，清脆入耳。

飛來的銀彈，一顆顆齊被昆吾劍削作兩半，紛紛墮地。

幾乎是同一時候，廟外長嘯起處，一條耀目金光，裹着一團黑影，快若雷射，凌空向梅三公子劍上點到。

這眞是其快無比，令人看都來不及。

梅三公子也不禁心頭一凜，斜退半步，立卽舉劍相迎，瞬息工夫，兩人已對拆了三招。

「哈哈！范老三也趕來了？」

燈心和尚一聲長笑，捨了陰世秀才，跳出圈外，左手一揚，一串精鋼念珠，急旋而出，待到了半途，突然散開，像一陣暴雨，朝梅三公子後背打去。

接着左手一沉，他預先掐在掌心的一粒，却悄悄地由下而上，急襲陰世秀才小腹！

陰世秀才不愧老手，眼光何等銳利，冷哼了一聲，左手輕抄，剛把念珠接到手上，猛覺掌心一陣刺痛。原來這粒念珠，在兩邊穿孔之處，還生着梭角，他打出的手法，又是旋轉而來，自己無心一接，掌心立被劃破。

不由怒道：「賊禿，你暗箭傷人，算得什麼人物。」

「阿彌陀佛，貧僧念珠之上，淬有劇毒，兩個辰之內，便得毒發身死，乃是平日在深山大澤，對付

毒蛇猛獸而製，公孫施主用手去接，這也只能說是天意，貧僧親手送你上極樂世界，正是好事，呵呵！」

「賊禿，我和你拚了！」

陰世秀才「嗆」的掣出緬刀，正待刺出！

任龍在這一緩之勢，也疾退了三步，雙手連揚，數以百計的「大清通寶」，滿天飛花，勢道勁疾，向場中亂撒。

只聽慘叫驟起，站在殿落角上的十幾個黑衣大漢，同時撲倒地上。

十二金錢任龍，素以十二枚金錢，錢無虛發出名，這漫天亂撒的絕着，江湖上沒聽人說起過，敢情是他們泰山派秘而不宣的救命絕招。

任龍此時驟下毒手，使出絕招，自然是想把在場之人，一網打盡？

只見他像瘋狂了似的，雙手亂揚，滿天清蚨，越打越多，一枚枚響起破空微嘯，縱橫飛舞！

這般聲勢，不禁使在場諸人，全都凜然變色！

但聽厲吼狂喝聲中，立即閃起四五圈銀光，和另外有人拍出三四股强勁掌風，全都紛紛向金錢上擊去！

這不過是刹那之間的工夫，梅三公子的般若神功，燈心和尚的劈空掌風，和其他諸人的刀光劍影，一齊出手。

滿天金錢，立被全數擊落。

再看十二金錢任龍，早已不知去向。

敢情他看到滿天花雨洒金錢的絕技，依然不能奏功，這才趁大家忙亂之際，悄然溜走！

燈心和尚雖然心憤十二金錢任龍不夠江湖道義，驟下毒手，但人已去遠，這筆賬只好留到以後再算。眼前最重要的還是兩件異寶，落入姓梅的手裏，此時如若輕易放過，日後又到那裏去找？何況自己這邊，任龍雖走，却另外來了一個大幫手，心中焉得不喜？

「喏！喏！范老三，這位就是歌樂山莊取得寶物的天台派梅小施主梅三公子，看來咱們這趟是白費了一場奔波之苦！」

他自知憑自己一人之力，決不是梅三公子的對手。

但又不肯眼睜睜的讓兩件異寶落入別人之手，是以出言探探范老三的心意，如能聯手合攻，自然最好不過。

被他叫做范老三的，却是一個光頭禿頂，年約五旬的瘦長老頭。

手中執着一柄三尺來長，金光燦爛的奇形兵器，看上去似劍，通體滾圓，只有劍頭部份，十分尖銳。

敢情除了刺擊之外，不能砍削。

他正是終南派名手，大名鼎鼎的金透銀彈范老三。

方才銀彈出手，全被梅三公子削落，一怒之下，凌空一擊。

却好又在十二金錢偸洒滿天花雨的同時，忙於應付金錢，沒有和梅三公子動上手，還不知對方虛實。

但他也是老江湖了，心知如果對方容易打發，燈心和尚又那會說這洩氣話來？

分明你一個人力有未逮，才繞着彎子說話，故意刺激自已，是以聞言之後，只怪笑一聲，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奔波幾千里，巴巴的趕來，如果讓人家得了便宜去，那咱們九大門派的人，今後可

別想再在江湖上混了，不知追風道友，意下如何？」

追風劍客微微一笑道：「貧道和兩位一樣心意，這兩件寶物，在沒有出世之前，已引起各門各派中千百同道，爲它犧牲流血，互相仇殺，如寶物出世，勢必更引起起武林爭奪。除了由咱們九大門派輪流保管之外，斷不容任何人據爲私有！」

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鑼鼓似乎愈敲愈緊，好像非把兩件寶物奪回不可，但誰也不願搶先出手。

梅三公子兩道冷電般的眼神，向三人瞥了一眼，敞笑聲道：「三位既有雅興，何妨聯手同上？」

金透銀彈范老三突然臉色一沉，厲聲喝道：「咄！小子，你把老夫看作何等樣人？」

燈心和尚連忙合十說道：「善哉善哉！范老三，這是梅小施主法眼鑑定，一番好意，他是瞧出咱們三塊料，不聯手起來，決難接得住……」

「呔！」

是可忍，孰不可忍？終南名手的金透銀彈范老三，明知這是燈心和尚激將之法，但當着這末多人面前，這口氣如何嚥得下？

手上金透一掄：「小子接招！」

「鏘」！梅三公子昆吾劍反而往劍鞘裏收入？

兩手一拱，微笑着道：「閣下一人上場，小生就徒手奉陪罷！」

范老三氣得哈哈大笑道：「小子，你認爲老夫徒手就贏不了你？」

說罷，把金透往鞘上一插，雙掌錯處，身如驚鴻，一團黑影，夾着一股勁風，向梅三公子撲到。兩指如戟，疾向對方喉下「天突」穴中點去！

梅三公子身形微撤，讓開范老三兩指，連身形都沒有看清，右掌掌心，已帶着雄猛內力，向范老三

肩頭按下。

金透銀彈一擊不中，對方單掌，業已遞到，勁風大得出奇，居然不在自己之下。

不由心中暗暗吃驚，尋思：難道燈心和尚用話擠兌着自己出手，敢情他們已交過手啦！這賊禿可能吃了虧，他心念剛一轉動。

梅三公子右掌已堪堪打上，范老三左臂疾沉，向外猛吐，五指如鈎，却向梅三公子脅下抓來！

就在范老三沉臂換式之時，梅三公子早將右掌收回，容范老三手指向自己脅下抓來，右掌直豎，微向右旋，「閉門推月」，掌緣向范老三脈門切出。

金透銀彈鼻中哼了一聲，左手一縮，右手兩指却疾如閃電，「畫龍點睛」，逕挖梅三公子雙目。

這幾招雙方都是迅速無比，梅三公子見他出招毒辣，心頭微起怒意。

七八個照面過去，范老三盛怒之下，已施出全力。

終南名手，做夢也想不到對面這個青年，拳掌內力，都還勝過自己。

他心中越打越急，漸漸汗珠如瀋，一瞧對方，長衣飄忽，只是從容揮洒！

金光乍閃，不見他翻腕拔劍，金透業已在握，手法之快，允稱名手，范老三再也顧不得自己名氣地位，掄透疾刺！

「哈哈！你早該使兵器啦！」

梅三公子一聲長笑，迎着金光透影，欺身直進！

在范老三和梅三公子動手的同時，崔慧和追風劍客也再次展開惡鬪！

崔慧全力施展出衡山絕技「大羅劍法」「劈空劍訣」，和追風劍客的華山劍法，打得難分難解。

遠遠望去，只見一團滾滾劍影和一道耀目寒光，閃電交擊。

論功力崔慧自然抵不上追風劍客，但她長劍和劍訣同施，威勢凌厲，使追風劍客也下敢過份逼近，才打成了平手。

「劈空劍訣」，乃是內家凝虛成力，以氣克敵的至高功夫，崔慧雖得她爺爺嶽麓老人親傳，但功力到底有限。

時間稍長，內力消耗，自然甚多，何況追風劍客，功力原又勝過於她。

這樣一來，崔慧漸漸感覺眞力不繼，劍法也不似先前凌厲。

追風劍客，劍術老手，焉有瞧不出來之理，忽然大喝一聲，凌空而起，右臂揮處，劍光暴漲。

一支長劍，幻出滿天劍影，連人帶劍，疾向崔慧當頭罩下！

這一劍正是追風劍客華山劍法中最奇幻的一招絕學「彩虹橫空」。

只要你舉劍硬架，立時被接連而來的綿綿劍勢圈住，還手無力。

站在一旁觀戰的三小姐于文嫻，早想出手相助，但因兩人打得不分勝負，自己一時不便插手。

這時眼看追風劍客凌空躍起，揮劍下劈，崔慧已被罩在一片劍影之中。

心中一急，立時雙脚一頓，劍先人後，一道銀虹對準追風劍客攔去！

第二十章　黑色小旗

上官燕也叫了聲：「崔姐姐，我來幫妳！」

緊隨着揮劍而出！

陰世秀才公孫慶，不防三小姐會突然插手，向追風劍客迎出。

對方這一招「彩虹橫空」，何等厲害不由心中大急。

他適才接了燈心和尚偸襲自己的一顆精鋼念珠，此時尙在手中，連忙扣入中指，對準追風劍客身上彈去！

崔慧突然瞧到對方懸空揮劍，直如泰山壓頂而來，心頭一凜，她銀牙暗咬，陡的出了一口丹田眞氣，運足內力，寒英劍一招「橫架金樑」，向上硬架。

同時左手「劈空劍訣」，也緊跟着向上劈去！

幾個人的動作，差不多同一時間發動，說來雖慢，其實快如閃電。

崔慧上架的長劍，還沒和對方接觸，陰世秀才打出的精鋼念珠，業已夾着輕微的空空之聲，劃空而至！

「叮」！追風劍客只覺劍身上猛力一震，火花四濺。

他人劍全在半空，竟然被震得劍勢微偏。

崔慧的「橫架金樑」，果然落空，但飛蹤而來的于文嫻，手中長劍，和追風劍客微偏的劍身却接個

正着！

「嗆」一陣金鐵交鳴，于文嫻立時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追風劍客身未落地，兩次被震，右腕也已微微酸軟。

不料崔慧劍招雖然落空，但她比劍招稍後出手的「劈空劍訣」，却和于文嫻的長劍先後劈到。

追風劍客要想躲閃，已是不及。

一股銳利無匹的劍風，又和他長劍相接，只聽又是「嗆」的一聲，手中長劍，再也控制不住，嗤的脫手飛出！

追風劍客不愧華山名手，長劍脫手飛出之際，人也藉劍身上一震之力，從斜刺裏翻出。

「撲通！」崔慧拚着全身眞力「劈空劍訣」劈出之後，嬌軀却一連後退了五六步，猛的一跤跌坐在地上。

粉臉慘白，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上官燕躍近身側，俯下身去，一把扶住崔慧，顫聲問道：「崔姐姐，妳怎麼啦？」

她急得差些哭出聲來！

崔慧鳳目乏神，低低的道：「不要緊，我只是內力消耗太甚，休息一會，就會好的。」

追風劍客雙脚堪堪落地，于文嫻已鳳目露煞，長劍劃起一道白光，疾捲而至，口中叱道：「追風雜毛，姑娘賞你一劍。」

追風劍客手上沒了兵器，那敢硬接，側身一讓，避開來勢。

緊接着連出兩掌，立卽向後暴退。

他是想搶從地上拾起長劍，但于文嫻那會讓他如此便宜，嬌哼一聲！身隨劍走。

刷刷刷！一片銀虹，疾揮而至。

這可把追風劍客氣炸了，他放棄拾劍之心，大喝一聲：「丫頭妳找死！」

語聲未落，不退反進，迎着于文嫻劍光，雙掌連環劈出！

暴怒之下，劈出掌風，威勢着實凌厲，直把于文嫻逼得後退了兩步！

燈心和尙這會一直袖手旁觀，他一眼瞧到崔慧坐在地上，瞑目調氣。

上官燕緊蹙雙眉，蹲在她身邊，似乎毫無戒備，暗想這機會倒不可錯過。

不過自己如果出手，那邊陰世秀才定然又會橫加阻攔。

想到這裏，回頭一瞧，原來那鬼秀才手上握着一個鐵球，緬刀並未出匣。

一雙眼神注視着追風劍客，他怕三小姐吃了虧，準備隨時接應，當然再也不會阻撓自己行動。

心頭一喜，僧袍展處，猛的使出「八步趕蟬」身法，身子一縱，就向崔慧上官燕停身之處飛撲過去！

那知身形剛起，陡覺一陣疾風，裹着一團黑影，快如閃電，凌空向自己急撞而來！

這敢情又是公孫慶那個鬼秀才，重演故技。

心中大怒，也無暇多看，冷哼一聲，猛的就空中吸了口氣，雙掌運勁，對準黑影，盡力擊出。

那人身在半空，忽覺一陣强猛的劈空掌風，橫掃而至。

他定睛一瞧，發掌的竟是燈心和尙，要想叫喊，已是不及，只好揮展硬接。

這一擊一迎之間，兩人各用了八成以上眞力，只聽同時悶哼了一聲。

燈心和尙這一招硬拚，震得由空中直墮下來，又連退了四五步，才拏住樁。

側頭望去，横空襲擊之人，却撞飛出去了七八步遠。

身軀搖幌，臉色鐵青，那正是自己認爲大幫手的金透銀彈范老三。

兩人這一招硬拚，彼此都感覺到，內腑受震血氣翻騰！

燈心和尚心中雖然極爲忿怒，但他到底乃是久經大敵之人，一面調息運氣，再一細想當時情形，不由恍然大悟。

范老三絕非故意施擊，那末他是身不由己？

這一猜，果然給他全猜對了，原來金透銀彈范老三，在拳掌上佔不得半點上風，又經梅三公子一激，他成名多年，這氣如何受得了？

背上金透倏然出鞘，大喝一聲，振臂急刺！

終南劍法，素以擊刺聞名，何況他在這柄奇形兵器的金透上，浸淫了二三十年，招法奇詭，功力深厚，這一含憤出手，自然倍見凌厲！

右腕疾轉，耀目金光，幻出滿天透影，急若驟雨，疾如閃電，盡向梅三公子週身要穴，飛洒而去！

梅三公子適才並沒全力施爲，只因這幾個人自吹自擂，一再提及九大門派。

他初涉江湖，何嘗知道九大門派，到底是些何等樣人？

不過見他們以此自詡，量來總有些門道，是以存心掂掂他們的斤量。

這時一見范老三金透連緜使出，威勢驚人，金透銀彈果然名不無虛！

心中微微一楞，可也不敢輕敵，身形疾退，左掌立即當胸直豎，右臂向外一圈。

勁風颯然，繞體而生，佛門「般若神功」，早已在他身前圍起了一堵氣牆！

金透銀彈范老三，一見自己金透出手，對方立時被逼後退，他此時怒火填膺，那識厲害？

還只當這自稱天台派的渾小子，抵不住自己終南絕藝，一聲冷哼，金透突然加勁。

身形如風，勢若雷奔猛的欺身急僕！

「去休！」

梅三公子待得范老三金透及胸，右手袍袖，急的迎着向外一抖！

「般若神功」，陡然暴漲。

這佛門降魔神功，威力何等强大，范老三只感撲到的身軀，碰上了一陣至柔之氣，內中似乎含蘊着無上彈力。

不禁心頭大感震駭，難道這青年竟會內家罡氣功夫？剛想藉着反彈之力，趁勢後躍。

那知全身已被這股至柔之氣吸住，猶若一堵銅牆，莫想掙扎分毫。

倏忽之間，氣體突然向外一繃，身不由己的被直震出去，金透也同時脫手飛出。

金透銀彈，在終南一派之中，也是一流高手，經驗老到。

自知此時如果妄想運氣抵禦，內腑受震，勢非立即遭受重傷不可。

這樣直飛出一丈來遠，等到震力稍衰，才敢提氣翻了一個觔斗，卸去勁道。

剛想躍落地面，無巧不巧，正值燈心和尚凌空撲出，兩人就這撞到了一起。

再說追風劍客暴怒之下，不再拾取長劍，迎着于文嫺劍光，雙掌連環劈出，呼呼强風，勢道勁洒！

于文嫺長劍所化的一片銀芒，竟吃他凌厲掌風，硬撞開去。

緊隨着人也乘機猛撲，趁虛急進！

于文嫺一時不防，直被逼得連連後退，姑娘家誰個沒有好勝之心？何況「六紹三嬌」，又豈是好與的人？

只見她柳眉兒一挑，嬌哼了聲，蓮足輕頓，劍走輕靈，左撥右挑，硬把對方凌厲勁風，化解開去！

「雜毛道士，再接姑娘幾劍！」

忽的劍法一變，盡是急攻招術，利那之間，冷芒電掣，陰寒逼人，簡直分不清劍招！

追風劍客雖然在功力上勝過三小姐，雙掌如輪，足可應敵。

但一個數十年劍術名家，一旦丟了長劍，和人家徒手相搏，多少總會感覺到十分彆扭。

這時一見對方劍氣陡盛，他以劍成名，自然認得厲害。

眼看對方出手奇詭，不入常規，與普通劍法，大異其趣，這敢情就是「玄女劍法」心中轉處，雙掌一封，人就向後暴退！

陰世秀才公孫慶關心三小姐安危，早已蓄勢待發，一見追風劍客向自己身邊退來了心中突然一動。

自己適才掌斃太白神翁門下弟子申福通，現在三小姐又惹翻了追風劍客，看來和華山派這段樑子，業已結上，不如先下手把此人除去，也可減少一個勁敵。

想到這裏，立時舉手一掌，「五陰手」倏然出手，就向追風劍客背心擊去！

一退一進，兩下都異常快速！

追風劍客暴退之際，猛覺有一股陰柔掌風，向自己後心襲來。

時不我與，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嫌太慢。

身軀急轉，功運右臂，手肘還沒擦出，陰世秀才一掌業已印上肩頭。

「砰」的一聲，擊個正着。

追風劍客雖然運功抵禦，但又怎當得陰世秀才全力一擊？

只覺肩骨一陣劇痛如裂，雙足再也站立不穩，一聲悶哼，人就往側面衝出去了五六步，搖搖欲倒的撐住身形。

陰世秀才一擊奏功，却也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微覺血翻氣浮！

他目光銳利，眼看對方正在凝神調息，內傷似乎不輕，此時的追風劍客已無還手之力，只要自己隨便一擊，立時可把他擊斃掌下！

此種良機，豈有放過？

陰笑聲中，身形一幌，掌先身後，迅向追風劍客撲去！

身子堪堪撲到，只聽追風劍客猛然大喝一聲，身形急轉，讓開陰世秀才雙掌直勁，一掌攔腰疾劈而出。

這一掌突然發難，不但來勢迅速，而且陰世秀才做夢也想不到他有此一着，身子懸空，急忙一個觔斗，打橫裏翻出。

依然沒有避開，吃追風劍客掌勢劈中屁股，「撲」的一聲，陰世秀才一團人影，被丟出了一丈來遠。

追風劍客這一掌可說是拚耗元氣而發，雖然擊中對方，但他自己也氣力用盡，右肩疼痛加劇。

眼前一陣金星直冒，人又不自主的踉踉蹌蹌後退了幾步。

自知負傷非輕，趕緊制住內腑傷勢，不讓它發作出來，左手迅捷的撕開衣襟，從懷中掏出華山派秘製傷藥，很快的納入口中，和津嚥下。

一面俯身用左手從地上拾起自己長劍，雙目圓睜，看着陰世秀才，以防他欺身再上。

陰世秀才屁股上中了追風劍客一掌，雖無大礙，可也十分疼痛，蹣跚得立不直身子。

心頭一怒，正待奮力再擊。

忽聽一個嬌滴滴的聲音，起自廟外樹上！

「公孫先生，快請住手！」

語音方落，牆頭上忽然出現一個苗條黑影，那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黑衣少女！

她，一雙亮晶晶的眼神，向廟內一掃，然後探手入懷，取出一面三寸來長的黑色小旗，向空中招展了幾下，朗聲說道：「教主有令，着于文嫻、公孫慶立即回壇。」

三小姐于文嫻，陰世秀才公孫慶一見那面小旗，立時躬身應「是」，狀極恭敬。

黑衣少女話一說完，雙手收拾令旗，仍舊納入懷中。

笑盈盈的向兩人躬身說道：「三小姐，公孫先生，婢子須回山復命，恕先走一步！」

說罷纖手一舉，不見她幌肩點足，一個嬌軀，「刷」的向後倒飛出去，瞬息就走得沒了蹤影！

陰世秀才那敢怠慢，他眼珠一轉向大家微一拱手，陰惻惻的笑道：「各位如有雅興，六紹山隨時候教，恕兄弟失陪！」

他不顧衆人回答，向三小姐說了聲「請」！

于文嫻微微一笑，低聲的道：「公孫大叔你先請罷！」

陰世秀才依言脚尖微點身形倏起，當先飛出。

于文嫻却蓮步細碎，姍姍的走近崔慧上官燕身邊，輕聲說道：「崔姐姐，上官小妹，妹子先走一步，妳們有空，可到六紹山來玩，千萬記住小妹名字！」

她說到這裏，粉頸微抬，一雙妙目，似無意，又似有意的向梅三公子飄了一眼，盈盈淺笑，欲言又止！

只聽她輕輕「嗯」了一聲，香風乍起，芳縱頓杳，去得好快！

「哈哈！范老三，看來咱們也好走了！」

燈心和尚和金透銀彈范老三兩人，適才一招硬拚，內腑受震，經過一陣調息，業已復原。

這時見陰世秀才兩人一走，也立時站起身來，拍着僧袍上的灰塵，一面說話。

追風劍客右肩中了陰世秀才一掌，差幸他內功較深，而且又服了華山派特製傷藥，此時雖然還在隱隱作疼，但自己顏面攸關，猶自强作鎮定，裝成沒事人一樣。

他聽燈心和尚一說，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大聲笑道：「大師傅，鬼酸丁瞧到那面小黑旗，好像掉了魂似的，急匆匆就走，他不是被你的藥念珠劃破了掌心？竟會連解藥都不要？」

不笑還好，這一笑，牽動右肩，又是一陣劇痛，不由直皺眉頭。

燈心和尚聞言大聲笑道：「出家人的念珠上，那會淬上劇毒，鬼酸丁接着一粒，那是一串念珠的頂端的一粒，頭上略帶稜角。貧僧是故意唬唬他的，以鬼酸丁老到經驗，又豈會受騙？」

追風劍客聽說陰世秀才並沒中毒，心中似感失望，「哼」了一聲，不再多說。

梅三公子一拂之勢，擊退了金透銀彈范老三之後，並沒追出，翻身走向上官燕身側，望着崔慧問道：「慧妹，妳可受了傷嗎？」

崔慧嫣然一笑道：「沒什麼！我方才不過內力不繼，服了爺爺賜給我的傷藥，早已好啦！」

于文嫻走後，小姑娘上官燕也嚷着要走：「梅大哥，這幾個人壞死啦！我們還是走罷！」

「嘿嘿！姓梅的，一年之後，老夫上天台山找你！」

金透銀彈范老三，隨手拾起金透，插入鞘中，怒匆匆的掉頭而去。

燈心和尚，追風劍客也連忙相繼跟出。

金透銀彈這一懷忿而去，不但使天台山僧侶，應了一場浩刼，同時還引起了武林各門派間無窮殺孽，此是後話。

兩撥人都去了，沉廢的小神廟，立時顯得異常冷落。

兩支隨風搖幌半明不滅的蠟燭，照着被擊落的滿地青蚨，和十來具玄女教徒衆屍體，越發增加陰森森的氣氛！

梅三公子因崔慧眞力消耗太過，尙須休養，而且時已深宵，在荒山中趕路，倒不如就在廟中躭擱一宵，明朝再走。

當下就和兩人說了，崔慧上官燕自無話說。

崔慧從身邊取出「化骨丹」，輕輕向十幾具屍體上彈去，不多一會，全化成了一灘黃水，然後用劍挖鬆泥土，蓋到上面。

這時上官燕也把神案後面，拂拭乾淨。

梅三公子却跑出廟門，引吭長嘯了兩聲，片刻工夫，琥珀駒在前，另兩匹川馬在後，一齊由山坡下聞聲奔來，拴到廟外一株大樹之下。

諸事停當，三人就在神案後盤膝養神。

一宵易過，第二天清晨，三人在山澗中胡亂洗了個臉，就順着廟前山徑，繼續上路。

剛走出了一里路光景，驀見一片樹林面前的草地上，斜插着一支明晃晃的長劍，被朝輝一照，十分耀眼！

「梅大哥，這裏也有人動過手呢！」

上官燕小姑娘家，心中好奇，一抖繮繩，奔了過去，兩足一蹬，嬌小身軀，飛快的向右拗出，離地不遠，順手一抄，把那口長劍，從地上拔起。

纖腰一挺，勒繮回馬，跑了回來，口中說道：「梅大哥，崔姐姐，你們瞧這口劍寒光閃閃，眞還不錯呢！」

說着喜孜孜的遞過長劍，一面又道：「它比我自己這一口要好得多，唉！眞可惜，沒有劍匣！」

梅三公子接過長劍，略一拂拭，果然寒光湛湛，的確是一口百煉金鋼的上好長劍，也就笑道：「小妹子，妳覺得趁手，我們出山之後，去配上個劍匣就是了。」

說着正要伸手把劍遞還給她，驀然瞥見劍身上似乎還鐫着幾個蠅頭小字。

再一細瞧，劍身上刻着的，竟然是「追風劍客」四個篆字。

這劍是追風劍客的！他怎會把劍丟了？

梅三公子感到十分驚奇，一個以劍術出名的劍客，居然會棄劍不顧而去？

他順手把劍還給上官燕，回頭說道：「慧妹我們下去瞧瞧！」

三人下馬之後，梅三公子略一打量。

這一帶，茂草及徑，靠近林邊，却有兩丈方圓，被人踐踏得歪歪倒倒，十分零亂，顯然有人在這裏展開過一場激烈拚鬬！

「血！梅大哥，這裏還有一大灘血！」

上官燕東瞧西瞧，突然在草叢中發現了一大灘血跡，不由叫了起來。

這更證明經過了一場拚鬬之後，其中有一個人負傷流血。

而且這血跡點點滴滴，一路洒入林中，敢情那負傷的人，自知不敵，才向林中奔去！

江湖上不是有一句「逢林莫追」的成語嗎？這是因爲樹林之中，較爲黑暗，且多隱蔽，你如果追敵深入，易遭人家暗算，是以負傷的人，只要逃入林中，便算有了保障！

何況這深山之中，久無人跡，森林裏面雜草叢生，藤蔓交結，幽暗陰濕，不見天日。

三人循着血跡，走不多遠，只見在一株大樹虬根邊上，倒臥着一個人影！

「梅哥哥，那人沒有救了？我們快去瞧瞧！」

崔慧身上帶着爺爺嶽麓老人賜給她的特製傷藥，話聲出口，一個箭步，竄了過去。

身子落地，猛覺此人好生眼熟！

「噫！這不是追風劍客？」

她驚訝得大叫了一聲。

「追風劍客！」

梅三公子驚奇得重複了一句，走上幾步，俯身一瞧，那不是追風劍客是誰？

他側身倒臥在血泊之中，右脅胸口，各中了一劍，早已氣絕多時。

追風劍客，華山派一代劍術名手，劍法武功，全都不弱，居然被仇家追殺在森林之中？

他仇家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如果不是他方才中了陰世秀才一掌，憑他的身手，當也不致暴屍曠野。

唉！江湖上結怨尋仇，互相殺戳，了無已時，良可慨嘆！

梅三公子瞧到追風劍客的屍體，心情十分沉重，不由劍眉微皺，徐徐的道：「慧妹，我們給他埋了罷，免他暴骨深山，也是一件好事。」

崔慧點頭應好，忽見上官燕手上，還執着一支寒森森的長劍，那正是追風劍客之物。

瞧她似乎愛不釋手，反正追風劍客人已經死了，這劍燕妹妹留下，不就得了嗎？

想到這裏，就俯身從追風劍客背上，解下劍匣，遞給了上官燕，口中說道：「燕妹妹，這劍匣妳收起來罷！」

梅三公子心中雖然不以爲善，但崔慧話已出口，也就不便再說。

三個人一齊動手，轉眼工夫，便挖了一個大坑，把追風劍客屍體埋好。

梅三公子剛直起腰來，驀一抬頭，瞥見離地一丈來高的樹身上，被人用劍創下了一大片，上面還有字跡？

敢情大家只顧尋路，沒往上瞧。

噫！那還是蘸着血水寫的：

「殺追風劍客者，天台梅三公子！」

第二十一章　紫衣少女

梅三公子直起腰來，驀一抬頭，瞥見離地一丈來高的樹身上，被人用劍削下了一大片，上面還有字跡！

敢情大家因只顧尋路，沒往上瞧。

噫！那還是蘸着血水寫的：

「殺追風劍客者？天台梅三公子！」

「梅哥哥你在瞧什麼？」

崔慧湊近身子，往上一瞧，不由「噫」了一聲，氣道：「這又不知是那一個無恥之徒，殺了追風劍客，居然移禍江東！」

說着一縱身，拔出寒英劍，猛的向樹身子斫了幾劍。

梅三公子喟然嘆道：「一入江湖，便惹是非，這追風劍客，不是玄女教的人把他殺害，那便是燈心和尚和姓范的兩人所為，他們為了爭奪兩件什麼寶物，各存計心，後來因傳言寶物被我所得，他們明的打不過，却就暗中陷害，也說不定。」

上官燕道：「對啦！一定是那賊禿和尚幹的，這人壞死啦！」

三人回出森林，縱身上馬，依然循着山徑，向西上路。

蹄聲得得，約摸走了一個多時辰，不知繞過多少山脚，才算出了雪峯山脈。

前面已有小小市鎮，三人差不多已是一晚半天沒進過飲食，這就在市鎮上找了一家小舖打尖，胡亂吃了一點東西。

一問地名，才知這裏叫做江口，離黔陽還有一百多里。

三人休息一陣，問明路途，跨上坐騎，縱轡而去！

趕到黔陽，還祇有未牌等候，因為崔慧和姊姊崔敏約好在黔陽見面。

琴兒劍兒護送一批難女出山，也須在這裏會齊，是以三人入城之後，就在大街上一家規模較大的悅來客棧下了店。

黔陽，在荒僻的湘西，算得上是一個大城市，入晚之後，酒樓茶館，還是人聲喧嘩，十分熱鬧。

三人因一路上沒有好好休息，很早就各自回房，登榻入寢。

約莫是三更光景，梅三公子朦朧之中，似乎聽到屋面上有極其輕微的衣帶飄風之聲。

他內功精深，自然聽得出是夜行人飛掠而過的聲音。

心中一動，疾忙下榻，披上長袍，一手輕輕推開房門，閃身躍上屋面。

放眼望去，但見星河耿耿，渺無人蹤。

不禁暗自奇怪，適才分明聽到有夜行人飛掠的聲音，怎麼這一瞬工夫，就會不見去向？

心中正在沉思之際，瞥見七八丈外，閃起一條人影，疾如雷奔，向南飛去！

梅三公子運目遠視，果然發現這條黑影前面，還有一小點黑影，正像流星般，向遠處浮動。

哦！原來後面這條黑影，是追蹤前面那人的，自己何不也追上去瞧瞧究竟。

想到這裏，立即展開輕功，向南追去。

不過片刻工夫，已到了郊外，前面兩條黑影，業已逐漸追近。

只覺後面一人，身法極為眼熟。

正在一個緊接一個，兎起鶻落，賽跑似的飛馳之中。

最前面的一個，突然電閃風飄，倏的進入左前方一叢密林之中，一閃而沒。

後面追的那一個，似乎心中一急，脚下忽然加快。

梅三公子深怕他也跟着竄入林中，就難以追尋。

連忙猛提一口丹田眞氣，脚尖微點，雙臂疾分。

一個身子，忽的騰空而起，半空中一長身形，兩臂一合，身如箭發，平直的淩空激射，飛掠過去！

後面的那條黑影，生性似極狡猾，甫到林邊，身形倏地右旋，打横裏躍開。

轉身停步，凝立着大聲喝道：「朋友！一路跟着貧僧下來，不知有何賜教？」

梅三公子看他已發現自己追蹤，心頭不禁一驚，連忙收勢飄落地上。

「我當是誰？原來還是梅施主，你追蹤貧僧，難道對我九大門派中人，眞要趕盡殺絕不成？」

站着發話的人，正是身軀肥胖的燈心和尚。

梅三公子被他沒頭沒腦的一說，反倒給楞住了，不禁訝異的道：「大師傅，你此話何來？」

燈心和尚打了個哈哈道：「阿彌陀佛，梅施主，明人不作暗事，你得了兩件奇珍，為怕風聲洩露，竟然不惜連夜追趕，向十二金錢任龍和追風劍客驟下毒手。如今又追蹤貧僧，豈非想趕盡殺絕，以杜後患？」

「住口！」

梅三公子劍眉一軒，星光陡射異光：「小生天台門下，光明磊落，豈肯出此卑鄙手段？實言相告，那兩件什麼奇珍，小生根本從沒見過，遑論據為已有？大師傅如有不信，異日自知。」

說到這裏，猛的袍袖一拂，轉身就走！

身後響起了一陣破空之聲，想是那庸俗不堪的燈心和尚，業已悄悄飛走。

他餘憤未息，心中更覺得一陣惘然。

想起燈心和尚適才之言，追風劍客的屍體，是自己親手替他埋葬的，聽口氣十二金錢任龍，居然也同時遇害。

那末殺害他們的，又是誰呢？

正在思忖之間，忽聽三丈開外的林梢上，響起一陣輕微的衣帶飄風之聲。

梅三公子警覺地轉過身去，凝神一望，只見一個身材婀娜的紫衣少女，背插長劍，已站在八九尺外。

兩道秋水似的目光，怔怔凝望着自己，四目交投。

但覺紫衣少女黛眉上挑，長長的睫毛，大大的眼睛，配着瑤鼻櫻唇，和粉紅欲滴的臉蛋兒，眞似一朶含苞初放的花兒。

美，可以說美到了極點，只是，眉眼盈盈處，隱隱的帶着一點煞氣。

如果比作花兒，那該是帶刺的玫瑰花！

這一陣互注，彼此都沒講話。

驀地，紫衣少女打鼻孔裏冷哼了一聲，叱道：「看什麼？瞧你一付賊眉賊眼的，準不是好人！」

什麼？一開口就罵自己賊眉賊眼？這倒眞是破題兒第一遭。

以梅三公子翩翩風度，洵洵儒雅，居然被罵作了賊。

對了！在這深更半夜，曠野荒林之前，目不轉瞬的瞧着一個姑娘家，自然難怪人家把自己看作了壞

人。

梅三公子俊臉微紅，不自覺的往後便退。

「站住！」

紫衣少女嬌喝一聲，倏然逼近兩步，青葱般纖手，對着梅三公子面前一指，說道：「姑娘還有話問你！」

她口氣蠻得簡直是命令！

梅三公子劍眉微皺，只好依言停下步來，雙手一拱，朝聲說道：「這位姑娘請了，小生和姑娘素昧平生，不知有何見教？」

紫衣少女輕啐了一口，不耐的道：「別酸！別酸！小生老生的，又不是背台詞？姑娘問你，方才一路上追躡姑娘的，可就是你？」

梅三公子搖搖頭，又點點頭：「小生追倒是追着一個人來，不過不是姑娘罷了！」

紫衣少女冷笑道：「只要你追了就是，哼！姑娘知道你不是好人！」

這可眞蠻得有點不講道理，敢情是從小被寵壞了的小妞兒！

梅三公子心中覺得好笑，但依然含笑說道：「小生因在寓所發現有夜行人經過。心想可能有人爲非作歹，才跟了下來。現在那人早已離去，姑娘不可誤會！」

紫衣少女猛的柳眉一挑，亮晶晶的大眼一瞪，叱道：「你想了半天，才把轍兒編好！鬼才相信？姑娘不管你追的是誰。反正今天既然遇上了，姑娘就教訓教訓你的輕薄也好。」

「好」字才出口，倏地身若飄風，直欺進來，揚手一掌，便向梅三公子俊臉上摑去！

身形迅速，出手奇快。

梅三公子連忙一仰頭，向後退出半步，才堪堪避過。

紫衣少女沒揍着他，心中一楞，又啐了一口道：「瞧不出，你還有兩手呢！」

她吹眉毛，瞪眼睛，看來有點惱火！

梅三公子瞧她這付模樣兒，眞是又好氣，又好笑，連忙又後退了兩步，說道：「姑娘慢來，我們素不相識，無怨無仇，何必動手？」

「嗤！」紫衣少女突然笑出聲來。

這一笑，把方才一股冷冰冰的煞氣，全笑得無影無蹤，有若盛開的百合花，又香又甜！

「沒見過這麼一個大人，就這麼怕打，你後退了兩步，我就打不到你？」

黃鸝般嬌音，嚦嚦言來，尤覺珠落玉盤，聲音好聽已極。

只要是男人，就會聞聲怔住！

紫衣少女笑容忽斂，惡狠狠的白了他一眼，啐道：「別光賊溜溜的瞧人，你不是會上幾手嗎？來！姑娘先讓你三招！」

梅三公子覺得這紫衣少女刁蠻已極，生就是個逞强性兒，那願和她動手？

只是微微一笑，朗聲說道：「小生不喜和女娘們動手，少陪了！」

足尖輕點，身形倏地蹤起！

「哼！你想逃！」

紫影一閃，她又攔到前面。

「你瞧不起姑娘，姑娘就先動手了！」

柳腰一挫，玉手連揮，一連拍出三掌，疾如閃電，急攻而至！

梅三公子心頭一凜，這姑娘出手如電，三招全都指向自己要穴。

一時後退不及，要是不再出手，準會被她拍上。

急忙右手一揮，擋住來勢，身形又借勢後退了三步！

紫衣少女三招出手，對方要穴，全都被自己掌風罩住，芳心竊喜。

那知眨眼工夫，只覺一股陰柔氣勁，向自己擋來，而且其中似乎含蓄着一股反彈之力！

她身兼正邪兩家之長，平日裏時常聽說起掌風之中含有陰柔內勁的，只有玄女教「五陰手」一類功夫。

她那會辨得清楚，對方所使乃是佛門神功，只當就是「五陰手」，芳心一震，立即打橫裏閃出。鳳目向梅三公子仔細打量。

哼！不錯！就是他！

她登時面泛殺機，嬌聲喝道：「我當是誰？哼！鬼酸丁，今天可饒你不得！」

嬌軀一側，直欺中宮，一雙粉團似的雙掌，伸縮之間，劈出三掌。

纖腰輕扭，同時三寸金蓮，也連翻踢出！

她使的正是九華山旡礙大師的「三才身法」，三三相連，身手合一，端的快若雷奔，一氣呵成。

梅三公子只覺對方掌式腿法，綿綿而來，奇幻莫測，心頭不由十分驚異。

憑自己的身手，一時竟也不知從何封起？如何消解？只好向後連退！

要知梅三公子在天台絕頂，十年苦練，對佛門至寶「大乘降魔法藏」所載絕學，差不多已全學會。

但他對拳掌一門，却是十足的外行。

這話說出來，未免難以置信，梅三公子的武功，既然已到了登峯造絕之境，怎會對拳掌一門，是十

足外行呢？

原來他師傅靈芝上人，原是一位得道高僧，對武學一道，根本絲毫不會。

不過他在天台山一處岩穴中，無意之間得到了一部佛門武學寶典的「大乘降魔法藏」。

上人雖知道這部書中所載功夫，具有降龍伏虎，無上威力，但自己年近九旬，無法再練。

傳授給門下弟子呢？如果不得其人，反種惡果，是以就一直放置在經卷之中，從沒向人提過。

梅三公子原是天台山下一家告老鄉隱居的顯宦之後，他排行第三，家中的人，都叫他三公子。

老大老二，自幼夭折，他生下來的時候，父母均已接近晚年。

浙東的風俗，富貴人家，生怕孩子生下來養不大，就把小孩寄養到附近的寺院裏去，好像皈依了三寶，就會托我佛之靈，長命百歲！

梅三公子就在這種情形下，八歲那年，就拜在天台山普濟寺靈芝上人門下，作了寄名俗家弟子。

梅三公子出身富貴之家，身體羸弱，但靈芝上人却覺得他生具慧骨，而且福澤綿厚。

這就把「大乘降魔法藏」，當作三字經，千字文一樣，教他逐字逐句，背誦研讀。

一邊又要他按照書中記載，循序練習。

「大乘降魔法藏」，是以「旃檀禪功」爲主，其次就是「般若神功」，「準提劍法」，和「小雷音掌」，這四種曠世絕學，全是佛門最高深的武功。

梅三公子從小就是從坐禪開始，十年苦練，除了「旃檀禪功」，只有三四成火候之外，其他三種，已是運用自如，純熟無比。

因爲他師父是個不會武功的高僧，是以他雖然學會了曠世武功，但在拳足上，却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不過一個人的內功到了登峯造極之後，舉手投足，自可無往不利，但如果講到動手過招，和拳掌技巧，當然還是不夠。

所以他一柄翠骨紈扇，使出「般若神功」，一舉之下，擊潰名懾江湖的轎前四煞。

後來在歌樂山莊又舉手之間重創五陰手金老二。

那是他知道轎前四煞和金老二，全是作惡多端的人，祇好施展威力强大的佛門絕學。

今晚，面對着這位紫衣少女，人家姑娘家不過是逞勝好强罷了，究非極惡元兇可比，自己那能驟然使出降魔絕學來？

何況紫衣少女的「三才身法」，實在奇幻快速到了極點，這才叫梅三公子手足無措，後退不迭。

他既不能施展「般若神功」，那只好用以自保，一面却不成招法的胡亂封擋。

紫衣少女可也着實驚訝，自己的「三才身法」，可說快速凌厲，少有人封擋得住。

但對面這個書生，看他躲躲閃閃，一味後退。後來又舉手封架，亂得不成招法，根本好似絲毫不會武功。

可是自己明明攻到對方身上之時，却又被一種似有若無的柔韌之力，輕輕擋住，傷不得他。

哼！你是故意戲弄姑娘。

紫衣少女越想越氣，拳掌就像雨點般打出。

這樣對打了一陣，依然佔不到半點便宜，而且對方雙足下沉，穩似磐石。

雙掌隨着自己所發招式，隨意封擋，反應靈敏，廻非先前慌亂。

原來你果然藏奸！姑娘心中又怒又急，火上加油，驀地一聲嬌叱，身形凌空！

盤旋疾轉，掌指同施，花瓣飛舞，倏忽之間，恍如千百點掌影，千百雙金蓮。

梅三公子感到這位姑娘，當眞難惹，怎麼沒個完的。

當下聞言笑道：「姑娘身法掌法，不同凡響，小生欽佩之至，何用再使用兵刃？小生認輸就是！」

「哼！你敢小覷姑娘？」

紫衣少女手上青虹吞吐的三尺長劍，一圈一震，手法神巧無比。

但見一大片青光，潮湧而出，滿天流動！

梅三公子身形一歪，居然繞了開去，奇快無比的閃出劍影之外。

「今晚裏你就是不亮兵刃銀姑娘也要先誅了你這賊黨！」

紫衣少女嬌喝聲中，「唰唰」連聲，青冥劍像雨點般急攻梅三公子。

劍法凌辣迅疾，竟是九華山罕見的「三才劍法」，三三相連，綿密無窮！

奇詭之中，暗蘊天地至理，變幻莫測。

梅三公子連躲閃都來不及，身外已被一片青影，森森劍氣，籠罩起來。

心中不由暗暗叫苦，他知自己只須使出「般若神功」，便可把對方震動。

但「般若神功」，佛門絕學，威力太大，對方一個女孩兒家，並非深仇大敵，如果施展出來，可能受傷。

是以只用左掌當胸，右手外圈，把「般若神功」護住全身，那敢揮出掌去。

但這不過是電光石火，一瞬之事，緊接着可又發生難題！

「般若神功」繞體護身，普通刀劍，固然如砍上一團氣體，軟綿綿的無處着力。

但對方手上長劍，青虹吞吐，銀芒閃鑠，分明是一口神物利器。

劍未及身，重重寒氣，竟然透體生涼，看來和自己的昆吾劍，絕不遜色！

掌蔣指點，拳打脚踢，同時攻到。

梅三公子正感和紫衣少女漸漸扯成平手。

忽覺紫衣少女身法掌法，陡的一變，嬌軀翩翩，盤空下擊，心頭又是一驚。

正不知如何應付才好，但人急生智，忽然想起自己「準提劍法」中的招式，自可用來一試。

心念一動，立卽左手劍訣一引，右手手掌，權充長劍，身向前迎，掌走輕靈，把「準提劍法」源源使到了掌上。

這一出手，果然奏功！

紫衣少女的奇幻攻勢，立時被逼了開去！

紫衣少女眼看對方果然被自已攻勢，逼得開始還擊，不由哼了一聲：「這會你也出手了。」

她纖腰打空中輕扭，立卽再次撲攻過來！

這會梅三公子可不再避讓了，出掌如劍，以快打快。

「準提劍法」佛門無上絕學，雖然以掌使出，威勢還是十分驚人。

紫衣少女以「千手千眼躡空步」和「三才身法」聯合使用，盤空下擊，快若風輪，自認爲定可穩佔上風。

那知依然被梅三公子不敢使勁的掌勢，逼得不時後躍，絲毫攻不進去！

她這氣可就大了，只見玉臂疾分，向後一劃，雙足互蹬，一個嬌軀，平直的斜飛出去了三丈來遠，飄然落地。

「嗆」的一聲，從香肩上抽出一支青光四射的長劍，滿臉通紅，氣鼓鼓的喝道：「鬼酸丁，快亮出兵刃來！」

自己雖有護身神功，也不敢身試鋒鏑。

何況紫衣少女無論功力劍法，均已登堂入室，一招出手，風雨漫天，任你身手最快，也無法老在她劍影之下，遊走趨避？

那麼除了亮出兵刃來之外，實無別法。

第二十二章　金線桃花

梅三公子出道以來，連敗無數高手，可以說從沒像今晚這樣窘得進退維谷過。

「錚！」昆吾劍剛剛出匣，紫衣少女被他一連躲開幾劍，早已氣得大眼睛圓睜，長長的睫毛中射出憤怒之光。

青霓劍一揮，使出「三才劍法」的奇招。

三三進九，滔滔不絕，霎眼工夫，刺出了七八劍。

青影暴漲，匹練橫飛，點點銀星，絲絲寒風，竟然盤空匝地而來。

在這同時，陡然只見一大圈透明晶瑩的劍光，宛若一層薄薄堅冰，從梅三公子身邊湧起，護住全身！

「哼！」紫衣少女不屑似的從瑤鼻中輕哼了一聲，玉腕疾翻，青霓劍劍尖，竟自刺向梅三公子那片晶瑩劍光之上。

她是仗着自己手上那口斬金截玉的利劍，才敢猛然下手。

兩劍相接，發出一陣清脆的金玉交鳴之聲，餘音裊裊，宛若龍吟！

紫衣少女玉腕被震，青霓劍險些把握不住，她輕輕的「噫」了一聲，嬌軀連蹁，疾退三步。

趕緊低下頭去，檢視自己手上長劍，青虹吞吐，並沒受損，這才放了心。

再瞧對方手上，亮晶晶的一口透明劍兒，竟也依然如故，絲毫不見損傷。

最氣人的，還是那少年公子，雙道冷電似的眼光，笑吟吟地緊盯着自己。

這對賊眼，壞死啦！

紫衣少女不知怎地，心頭小鹿，一陣狂跳，粉臉驟紅，又氣又恨的猛啐一口。

「哼！瞧不出你手上還有一口寶劍！好！再接姑娘幾招！」

她好像穿花蝴蝶似的，青虹一閃，便已欺近身來。

姑娘火爆脾氣，求勝心切，這會可拚上了命。

銀牙暗咬，劍招盡展生平絕學，向梅三公子滾滾襲去。

招招俱攻要害，着着全是辣手，但見銀芒顫動，寒光飛舞，奇詭辛辣到了極致，眞有鬼哭神號的威力。

梅三公子見紫衣少女放手猛攻，一時眞對她無可如何？

來勢兇猛，劍氣如虹，這小妮子倒眞不可輕覷！

除非是自己，換了旁人，怕不早被她劈倒劍下？

這眞是淘氣的事兒，她先前罵自己「賊頭賊腦」，還可說是自己多瞧了她幾眼，少女怕羞，口不擇言。

後來又罵自己什麼鬼酸丁呀！賊黨呀！敢情她認錯了人？

對了！燈心和尚那一批人，不是叫陰世秀才公孫慶，也叫「鬼酸丁」嗎？

自己又纏夾着頂了缸！但這時又如何向她解釋呢？

梅三公子心中沉思，手上可也已展開了「準提劍法」。

只是並沒和她搶攻，不過用「準提劍法」來封解對方劍勢罷了。

兩個人翻翻滾滾的打了近百招左右，紫衣少女越打越不是意思，「三才劍法」的凌厲絕招，差不多全用遍了。

自己認爲足可制敵的殺手，對方只是輕描淡寫的就被化解開去。

而且明明自己露出了破綻，對方却視若無覩，輕輕放過。

起先還當對方不留神，錯過機會，後來發覺一連幾次，都是如此，這分明是對方劍下留情。

可是姑娘家却想彆扭了，越是這樣，心頭越氣。

哼！這還不是瞧不起我？

氣、急、羞、怒，簡直要哭出來！

青霓劍如輪如風，亂砍猛刺，她是情急拚命，奮不顧身。

梅三公子實在被她糾纏得有點不耐，心想：這樣下去，到何時才了？正想施展「般若神功」，震飛她手上長劍。

「梅哥哥！」

「梅大哥！」

嬌音未歇，兩條纖細人影，如飛而來，瞬息工夫，向身側躍落！

崔慧上官燕兩人，手上各執明晃晃的長劍，目注場中。

她們認爲能夠和梅哥哥激戰了這末久的，一定是一位辣手人物。

何況對方劍光縱橫，根本瞧不清人影。

紫衣少女急攻之中，瞥見敵人又來了幫手，不由忿怒得冷哼一聲，玉腕驟停，劍尖一指，嬌聲喝道：「你幫手又來了，爲什麼不叫她們一起上？」

姑娘口氣倒眞不小，一個人還對付不了，還要叫人家一起上？

她這一停手，上官燕可瞧清楚啦！

這個和梅哥哥動手過招的，不是在歌樂山莊，見過一次面的紫衣姐姐嗎？

心中一陣驚喜，立即大聲叫道：「紫衣姐姐，快請住手！」

紫衣少女被上官燕一叫，也不由微微一楞，瞧着崔慧上官燕兩人，口中「噫」了一聲。

玉頰通紅，又羞又怒的瞥了梅三公子一眼，恨聲說道：「喂！你原來不是玄女教的賊黨，那爲什麼不早說？」

這又奇了，她不說自己不讓人家說說清楚，反倒責怪起別人來了？

梅三公子含笑說道：「小生根本就不是玄女教的……」

「哼！你反正也不是好人，姑娘要不衝着兩位姐姐，咱們今日可得分個輸贏！」

她話才說完，恨恨的蓮足一頓，人就躡空而起，斜刺裏往林中穿去。

疾若流矢，一瞬就走得無影無蹤！

「梅哥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崔慧瞧着一閃而逝的紫衣少女，心頭酸溜溜的，小咀唇一撇，向梅三公子俏聲兒問着。

梅三公子收劍入鞘，苦笑着搖了搖頭，就把適才情形，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

崔慧輕輕的哼道：「你處處手下留情，人家可不領情呢？」

說着又嬌笑了聲又道：「好回去啦！人家已經走了，天都快亮了呢！」

她拉着上官燕，返身就走！

梅三公子瞧她這付模樣兒，心中不禁浮起一絲甜意，又覺得暗暗好笑，一時不好作聲，也就跟着向

城中奔去！

琴兒劍兒所護送的一批難女，全送到了附近通都大邑，讓她們自行回家，兩小也在第三天晚上，尋到黔陽客棧裏來。

只有崔敏，和崔慧在岳陽分頭追蹤刼持武公望的賊人，約好在黔陽會面，還不見到來，大家只好在悅來客棧等候。

七八天過去，依然不見崔敏蹤跡，崔慧是個性急的人，早已等得不耐煩起來。

依着她，既然武老英雄已有了下落，不如先趕上六詔山去，把人救出來再說，反正崔敏趕來，如果找不到自己，也會在黔陽等候。

梅三公子却認爲既然約好在黔陽會面，早晚一定會來，不如再等上幾天。

一幌眼就住了半個來月，黔陽的大街小巷，客棧酒樓，全逛遍了，仍然不見崔敏的影子。

這中間却便宜了上官燕，和琴劍兩小，梅三公子把自己和紫衣少女對手時從「準提劍法」變化領悟出來的一套掌法——「準提掌」，全授了她們。

這套掌法，既從「準提劍法」中蛻化演變而來，自然劈刺多於拍切。

崔慧自己的「劈空劍訣」，雖具無上威力，但苦於沒有整套掌法。

如今瞧到「準提掌」，正好揉合使用，更是喜出望外。

一面又把自己的一套「大羅劍法」，也悉心傳給了上官妹子。

半個月下來，上官小姑娘，有了這兩套神奇莫測的掌法劍法，武功何異倍增？

難怪她終日喜孜孜的在房中勤練不輟！

琴劍兩小，崔慧雖然沒有正式傳授，因他們乃是梅哥哥親信的人，並沒禁止燕妹妹背着他們練習。

兩小聰穎過人，一看就會，三個人一到天黑，就忙着奔出郊外去練劍喂招。

是以這套衡山派不傳之秘的「大羅劍法」，兩小也使得十分純熟。

崔慧等不到姐姐，心中這份焦急，自不待言。

她倒並不是耽心崔敏會遇上意外，只是急於趕上六詔山去罷了。

半個月時間，她不知催了梅哥哥多少遍，嚷着要走。

梅三公子拗不過她，一面也覺得老是呆在客棧裏，也不是辦法。

只好招呼店家，如果有崔敏這樣一位穿白衣的少年書生找來，就要他在客店等候。

自己五人結清了房飯錢，就開始上路。

他們這次是由黔陽取道會同、通道，沿着廣西貴州邊境，向西進發！

這一路全是山陵地帶，地瘠人稀，通常數十里不見人烟，山瘴毒霧，不時在林沼之間，幻出絢爛彩烟，如縵似紗。

差幸大家已在黔陽備妥了「諸葛行軍散」一類藥品，尚無大礙。

一連走了兩日，第三天清晨，道路漸漸崎嶇，高山峻嶺之間，只有一條彎曲小徑，盤着山脚而行。

密壓壓的樹林，落葉瀟瀟，怪鳥啁啾，簡直行人絕跡！

這時雖是九月下旬，但山中的氣候，還是十分燠熱。

走了一兩個時辰，已是汗流夾背，口舌乾燥。

可是這一帶群峯夾峙，道路險惡，沿途固然不乏涓涓流水，但全被堆積着的落葉，腐爛成深紅色濃湯，有誰敢大膽嘗試，俯身掬飲？大家只有忍渴趕路！

水，是到處都有的東西，平日裏不覺它的可貴，一旦缺少了，就會顯得它對人是如何的重要。

梅三公子內功精深，還能暫時忍受，崔慧、上官燕，和琴劍兩小，簡直口乾喉燥，眼中要冒出烟來。

偏偏這兩山夾峙的隘道，盤盤曲曲走個沒完。

中午時分，繞過一重山頭，總算前面山麓有一個小小村落，地名叫做都狼隘。

大家不由精神一振，縱馬過去。

靠山路旁，還有一個茶棚，那是用幾根竹竿支着的臨時布棚。

棚底下放着幾條板凳，和兩張桌子，桌上現成放着七、八碗涼好的茶水。

棚邊上祇有一個垂髫幼女，蹲着身正在燒水。

這茶棚敢情是山居人家的副業，專爲過路的人而設，並且還帶賣一些肉包子一類的現成點心。

五人跑了半天山路，口乾神疲。

這時一見茶棚，却比遇上親人還好，下馬之後，就在茶棚中落坐。

那小女孩看到客人坐下，連忙站起身來，拍了拍灰塵，端過茶來。

大家舉碗就喝，但覺入口淸香，如飲瓊漿。

每人一連都喝了兩三碗，才稍止解渴，又要小女孩取過包子，雖然已冷了多時，但腹中飢餓，也吃得津津有味。

梅三公子略一打量，只覺那小女孩，却生得皮膚白皙，衣着整潔，不像是山村貧苦人家的女孩！

休息了一會，大家精神也恢復了，琴兒叫過小女孩，從身邊取了幾錢碎銀子，放到桌上。

小女孩只是冷冷的瞧了幾人一眼，連謝都不謝一聲。

幾碗茶水，和一盤肉包子，最多也不會超過一二十文，按說這幾錢銀子，夠她做上累月生意。

但她却反而一改初進茶棚時那種慇懃招呼的味兒。

大家這時紛紛的站起身來，誰都並沒在意。

走出茶棚，騎上馬匹，依舊循着山路馳去。

他們由都狼隘直奔宜北，再由宜北到思恩，道路已較爲廣濶，也不時的碰上些熟苗。

但瞧到自己五人，都側着臉，十分注目，神態頗爲可疑。

梅三公子等五人，還以爲自己一行，衣着服飾，顯得眼生，也未理睬。

日落之前，到了思恩，這裏漢苗雜居，地方較大，大街上還有兩三家客店。

走在這種邊荒之處，自然要未晚先投宿，當下就在一家較爲乾淨的客棧門前下馬。

店夥一瞧門前來了五匹高頭大馬，下馬的又是公子小姐，趕緊顚着屁股迎了出來。

剛要伸出手來，接過馬繮，那知瞧了梅三公子五人一眼，臉色驟然一變。

向後連退，滿臉堆笑的攔着說道：「公子爺，小店已經客滿啦，請諸位上別家去罷！」

說着連連打拱。

梅三公子聽說這家客棧，已經客滿，這也難怪，小地方的小客棧，房間較少，容納下了十個八個客人，也是常事。

祇得牽着馬，向另外一家走去。

那家店夥迎出之後，向自己打量了一陣，却很快的回進店去。

一回，掌櫃已搶了出來，又向自己幾人楞楞的一陣打量，抱拳說道：「諸位來得不巧，小店業已客滿，請公子爺上別家去罷！」

這倒眞是不巧，連跑了兩家客棧，竟然全會客滿？

那知找到第三家，還是如此。

思恩地方不大，一共也只有三兩家客棧，三家全說客滿了，這就顯得有些古怪。

而且瞧他們阻客神情，似乎並不是眞正客滿，那是爲了什麼呢？

梅三公子心中正在懷疑。

却聽崔慧賭氣的道：「這幾家鬼客棧，一定是玄女教開的，瞧他們鬼頭鬼腦的神色，大概知道我們是上六詔山去，才故意留難。哼！難道我們非住客棧不可？」

上官燕接口道：「慧姐姐，我們乾脆就把這三家客店全挑了罷！」

梅三公子一聽這兩位妹子，竟然要闖起禍來，連忙攔道：「這三家客店，不一定是玄女教開的，也許另有文章，我們不如找個廟宇，投宿一宵，也就是了。」

五個人在街上走了一遍，果然找不到第四家客棧。

偶然瞧到路上的人，都朝自己指點談說，一見有人側臉過去，便立即止住。

梅三公子心頭愈覺納罕。

正在徐行之際，忽地有兩騎馬匹，風馳電捲般跑來，到了五人身邊，速度立緩。

梅三公子抬目一瞧，只見前一匹馬上，坐着一個三十左右的英俊青年，一身書生裝束，腰間懸着長劍，看上去十分瀟洒，後面馬上却是一個十五六歲的書僮。

這主僕兩人，好生面熟？只一時却想不起來了。

正在此時，只見馬上書生，大聲笑道：「哈哈！果然是梅兄！」

他一邊說，一邊跳下馬來。

梅三公子再一細瞧，那不是自稱聞香教主的溫如風？

連忙拱手笑道：「原來是溫兄，你這一改換裝束，差點叫小生認不出來了。」

溫如風玉臉微微一紅，答道：「兄弟自幼慕道，故時作道裝，其實並非玄門中人。」

接着問道：「時間不早，梅兄一行尙未落店，難道有什麼急事，須趕程嗎？」

梅三公子苦笑了笑，把適才投宿情形，說了出來。

溫如風驚異的道：「這眞是豈有此理！難道梅兄幾位，中了人家暗算？」

他目射奇光，在梅三公子等五人臉上，一陣打量。

突然臉色倏變，口中輕「噫」了一聲，忙道：「此處非談話之所，梅兄請隨兄弟來！」

說着，翻身上馬，潑剌剌向前跑出。

梅三公子見他神色匆遽，一時不明究竟，只好跟着下去。

天色業已昏黑下來，七匹馬出了西郊，人家燈火，逐漸稀少。

溫如風却如識途老馬，領着衆人在一座破廟門前下馬，順手把馬繮交給了書僮。

返身就向大殿上走去，一面回頭笑道：「這座破廟，只有一個既聾又老的香火道人照顧，此時諒已入睡，我們談話就可少了顧慮。」

說到這裏，忽然鄭重的道：「梅兄，你們一路行來，可會遇上什麼怪異之事？」

梅三公子方覺他言詞閃鑠，心中微感奇怪，正待出言相詢，只聽崔慧冷哼了一聲，接口說道：「尊駕引我們來此，到底所謂何事，不妨明說！」

溫如風雙眉一皺，搖手說道：「姑娘不可誤會！兄弟對梅兄武功人品，欽佩已極。實不相瞞，適才據兄弟推想，諸位可能在路上，中了人家歹毒暗算，此時雖然尙未發作，如不及早設法，遲了就無能爲力。是以把諸位引來，以便問明情形，才好謀求補救之道。」

崔慧又冷笑了一聲，道：「眞是鬼話，姑娘好端端的，又中了什麼暗算來着？」

溫如風微笑道：「姑娘如果不信，且自丹田提聚一口內家眞氣試試！」

梅三公子尋思適才自己一行，投店被拒情形，知道溫如風所說，決非危言聳聽。

當下如言一提眞氣，果然覺得心頭不大舒服，有一種似癢非癢，似脹非脹的奇異感覺！

不由微微一凜，暗想自己十年苦練佛門神功，該是百邪不侵，那來這些奇異感覺，莫非當眞中了什麼歹毒暗算？

心念方動，只聽崔慧「咦」了一聲，急着問道：「梅哥哥，你可有什麼感覺？」

「慧姐姐，我確實感到不舒服呢，心中癢癢的有些想吐。」

上官燕沒待梅三公子開口，搶着叫了出來！

梅三公子却回頭向聞香教主溫如風問道：「小生也有這樣感覺，不知溫兄如何得知？」

溫如風似乎並不感到驚奇，只是緊皺着雙眉，徐徐的道：「這廣西一帶，地處苗蠻，有好些人家，都養着惡蠱。但通常過往行旅，只要不是有心犯了他們禁忌，也決不貿然下毒。適才聽梅兄說及一連投了三家客店，竟然全不肯收，當然其中大有文章。大凡中蠱的人，眉心就會隱現青紋。店家爲了怕得罪放蠱之人，才不敢收留，免遭麻煩，及兄弟向諸位臉上細細一瞧，發現諸位所中蠱毒，竟然是苗疆最厲害的……」

大家正聽聞香教主溫如風說到自己一行，所中的竟是苗疆最厲害的一種蠱毒，底下還沒說完。

驀見梅三公子劍眉一軒，低聲喝道：「聽！這是什麼聲音？」

大家被他突然一喝，立即靜心諦聽，果然從遠處飄來一陣極其輕微的「噓厲！」「噓厲！」之聲。

後音極長，尖銳之中，略帶凄其，那是一種苗人經常吹的竹哨！

深宵人靜，聽來倍感陰森！

噓——厲之聲，隨風飄忽，時遠時近，初聽，倒也並不覺得怎麼。

第二十三章　峇砦先生

但連續的幾聲入耳之後，梅三公子還好。

崔慧、上官燕和琴劍兩小，只覺心頭一陣煩惡，往上直泛，頭腦也立時昏脹起來！

崔慧心中一驚，趕緊從懷中掏出爺爺秘製的解毒丹丸，傾了五粒，要大家納入口中。

嶽麓老人的丹藥，確實不同，入口便化，只覺一股清涼之氣，直沁心脾，煩惡頓解！

崔慧心頭一寬，暗想原來苗疆最厲害的蠱毒，也不過如此，可見溫如風有點言過其實！

溫如風見狀，焉有瞧不出姑娘心意之理。

只見他微微一笑，說道：「姑娘，妳這嶽麓老人的『清寧丹』，對普通毒物，雖具奇效，但諸位所中的乃是苗疆最厲害的蠱毒——『金線桃花』。除了放蠱之人的獨門解藥，這『清寧丹』雖可收暫時之效，但服多了，反而助長毒蠱增强抵抗之力，便有大害。」

崔慧見他連自己爺爺的「清寧丹」，都叫得出來，似乎此人江湖經驗，極爲豐富。不由對他所說，又疑信參半起來。

試一提運眞氣，只覺方才那股但癢非癢的奇異感覺，業已隨着「清寧丹」四散開去，逐漸消失。分明毒蠱已淸，方想譏笑他幾句。

上官燕却搶着問道：「金線桃花，這名稱倒蠻漂亮，哼！你怎麼知道我們中的就是『金線桃花』？」

溫如風道：「方才兄弟已經說過，凡是中蠱之人，眉心中間，必然隱現青紋，但這是指普通蠱毒而言。你們諸位，眉心中間，隱現桃瓣，四週還有一條黃線，那就是中了『金線桃花』特有的記號。不過這種毒蠱，目前似乎早已絕跡，不信，你們且瞧瞧便知！」

上官燕聞言，幌亮火摺子，挨個兒一照，五人眉心，果然全有一片紅暈，像一瓣桃花似的，四周依稀圈着一絲金線！

不由咦道：「果然是金線桃花！」

「呼！」「呼！」一聲奇異的聲音，突然傳來。

「梅大哥，這又是什麼聲音？」

上官燕側着耳朶，向梅三公子問話，她心中起了疑竇，什麼聲音，都會草木皆兵！

溫如風聽了一會，笑道：「小妹子，這敢情是那個香火道人的鼾聲，不打緊！」

「唔！你說我們都中了『金線桃花』，怎麼現在連一點感應也沒有了？」

崔慧雖然也看清了各人眉心的紅暈——「金線桃花」，但還不十分深信，發言相詢。

溫如風笑道：「中了這種蠱毒，除非服從使蠱的人，照她指示辦事，否則不出三天，就會蠱毒發作，五臟內腑，全被毒蠱嚙盡而死，端的歹毒無比？姑娘這時沒有絲毫感覺，並非蠱毒已淸，只不過暫時潛伏罷了……」

話未說完，猛聽一陣尖銳刺耳的竹哨之聲，由遠而近。

噓厲！噓厲——厲！突然大盛。

這聲音才一響起，崔慧等四人，陡覺一陣煩惡，並且較前更爲加重，頭腦昏脹，四肢逐漸困倦。

梅三公子這一陣也有了反應，心頭隨着竹哨之聲，起了異樣感覺！

敢情這竹哨聲音，能引發蠱毒。

心念一動，立即運起功來，硬把蠱毒逼住！

差幸竹哨之聲，吹了約有頓飯光景，又倏然停止，大家也還能忍受。

但這一陣工夫，已使得大家凜然色變，「金線桃花蠱」，果然厲害！

溫如風瞧到大家適才情形，不禁雙眉一皺，向梅三公子說道：「梅兄，看來你們五位，所中蠱毒，已深入內臟，如不把蠱毒去淨，勢必逐漸嚴重。兄弟久聞人言，貴州九道彎，住着一位治蠱聖手峇峇先生，善治一切蠱毒，距此約有三百來里路程。但九道彎歧路頗多，不是熟悉地理之人，頗難找到，兄弟以前曾聽同道說過，這就陪同梅兄前往罷！」

梅三公子深覺溫如風雖然出身旁門，為人却極重義氣，自己上次用手指夾斷了他的長劍，依然毫無芥蒂。

不由心中漸生好感，聞言笑道：「溫兄但把九道彎途徑，見示就好，怎敢有勞大駕？」

溫如風哈哈笑道：「我們一見如故，梅兄如此說來，豈不見外？何況九道彎途徑，毒瘴黑沼，險阻重重，不明底蘊之人，簡直寸步難行。兄弟不才，對箇中情形，也還略知梗概，江湖道上，即使無一面之緣，也義不容辭，何況梅兄乃兄弟最所佩服之人？」

梅三公子見他如此說法，不好再辭，只得笑道：「如此說來，小生只好遵命，不過太以麻煩溫兄了。」

「呼」！「呼」！呼廬……。

方才被竹哨聲掩蓋過去的鼾聲，這時荒郊人靜，又一聲傳來，越來越響！

大家因半天奔走，尚未進食，琴劍兩小取出乾糧，大家飽餐了一頓。

一面細聽聞香教主溫如風，述說九道彎路徑。

原來九道彎是在一處山壑之間，不但山路崎嶇，抑且曲折盤旋，崖壑衆多，必須通過九處棧道，才能到達。

如果稍不留神，走入歧路，就會叫你繞上半天，不得其路而出。

尤其在九道彎入口之前，更有一片池沼地帶，土名叫做土爛。

因兩邊全是摩天峻嶺，終年不見陽光，森林落葉，逐年堆積，腐爛成一片黑沼。

稍一不愼，陷身其中，就越陷越深，終難自拔。

而且到處滿佈毒瘴蠻烟，只有中午一兩個時辰，尚能通過之外，終年人畜絕跡。

自己一行，雖然不怕，但也得隨處小心為是。

上官燕聽說九道彎竟有如此險阻，不由問道：「峇峇先生，既是治蠱聖手，怎會跑到這種地方，去隱藏起來？」

溫如風笑道：「這峇峇先生，據說一年之中，只有正月一月，出外行醫，其他的時間，就是他隱居之時，不許別人前去擾他清修。唔！梅兄，今晚咱們就在這裏權宿一宵，養足精神，這三百來里路，以我們的脚程，明晨啓程，中午時分，就足可趕到土爛。」

噓厲！噓厲！噓厲——厲！鬼叫似的竹哨之聲，又復淒厲傳來，飄飄忽忽繞着廟前吹起！

梅三公子以及崔慧、上官燕等人，聲音入耳，陡覺一陣寒噤，心頭一種似癢非癢的奇異感覺，突然變成有無數活物，在全身蠕蠕而動！

尖銳的哨音，劃破黑夜，直若孤鬼夜哭，淒厲已極！

那蠕蠕而動的活物，似乎還聽得懂音樂，隨着越吹越急的哨聲，鑽動得十分厲害。使人幾難忍受！

崔慧緊蹙着柳眉，竭力運功抵禦，猛的一躍而起，口中叫道：「梅哥哥，那吹哨的，準是放蠱賊人，我們快追！」話聲未落，人已倏然飛出。

這一語可把大家提醒，琴劍兩小，咬牙切齒的雙足一頓，跟着縱了出去！

梅三公子和聞香教主溫如風、上官燕，也相繼縱出！

就在他們還沒相繼縱出，崔慧剛飛身上簷的同時，恍惚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低聲叱道：「小鬼頭，別再在這裏鬼叫了，連我老人家都給你吵得睡不着覺，去休！去休！」

話聲才落，只聽噓厲——厲！一聲尖嘯，貼地低飛出去一二十丈之外，就寂然無聲！

縱目四顧，星月在天，四外昏沉沉的，那有半點影子？

崔慧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心知這出聲的定是一位前輩高人，正想問話。

眼看梅哥哥飛落身旁，連忙把適才所聞，細聲兒告訴了他。

梅三公子也覺得十分驚奇，自己和慧妹妹飛身出來，前後只不過一步之差，怎會一無所聞？

急忙運足目力，向四外一瞧。

二三十丈方圓，也毫無半點可疑之處。

琴劍兩小，早已短劍出鞘，飛奔蹤躍，在附近搜索了一陣，仍然一無所獲。

回轉破廟，大家拭拂了一下，就席地坐下。

竹哨之聲，經過這一陣搜索，果然就不再響起。

五個身中毒蠱之人，沒有竹哨吹引，那種蠕蠕而動的現象，固然大為減少。

但心靈煩惡，似癢非癢的感覺，仍然潛伏內腑，時好時犯。

方覺好了一些，過不多時，即又泛起，並一陣比一陣加重！

任你梅三公子內功精深，也毫不例外。

這一宵，直使五人勉強忍受，不舒服到了極點！

崔慧更是銀牙暗咬，大罵放蠱之人，捉住了非把他碎屍萬段，才雪胸中之憤！

第二天東方才吐魚白，大家早已起身，結束停當，準備出發！

琴劍兩小，和聞香教主的隨身小僮藍兒，剛把馬匹牽出。

猛見兩扇破舊的山門上，不知何時貼着一張白紙，上面還寫着幾行字跡。

劍兒順手把它揭了下來，才看了一眼。

閃身向裏便跑，口中叫道：「公子爺，你瞧，這蠱原來是玄女教放的！」

梅三公子接過一瞧，原來一張素箋上寫着：「字諭天台梅三公子，爾等身中『金線桃花神蠱』，如能歸附本教，來六紹途中，自無意外，抵山之日，當為解除蠱毒，否則三日之後，即受萬蠱噬心，勿謂言之不預。」

溫如風走近前去，瞧了一眼，冷哼着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是那飄渺婢子下的毒！」

崔慧現在可相信他了，聞言問道：「溫大哥，你說是誰下的毒？」

溫如風第一次聽到崔慧叫他「溫大哥」，知道他們對自己業已完全信任。

不由心中暗喜，連忙答道：「我說是飄渺仙子。」

「飄渺仙子是誰？」

崔慧從沒聽說過這個名字。

溫如風笑了笑道：「崔姑娘，妳總聽說過玄女教教主九天魔女座下有三個弟子罷？」

崔慧點頭道：「你說六紹三嬌？那紅衣羅刹賀龍珠和三小姐于文嫻，我都見過了呢！」

溫如風道：「飄渺仙子，就是六紹三嬌的老二，本名叫做聶玉嬌，她原是苗女，據說幼時曾得一位不知名的苗婆傳授，擅養各種毒蠱，並能使人不知不覺之間，中她蠱毒，只要碰上她的人，就無一倖免。你們幾位和兄弟見面之初，我就懷疑是妳做的手脚，像『金線桃花』這類最歹毒的惡蠱，除了她，現在苗族中已無人能養。而且你們數日前逃了歌樂山莊，和玄女教勢成水火，才對幾位暗下毒手。」

崔慧瞧着梅三公子手上的素箋，又道：「梅哥哥，這信上面不是說：『如能歸附本教，來六紹途中，自無意外，抵山之日，當爲解除蠱毒』嗎？」

那我們何不將計就計，上六紹山去，讓她替我們解除了蠱毒，再痛痛快快的明仗並鋒多好？

梅三公子還沒答話，聞香教主哈哈笑道：「崔姑娘，江湖上人心險惡，那有這種便宜之事？何況此去六紹山，不下千里之遙，趕到那裏，蠱毒逐漸養成，死生之權，就操在她們手上了。三日之後，得不到解藥，『萬蠱嚙心』，倒是一點不假！」

上官燕急道：「梅大哥，那我們快走！」

四人出了山門，琴劍兩小和藍兒，早已牽馬伺候！

他們由思恩朝北，經古賓，入黎明關，已是貴州地界，一路上山崗起伏，所經全是沿山荒徑，人烟稀少。

聞香教主溫如風，一意想拉攏梅三公子，這次到九道彎求醫，又是他的主張，自然自告奮勇，走在最前面。

其次是他的小僮藍兒、琴劍兩小、上官燕、崔慧、梅三公子乘着琥珀駒，落到最後，算是給大家押隊。

一行七騎，蹄聲得得，走了差不多一個多時辰，地勢更是荒僻。

梅三公子隱隱聽到身後遠處，老是傳來梯梯他他的聲音，若隱若現，若卽若離，似乎有人暗中跟着自己。

只要你一停下馬來，聲音立卽停止，等你一走，梯梯他他的又跟着響起。

幾次回頭望去，荒草古道，那有半點影子。

心中雖覺蹊蹺，但只聞其聲，一路下來，不見有什麼動靜，也就不以爲意。

出了永寧，脚下山路漸漸陡險起來。

兩面層巒叠嶂，密壓壓的樹林，濃蔭蔽天，叢草之間，不時有蛇蟲竄動。

大家走在這一條羊腸小徑上，自然各具戒心。

聞香教主溫如風一馬當先，更是隨處留意，步步留神！

幾個中蠱的人，在艷陽之下，走了這一陣路，不但燠熱難耐，口舌乾燥，而且心頭煩惡，也逐漸加重。

小姑娘上官燕，功力最弱，只覺心煩神倦，兀是想吐！

不時皺着眉頭問道：「喂！溫大哥，到九道彎，還有多少路？」

溫如風回頭望去，只見幾人神色憔悴，似乎都在強自忍耐。

心知他們所中「金線桃花蠱」，經過了一日一夜潛伏，此時逐漸長成，難以忍受，心頭也暗暗吃驚。

當下抬頭望了望太陽，笑道：「上官姑娘，妳再忍耐一下，轉出這重山頭，前面就是石板寨，還有幾家山戶人家，我們到那裏打個尖再走。」

這時才不過巳時，我們早趕到土爛，也要等日直午時，方能過……

他「去」字還沒出口。

「刷」！一陣勁風，突從左前方樹林中打出！

聞香教主溫如風，是何許人？那會中了人家暗算。

說時遲，那時快，他猛一回頭，只見一陣漫天烟霧，霏霏濛濛，七彩繽紛，向自己迎頭洒蓋而下！

這是迷魂香彈一類江湖下五門的下流暗器，但在聞香教主面前，不啻班門弄斧。

他一聲冷哼，兩袖迎着一抖，內家眞氣，捲起一股狂飈，向前迸發。

立時把霏霏彩烟，吹得烟消香散！

「嘿嘿！樹林中那一個鼠輩？這點伎倆，也敢對本教主班門弄斧，還不給我滾出來！」

說話之間，只覺一縷淡淡幽香，隨風吹入腹中。

樹林中打出這一迷香彈的人，敢情被聞香教主的聲勢所懾，闃然無聲！

大家空目緊張了一陣，偸襲之人，既然隱匿着不敢出來，也就繼續趕路。

轉出山頭，果然地勢稍平，前面還有四家人家，大家也不去打擾。

只是在山石旁休息了一會，舀了點泉水喝了，就繼續上路！

還沒到午牌時分，大家已經到了土爛。

那是群山夾峙着的一條狹谷，兩旁插天峻嶽，盡長着黑森森的原始古木，怪鳥啁啾，猶若嬰啼！

中間，不知是道路？還是溪流？

反正被滿坑滿谷的蕭蕭落葉蓋滿了，現在是一片浮土的泥沼地帶。

上面還稀朗朗長着些水草，和新飛落的林葉，僞裝成一片平坦的山坡。

這時已逐漸接近中午，烈日高懸，覺得到處都冒着蒸蒸熱氣！裊裊白煙！

從谷口往裏望去，峯隨路轉，只能看到十來丈光景，便被山脚擋住，向左彎去。

不知這段浮土泥沼，到底有多少遠近？

人走在上面，除非你有絕頂輕功，在草莖落葉之上，借力飛騰，方能通過以外，普通人就休想妄越雷池一步。

梅三公子等一行七人，自然以上官燕、琴劍兩小和藍兒等四人較弱，但對輕身小巧工夫，這四人自問也全能過去。

溫如風却因大家即使全能通過，但馬匹行囊，根本無法過去，勢必留在谷外，那末就得分人留守。

當下和梅三公子一陣磋商，決定由自已兩人，前往九道彎求藥，其餘的人，就留下來。

那知崔慧、上官燕兩人，却堅持着非去不可。

梅三公子拗不過她們，只好留下琴劍兩小，和藍兒三人，看守馬匹。

自己和聞香教主溫如風、崔慧、上官燕四人，略一掇拾，便向狹谷中走去。

要知這一片土地，全是浮沙落葉，堆積而成，表面上看去，還算乾燥，其實下面盡是稀爛泥沼。

四人飛身其上，全憑着一口眞氣，在草尖落葉上，足尖輕點，以極快的速率，向前騰躍奔馳！

第二十四章　空谷足音

約莫走了一盞熱茶工夫，上官燕已是心跳氣喘，珠汗如瀋。

心頭惡蠱，經她這一陣奔躍，全身血液循環加速，潛伏蠱毒，又在心頭蠕蠕蠢動，煩惡大增，那裏還提得住氣。

猛覺身形一沉，脚下軟緜緜的如踩上浮絮，往下陷去。

不由心中一驚，趕緊雙足一點，要想借勢躍起。

那知不動還好，這一用勁，不但沒有躍起，反倒齊踝陷下去了七八寸深！

「啊！」她一聲驚叫，眞氣驟散，雙脚又下沉了五六寸！

「燕妹妹，妳怎麼呢！」

崔慧喊聲未畢。

突然右側林中響起噓——厲厲！一聲淒厲刺耳的怪嘯，哨聲入耳，只覺全身一個寒噤。

心頭立起反應，一陣莫名其妙的煩嘔，隨聲而起。

脚下一步蹈虛，差點陷了下去。

梅三公子居然也被一聲鬼哨，叫得心神不寧。

他可顧不得許多，雙臂一振，躡空飛起，攔腰一把挾住上官燕嬌軀，騰身再上，落到附近一堆枯葉之上！

噓厲、噓厲！

左邊森林中也同時響起一聲哨音，似乎和右邊在一呼一應！

這兩聲竹哨，在平常聽來，不過淒厲刺耳罷了，原也無關重要。

可是一入身中惡蠱的三人耳中，驟覺心頭煩惡，身如蟻行。

「梅兄，快走！兄弟一時大意，也中了賤婢暗算。」

聞香教主溫如風，劍眉直豎，一手按着胸口，似乎也有了奇異感覺。

「什麼！溫兄你也中了惡蠱？」

梅三公子一聽溫如風也中了惡蠱，不由大感驚異。

「唉！梅兄你還記得適才林中那一陣彩烟嗎？」

「兄弟還當普通迷魂香彈，當時用掌把它震散，不想那賤婢竟然暗放惡蠱，兄弟一時不察，竟然中了暗算。照這樣情形看來，她們早已料到我們定然由此前往九道彎求醫，才暗設埋伏。適才哨音，便是引發蠱毒的信物，一經吹動，惡蠱便會循聲爬動，聽從指揮，立可置人死地。唔！梅兄、崔姑娘，我們快走，只要趕到九道彎，性命才算得救……」

話未說完，兩邊森林中，噓厲噓厲的竹哨之聲，突然大作，彼呼此應，音調悠揚！

這一陣哨音，眞是非同小可！

梅三公子只覺臟腑之間，似乎有無數活物，萬頭鑽動，和身外哨音相互配合，奇癢難忍。

崔慧更是花容失色，粉頰上珠汗涔涔，雙脚站在一叢草堆上，嬌軀不住的顫抖，莫想移動半步。

一叢水草，能有多少力量？

那裏托得住她整個身子，脚面業已逐漸陷入泥沼中去！

正當此時，猛聽左邊森林中，突然傳出一聲慘叫。

一條人影，疾若隕星，由八九丈高空，往下摔來！

「波」！那條人影，頭下脚上，才一和地面接觸，居然變成了土行孫，倏忽之間，全身鑽入地底。

泥漿連一個泡沫也不起，慢慢的漲上，把缺口掩沒！

「你們兩個小子，昨夜裏吵得我老人家一晚睡不安枕，今天還要跟在我身後鬼叫，再不走，可莫怪我都把你們留下。」

這是一個蒼老中帶着尖聲尖氣的聲音，從左邊森林中傳出。

雖然不響，但一字一句，凝而不散。

左邊吹竹哨的人，自然是他摔下來的，右邊的人，一見同伴慘死，敢情嚇破了膽，那裏還敢再吹？

梅三公子正以極大忍力，運起「般若神功」，硬把全身蠕動的惡蟲，一齊逼住。

他左手挾着上官燕，右腕一伸，順手握住崔慧玉臂，向上扶起。

竹哨聲音乍一停止，惡蟲失去指揮，又逐漸平靜下來。

崔慧輕輕「嗯」了一聲，也趕緊運起內功，强打精神，站住身形。

聞香教主却面對左壁，遙遙拱手，朗聲說道：「上面那一位過路高人，暗中援手，兄弟無任感激，不知肯否現身一見？」

「好說！好說！教主爺認不得我老頭子，算啦！嘻嘻！」

蒼老而尖細的聲音，逐漸遠去！

溫如風眼看人家業已去遠，分明不肯相見，也只得算了。

這狹谷險地，還是趕快走出，才是道理：

心念一動，忙向梅三公子叫道：「梅兄，方才若非有人暗中相助，眞可不堪設想！時間不早，這泥沼還有一里多路，我們快走才好！」

上官燕也呻吟着道：「梅大哥，你放下來，我自己走好啦！」

梅三公子笑道：「小妹妹，別急，出了這段泥沼，妳再下來不遲！」

他一手握着崔慧玉臂，仍由溫如風領前，向前奔去！

這一陣，各展輕功，在寸步難行的泥沼上，急蹤疾掠，眨眼工夫，便到了狹谷盡頭。

只見擋在前面的，竟然是一座上下如削的岩壁，涓涓細流，從壁縫中流出，入地不見。

岩壁上滿長青蘚，十分滑溜，此處原來是個死谷！

梅三公子正在猶疑之際，溫如風早已叫出了聲：「梅兄跟我來！」

雙足一點，一鶴冲天，颼的蹤起五丈來體，貼壁飛騰，一連幾起，翻上岩頂，身形一閃，忽然不見。

梅三公子一手抱着上官小妹妹嬌軀，一手握着慧妹妹玉臂，陡的一聲長嘯，身形平空飛起七八丈高。

雙足在岩石上輕輕一點，再次騰空而上，何消幾蹤，便竄上岩頂。

等崔慧站穩，又把上官燕放下，大家長長的吁了口氣。

聞香教主溫如風一見三人全部上來，卽忙說道：「我們得趕快呢！過了午時，這條泥沼狹谷之中，就滿佈毒瘴，無法通行，又要多躭擱上一天了。」

說着就領了三人，走上一條小徑，轉過兩個山腰。

忽聽溪聲如雷，前面兩山之間，是一條十丈多寬的急流深淵，從上流峽影重重之中，奔騰澎湃，直

瀉而來，湍急流旋。

深淵上面，浮着兩條架空鐵索，索下吊着一段段巨竹串成的軟橋。

懸空虛岩，隨風晃動，宛若搖籃似的，雖然上面有鐵索可以扶手，但竹橋既窄又滑，眩目驚心，也是十分難行。

四人渡過竹橋，梅三公子縱目四顧，瞥見前邊峯腰上，似乎有人影閃動，再一細瞧，業已不見。

不由心中生疑，忙向溫如風問道：「溫兄，前面那座山峯，是什麼所在？」

「九道彎！」

溫如風邊走邊說，話音才落。

梅三公子只聽身後死谷中，又隱約傳來梯梯他他的聲音，好像有人拖鞋子，在岩石上走動！

這聲音一路上似乎跟着自己下來，若卽若離的走了一二百里，到底是敵是友？

一入湘西，早已進入了玄女教勢力範圍，除了敵人，根本就沒有朋友。

他藝高膽大，那會放在心上。

一看溫如風、崔慧、上官燕三人，業已魚貫走出，也連忙跟着上去！

又走了二三里山路，蜿蜒曲折的山徑，越走越險陡。

峯廻路轉，盤曲迂廻，不知拐了多少彎。

這敢情就是九道彎了？如果不是溫兄熱心帶路，當眞難以找到。

梅三公子邊走邊想，轉過一處斷壁，忽見自己幾人業已走入一條确犖不平，又窄又陡的夾縫之中。

地勢逐步往下。

四個人串來串去，足有頓飯工夫，才出了谷口。

沿着山徑，穿林而出，前面一泓清溪，流水潺潺。

越過板橋，却是十來畝大的一片平畦，中間一條黃泥小徑，兩邊種着許許多多不知名的花草。

有的其色如墨，有的碧綠可愛，嫣紅姹紫，層次井然，敢情全是藥草？

黃泥小徑，一直通到竹籬板門前面。

籬笆上爬滿了籬色藤蔓，正好把幾楹茅屋，完全遮住！

四人剛越過藥圃，籬門呀然開處，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僮。

向大家打量了一陣，迎着笑道：「家師算準今天有貴客遠臨，吩咐小的在此恭候，四位請到裏面待茶！」

峇峇先生居然會未卜先知！

看來倒眞是一位隱居風塵的奇人異士，梅三公子想到這裏，不由肅然起敬。

溫如風老於江湖的人，此時也不禁臉露驚奇。

大家隨着小僮，魚貫進入客室，只見這間客室，陳設簡單，除了桌椅之外，別無他物。

但打掃得點塵不染，另有一種山居邊逸古樸之風！

小僮讓大家落坐之後，又端出四碗茶來，含笑說道：「家師此時正在丹室之中，貴客且請寬坐。」

溫如風忙道：「尊師既在丹室之中，就煩小哥前去通報一聲，說天台梅君璧，和兄弟溫如風，冒昧求見。」

小僮聞言之後，神色似乎略現爲難，躊躇了一會，才道：「家師在丹室煉藥之時，照例不許有人驚動，今天早晨，家師只吩咐小的把諸位引來此地，旁的沒有吩咐，小的不敢驚動他老人家，還請貴客原諒。」

溫如風見他如此說法，心想自己是求人之事，自然不能勉强，一面又問道：「不知尊師煉丹，要到什麼時候？」

小僮答道：「平日家師煉丹時間，是巳、午、未三個時辰。不過今日他老人家既然算準有貴客遠臨，也許會提早出來。」

巳午三個時辰！溫如風聽得心中一急。

那土爛狹谷，只要過了午時，太陽一偏西，就毒瘴瀰漫，無法通過，即使此時拿了解藥就走，爲時已嫌十分急促。

不由劍眉微皺，急道：「兄弟一行，冒昧求謁，實有急事相求，且歸途狹谷，一過午時，便毒瘴四起，無法通行，爲時甚迫，還請小哥勉爲其難，代向尊師通報一聲如何？」

小僮遲疑了半刻，才道：「貴客既然如此說法，且容小的前去一試。」

說着向衆人略爲點頭，便往裏間走去。

大家枯坐了一會，不但峇呰先生不見出來，就是小僮，也一去不返。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每個人心頭，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焦急，腹中金線桃花蠱，也在一陣一陣的蠕動。

崔慧和上官燕，更是難以支持。

這樣又過了一會，忽聞一陣步履之聲，緩緩的走了出來。

大家回頭一瞧，只見慢斯條理的從裏間走出一個骨瘦如柴，面無血色，咀上留着兩撇黃鬍子的老者。

九月天氣，已穿了一襲土布棉袍，一頭疏朗朗的花白頭髮，兩眼陰睛不定，打量着在座四人。

面上綻出一絲陰笑，抱拳說道：「老朽昨晚從卦象之上，知道今天有貴客遠蒞。」

不過適才因藥爐火候，正在緊要關頭，不克分身，致勞諸位久等。

溫如風連忙迎前一步，答禮笑道：「老丈仁術濟世，兄弟久聞大名。」

今日一見，足慰生平，冒昧求謁，有擾清修，還請老丈原諒。

說着就替大家互相介紹。

峇呰先生一面讓坐，一面向四人臉上逐一凝視了一遍，吃驚的道：「四位諸客，怎的會中了『金線桃花蠱』？居然已有一天一夜時間！」

按說這種惡蠱，一中人身，十二個時辰之內，便會遍及臟腑，逐漸長成，那還忍受得了！

諸位神形雖然略見疲乏，尚無大礙，足見均非尋常之人。

梅三公子見自己尚未開口，他便說出自己中蠱已有一天時間，有如親見一般。

不由心中更是佩服，連忙把昨天一天，只有中午時分，在都狼隘一處茶棚打了個尖，連自己何時中蠱，都茫然不知。

後來在思恩投宿遭拒，正感奇怪，途遇溫兄，才知着了人家的道。

由他帶引來九道彎求醫，及至石板寨附近，溫兄也遭人暗算，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

峇呰先生一聲不響，等他說完之後，才點頭道：「你們三位的蠱毒，正是昨天中午所中。」

說着皺了皺眉頭又道：「金線桃花蠱，那是收集了桃花毒瘴，和多種惡蠱合併伺養而成，在蠱毒之中最是厲害。因爲它不只一種毒蠱，是以各種治蠱之藥均難奏功，不過此種毒蠱，久已無人伺養，老朽也只是傳聞，這多年來，尚是初次遇到。」

崔慧聽他說得如此嚴重，不由急道：「那末老丈可有有救治之法？」

呰呰先生呵呵笑道：「除了放蠱之人，當今世上，能醫治這種惡蠱的，恐怕也只有老朽一人了。」

崔慧聽說他果能醫治，忙道：「那末就請老丈早施妙手，我們自當重重酬謝！」

呰呰先生陰哼了一聲，徐徐的道：「老朽爲人治病，豈望報酬。」

崔慧被他說得臉上一紅。

溫如風搶着說道：「老丈仁術濟世，清譽四播，崔姑娘身中蠱毒，急於求治，老丈請勿見怪！」

呰呰先生冷冷的道：「諸位所中蠱毒，非同小可，老朽藥物雖然現成，但配製需時，諸位且請稍坐。」

溫如風忙道：「如此有勞老丈！」

呰呰先生又陰笑了笑，起身向裏走去。

過了好久，才拿着幾個小紙包出來，笑吟吟的道：「老朽秘製丹藥，專治各種蠱毒，這四包，你們四位就請及時服下，這三包是給三位尊价的。」

說着就把七個小紙包，遞給了溫如風。

溫如風自然深信不疑，連連道謝。

一面把另外三包藥物納入懷中，然後分了每人一包。

打開一瞧，裏面包着的是一撮紫灰色藥末，當下依言用茶水送下。

一入喉嚨，只覺涼生齒頰，一股清涼之氣，直達胸腹。

煩惡頓解，心胸大暢。

呰呰先生果然是治蠱聖手，名不虛傳！

梅三公子等一行四人，辭別呰呰先生，已是末牌之後。

大家歸心如箭，穿過藥圃，走上板橋。

上官燕一身輕鬆，望着聞香教主溫如風笑道：「溫大哥，這呰呰先生可眞是個半仙，不但把我們蠱毒，很快就醫好，而且我們今天會來，他都算到了。先前我瞧他那付樣子，還不大相信，現在才知他是眞有本領？」

小姑娘對呰呰先生好像十分佩服，主要的自然是解除了她無限痛苦的蠱毒。

「哼！瞧他眼神陰睛不定，裝模作樣的準不是好人！」

崔慧適才碰了呰呰先生一鼻子灰，此時尚心有餘憤，冷冷的說。

梅三公子微笑道：「此人似嫌江湖氣息太以重了些罷，人倒不能說壞，以醫濟世，總算也是好事。」

溫如風順口道：「梅兄此說，倒是的論，兄弟也深有同感。」

大家邊說邊走，不知不覺業已走上了九道彎山縫裂口，又窄又狹的夾弄之中，話聲才歇。

陡聽一陣梯梯他他的聲音，又從不遠之處傳來！

這條夾縫，不但不平，而且彎曲頗多，目光所能看到的，前後只不過兩三丈光景，就被石壁擋住。

梯梯他他的聲音，空谷廻響，既似在前面，又似在身後，使人無法聽清，究在那裏？

同行四人，這會却聽得十分清晰。

溫如風突然打了個手勢，叫大家停下步來，好察聽聲音來處。

那知大家才一停下來，那聲音好像得到通知似的，也就忽然停止。

大家側耳以待，等了半晌，根本聽不到半點聲音。

溫如風臉色微變，凝聚眞氣，使用千里傳音之法，沉聲喝道：「是那一位道上朋友，何妨請出一見

？」

聲音雖然不大，但這是用內家眞氣播送而出，自然可以傳出老遠。

「是那一位道上朋友，何妨請出一見！」

「是那一位道上朋友，何妨請出一見！」

一陣迴響，好像有人在四面山谷上叫喊，聲聲傳來，依然沒人答應。

梅三公子不由笑道：「溫兄，這聲音小弟早已聽到了，還是由黎明關開始，就一直掇在我們身後。」

那時你們都跑在前面，所以沒有聽到。

「小弟因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大家急於趕路，也就沒有提起。」

溫如風驚訝的道：「什麼！這聲音從黎明關一直掇了下來？」

嘿！我倒要見識見識這位只是跟在人家身後，見不得人的鼠輩，到底是那一流角色？他故意提高聲音，旨在激人。

可是任你如何說法，依然不見有人出來。

崔慧不耐的道：「這敢情是玄女教的爪牙，梅哥哥，別理他，我們走我們的。」

說着拉了上官燕，向前便走，溫如風要梅三公子先行，自己落到後面。

巧極啦！四人才一開動，梯他之聲，立卽再響起。

「梯他」，「梯他」，「梯梯他他。」

這會居然走近來了，好像就在四人的身後，呼之欲出！

這分明是人拖着鞋子的聲音，一點沒錯！

溫如風江湖經驗較爲老到，暗忖對方既然一路掇着自己，定有圖謀而來。

也許因自己幾人，身手較高，對方知道不是自己對手，在等候援兵？

那便是故意擾亂自己心神，等到了他們預定之地，才猝然發難，使自己措手不及。

眼前這條山縫，甚是逼仄，如果對方在此處暗設埋伏，自己幾人連手脚都施展不開，豈不光是挨打？

想到這裏，就暗暗打了個招呼，自己四人，儘速走出夾縫，再作計較。

四人脚步，同時加快，那梯他之聲，好像發覺四人加快速度，也連忙急急追來，梯梯他他的聲音，立時大作。

群山相應，迴聲四起，山谷之中，頓被遠遠近近的梯他之聲，響成一片！

第二十五章　良藥助蠱

梅三公子一行，在九道彎山縫裂口，又窄又狹的夾弄之中，聽到身後不時的傳來「梯梯他他」之聲，似乎一直跟在自已身後，呼之欲出。

溫如風江湖經驗較爲老到，暗忖對方一路掇着自已，定有圖謀而來，這山縫甚是逼仄，如果對方暗設埋伏，自己幾人連手脚都施展不開，豈不光是挨打？

想到這裏，就暗暗打了個招呼，自己四人，儘速走出夾縫，再作計較。

四人脚步，同時加快，那梯他之聲，好像發覺四人加快速度，也連忙急急追來，梯梯他他的聲音，立時大作！

夾縫已經到了盡頭，轉過斷壁，前面雖然還是蜿蜒盤曲的陡險山徑。

但比夾縫之中，已經好得多了。

溫如風回頭一聽，梯他之聲，這時又沒了聲息。

空山寂寂，只有松風如濤，落葉蕭蕭，好像根本就沒有適才之事。

上官燕經過一陣疾走，突然感覺氣喘起來，她輕聲的向崔慧道：「慧姐姐，我氣喘得很呢，在這裏歇息一陣好嗎？」

四人之中她功力雖淺，但輕功提蹤的小巧功夫，也還不弱。

這條山縫，攏總也不過里巴路長，那會就要休息？

但崔慧見她確實氣吁吁的有些喘不過來，就笑着道：「反正今天那條死谷，也不能過去啦，就在這裏歇一會罷！」

說着揀了一塊較平的山石，和上官燕兩人，竝肩坐下。

溫如風和梅三公子一見兩人坐下，也返身走來。

上官燕一個嬌小身軀，慢慢的倒入崔慧懷中。

不！她全身顫抖，臉色劇變，竟然呻吟起來！

「燕妹妹，你怎……啊唷！不對！梅哥哥……我……啊。」

崔慧只問了半句話，也突然雙眉緊皺，纖手緊按着胸腹，似有無限痛楚。

變起倉猝，梅三公子大吃一驚，連忙問道：「慧妹，妳覺得怎麼啦？」

溫如風雙目如電，一瞧崔慧和上官燕兩人眉心，適才服了峇呰先生的藥粉，業已完全退去的「金線桃花」，此時赫然重現。

一瓣桃花，更顯得紅暈殷然。

心頭這一驚，眞非同小可！

再向梅三公子望去，他內力精湛，發作較遲，但也隱隱暈起。

難道峇呰先生的靈藥失靈？還是他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看來自己和梅三公子，只是在時間上遲早罷了，距離發作，也當在不遠。

要再回峇呰先生那裏去，他黔驢技窮，也不會有什把握。

此處山岩陡削，不如到前面較爲平坦之處，再作道理。

心念甫動，連忙向梅三公子急急說道：「梅兄，我們趕快把她們扶到吊橋邊去，那邊山勢較爲平坦

，再想辦法罷！」

梅三公子這時慌得沒了主意，聞言一手一個，挾起崔慧上官燕兩人。

雙足一頓，人如箭射，向絕壑岩壁之間飛掠而去。

溫如風見他身中惡蠱，手上挾了兩人，還有如此快速。

也不禁目瞪口呆，自嗟弗如，攏絡之心，更是逼切。

就在這微微一楞之際，梅三公子已飛掠出去了四五十丈，當下也猛提一口眞氣，身形跟跟着蹤起向前追去。

這一陣兩人都施展了十成功力，但見山壑之間，宛若兩顆流星，一閃卽逝，快到無以復加。

從山縫出口，到吊橋邊上，不過兩三里山路，何消片刻，便已馳到。

梅三公子剛把崔慧上官燕兩人嬌軀，平放下來。

溫如風也業已趕到，他收住輕功。

提聚着的一口眞氣，稍微放鬆，驟覺一個寒噤，頭重脚輕，踉蹌撲出去了兩三步，才穩住身子。

但覺臟腑之間，萬頭鑽動，旣癢又痛，十分難受。

連忙閉氣寧神，把眞氣都集心腹，護住臟腑。

差幸他功力較深，勉强遏住了惡蠱蠢動。

「溫兄，你怎麼了？」

梅三公子心中一驚，話剛問出。

只見溫如風一手緊掩着胸腹，從懷中掏出三個小紙包來，低聲說道：「梅兄，看來這惡蠱當眞厲害，連兄弟也深感支持不住，他們兩位姑娘，自然更難忍受。爲今之計，我身邊還有三包藥粉，尙可暫時救急，梅兄你趕快再向峇峇先生那裏去一趟，問他這金線桃花蠱，有沒有根治之藥？」

梅三公子見他說話時神情，極爲痛苦，而崔慧上官燕兩人，更是不住的呻吟。

自己雖然心頭也感覺有一種說不出的痛癢，但較之三人，似乎要好得多。

他那裏知道自己所會的旃檀禪功，正是各種邪魔的尅星。

只要趺坐運功，一點心燈，足可把惡蠱焚化殆盡，何須其他藥物。

此時雖然並沒運功坐禪，惡蠱生長甚快，但有般若神功護住臟腑，自然也較他人要輕得多。

閑言表過，梅三公子聽溫如風說完，立卽應道：「溫兄說得有理，那末兄弟去去就來！」

在他說話的同時，溫如風已把藥粉紙包拆開，正待向口中傾去！

「去不得！去了也不會給你們解藥，多吃幾包助長惡蠱的毒藥，眞是送死，嘻嘻！」

一個蒼老尖細的聲音，突然發話。

聽聲音，似乎離身邊不遠，憑自己兩人，居然沒發覺人家是如何來的！

梅三公子和溫如風猛然回頭，依聲望去。

只見四丈開外，一塊岩石之上，蹲着一個瘦小老頭，埋頭縮頸，似在打盹！

瞧他滿頭塵垢的亂髮，和身上一件邋遢得起了烏精油光的半截長袍，極爲眼熟。

梅三公子猛然想起那不是歌樂山莊地道中見過一面，自稱鼠爺爺的神偸鑽天飛鼠！

這一認淸來人，心頭不知如何是好。

鑽天飛鼠日前向金透銀彈范老三等人，揑造什麼兩件武林異物，已被自己得去。

此人意圖未明，似乎是故意和自己過不去！

但崔慧却說他是爺爺嶽麓老人的好友，又是和鐵拐仙齊名的「南乞北偸」，那末該又不是壞人。

唉！江湖上人正正邪邪，自己眞弄不清楚。

啊！他既是慧妹爺爺的好朋友，慧妹此時身受蠱毒，極為嚴重。

而且聽他口氣，也似是有為而來！

「我當是誰？原來是老偷兒！你果然也到南邊湊熱鬧來了。」

聞香教主溫如風强忍着渾身蟻行似的痛苦，打了個哈哈！

梅三公子也忙雙手一拱，說道：「鼠老前輩在此現身，不知有何賜教！」

鑽天飛鼠縮着的腦袋，忽然抬了起來。

一雙又小又亮的鼠目，骨碌碌亂轉，裂齒一笑：「我的教主爺，咱們多年不見啦！唔！我老偷兒數千里奔波，當然有事而來！」

他頓了一頓，又望着梅三公子笑道：「公子爺，你也認得我老頭？」

他好整以暇，居然談起家常來！

「嘻嘻！眞趕巧，今天要是沒有你們幾位從中幫忙，我老偷兒可眞白跑了幾千里。唉！白跑事小，還躭誤大事呢！可是你們幾位要不遇上我老偷兒？嘻嘻！連教主爺也都陪了葬。」

梅三公子見他文不對題亂說了一通，心中頗感納罕。

他阻止自己去找峇砦先生，到底為了什麼？却老是不說出來。

聞香教主溫如風知道此人脾氣怪癖，你越問他，他越不肯說，你不理他，他却會自動說出來。

是以自運功逼住惡蠱，却並沒向他訊問。

鑽天飛鼠說了一陣，見兩人都沒作聲，他自己好像忍不住了。

突然鼠目一瞪，對着溫如風問道：「喂！教主爺，你知道那峇砦先生，給你們的藥粉是什麼？那就是服了下去，可以助長蠱毒的靈藥啊！嘻嘻！」

「什麼？服了反會助長蠱毒？」

梅三公子聽得心頭一凜。

「嘻嘻！你是公子哥兒，當然不知道。他教主爺多年老江湖，也深信不疑，照吃不誤！居然還吃出癮來啦！要你再去要呢！嘻嘻！」

聞香教主雖然聽得心頭猛驚，但他却故作鎭定，依然不聲不響！

果然！鑽天飛鼠繼續說道：「教主爺，你當我說的是假話？喏喏，我問你，你知道峇砦先生是誰？」

梅三公子忍不住道：「鼠老前輩，你知道就請痛痛快快說……」

聞香教主連忙以眼示意，叫他別往下說！

梅三公子不知就理，連忙縮往話頭！

鑽天飛鼠小眼骨的一轉，又笑道：「公子爺，你別急，教主爺是摸透我老偷兒的脾氣，人家問我的時候，我是不肯說的，你不問，我却偏要說。其實今天情形不同，我不說說清楚，你們是不會相信的。唔！告訴你，峇砦先生就是從前苗疆毒婦的後夫。苗疆毒婦生前善養各種毒蠱，也善治各種蠱毒，苗疆毒婦死了之後，峇砦先生就成了全苗疆治蠱第一聖手。其實這並不希奇，不過仗着苗疆毒婦留下的藥方，照方配藥罷了。其中有一種『百毒散』治蠱最有奇效，但據說配製極難，峇砦先生費了多年心血，培植了許多藥草，還是湊不齊全，目前只賸了小小一瓶，他視若拱璧，不輕易與人。我老偷兒不遠千里而來，就是為着想弄一些『百毒散』，去替一個老朋友的徒兒，也是我的老朋友療毒。還怕峇砦先生不肯，再三打聽，才知道當年群魔大會，苗疆毒婦也應邀參加。後來公推海心山的觀音大士領袖群倫，『金

釵令』自然可以威及苗疆。湊巧我老偷兒，上回在歌樂山莊順手摸來了一支金鳳釵，正好派上用場！」

梅三公子見他說什麼苗疆毒婦，又是群魔大會，海心山觀音大士，聽得十分糊塗。

不過，他說到「金釵令」，又是什麼從歌樂山莊順手摸來。

不由忽然想起那天鑽天飛鼠手中，晃着的一支赤金鳳釵，後來上官燕還叫着說：「這是紫衣姐姐的。」鑽天飛鼠連忙一把塞入懷中，說什麼「這東西鼠爺爺還有用！」敢情「金釵令」就是此物？

紫衣姐姐？那天和自己動手的紫衣少女，上官燕不是叫她「紫衣姐姐」嗎？

莫非那支赤金鳳釵，就是鑽天飛鼠從紫衣少女手中摸去的？

他心中正在沉思，却聽鑽天飛鼠又道：「後來在思恩一座荒廟裏，聽你們也中了什麼『金線桃花蠱』，要到九道彎來，咱們正好順路！」

梅三公子突然心中一動，暗想那天在思恩破廟趕走吹竹哨的老人，和後來在土爛峽谷又摔下一個吹竹哨的玄女教黨徒，敢情全是他一手所爲？

方想動問，却聽他又問道：「咳！你們可知道六紹三嬌中的飄渺仙子聶玉嬌，和峇峇先生又是什麼關係？」

「……」

鑽天飛鼠見溫如風梅三公子，依然全沒作聲，他「咳」了一聲，續道：「那小妮子就是苗疆毒婦的義女！她奉命下蠱之後，發現你們向九道彎而來，便趕在你們前面，通知峇峇先生。這是她師傅九天魔女的意旨，要峇峇先生給你們吃點培養惡蠱加速成長的藥物。他們那裏知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老偷兒却跟在你們身後，光顧到他丹室之中，把他們對話，聽得一清二楚。」

「嘻嘻！也正虧這樣，才知道他『百毒散』存放所在。」

梅三公子突覺眼前一亮，急急的問道：「老前輩，『百毒散』能不能醫治『金線桃花蠱』？」

鑽天飛鼠兩眼烱烱的望了他一眼道：「百毒散，對任何蠱毒，均有奇效，當然能醫治金線桃花蠱。」

梅三公子忙道：「那末老前輩，他存放何處，小生爲了救急，就是冒險也要前去把它取來。」

鑽天飛鼠「嘻」的笑了一聲，道：「他丹室之中，壁櫥之上，大大小小各式藥瓶，不下百十來個，一時那能找得到？後來還是聶玉嬌那小妮子，防你們一行，武功較高，萬一毒發之時，偷偷回去，把『百毒散』盜走，一句話，提醒了峇峇先生。連忙從藥櫥中取出一個白磁小瓶，小心翼翼的納入懷中。」

「老前輩，那百毒散現在峇峇先生藏放在身邊？」

梅三公子話才問出，人已急於要想趕去！

「嘻嘻！公子爺，你們年青人可眞忍不住氣，我老偷兒千里迢迢爲什麼來着？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有個老朋友的徒兒，也是我的老朋友，就等着要『百毒散』療毒，我自然不會輕易放過。」

梅三公子不由聽得啞然失笑，暗想這老偷兒敢情又重施故技，已把「百毒散」偷了出來。

鑽天飛鼠好像已經看出了梅三公子心意，兩撇黃蒼蒼的鼠鬚一動，打了個哈哈道：「年青人，你別以爲那麼容易？峇峇老兒身手大是不弱，何況他身邊還有一個六紹二嬌。我只要稍微動一動，他們會立時察覺出來，那豈不打草驚了蛇？我是等你們吃下了助長惡蠱的藥物，高高興興辭別出來之後，才一搖三擺，堂而皇之的登門求見。」

「那你不怕他也給你假藥嗎？」

鑽天飛鼠尖腮一縮，嘻的笑道：「我就是要他給我假藥！」

「要他給你假藥？」

梅三公子不禁懷疑的說了一句。

「當然！我只要他的假藥就夠了，唉！年青人，你別打叉！」

他說到這裏，突然用手向懷中一陣摸索，取出一支金光燦爛的「赤金鳳釵」，向梅三公子面前晃了一晃，又道：「我不是說我在歌樂山莊，順手摸了一支釵兒？啊！你別小覷它，它可不是普通娘兒們用的金釵。這……這是海心山觀音大士威震江湖的『金釵令』，咳！公子哥兒，這類江湖上的事情，你知道得不多，我說了，也是白說，不過這支金釵，權威之大，你是無法想像的，我原是順手摸來，此時却派了用場。當時，就乾脆說明來意，要問他討些『百毒散』，替朋友療毒。哈哈，果然他起了懷疑，認為我和你們是一路的，不然那有這麽湊巧？而且他聽我說是從北方趕來的，更加不信，北方那有蠱毒？其實我說的倒是實話，我那老朋友中的蠱毒，也是有人從玄女教六紹二嬌手上要去害的人。我見峇峇老兒臉色陰晴不定，只好慢慢的站起身來，從懷中掏出『金釵令』來！這法寶眞夠靈！峇峇老兒一眼瞧到，態度立變，口中連說道歉的話，一面要我在客廳稍候，他進去了一會，手上拿着兩個小紙包出來，小小心心的遞給了我，我也裝出非常感激的神氣，雙手接過紙包，就起身告辭，追着你們來了。」

「老前輩，那你『百毒散』可會到手？」

梅三公子最關心的當然是「百毒散」，因為一行人中，除了自己還能勉强支持之外，連聞香教主溫如風這樣的高手，也只能運功强忍，臉上現出無比的痛苦。

「我老偷兒從不白跑，不到手，那會回來？嘻嘻！還有利息呢！你瞧！峇峇老兒的家當，差不多全給我順手帶來啦！」

說着骨碌碌的從懷中掏出二三十個大小磁瓶，一面搖着頭，自言自語的道：「這裏面有救人的東西，也有害人的東西，這回，我老偷兒也好做做走方郎中啦！唔！我說了半天，總也得分點給你們才好！嘻嘻！你們才是眞正的坐地分贓！」

他三句不離本行，還說自己坐地分贓？

梅三公子瞧着他這付賊禿嘻嘻的怪模樣，眞有點忍俊不禁！

鑽天飛星那隻枯乾得像鷄爪的右手，再次伸進懷中。

一陣摸索，掏出一個小小的白色磁瓶，交到左手掌心。

又從懷中取出一疊四方小紙，敢情連峇峇先生包藥用的小紙，也給他順手牽來。

這會，他却鄭重其事，小心翼翼的打開瓶塞。

梅三公子站得較近，只覺一股極其辛辣的藥味，向鼻孔中直鑽，這敢情就是「百毒散」了。

只見他慢慢地傾出一小撮深灰色的藥末，隨傾隨包。

一會工夫，已包好七包，隨手遞過，口中說道：「這『百毒散』最靈不過，你趕快給他們服下！」

梅三公子接過「百毒散」，回頭一瞧，聞香教主溫如風，方才還好好的趺坐運功。

這一回工夫，趺坐着的人，却臉色青白，全身顫抖，似乎十分難受！

心中一急，連忙把一包藥末，送到他口邊，低聲說道：「溫兄，這是『百毒散』，趕快服下！」

溫如風在極度難受之下，一張咀就吞了下去。

鑽天飛鼠剛剛把小磁瓶往懷中藏好，一見溫如風已把「百毒散」吞下，不由連連搖頭，急道：「唉！這……這……我的公子爺，你們年輕人就是這末性急，我老偷兒話還沒說完呢！這『百毒散』最靈不過，你要給他們找個隱僻地方去服才對呀！」

話才堪堪說完，驀聽溫如風突然叫了一聲「啊喲」！

雙手緊按着胸腹，一躍身，躍了起來。

神劍金釵

著者	東方玉
出版者	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沈國良
發行所	合成書局
發行人	張銘森
總經銷	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5-27號 電話：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	第110066號合成書局
印刷廠	建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3023362
定價	新台幣：壹佰肆拾元 港幣：18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出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連哼帶叫，一連幾個起落，如飛的往右邊樹林中竄去！

梅三公子心頭猛的一凜，正想問話。

只見鑽天飛鼠嘻着咀笑道：「別急，那不是毒藥！」

「老前輩，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噫！年輕人，你不是也中了『金線桃花蠱』？怎麼吃了呰呰老兒的養蠱藥物，還不發作？」

鑽天飛鼠瞇着一雙鼠目，答非所問，大有幸災樂禍的心情。

梅三公子心頭又是一震，這老頭大有可疑。

眼看委頓在地上的崔慧上官燕兩人，渾身不停的痙攣，氣息低沉。

自己不經他提起倒還好，給鑽天飛鼠這末一問，也覺一陣煩嘔，湧上胸頭。

內腑之間，似癢非癢的蠢動起來。

趕緊暗暗運起「般若神功」，硬把惡蠱逼住！

只聽鑽天飛鼠又自言自語的說了起來：「咳！就是內功練到十分火候，也經不住『金線桃花蠱』毒，這年輕人，可眞有點古怪！喂！公子爺，你發什麼愣？敢情還不信任我老偸兒？這兩個小妞，可受不住啦！還不趕快找個隱僻地方，給她們服藥去？哦！哦！還有，……」

說到這裏，突然湊近身來，臉色一正，放低聲說道：「這『百毒散』最靈不過，但這是瀉藥，一服下去，就得拉上十遍八遍，中的蠱毒越重，拉的遍數也越多，而且在六個時辰以內，藥性未除，人就像癱瘓似的，渾身乏力……」

第一集完請看第二集





東方玉

小說專輯 7

《第一冊》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總經銷

封面·封底設計／李男

題字／蔡金發